國　立　中　央　大　學

客 家 語 文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越南華人遷移史與客家話的使用
—以胡志明市為例

研 究 生：吳 靜 宜

指導教授：羅 肇 錦 博士

楊 聰 榮 博士

中 華 民 國　九十九　年　一　月

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
碩博士論文電子檔授權書

(98 年 4 月最新修正版)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全文電子檔(不包含紙本、詳備註 1 說明)，爲本人於國立中央大學，撰寫之碩/博士學位論文。(以下請擇一勾選)

(∨)**同意** (立即開放)

( )**同意** (一年後開放)，原因是：_____

( )**同意** (二年後開放)，原因是：_____

( )**同意** (三年後開放)，原因是：_____

( )**不同意**，原因是：_____

以非專屬、無償授權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與國家圖書館，基於推動「資源共享、互惠合作」之理念，於回饋社會與學術研究之目的，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紙本、微縮、光碟及其它各種方法將上列論文收錄、重製、公開陳列、與發行，或再授權他人以各種方法重製與利用，並得將數位化之上列論文與論文電子檔以上載網路方式，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研究生簽名: 吳靜宜　　學號：93722007

論文名稱: 越南華人遷移史與客家話的使用－以胡志明市爲例

指導教授姓名： 羅肇錦教授　楊聰榮教授

系所 ： 客家語文所　□博士班　∨碩士班

日期：民國 99 年 1 月 29 日

備註：

---

1. 本授權書之授權範圍僅限電子檔，紙本論文部分依著作權法第 15 條第 3 款之規定，採推定原則即預設同意圖書館得公開上架閱覽，如您有申請專利或投稿等考量，不同意紙本上架陳列，須另行加填聲明書，詳細說明與紙本聲明書請至 http://thesis.lib.ncu.edu.tw/ 下載。
2. 本授權書請填寫並**親筆**簽名後，裝訂於各紙本論文封面後之次頁（全文電子檔內之授權書簽名，可用電腦打字代替）。
3. 請加印一份單張之授權書，填寫並親筆簽名後，於辦理離校時交圖書館（以統一代轉寄給國家圖書館）。
4. 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上列論文，應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辦理。

摘　要

本研究以越南華族（Dân Tộc Hoa）中的客家人（Người Hẹ）爲主要研究對象，以越南華人史作爲研究的主體架構，去梳理客家族群在越南的遷移史，同時兼論客家族群與越南當地少數民族的關係，並探討客家族群從大陸原鄉遷移至越南與當地民族和不同漢語方言族群接觸後，在語言使用上所產生的變化，以及在越南統一前後當地政府的華人教育政策、華人社區中的語言競爭對客家話發展所產生的影響。基於以上的論述，筆者將藉由蒐集台灣、越南及其他地區的相關文獻，田野現場的觀察以及配合口述訪談等方式採錄相關的資料，來呈現華族在越南歷史上舉足輕重的地位，客家人在越南族群中的獨特性，以及越南客家話在複雜的語言環境下所產生變化的情形。

從本研究發現越南華族及客家族群的遷移，與中越兩國在近代歷史上幾次重要的戰役有關，而越南華族在越南歷史上無論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都有許多的貢獻。至於越南客家族群與當地少數民族，不管在北越或南越地區，往來十分頻繁，特別是與艾族（Dân Tộc Ngái）、儂族（Dân Tộc Nùng）的關係都非常密切。在語言方面，越南客家族群在僑居國多語言、多方言的語言環境下，借入不少漢語及非漢語方言族群的詞彙，即使是客家人群聚的大本營胡志明市，客家話依然受到廣府話結構性的滲透。此外，越南政府在統一前後的語言政策，使客家話的發展出現斷層現象，華人社區中激烈的語言競爭環境，也讓客家話的傳承出現了危機。

關鍵詞：越南客家人、越南華人、客家話、母語教學、語言競爭。

Abstract

Hakka people (Người Hẹ) of Chinese ethnic group (Dân Tộc Hoa) in Vietnam is the main object of study. This thesis aims at discussing the history of Hakka immigrants in Vietnam and their language situation. From the chronological framework of Hakka migration from their homeland, mainland China, to Vietna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kka and other local ethnic minorities is the focus of discussion. Language contact between Hakka and local ethnic groups, including different Chinese dialect ethnic groups, had became competition among languages in use. Both the government policy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language competition among Chinese communities are the key factors on th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Hakka language in Vietnam. Based on field works and literature reviews, the author construct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eople in Vietnam as a whole and looks at the pivotal position of the Hakka people and their language change in Vietnam in particular. The first-handed observations and interviews in Vietnam, Taiwan and other places, help the author to rebuild the new memory of Hakka in Vietnam.

From this study the author found that Hakka language could be understood better by the framework of migration history and language competition. Migration history could help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tribution of Hakka people in Vietnam. It made the situation of Hakka language different in North Vietnam from South Vietnam region. There are two other minorities in Vietnam, Ngaí (Dân Tộc Ngaí) and Nùng (Dân Tộc Nùng), whose languages are similar to the Hakka language. The thesis identifies different pattern of language borrowing from other languages. A detailed case study was conducted in Ho Chi Minh City where there is the biggest Hakka

community in Vietnam. The relation between Hakka and Cantonese language was discussed in the thesis. In addition, language policy from Government and its impact on Hakka language would be further discussed.

key words: Chinese Vietnamese, Hakka people in Vietnam, Hakka language, Mother-tongue teaching, The competition of languages

致謝詞

就讀研究所至今，五個半年頭，歲月忽忽，恍如一場夢，所有的事情似乎都在一連串的偶然無聲無息地展開。我，一個從小在台北長大的河洛妹，卻在遷居南部後，才真正開始去認識這塊土地上其他的族群－左營眷村裡操著南腔北調的外省族群；美濃當地那些說著我聽起來像「外星語」的客家族群；以及與我同住在軍官眷舍中，從小就被他們當成「同胞」的原住民族群。甚至也是這樣的機緣，讓我重新去認識自己族群的語言－從聽不懂市場裡歐巴桑說的「電報柱」、「mɛ[55] 阿菜」、「黑柿仔」、「臭柿仔」、「販厝」，到後來才恍然明白這塊土地上，其實不是只有「台北版」的河洛話。

掀開族群的潘朵拉寶盒後，我開始去關心這片養育自己多年的土地，學習欣賞其他族群的文化，並試著去學習他們的語言，希望能藉由共通的語言貼近彼此的心靈。我像個嬰兒般地跟著我的客家話啓蒙師們－我的同事劉素雲老師、中央廣播電台節目部副理袁碧雯小姐及客語節目召集人江光大先生，一字一句地學習客家話。由一開始的純粹興趣，到後來無心插柳地進入研究所的學術殿堂，開啓了我追尋客家祖先足跡的旅程，以台灣做爲起點，輾轉到了梅州、香港，又因偶然的機緣，我好奇的觸角又延伸到異國的越南。或許是骨子裡的「鮭魚性格」，我總愛依循著那些幽微的線索，想去追溯當年祖先們遷徙的路徑，想去重塑當時他們一路披荊斬棘的血淚史。爲了能清楚地了解這來龍去脈，也爲了能有效地溝通和蒐集資料，在粵語及越南語啓蒙師吳庭葳小姐的教導下，我再次學習了兩個陌生的語言，讓我在越南進行田野調查時多了兩個利器，也讓我能靜靜地傾聽、細細地感受他們在那段烽火連天的歲月中，一段段艱難、心酸又驚險的生命故事。

這本論文其實是許多長輩們生命故事的縮影，沒有他們的大力協助，沒有他們忍住傷痛，願意讓我一遍遍詢問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我的論文是無法完成的。也因著他們的故事，我體會到「幸福」不是唾手可得，「幸福」是得用生命去拼搏而來的；我也感受到他們在艱困環境下，相濡以沫的真摯情感，也更懂得

陳之藩先生所謂「謝天」那背後深刻的人生哲理。撰寫這篇論文，是對自己在研究所這個學習階段成果的檢驗，也是去兌現許多長輩對我的期待，那群在背後默默扶持我的人，是必須一一向他們致謝的。

首先我要謝謝口試委員許文堂教授、吳勝雄教授在資料上的搜集、論文撰寫上的指導、建議與鼓勵。也謝謝我的指導教授羅肇錦教授及楊聰榮教授，耐心地等待這個以「龜速」進行論文撰寫的學生，並細心地指導我田野調查的進行、文章架構上的安排及文獻的搜集。謝謝何大安教授在我赴越南留學前給我的鼓勵與許多研究上寶貴的意見。謝謝香港的劉鎮發教授，細心地爲我解答許多論文中語言部分的疑惑，以及多次在香港進行田野調查工作時的協助，並提供許多珍貴的文獻資料。也謝謝所長羅肇錦教授，以及其他在所上授課的何石松教授、劉醇鑫教授、鄭曉峰教授、陳秀琪教授，對我這個河洛學生的鼓勵與指導。謝謝法文系劉順一教授，以及淡江大學中文系何金蘭教授在法文詞彙上的解惑。謝謝我的客家話啓蒙師劉素雲老師、袁碧雯小姐及江光大先生，耐心地教導我、協助我正音。謝謝張鎮堃先生在客家話正音方面的指點，以及客語詞彙上的解惑。謝謝待我如親妹妹的粵語及越南語的啓蒙師吳庭葳小姐，給我的教導和勉勵。謝謝中央廣播電台梁鴻德先生在潮州話詞彙上的指點。也感謝所助理涂正強先生、我的同事胡創崧先生，多年來用客家話跟我交談，讓我在學院、任教的學校裡隨時有機會練習客家話。還要謝謝涂正強先生在我出國留學期間及畢業前夕，協助我處理許多瑣碎的事情。

謝謝我的家人在他們擔驚受怕的情況下，仍同意讓我隻身前往越南做長期的研究，並且協助我照顧孩子。謝謝母親廖月蘭女士，支持我在學術研究上繼續深造；謝謝父親吳清軒先生，在論文撰寫期間三不五時到任教的學校來探望並關心我的情況。謝謝我的兄弟姐妹，大姐慧娟、二姐慧怩、大哥裕民、小弟正一、大妹郁君、小妹雅文幫我加油打氣。謝謝公公何正恩先生，一路鼓勵及獎勵我在學術上的研究；謝謝我的婆婆盧綉麗女士協助我處理家務；謝謝小姑天惠協助我照顧兩個小寶貝；謝謝小叔天福協助我至梅州做田野調查，並不時幫我購買港劇、

港片的影音產品，讓我的粵語能力進步神速。謝謝我的另一半天華，一路上的支持，並協助我論文的校正及出版。

謝謝「中華民國越南歸僑協會」裡熱心協助的長輩，他們是劉義旺先生、洪鼎先生、何世坤先生、梁漢沾先生、梁一立先生、梁定華先生、李文慶先生、沈發先生、鄺少真先生、李雅梅女士。謝謝「台北市廣西同鄉會」的工作人員，慨贈我相關的文獻資料。謝謝已在天上的王玉亭叔叔生前慨贈侯人鳳先生的著作，並且特地自台南北上接受我的訪問。謝謝詩韜及他的父母羅守光先生及洪慧敏女士接受我的訪問，並提供寶貴的族譜資料及僑居北越時期的生活照；也謝謝秦富業先生慨贈他的著作，並接受我的訪問。謝謝蘆洲國中太魯閣語教師陳世文，我的學生林辰汝的父母親林秀壯先生（排灣族）、張美華女士（布農族），我的鄰居林香蘭女士（阿美族）接受我的訪問。謝謝我的鄰居曾鈺富先生、邱生民先生在客語詞彙上的解惑，也謝謝陳沛湘小姐在日文詞彙方面的指點。謝謝吳庭葳老師的弟弟吳乾銘先生，提供開設的越南美食餐廳場地，讓我和老師進行越文相關文獻的討論。謝謝屏東女中退休教師邱才彥老師，熱心致贈他所拍攝的客家紀錄片以及給我的鼓勵。

在香港地區也有許多的師長、朋友們協助我，包括香港中文大學的劉義章教授、香港崇正總會的胡譚光教授，謝謝他們對我的勉勵與協助。謝謝香港大學王向華教授協助蒐集香港早期的客家語言文獻。也謝謝崇正總會朱保慈先生、安慶堂的劉劍華先生及諸位長輩們熱情地接待我和心俞。謝謝香港崇謙堂的湯兆靈牧師、周積慶牧師及該堂許多熱心的教友接受我和心俞的訪問，並協助我們拍攝湯兆靈牧師以客語佈道的影片。也謝謝張麗中老師多次幫我購買粵語相關研究的書籍，並引薦我和心俞到崇謙堂作訪問，同時多次在電子郵件和電話中為我打氣。謝謝梁頌慈先生及 Teresa 小姐夫妻倆，在香港做田調期間熱心地充當我和心俞的司機及導遊。謝謝劉義章老師的學生施卓凌先生撥空帶領我和心俞參觀香港的博物館，以及訪問羅大屋的長輩。

也謝謝廣西師範大學的鐘文典教授、王建周教授、熊守清教授等多位師長，

在 2007 年 4 月前往桂林拜訪他們時熱心地接待我，並且對我的田野調查工作的關心與建議，同時致贈我廣西客家族群相關文獻研究。謝謝在江西南昌大學的劉綸鑫教授給我的鼓勵，也謝謝在梅州的客家後生「阿彬牯」黃純彬先生給予我的協助。

留學越南期間也受到當地許多越、華籍師長及朋友的協助，才能順利完成田野調查及資料蒐集的工作。在北越地區，我要謝謝河內社科院民族所所長 Phạm Quang Hoan 先生、副所長 Nguyễn Văn Minh 先生、圖書館館長 Nguyễn Thị Hồng Nhị 小姐及 Trần Văn Bình 教授的協助，蒐集有關越南華人的研究資料。謝謝中國研究所所長 Đỗ Tiến Sâm 先生、研究員 Lê Tuấn Thanh 先生，協助我申請去老街省做田野調查的手續；謝謝 Đỗ Ngọc Toàn 老師，特別抽空帶我至河內三十六街做實地考察，並爲我詳細解說；謝謝 Trần Ngọc Hoan 小姐協助我蒐集越文文獻資料，以及協助我作越文翻譯。謝謝宗教研究所的 Nguyễn Thị Minh Ngọc 老師在生活上、田野調查上的協助，謝謝歷史所圖書館館長 Nguyễn Hữu Tâm 老師，協助我蒐集相關文獻，並不時打電話關心我的生活情況。謝謝語言所 Nguyễn Văn Khang 老師致贈他的著作，並爲我尋找越文家教老師。也感謝我的越南籍同學 Nguyễn Đức Chiện 先生提供有關的文獻資料，並協助我的田野調查工作。謝謝 Chú Dắc、Cô Mai 和他們的女兒 Trúc 與 Nhung.，我的房東 Nguyễn Thị Sâm 女士及他的一雙兒女 Tanh 和 Trườnɡ，與我共同生活一個半月的泰籍研究生室友 Chananchida Sirijmto，以及河內大學外語中心的主任 Vũ Thái Hà 和教導我的越文老師 Tạ Thị Thảo 在許多生活細節上的協助。也感謝越南籍妹妹 Nguyễn Thị Hồng Trang、Nguyễn Thị Minh Châu、Nguyễn Thị Thâm 及 Nguyễn Thị Hà 他們四家人親切地對待及協助。更謝謝家住海防現在也是我學妹的越南籍妹妹 Bùi Thị Hậu，她的父母親 Bùi Mạnh Đảm 先生、Đoàn Thị Tiến 女士待我如親生女兒，讓隻身在外不時想家的我，有個溫暖的依靠，也謝謝她的哥哥 Bùi Văn Dũng 先生在海防做田野調查時充當我的翻譯及司機。謝謝自南寧到河內工作的廣西瑤族朋友何福恩先生，幫我校正論文中河內地區街道名稱的越文。

在南越地區，我要謝謝南部社會科學院的 Phan An 教授，致贈我有關南部華人研究的著作，並解答我有關華人史方面的疑惑；謝謝 Trần Hồng Liên 教授提供越南少數民族的研究資料，以及贈送她的著作給我。也要謝謝胡志明市社會人文科學大學東方系主任 Hoàng Văn Việt 教授，Nguyễn Ngọc Thơ 老師、Phan Anh Tú 老師及同奈省博物館研究員 Nguyễn Thị Nguyệt 的協助，讓我能順利地到同奈省富利社去作調查。謝謝張世豪教授協助我安頓在胡志明市的生活，以及我的田野調查工作。也謝謝從未謀面僅在電話中短暫交談的 Sỳ Tuấn Hàn 小姐，慨贈她的研究論文及田野調查資料。謝謝崇正總會的李思達先生、鄭環生先生、何金生先生和許多長輩的協助，以及提供有關會館運作的相關文獻。謝謝胡志明市的陳耀祖先生和他的母親葉九妹女士，鄧振令先生與他的女兒鄧惠紅小姐，以及麥鳳鳴女士接受我的訪問。謝謝榮鄉的協助，讓我能至華人教會參與主日崇拜，並實地觀察及記錄教會裡華人語言使用的情況，也謝謝她照顧我的生活起居。謝謝同奈省富利社廖洲強先生（已歿）、黃祖權先生、蕭世珍女士、林斯生先生、何世芳女士、張福英女士、陸秀坤先生，以及劉秀興與劉在英伉儷，親切地接待並提供許多寶貴的資料；尤其要謝謝麻世成先生與他的夫人楊麗華女士以及黃秀新小姐，在我短暫居住富利社的期間，細心地照顧我的生活起居。也謝謝在胡志明市第五郡與我同住的阿芙姐，在生活上提供許多的協助；謝謝阿芙姐的朋友阿秋姐冒雨從第八郡送來美味的飯菜，給剛到胡志明市不知道去哪裡吃飯的我。謝謝市場邊的唐大姐，在我剛遷居胡志明市聽不懂南部腔越南話的窘境下，親切而友善地協助我採買日常生活用品。也謝謝台商黃正治先生在生活上給我的協助。謝謝越南籍弟弟 Nguyễn Đức Hải 協助我處理生活上的瑣碎事情。最後還要感謝其他在南北越地區許多熱心接受我訪談的華人鄉親，沒有他們鼎力相助，我的研究工作將無法進行，也無法完成這篇論文。

在美加地區，也有許多熱心協助我的華僑長輩們。我要謝謝定居美國的何玉華先生、李少光先生，在越洋電話及來函中提供我許多寶貴的資料以及給我的勉勵；也謝謝美國的李冠白先生為我蒐集關於海寧儂族的文獻資料，並在回台時接

受我的訪問，也給予我許多的鼓勵。謝謝加拿大的項有坤先生，陸續寄給我許多他的著作，以及對我的期勉。

最後要謝謝我的同學嘉明、心怡、維凱、易書、翠真、昱光，在課業上的協助與鼓勵，尤其要謝謝嘉明、心怡和維凱，在我留學越南期間協助我處理許多瑣碎的事情，讓我能安心地在越南做研究，也常以 e-mail 和 skype 鼓勵我。另外也要謝謝學妹雨薇及社會文化所的學長經庭的關心和打氣，以及一直關心我在越南狀況的政治經濟所的藍清水大哥。謝謝在研究所求學階段，一路上和我多次前往香港做田調的「革命夥伴」心俞，謝謝她協助我蒐集資料，在我留越期間寫信及打 skype 爲我加油，並多次協助我作論文的修改。感謝學院裡的葉姐及我的好友鳳娥、淑玲在我情緒低潮時，不斷地爲我禱告、給予祝福。謝謝 Hậu 和 Độ 幫我校正論文裡的越文拼音及協助翻譯越文文獻，謝謝 Hùng 和 Tuấn 從越南爲我攜帶越文文獻回台。謝謝瑞珠每回假日我到研究所閉關寫論文時做飯給我吃，並協助我處理許多雜事。

留學越南這段期間，經常得面臨不同的難題，包括生活的、語言學習的、學術研究的，還有時間上的壓力以及思鄉的情緒，好幾次想就此打包行李回台，但也每每在老師、同學及朋友的安慰和鼓勵下，在淚水中又振作起精神繼續往前走。我常常告訴自己：「Smile to face everything even though it is very difficult.」正如弟弟寄給我美國詩人佛洛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無人走過的路（The Road Not Taken）」一詩中所寫的：**「...到了分岔兩端的路口，我選擇人跡罕至的一條，我的生命因此而不同。」**我選擇了「客家」、選擇了「越南」，選擇了一條與別人不同的路，雖然辛苦，但是我知道我也將爲自己開展不一樣的生命扉頁。

LỜI CẢM TẠ

Cuối cùng tôi đã được hoàn thành luận văn của tôi vào đầu năm nay dưới sự kỳ vọng của các trưởng bối. Bởi luận văn này nói về phần văn hoá ngôn ngữ và lịch sử di dân của nhóm dân tộc Hoa ở hải ngoại, nên cần phải nhờ đến rất nhiều sự giúp đỡ của các chú bác, các bạn thân hữu người Hoa và người Việt ở nhiều nơi, nhất là sự hỗ trợ của người thân tôi tại Đài Loan, tôi mới có thể hoàn thành tốt đẹp luận văn này. Sau đây tôi xin hết lòng gửi lời chân thành cảm tạ đến những người đã giúp đỡ tôi trong thời gian làm việc nghiên cứu, các vùng ở Hồng Kông, Trung Quốc, Việt Nam, Mỹ, Canada nói chung và Đài Loan nói riêng.

Tại Đài Loan, việc trước tiên hết là tôi phải xin cám ơn Uỷ viên Ban Giám Khảo trong buổi thi phát biểu luận văn của tôi là giáo sư Hứa Văn Đường, Viện Nghiên Cứu Trung Ương và giáo sư Ngô Thắng Hùng trường đại học Sư Phạm Đài Loan, đã chỉ đạo và góp ý trong luận văn này. Tôi cũng cám ơn giáo sư Hà Đại An, đã nghỉ hưu Viện Nghiên Cứu Trung Ương, cho tôi khá nhiều ý kiến quí báu và lời khuyến khích trong khoảng thời gian trước khi tôi đi du học tại Việt Nam. Xin cám ơn giáo sư La Triệu Cẩm, viện trưởng Viện Nghiên Cứu, và cũng là thầy trực tiếp chỉ đạo của tôi, cùng giáo sư Dương Thông Vinh, thầy đã hết sức tận tâm chỉ đạo và hướng dẫn tôi tiến hành điều tra khảo sát việc nghiên cứu thực địa, viết luận văn. Cũng cám ơn tất cả các giáo sư khác giảng dạy trong Viện : giáo sư Hà Thạch Tùng, giáo sư Lưu Thuần Hâm, giáo sư Trịnh Hiểu Phong, giáo sư Trần Tú Kỳ, hướng dẫn và cho tôi những lời khuyến khích. Cám ơn giáo sư Lưu Thuận Nhất, khoa ngôn ngữ Pháp văn và giáo sư Hà Kim Lan, khoa Trung văn của trường đại học Đạm Giang, chỉ đạo cho tôi về từ vựng tiếng Pháp. Cảm ơn cô giáo Lưu Tố Vân, bạn đồng nghiệp của tôi, và cô Viên Bích Văn ở đài phát thanh Trung Ương, ông Giang Quang Đại cùng ông Trương Trấn

Khôn, tận tình dạy cho tôi học nói từng chữ từng câu tiếng Khách Gia và sửa giọng phát âm của tôi cho được chính xác. Cảm ơn sự hướng dẫn về từ vựng tiếng Triều Châu của ông Lương Hồng Đức, đài phát thanh Trung Ương. Cảm ơn cô giáo Ngô Đình Uy tận tâm dạy tôi nói tiếng Quảng Đông và tiếng Việt Nam, cô thường tạo khá nhiều cơ hội để tôi có dịp đối thoại lẫn nhau. Cũng cám ơn ông Đồ Chính Cường, trợ lý Viện Nghiên Cứu, và ông Hồ Sáng Tùng, đã nhiều năm nay dùng tiếng Khách Gia đối thoại cùng tôi để giúp tôi có thể tiến bộ một cách nhanh chóng.

Tôi xin cám ơn người nhà của tôi đã đồng ý cho tôi một thân một mình sang Việt Nam ở dài hạn để lo việc nghiên cứu trong tình trạng rất là lo lắng. Cám ơn các vị trưởng bối của "Hiệp Hội người Hoa Việt Nam tại Đài Loan", đó là ông Lưu Nghĩa Vượng, ông Hồng Đỉnh, ông Hà Thế Khôn, ông Lương Hán Triêm, ông Lương Nhất Lập, ông Lương Định Hoa, ông Lý Văn Khánh, ông Thẩm Phát, ông Trịnh Thiếu Chân và bà Lý Nhã Mai. Cám ơn các nhân viên làm việc tại " Hội Đồng Hương Quảng Tây thành phố Đài Bắc" đã tặng cho tôi những tài liệu Văn Hiến quan hệ. Xin cám ơn chú Vương Ngọc Đình (đã qua đời), khi còn sống chú đã có tặng cho tôi những tài liệu nghiên cứu có liên quan đến người Hoa ở Việt Nam, nhất là chú đã bỏ thời gian quí báu từ Đài Nam đón xe lên Đài Bắc để nhận lời mời phỏng vấn của tôi. Cám ơn anh Thi Thao và bố mẹ anh, ông La Thủ Quang và bà Hồng Tuệ Mẫn tiếp nhận cuộc phỏng vấn của tôi, đồng thời cung cấp cho tôi những tài liệu quí báu. Cám ơn thầy Trần Thế Văn, dạy ngôn ngữ dân tộc Tairugé (một thứ tiếng của dân tộc thiểu số Đài Loan) của trường Trung Học Lô Châu, bố mẹ của em Lâm Thần Nhữ (học sinh của tôi) : ông Lâm Tú Tráng (dân tộc Páiwan) và bà Trương Mỹ Hoa (dân tộc Punúng), người hàng xóm của tôi bà Lâm Hương Lan (dân tộc Aměi) đều chịu nhận phỏng vấn của tôi. Cám ơn ông Tăng Ngọc Phú và ông Khâu Sinh Dân, người hàng xóm của tôi, đã giảng giải cho tôi những khúc mắc về từ vựng Khách Gia, cũng cám ơn cô Trần Bái Tương, chỉ dẫn cho tôi các từ vựng trong tiếng Nhật Bản. Cám ơn ông

Ngô Càn Minh, là em trai của cô Ngô Đình Uy, đã tạo điều kiện cho tôi có nơi tiến hành việc thảo luận về văn hiến có liên quan Việt ngữ với cô Uy tại quán ăn Việt Nam của ông. Xin cám ơn Thầy Khâu Tài Ngạn, là giáo viên đã nghỉ hưu của trường Nữ Trung học Bình Đông, đã tặng cho tôi phim tài liệu về các nhóm dân tộc Khách Gia mà ông đã chụp trước đây.

Ở khu vực Hồng Kông cũng có rất nhiều các thầy cô cùng các bậc trưởng bối đã giúp đỡ tôi, trong đó gồm có Giáo sư Lưu Nghĩa Chương, trường Đai học Trung Văn Hồng Kông, Giáo sư Hồ Đàm Quang của Tổng Hội Sùng Chính Hồng Kông, Giáo sư Vương Hướng Hoa trường Đai học Hồng Kông, xin cám ơn mọi người đã khuyến khích và giúp đỡ tôi sưu tập tài liệu văn hiến ngôn ngữ Khách Gia hồi thời kỳ xa xưa tại Hồng Kông. Cám ơn ông Chu Bảo Từ ở Tổng Hội Sùng Chính, ông Lưu Kiếm Hoa ở An Khánh Đường, và các trưởng bối đã nhiệt tình tiếp đón tôi. Cám ơn Mục sư Thang Triệu Linh, Mục sư Châu Tích Khánh ở Giáo Đường Sùng Liêm Hồng Kông, và rất nhiều các bạn trong giáo đường đã nhiệt tình tiếp nhận cuộc phỏng vấn của tôi và Tâm Du. Cũng cám ơn giáo sư Trương Lệ Trung giúp tôi mua được những cuốn sách có liên quan đến việc nghiên cứu về tiếng Quảng Đông, còn giới thiệu tôi và Tâm Du đến giáo đường Sùng Liêm để phỏng vấn, đồng thời luôn cho tôi những lời cổ võ và khích lê. Cám ơn vợ chồng ông Lương Tụng Từ với bà Teresa, đã làm tài xế và người hướng dẫn cho chúng tôi trong quá trình đi nghiên cứu thực địa tại Hồng Kông. Cám ơn ông Thi Trác Lăng học sinh của thầy Lưu Nghĩa Chương đã dành thời gian đưa tôi và Tâm Du đi tham quan Viện Bảo Tàng Hồng Kông và phỏng vấn ông La Đại Ốc.

Xin cám ơn các vị giáo sư Chung Văn Điển, giáo sư Vương Kiến Chu, giáo sư Hùng Thủ Thanh của Trường đại học Sư Phạm Quảng Tây, trong tháng 4 năm 2007 khi tôi đến Quế Lâm thăm viếng các thầy đã nhiệt tình tiếp đón tôi, hơn nữa còn rất quan tâm và góp ý cho việc điền dã khảo sát nghiên cứu của tôi, đồng thời còn tặng

cho tôi các tài liệu nghiên cứu có liên quan đến dân tộc Khách Gia ở Quảng Tây. Cám ơn giáo sư Lưu Luận Hâm ở Giang Tây cho tôi những lời khuyến khích, cám ơn ông Hoàng Thuần Bân ở Mai Châu, là hậu duệ của người Khách Gia đã giúp đỡ tôi rất nhiều.

Trong thời gian du học tại Việt Nam, tôi đã nhận được nhiều sự giúp đỡ của các thầy cô và bạn bè người Việt Nam và người Hoa, vì thế tôi mới có thể hoàn thành việc sưu tập tài liệu và tìm hiểu nghiên cứu thực địa một cách thuận lợi tốt đẹp. Ở khu vực miền Bắc, Tôi xin gửi lời cám ơn tới giáo sư Phạm Quang Hoan, Viện Trưởng Khoa Dân Tộc Học của Viện Khoa Học Xã Hội và Nhân văn Hà Nội, Phó Viện Trưởng Nguyễn Văn Minh, và bà Nguyễn Thị Hồng Nhị – giám đốc Thư Viện cùng với giáo sư Trần Văn Bính đã giúp tôi tìm kiếm, thu thập tài liệu nghiên cứu có liên quan đến người Hoa tại Việt Nam. Cám ơn ông Đỗ Tiến Sâm, Viện Trưởng Viện Nghiên Cứu Trung Quốc, ông Lê Tuấn Thanh – nghiên cứu viên, giúp đỡ tôi làm thủ tục đăng ký đi Lào Cai để làm nghiên cứu thực địa. Cám ơn giáo sư Đỗ Ngọc Toàn, đã dành thời gian quí báu dẫn tôi đi đến 36 phố phường Hà Nội, và đồng thời giảng giải cho tôi được hiểu rõ. Cám ơn cô Trần Ngọc Hoan đã tôi tim kiếm, thu thập tài liệu bằng tiếng Việt, đồng thời còn giúp tôi phiên dịch. Cám ơn cô Nguyễn thị Minh Ngọc, Viện Nghiên Cứu Tôn Giáo, giáo sư Nguyễn Hữu Tâm, tiến sĩ Lịch sử, giám đốc thư viện, đã tạo điều kiện giúp đỡ tôi trong quá trình tôi tìm kiếm, thu thập tài liệu cũng như trong cuộc sống hằng ngày.

Cảm ơn giáo sư Nguyễn Văn Khang -Viện Ngôn ngữ, đã tặng cho tôi những tác phẩm của thầy, đồng thời tìm giúp tôi gia sư dạy tiếng Việt . Và tôi cũng xin được gửi lời cảm ơn tới bạn học người Việt nam-anh Nguyễn Đức Chiện, đã tặng cho tôi các tài liệu và cùng giúp tôi điều tra thực địa. Tôi xin chân thành cảm ơn vợ chồng Chú Đắc, cô Mai cùng hai cô con gái của cô chú là Trúc và Nhung. Cảm ơn cô Nguyễn Thị Sâm- chủ nhà, cùng hai người con của cô- Thanh, Trường. và một nghiên cứu sinh,

bạn Chananchida Sirijmto người Thái lan ở cùng phòng với tôi trong thời gian một tháng rưỡi, và thầy Vũ Thái Hà- chủ nhiệm khoa, trung tâm Ngoại ngữ Đại học Hà nội cùng cô Tạ thị Thảo, cô giáo dạy tiếng Việt cho tôi, đã giúp đỡ tôi rất nhiều trong cuộc sống. Cảm ơn em Nguyễn Thị Hồng Trang, Nguyễn Thị Minh Châu, Nguyễn Thị Thắm và em Nguyễn Thị Hà, các gia đình em đã xem tôi như người nhà và giúp đỡ tôi. Tôi cũng xin gửi lời cảm ơn chân thành và sâu sắc đến em Bùi Thị Hậu cùng bố mẹ của em là chú Bùi Mạnh Đảm, cô Đoàn Thị Tiến, với anh trai của Hậu là em Bùi Văn Dũng, xem tôi như người nhà, vô cùng thân thiết. Tôi rất cảm động khi một người xa nhà như tôi thường hay nhớ nhà đã có một điểm tựa rất ấm áp và thân thiện. Cảm ơn ông Hà Phúc Ân - một người bạn Quảng Tây từ Nam Ninh đến Hà Nội làm việc, giúp tôi sửa các tên địa danh ở Hà nội bằng tiếng Việt trong luận của tôi.

Ở khu vực miền Nam, trước tiên tôi xin cảm ơn Phan An, giáo sư Trần Hồng Liên - Viện Khoa Học Xã Hội và Nhân Vân Nam bộ, đã tặng cho tôi các tác phẩm của thầy, và còn cho tôi nhiều tài liệu nghiên cứu liên quan đến dân tộc thiểu số ở Việt nam. Cảm ơn giáo sư Hoàng Văn Việt- Trưởng khoa Phương Đông trường Đại học Khoa học xã hội nhân văn 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 thầy Nguyễn Ngọc Thơ, thầy Phan Anh Tú và chị Nguyễn Thị Nguyệt- nghiên cứu viên làm việc tại Bảo tàng tỉnh Đồng Nai, đã giúp đỡ và tạo điều kiện để tôi có thể đến khảo sát tại hội Phúc Lợi, tỉnh Đồng Nai. Cảm ơn thầy Trương Thế Hào, đã sắp xếp kế hoạch, giúp tôi ổn định cuộc sống và đi thực địa khi tôi ở 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 Và tôi cũng xin cảm ơn chị Sỳ Tuấn Hàn, đã tặng tôi luận văn và những tài liệu quý giá của chị. Cảm ơn ông Lý Tư Đạt, ông Đặng Hoàn Sinh, ông Hà Kim Sinh và rất nhiều các bậc trưởng bối khác ở Tổng Hội Sùng Chính đã giúp đỡ và cho tôi các tài liệu quý báu liên quan đến quá trình hoạt động của Hội quán. Cảm ơn bạn Vinh Hương, người bạn Đài loan của tôi, giúp tôi khảo sát thực địa và chăm lo đời sống sinh hoạt của tôi. Cảm ơn chị Phù giúp đỡ để tôi thích nghi với đời sống, sinh hoạt tại đây. Cảm ơn chị Thu- đã không quản

ngại đường xa, trời mưa gió đã mang đến cho tôi những món ăn thấm đẫm tình người. Cảm ơn chị Đường, ở gần chợ và ông Hoàng Chính Trị - thương gia người Đài loan, đã giúp tôi rất nhiều về mặt đời sống. Cảm ơn em trai người Việt - Nguyễn Đức Hải, giúp tôi xử lý tất cả những việc lớn nhỏ liên quan đến đời sống. Tôi xin gửi lời cảm ơn chân thành tới tất cả các vị đồng hương người Hoa ở miền Bắc và Nam, đã nhiệt tình chấp nhận cuộc phỏng vấn của tôi, nếu không có các vị thì nghiên cứu của tôi đã không thể được tiến hành, và càng không thể hoàn thành được bài luận văn này.

Ở khu vực nước Mỹ và Canada, tôi xin cảm ơn ông Hà Ngọc Hoa, ông Lý Thiểu Quang, ông Lý.Qúan.Bạch, đã giải đáp rất nhiều những thắc mắc của tôi đồng thời cũng cho tôi rất nhiều những tài liệu quý báu. Cảm ơn ông Đỉnh Hữu Khôn ở Canada, liên tục gửi cho tôi những tác phẩm của ông cùng lời khuyến khích và sự kỳ vọng đối với tôi.

Cuối cùng, tôi xin cảm ơn các bạn trong khoacủa tôi, Gia Minh, Tâm Như, Duy Khải, Dich Thư, Thúy Chân, Dục Quang, giúp đỡ và động viên tôi trong quá trình học tập và trong khoảng thời gian tôi đi du học ở Việt nam, các bạn đã giúp đỡ tôi xử lý các việc khác, để tôi có thể chuyên tâm và tập trung nghiên cứu ở Việt nam. Ngoài ra, tôi cũng xin cảm ơn anh Lam Thanh Thủy- Viện Kinh tế Chính Trị, anh Kinh Đình và em Vũ Vi- Viện Khoa Học Xã hội Nhân Văn, đã quan tâm và khuyến khích tôi rất nhiều. Cảm ơn Viện Nghiên Cứu, trong suốt quá trình nghiên cứu, Tâm Du đã nhiều lần đi Hồng kông khảo sát cùng tôi, thu thập dữ liệu và sửa luận văn. Cảm ơn chị Diệp, người bạn tốt của tôi - Phượng Nga, Thục Linh đã động viên, cho tôi lời chúc phúc. Cảm ơn em Hậu, em Đức Độ đã giúp tôi chỉnh sửa tiếng Việt, đồng thời giúp tôi phiên dịch các tài liệu tiếng Việt, cảm ơn em Hùng, em Tuấn đã mang tài liệu từ Việt nam sang Đài loan giúp tôi. Cảm ơn Buppha, mỗi lần tôi đến Khoa Nghiên Cứu viết luận văn, đều làm cơm cho tôi ăn và còn giúp tôi giải quyết rất nhiều việc.

Trong thời gian du học ở Việt nam, tôi thường gặp phải rất nhiều vấn đề khó

khăn, bao gồm cuộc sống hằng ngày, ngôn ngữ, và học tập nghiên cứu, kèm theo đó là áp lực về thời gian, cùng với cảm xúc nhớ nhà, nhớ quê hương, tôi thường tự nói với mình rằng: "Hãy dùng nụ cười để đối mặt với những khó khăn, thử thách". Cũng giống như em trai tôi đã gửi cho tôi một bài thơ của nhà thơ người Mỹ - Robert Frost(1874~1963), có tên là "The Road Not Taken", tạm dich là "Con đường không người đi qua". Trong bài thơ có đoạn viết "...đến một lối rẽ có hai con đường, tôi chọn con đường hiếm thấy dấu tích của con người, số phận của tôi vì thế mà thay đổi". Tôi lựa chọn "Khách gia", tôi chọn "Việt Nam", tôi chọn đi con đường của riêng mình, tuy có vất vả, nhưng tôi biết đó sẽ là điều mới mẻ đối với tôi.

目　錄

中文摘要 ---------- ii

英文摘要 ---------- iii

致謝詞（中文） ---------- v

致謝詞（越文） ---------- xi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1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 2

　第三節　文獻回顧 ---------- 5

第二章　越南的華人 ---------- 14

　第一節　中越關係及台越關係 ---------- 14

　第二節　越南華人的移民因素及路線 ---------- 23

　第三節　越南華人的分布 ---------- 28

第三章　越南的客家人 ---------- 93

　第一節　越南客家人的移民因素及路線 ---------- 94

　第二節　客家人的分佈 ---------- 99

　第三節　客家人與少數民族的關係 ---------- 127

第四章　越南的客家話 ---------- 132

　第一節　越南客家話的特點 ---------- 132

　第二節　胡志明市 ---------- 137

　第三節　其他地區 ---------- 191

第五章　華人社區裡的語言競爭 ---------- 227

第一節　華人社區裡共同語的競爭 ---------- 227
第二節　華人社區裡母語的競爭 ---------- 231
第三節　母語傳承與母語教學 ---------- 239
第六章　結論 ---------- 249
參考文獻 ---------- 254
附錄一 ---------- 261
附錄二 ---------- 267
附錄三 ---------- 276
圖目錄 ---------- xx
表目錄 ---------- xxi

圖目錄

圖 1-1 全越地圖 ---------- 13
圖 2-1 河內市地圖 ---------- 31
圖 2-2 海防地圖 ---------- 31
圖 2-3 廣寧省地圖 ---------- 46
圖 2-4 山羅省地圖 ---------- 50
圖 2-5 北江省地圖 ---------- 53
圖 2-6 同奈省地圖 ---------- 65
圖 2-7 胡志明市地圖 ---------- 75
圖 2-8 富國島地圖 ---------- 87
圖-附錄 3-1 前江省丐皮縣丐皮市華人中藥行的藥單 ---------- 276
圖-附錄 3-2 前江省丐皮縣丐皮市天后廟及華僑公立民智學校 ---------- 276
圖-附錄 3-3 同奈省定館縣富利社現存的林氏宗祠 ---------- 276
圖-附錄 3-4 越南全圖（中文版） ---------- 277
圖-附錄 3-5 中華民國軍事顧問團 ---------- 278
圖-附錄 3-6 河內玉山祠裡的敬字亭 ---------- 279
圖-附錄 3-7 會安客籍抗日烈士葉傳英先生及其妻女 ---------- 280
圖-附錄 3-8 會安客籍音樂家羅允正（羅開）遺作 ---------- 281
圖-附錄 3-9 會安客籍音樂家羅允正（羅開） ---------- 281
圖-附錄 3-10 同奈省邊合市華人社區中的護國廟---------- 282
圖-附錄 3-11 海寧省儂族（Nùng ）自治區區長黃亞生將軍---------- 283
圖-附錄 3-12 海寧儂族自治區徽號---------- 283
圖-附錄 3-13 海寧儂族自治區地圖---------- 283
圖-附錄 3-14 越南崇正總會客家母語教材---------- 284
圖-附錄 3-15 海防市廣東會館---------- 285

圖-附錄 3-16 河內粵東會館---------- 286
圖-附錄 3-17 河內福建會館---------- 286

表目錄

表 2-1 中越地區華僑人口數 ---------- 58
表-附錄 3-1 1950 年東南亞各國（地）華人中不同方言族群之比率 ---------- 287
表-附錄 3-2 1978 年華人（裔）在東南亞主要國家之人口估計 ---------- 288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東南亞地區的華僑是早期全球華僑人數最多的地區，而位於中南半島的印支三國（越南、寮國、柬埔寨）中，又以越南的華僑人口數居冠，該國與中國、台灣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關係也較爲親近，而中越近代史上的幾次關鍵性的戰爭，牽動了中、越、台三方微妙的關係，也是影響近代越南華人遷移及在境內分佈的重要歷史背景。因此，對於越南華人歷史的了解，是認識中南半島上華人歷史發展的重要窗口。

1979 年越南政府公佈境內 54 民族，華人被列入華族，而據越南官方出版的*"Đại Gia Đình Các Dân Tộc ơ Việt Nam"*（ Nguyễn Văn Huy, Nguyễn Quý Thao, Lê Duy Đại, Vù Xu ân Thảo, 2006），美國地區出版的*"Người Nùng & Khu Tự-Trị Hải-Ninh Việt Nam"*（Hội Quân Cán Chính Hải-Ninh, 2007），中國大陸的〈儂族考〉（向大有，2005）及〈越南民族的識別與實踐〉（范宏貴，1997）等研究文獻，都顯示華族中的客家人與越南當地的少數民族之間的關係相當密切，特別是與 Ngái（艾）族和 Nùng（儂）族，這也表示越南客家族群在當地有其獨特性，值得再深入去研究它的語言文化。

1994 年本國政府鼓吹的「南向政策」，促使台越兩地在 1975 年南北越統一後，原本冷淡的關係又再度熱絡起來。隨著經貿活動往來的頻繁，越南勞工與越南新娘大量湧入台灣的勞動和婚姻市場，台越兩地的關係從單純的經濟交流，逐漸深入到整個台灣社會的基層裡。胡志明市是早期台商在越南投資的首選之地，也是越南華族、越南客家族群的大本營，台商的進駐增加了對精通中越文人才的需求，相當程度地帶動了當地華語學習的熱潮，也促使華人社區中的語言競爭更形激烈，而胡志明市的客家人，身處在族群眾多的移民國以及漢語方言複雜的華

人社區，它所呈現的客方言特色是什麼？客家人在多語的環境之下，如何使用客家話？以及在語言競爭激烈的華人社區裡，如何去維繫並傳承母語？也是致力推動保存在地族群語言文化的台灣值得關注的另一個焦點。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是以越南華人史作爲研究的背景，一方面透過對胡志明市客家話的研究，同時去釐清客家人在越南的遷移歷史，並記錄這些分布在不同地理區域的客家人，在不同的語言環境下與其他族群互動後在語言上所產生的改變，以及越南統一前後的華人政策與華人社區中語言競爭的環境下，對客家話發展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希望在國內母語復興運動逐漸蓬勃發展的情況下，能對於海外社會主義國家的客家族群的語言文化也有所了解。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本研究的範圍，主要以胡志明市的客家族群所使用的客家方言爲研究對象，選定此區主要是因爲在越南統一前後，胡志明市（舊稱西貢）是客家人主要的集中地，保存客家話的可能性也相對較高，是促使筆者想深入研究的主要原因。此外，客家族群自原鄉遷移至越南以及在越南境內的遷移，都與中、越兩國的歷史（特別是近代史）息息相關。至於越南與台灣，在越南統一前台、越雙方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方面往來密切，1994 年的「南向政策」，更使越戰後台越兩地原本冷淡關係逐漸解凍，因此在討論越南胡志明市客家話的使用情形時，也會將中越兩國歷史、華人移民史、中越及台越關係與族群關係作爲本研究重要的歷史背景。

筆者採用的研究的方法，主要爲文獻蒐集與實地的田野調查，透過書面的文字資料、田野的採訪紀錄與參與觀察，去釐清客家人在越南的移民背景原因、路線與分布情況，在複雜的越南族群與華人社區裡的漢語方言族群中，如何去運用客家話，以及母語在使用上、傳承上所面臨的壓力和問題。

撰寫此文之前，筆者於 2006 年向校方申請「西遊記」留學計畫，在 2006 年 9 月~2007 年 7 月前後將近一年的時間至越南留學，並在當地實際進行文獻搜集及田野調查，爲了能更全面性的觀照越南華人及客家人移民史，筆者蒐集了越南、中國大陸、台灣、美國、加拿大等地的資料。

留越期間筆者先後曾居住及前往北越地區的河內、海防，南越地區的胡志明市、隆安省、堅江省的丐皮和美拖、同奈省富利社等地蒐集文獻及訪談當地學者，並透過越南籍師長與朋友的協助尋找華人同時進行採訪。此外，也曾前往位於中越邊境的老街省沙巴，至當地的少數民族市集作初步的了解與觀察。

在越南留學期間，筆者在河內社會科學院民族所當交換學生，透過所長 Phạm Quang Hoan 先生、副所長 Nguyễn Văn Minh 先生、圖書館館長 Nguyễn Thị Hồng Nhi 小姐及研究員 Trần Văn Bình 先生的協助，蒐集越南境內華人與少數民族的文獻。同時透過中國研究所所長 Đỗ Tiến Sâm 先生、Lê Tuấn Thanh 先生的協助下，申請至越南老街省作田野調查，但因故未能成行，另外也蒙研究員 Đỗ Ngọc Toàn 先生的熱心幫忙，帶領筆者至河內舊城區的三十六街考察並詳細解說，以及研究員 Trân Ngọc Hoan 小姐的協助，蒐集有關 1979 年中越邊境戰爭的資料；歷史所圖書館館長 Nguyễn Hữu Tâm 先生，也在百忙中爲我蒐集越南相關研究資料；筆者的越南籍同學 Nguyễn Đức Chiện 先生提供有關的文獻資料給筆者，並在百忙中陪同筆者在河內地區作田野調查。

2006 年 10 月，筆者與論文指導老師揚聰榮教授拜訪了當地會館的華人，包括客家幫的崇正會館、潮州幫的義安會館、福建幫的二府會館、海南幫的瓊府會館，獲得耆老們提供相關的文獻及口述歷史資料。2007 年 5 月遷居胡志明市後，也多次至廣肇幫的廣肇會館；福建幫的三山會館、溫陵會館、霞漳會館；以及明鄉會館、富義會館、麗珠會館作考察。並多次藉由拜訪崇正會館內耆老、參與弔喪的機會，觀察客家人在會館、喪事會場等公領域中溝通語言的使用。崇正會館裡的耆老鄭環生先生，致贈筆者相關的研究資料，並帶領筆者前往客家公祠、客家義莊、群賓會館、邊和石山天后廟、七府古廟等地考察，以及拜訪其他客籍耆

老。

華人教會是除會館外，另一個觀察各漢語方言族群母語使用情形的重要場域，因此筆者透過基督教徒夏榮鄉小姐的協助，多次參與光中堂、平西堂、宣道會、潮語生命堂的主日崇拜，並藉機觀察及記錄教會所使用的書面語及口語。也蒙平西堂、光中堂教會執事 CSY、HW 先生提供有關該堂的歷史資料。除胡志明市之外，筆者也曾前往南越其他地區進行田野調查，包括隆安省、前江省丐皮縣丐皮市、同奈省邊和市及富利社等華人社區。也經由胡志明市社會人文大學 Nguyễn Ngọc Thơ（阮玉詩）老師的熱心協助，爲筆者引薦華人研究專家潘安教授，並獲潘教授致贈華人相關研究著作。

阮老師還利用公餘時間陪同筆者拜會客家耆老，也藉返鄉探視父母的機會，邀請筆者一同前往，並至前江省丐皮縣丐皮市早期的華人社區做考察，還商請父親 Nguyễn Văn Hiệp 先生帶領筆者至當地崇正義莊做田野調查。筆者也透過胡志明市社會人文大學東方系系主任 Hoàng Văn Việt 教授、Nguyễn Ngọc Thơ 老師、Phan Anh Tú 老師及同奈省博物館研究員 Nguyễn Thị Nguyệt 小姐的幫忙，前往同奈省邊和市作考察，並至同奈省富利社短暫居住過一段時間，實際去感受並觀察當地華人的生活。同時透過富利社麻世成大哥熱心地協助下，得到 Sỳ Tuấn Hàn 小姐慨贈她在同奈省定館縣所做的研究論文。

爲了追溯客家人遷移越南的歷史，2007 年 4 月 30 日筆者利用越南慶祝全國統一的長假，藉由旅遊的機會，自越南河內到廣西桂林的廣西師範大學拜訪鐘文典、王建周、熊守清等教授，請教有關越南客家人相關研究資料以及田野調查的方法，獲師長們致贈廣西客家族群相關的研究文獻。

結束越南留學生活回台灣後，透過筆者的粵語及越南語啓蒙師吳庭葳女士的引薦，加入「中華民國越南歸僑協會」、「亞洲華文作家協會」，同時在越南歸僑會長輩們的協助下，訪問了台北縣市、桃園等地多位曾在南北越地區居住過的華僑，包括吳庭葳女士、洪慧敏女士、何世坤先生、梁一立先生、梁定華先生、劉義旺先生、秦富業先生，了解當年他們在僑居地的生活情況，以補充部分文獻上

未描述的華人史，一方面也同時進行蒐集有關越南華僑早期的相關資料。筆者另至台北市廣西同鄉會拜訪，蒙該會熱心的工作人員致贈《廣西文獻叢書》一冊，並撥冗爲筆者影印和免費郵寄所需的資料。

筆者也透過越洋電話及通訊的方式，訪問了自越南移居美國、加拿大的越南華僑，詢問相關的資訊。美國洛杉磯「世界越棉寮華人團體聯合總會」最高永遠榮譽總秘書長李少光先生，在百忙中自美來函，釐清筆者對於海寧省地區客家族群、儂族的一些疑惑；而曾在海寧省儂族自治區居住過的何玉華先生，也在越洋電話訪談中提供許多寶貴的資料；已定居美國的李冠白先生在其回台滿檔的行程中，也特別抽空接受我的採訪，返美後又花費不少時日爲我搜尋並郵寄海外有關越南的研究資料給筆者。而旅居加拿大的項有坤先生，從越南歸僑協會的半月刊《自由僑聲》看到筆者發表的〈安南風雨華人情〉，主動向歸僑會表示願意提供筆者關於越南儂族的相關資訊，並陸續郵寄他的著作《何處是吾家－越南難民逃亡實錄》及其他文章給筆者，讓筆者對於越南儂族的風俗與越南統一後華人移居第三國的心路歷程，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筆者在有限的時間之內，透過越南、中國大陸、台灣、美國、加拿大等地的師長及友人的協助，蒐集到許多珍貴的資料，主要是希望在論述有關越南華族及華族中客家族群的遷移史、客家族群與當地少數族群的關係，以及在越南政府不同時期的語言政策，在越南多元化民族、語言的環境下，客家話所產生的改變及面臨的傳承危機等，能更周延地呈現研究成果。

第三節　文獻回顧

本論文探討的內容包括越南華人史與越南客家群族語言的部份，因此在文獻上搜集了相關的華人與客家族群歷史、社會、經濟、教育、文化及語言資料。這些文獻包括：綜論越南華人遷移歷史、北中南各區華人及客家人遷移史，客家族

群與越南少數民族關係，越南客家族群的社會、經濟、教育、文化及語言研究等。

關於歷史的文獻，主要分爲兩個部份，一、華人史，包含：（一）全越華人史，又分爲 1975 年之前的相關文獻，以及 1975 年以後的相關研究資料。（二）區域華人史。二、越南客家族群史，則分爲北、中、南越等區域的文獻。

一、華人史

(一) 全越華人史

1. 一九七五年之前

這類文獻資料，包括吳鈞（1998）《越南歷史》，橫跨的年代自越南上古鴻龐時代至 1975 年越南全國統一，雖以越南本國歷史爲主，但在書中也提及中越兩國自古代至近代彼此在政治上的密切關係，不過 1975 年後的歷史則付之闕如。顏星、張卓梅（2002）〈越南華人歷史與貢獻〉點出華人在越南歷史上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舉足輕重的地位。張文和（1975）《越南華僑史話》，記載越南全境華僑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方面的發展，對於越南華僑在僑居國的情況作全面性的概述。周勝皋（1961）《越南華僑教育》描述越南統一前全越僑校教育史及其制度的沿革，尤其南越僑校教育部分有詳盡的介紹，並論及 1956 年越南共和國政府實施的國籍法對南越華僑的社會、經濟、文化及教育等方面的衝擊。李文雄（1948）《越南雜記》介紹越南當地民族及華人的風土民情，華人部份較偏重於南越胡志明市華人社會的歷史、經濟、文化等，北部及中部華人著墨很少。戴可來、于向東（1997）〈蔡廷蘭《海南雜著》中所記越南華僑華人〉，主要探討台灣澎湖縣籍子弟蔡廷蘭在清道光十五年秋至道光十六年初夏，道光十四年搭乘福建開往台灣的商船欲返故鄉澎湖，因強風襲擊船隻漂至今越南中部廣義省思義縣，將其滯留越南期間對越南北部及中部地區關於華人社會的所見所聞寫成《海南雜著》，對於了解 19 世紀中期的北越及中越地區的華人史有相當的重要

性。

2 一九七五年之後

1975 年之後全越華人史文獻，則包括余滿華（2003）《多元文化的自我認同》，這是一部自傳式的文獻，其中有一部份透過在河內出生成長的作者撰寫回憶錄，以及自出生至離越前在胡志明市生活的友人孔德鶯的口述資料，紀錄 1954 年南北分立後南、北越華人的生活。北越華人的研究資料向來不多，余滿華的這本著作正可爲北越華人近代歷史的補白。吳望堯（1979）《越南淪亡瑣記》，則描述 1975 年在越南統一後，越南新政府統治下的南方華人生活。

（二）區域華人史

1 北越地區

北越地區的文獻，包括河內、海防、海寧省先安、北江省、興安省及山羅省。河內的華人史研究資料，有于向東（2004）〈河內歷史上的唐人街〉，針對河內舊城區的華人會館建築做了一番考證，並推估華人移民河內的歷史；譚志詞（2005）〈越南河內歷史上的關公廟與華僑華人〉，主要論述河內地區的關公廟和當地華人的宗教信仰及華人移民史的關係；何鴻（2004）〈河內華埠話今昔〉，陳慶利（不詳），《回首來時路》，凌冰〈河內情重〉（2005）則描述南北越分立前河內地區華人的經濟活動與社會文化；陳善（2004）〈追憶母校－越南河內中華中學〉，則描述 1912 年至 1954 年法國殖民政權撤出其間，河內中華中學沿革過程、日軍侵略越南時校學生所參與的抗日活動，以及國共內戰時期在該校勢力對峙的情形。海防方面，有吳寶承（不詳）〈海防華僑中學沿革〉、[1] 卜國志（1998）〈憶海防華僑中學〉，透過這兩份文獻對於海防地區 1951 年至 1967 年的僑校教育概廓能有所掌握。

[1] 該文爲當地華僑給予的零散資料，由作者吳寶承在該文末寫上：「吳寶承書於民國四十年七月上澣」，筆者推估可能爲 1951 年的文獻資料。

位於中越邊境地區的華人史，也是越南華人史文獻相當少見的。筆者有幸，透過台灣「中國民國越南歸僑協會」長輩慨然借閱及致贈，以及越南河內社科院的民族所圖書館長 Nguyễn Thị Hong Nghị 小姐的協助而取得這些資料。在海寧省方面，爲廖源（2006）《春風秋雨》，敘述近代幾次戰亂促使華人自中國遷徙入越；Hội Quân Cán Chính Hải-Nin（2007）發行的*"Người Nùng & Khu Tự-Trị Hải-Ninh Việt Nam"*，在以海寧自治區儂族歷史爲主述的架構下，也論及當地華人的情況，但著墨不多。另外，北江省的華人史，則有越南學者 Phạm Đăng Hiến（2001）撰寫的*"Lược Về Người Hoa ở Huyện Lục Ngạn Tỉnh Bắc Giang"*對於北江省的華人遷移史、經濟、社會及文化方面有深入的研究。另一個中越邊境省份的山羅省華人史，則有秦志森（不詳）《萬里萍蹤》，[2]紀錄太平天國之役後，華人遷徙入越的生活，以及 1954 年南北越分立後，華人再度遷徙至台灣、寮國和其他第三國的移民史。

2. 中越地區

中越地區的文獻，筆者蒐集的資料主要是以會安爲主。這是由於會安是舉世聞名的古都和國際商港，是越南三大唐人街之一的城市，也是華人在越南重要的開發據點，商業發達、文化薈萃，相當具有代表性。關於會安華人在華人史方面的研究資料，有譚志詞（2005）〈越南會安"唐人街"與關公廟〉。閆彩琴（2007）《17 世紀中期至 19 世紀初越南華商研究－1640~1802》，其中論及華商至會安古城的開拓史。《越南會安華僑抗日與十三烈士紀念畫冊》策劃小組（2005）編撰的《越南會安華僑抗日與十三烈士紀念畫冊》，主要是記載會安華人的遷移史與會安華人及抗日烈士事蹟。林明江（2001）〈古城親情－訪問越南會安等地雜記〉，則提及會安當地的華人會館歷史，有助於我們對於華人移民當地歷程的理解。

3 南越地區

南越地區的文獻，筆者搜集了胡志明市、同奈定館縣、及富國島等地的資料。

[2] 原書未登錄詳細出版時間、地點及出版社，2010 年 1 月 24 日筆者電訪作者，當事人告知筆者約於 10 年前在台北出版。

關於全南越地區的華人史，有潘安（2006）《越南南部華人文化考究》，針對全南越地區自明末至 20 世紀的移民史、開發史及當地華人文化的描繪，對於南部地區的華人有全面性的論述。張志江（2006）《活水南流》，雖是一本以基督教信仰爲論述主軸的書，但在書中提及中越近代史上幾次重要的戰爭對於華人遷徙的影響。

胡志明市華人史，則有胡璉（1979）《出使越南記》，則以一個外交官的角度描寫胡志明市的華人社會。張世豪（1994）《越南胡志明市華人文化教育簡介》，主要針對越南政府的文化教育政策，對於胡志明市華文教育的影響，文中也論及該市五幫華人的社會及文化。劉麗川（2004）〈越南胡志明市華人五大幫歷史與會館文化〉，則聚焦在胡志明市五幫移民歷史及會館文化作探討，透過這份文獻可以了解到華人在胡志明市的開發歷程，以及當地華人社會文化。同奈省定館縣的華人史，則有越南學者 Sỳ Tuấn Hàn（2000）的*"Tìm Hiểu Người Hoa ở Định Quán"*，該論文對於當地華人從明朝時期至 1954 年自北方南撤後的遷移史、社會、經濟、文化活動有詳實的分析。越南最南端的離島富國島的華人史資料，有黃翔瑜（2007）《留越軍民訪談錄（一）》，爲國史館主持的研究計畫，透過訪談的口述資料，回顧當年國軍滯留富國島的這段歷史。侯人鳳（1994）《浮生見聞》，描寫作者在 1949 年國共內戰期間，因局勢所迫入越而被法國殖民政府遣送至富國島的歷史，以及尋求國際協助終獲返台的艱辛歷程。

二、客家族群史

（一）北越地區

北越地區的客家移民史，與中越近代幾次關鍵性的戰役有相當密切的關係，特別是清朝末年的太平天國之役，參與該戰役的有相當高比例是客家人，清朝政府事後欲圍剿這些殘餘勢力，迫使他們透過陸路、海路等方式亡命海外，包括鄰

近中國的越南。因此廖源的（2006）《春風秋雨》、秦志森（出版時間不詳）的《萬里萍蹤》及越南學者 Phạm Đăng Hiến（2001）撰寫的*"Lược Về Người Hoa ở Huyện Lục Ngạn Tỉnh Bắc Giang"*都提及在太平天國時期有華人族群遷徙至當地，而參與太平天國之役有許多是客家子弟兵，因此應有相當的人數的客家群遷徙至這些地區。此外，楊聰榮（2006.4.28）的〈以兩個越南客家家族談越南華人的記憶與遺忘〉，其中論及北越興安地區的溫氏客家家族在明朝末年遷徙至當地的歷史。

（二）中越地區

中越地區的客家族群移民史文獻，以論述會安客家族群移民爲主。這些文獻包括楊聰榮（2006.4.28）〈以兩個越南客家家族談越南華人的記憶與遺忘〉，論及會安羅氏客家族群移民歷史與其家族在越南歷史上卓越的地位；而《越南會安華僑抗日與十三烈士紀念畫冊》策劃小組（2005）編撰的《越南會安華僑抗日與十三烈士紀念畫冊》，除談論羅氏客家家族外，還針對羅氏家族來越第三代傑出的音樂家羅開作詳盡的介紹，並且論及與羅家交情匪淺的葉氏客家家族的移民史，以及兩家來越第二、三代在日據時期爲國犧牲奉獻的事蹟。

（三）南越地區

南越地區的客家族群移民研究，其中時間最爲珍貴的文獻資料，莫過於李文雄（1948）《越南雜記》和越南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1958）編印的《越南崇正總會》，這兩本文獻都是在越南統一前發行的刊物，越南南方解放後，由於華人有所顧忌，因此將許多相關的檔案資料當成廢紙賣出、丟棄，甚至直接焚毀，因此許多當地早期的華人相關資料蒐集不易。李文雄（1948）《越南雜記》，雖涵蓋全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但南越地區佔的份量頗高，對於華人五幫的會館歷史也介紹頗多；而越南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1958）編印的《越

南崇正總會》，則純粹紀錄南越地區包括胡志明市、邊和省、土龍木、森蕉等地客家族群，內容涵蓋移民史、僑校教育等。如：曾林〈邊和省的輪廓〉、曾廣嗣〈土龍木客僑素描〉、陳振倫〈崇校史略〉、陳玉麟〈森蕉崇正學校籌建經過〉。針對胡志明市的客家族群移民歷史，還包括崇正會館、醫院、體育會、幫制沿革及客幫內同鄉會的歷史，如：楊哲民〈本會會史〉、張山民〈舊邑群賓會館沿革史〉、劉官清〈群旅社動態〉、陳遠東〈崇正醫院史略〉、鄭金田〈崇正體育會史〉、王坤〈西堤歷任幫長簡介〈並附錄幫制沿革史〉〉、黃仲才〈旅越紫金同鄉會史略〉、黃振岳〈旅越興寧同鄉會史略〉。蕭新煌、張維安、范振乾、林開忠、李美賢、張翰璧（2005）〈東南亞的客家會館：歷史與功能的探討〉，透過會館歷史的研究去探討客家族群的移民歷史。

關於越南胡志明市客家話研究部分，筆者搜集了陳曉錦（2007.9.28~29）〈越南胡志明市華人社區的語言環境與華人的語碼轉換〉、（2008.11.22~23）〈越南胡志明市華人社區客家方言現狀〉，以及越南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1958）編印的《越南崇正總會》。透過陳曉錦這兩篇文獻可觀察到華人社區裡複雜的語言環境下，族群母語受其他語言影響而產生的語碼轉換的類型，以及客家人在多語言、多方言接觸的環境下，語言所發生的改變。不過，前一篇的華人語碼轉換，較偏重在潮州族群，對於論述其他族群的語碼轉換現象篇幅較少；後一篇提及的客家方言現狀，主要針對客家話受廣府話影響在詞彙、語音、語法上產生的改變，但對於客家族群在華人社區的語言競爭力及受其他語言影響的情形並未提及。越南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1958）編印的《越南崇正總會》，書頁中刊登的廣告詞，則提供筆者研究客家話在書面語上是否受到其他語言的影響。

透過以上這些文獻資料作爲研究基底，讓筆者在撰寫論文能去釐清並補充華人在越南的遷移歷史，並且在此背景下也了解到客家族群的移民歷史，以及在不同環境下，客家話與其他語言接觸後所產生變異的情形。

本論文在處理越南地名、街道名時，將附上越文原文，但有部分地名在原來的文獻裡即未附原文，或因行政區域重新劃分而無法確認原來的越文名稱，則保

留原文獻上的中譯地名。有關受訪華僑們的籍貫，因廣東省與廣西省在 1949 年之後，有部分行政地區隸屬單位調整，因此，本文以受訪者當時的回應或原先文獻上所列爲主。至於在語言部份，一般人所稱的「廣東話」，爲區別同樣來自廣東省的方言族群－客家族群和潮州族群，均稱爲「廣府話」；但有時在作不同方言比較時，會採用較簡潔的學術用語－「粵語」來表達。有關「國語」一詞，會順應受訪者當時所採用的詞彙－「國語」、「唐話」、「國語話」或「普通話」；若以筆者的角度去分析時，一律採用「國語」一詞，除非受訪者所使用的詞彙來自中國大陸的用語，爲區別起見將標示「國語」或「普通話」。僑校教育的部份，「中文教育」一詞，泛指中文書面語及口語的教育，「國語教育」則強調教學媒介語言爲「國語」的學校教育。最後，有關受訪者人名，由於目前越南當地社會情況特殊，因此部份人名不便公開，以分區及按照其姓氏漢語拼音的先後順序排列，另有部份未記錄到其年齡或詳細籍貫者，僅列出訪談到的相關資料。

CỘNG HÒA XÃ HỘI CHỦ NGHĨA VIỆT NAM
bản đồ hành chính
TRUNG QUỐC
THÁI LAN
CAMPUCHIA
PHNÔM PÊNH
ĐẢO HẢI NAM
BIỂN ĐÔNG
MA LAI XIA
CÁC TỈNH ĐƯỢC ĐÁNH SỐ TRÊN BẢN ĐỒ
TỈ LỆ 1 : 7 000 000

圖 1-1 全越地圖

第二章　越南華人

第一節　中越與台越關係

討論越南客家族群必須對於越南華人史有所了解之外，中、越、台在歷史上曾經有過密切的關係，也對於華人遷移越南有關鍵性的影響，因此本節主要的焦點將就文獻上的資料分兩個部份探討中、越和台、越之間的關係。中越關係部份將從政治、語言文字、文化、華人對越南的貢獻等方面進行探討；台越關係則以1975 年越南統一前以及 1994 年台灣政府的「南向政策」這兩個重要關鍵時間，來探討台越雙方在政治、經濟、學術、婚姻、文化等官方與民間的交流。

一、中越關係

越南自古與中國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的關係就很密切，它與中國的南方在早期同爲百越文化區域，也是漢字文化圈內的一員，因此無論在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受到中國很深的影響。

（一）在政治上：

越南成爲法國殖民地之前，長期爲受中國皇帝冊封的藩屬國，兩國在政治上的關係是很緊密的。越南在上古鴻龐時代（公元前 2897~258 年）叫做文郎，蜀主安陽王各世（公元前 275~207 年）改稱甌貉。在秦朝統一天下時，曾被命名爲象郡，安陽五十世癸巳年間（公元前 208 年）被趙佗征服併入南越國，漢武帝時命伏波將軍路博德平定趙佗後，將原來的象郡劃爲交趾、九真、日南三個郡，直

接隸屬中國，東漢憲帝又合併三郡爲交州。唐朝時期將之設爲安南都護府。[3]而在十八世紀南北越政權對峙時，越籍華僑何善文、李才、吳仁靜、鄭懷德曾組織軍隊平定西山軍，華商亦曾捐輸物資協助阮福映完成統一大業；近代史上中越兩國也曾在中法戰爭上攜手合作擊退了法國，收復越南許多被佔領的土地。

（二）在語言文學上

漢字對越南的文化影響是十分深遠的，越南文字在拉丁化之前，已使用漢字長達 20 個世紀（自公元前二世紀受漢朝統治起），[4]因此在早期的官方文獻、民間的文藝創作，均是以漢字作爲書寫媒體。河內師範大學教授陳英詩也曾說：「越南語約 90%詞彙來源於漢語，必須認識漢文，才能通過數量巨大的漢字一喃字書庫挖掘民族的遺產」[5]但有其他學者提出不同的看法，如舒雅麗、阮福祿（Nguyễn Phúc Lộc）的研究，現代的越南語當中漢越詞大約佔了 60%~70%。[6]雖然他們提出的數據有些差異，但也說明了中國與越南早期在語言文字和文化上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即使在法國神父羅歷山（Alexander de Rhodes, 1593~1660）推動越南文字拉丁化，越南政府也先後在 1936 年下令廢除漢字，並於 1945 年確立拼音化的越南文爲正式官方文字，[7]但今日的越南語裡仍保留了不少的漢語語音。根據范宏貴的研究，在現代越語中還保留許多現代漢語已經不使用的古漢語詞，如語出盧綸〈塞下曲二首〉的「平明」一詞，爲「黎明」之意，越文爲 bình minh。現代越語仍以 Từ bình minh đến tối.表示"從黎明到夜晚"。又如表示「慢慢」之意的「徐徐」一詞，越文爲 từ từ，漢語多用於書面語，但現代越語則經常用於口語，如

[3] 吳　鈞，《越南歷史》（北市：自由僑聲雜誌社，1998），頁 5。
[4] 世界出版社，《越南全景》（河內：世界出版社，2003），頁 81。
[5] 轉引自張俞，〈越南見聞－今天胡志明市的華人〉《海內與海外（四海采風）》，1994 年第 2 期，頁 42。
[6] 舒雅麗、阮福祿（Nguyễn Phúc Lôc），〈略論雙音節漢越詞與漢語雙音節詞的異同〉《漢語學習》，2003 年第 6 期，頁 43。
[7] 馬　達，〈論漢字在越南的傳播及其影響〉《河南社會科學》，期 3 卷 16（2008 年 5 月），頁 132。

慢慢吃：ăn từ từ，向人道別時的客套話：慢走 đi từ từ。又如中國科舉時代的「進士」（tiến sĩ）、「舉人」（cử nhân）、「生員」（sinh viên）越文爲現代越語用來指稱獲取學位的「博士」、「學士」以及尚在求學的「大學生」，而「碩士」（thạc sĩ）一詞最早起於五代，是指「賢士」之意，北宋時期則以此稱呼「學識淵博、品德高雅的文人」，現代越語則指稱獲取學位的「碩士」。[8]即使是較現代的詞彙，現代越南語仍以漢越音來拼寫，如農人 nông nhân，工人 công nhân。有時甚至直接借用中國大陸的漢語詞彙，如 công an「公安」（警察）、phòng vệ sinh「衛生間」（廁所）。

除了語言之外，無論是學術研究或文學的發展，越南歷代以來都深受中國的影響。根據李未醉、余羅玉的研究，西元 968 年時越南丁朝的丁部領建立「大瞿越」之後，中越兩國便展開了文化上的交流，後來的越南君主崇尚儒學，仿效中國設置五經博士。清朝乾隆至嘉慶年間中國政府也多次協助越南興建文廟，雍正時期又賜給來華的越南使節《佩文韻府》、《淵鑒類函》、《古文淵鑒》，道光皇帝還應阮朝國君的請求，贈送《康熙字典》作爲越南人學習漢字的範本。13 世紀後越又以漢字爲基礎，並以六書的造字方法另外創造出獨特的「喃字」，成爲當時部份文人創作時的書寫媒介。元朝時期，越南在抗元過程中擄獲當時的擅長表演的藝人李元吉，元雜劇的戲曲表演形式也因而傳入越南。[9]宋亡及明末清初時期流亡至越南的文人雅士，也將中國的文學帶至越南，對於越南的漢文學創作也有不小的影響。

此外，還有一些文人以中國作家的作品爲基底而另外創作的文章。如阮銓曾以韓愈的「祭鱷魚文」爲藍本，而寫了一篇同名的文章，陳仁宗還因此賜他姓「韓」；而被列爲黎朝末年兩部偉大作品之一的「宮怨吟曲」，則是藉由漢朝的班捷妤抒發深處宮中的越南宮女內心的憂悶；而阮朝時的名作家阮攸膾炙人口的「金雲翹傳」，則是以清心才人編著的小說「金雲翹傳」爲基礎而創作的長篇詩

[8] 范宏貴，〈現代越語中的古漢語借詞〉《東南亞縱橫》，1998 年第 4 期，頁 13-15。
[9] 李未醉、余羅玉，〈略論中越文學作品交流及其影響〉《鞍山師範學院學報（文學）》，2004 年第 6 期，頁 63。

歌。因此，在儒學、古典文學、戲曲上，越南汲取了不少來自中國的文學養分，因而能在日後綻放出越南獨特而艷麗的文學花朵。這些文獻，都透露出漢語漢越語之間的密切關係，中越兩國在文化發展上是息息相關的。

（三）在文化上

越南與中國南方在遠古時代均爲百越文化區，因此在文化上有許多相似之處，例如中越兩國有關於炎帝相類似的神話故事，同時都以「龍」爲崇拜的圖騰，而炎帝的傳說故事，正是流行於中國南方的楚文化地區。另外，根據出土的石器也發現到越南北部早期發現的石器與中國四川、雲南出土的石器類型相似，甚至被挖掘出的新石器時代的研磨石器，兩國出土的文物幾乎一模一樣；越南北部被發現的古駱越人特有的工具肩石斧、石鑿、石板刮，與中國福建、廣東、廣西出土的石器也大致相同，這些在在都說明了一件事：越南與中國南方的文化是來自同一個源頭。

此外，中越兩國也共有一些跨境的少數民族，如中國的壯族、彝族、瑤族等，而入越之後又以不同的族別名稱出現在越南境內，如壯族入越後分別爲岱、儂、布標、布依、布熱、熱儂、高欄、拉基、山齋九族。彝族入越後則分別爲倮倮、潑人、普拉、克目、芒人五族，而瑤族則分爲瑤人、巴片（八姓人）、山由（山瑤）三族，[10]由此看來越南與中國南方不僅在文化上是同源，在血緣上應該也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在風俗習慣上，中越兩國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他們和中國人一樣過春節（Tết Ta）、端午節（Tết Đoan Ngọ）、中秋（Tết Trung Thu）等節日；過年前要祭拜灶君，除夕夜吃團圓飯，過年期間要去親友家拜年（Chúc Tết），中秋節吃月餅，這些習俗大致上也和中國一致，而在宗教信仰方面他們也同樣信仰觀音等神祇。

[10] 王光榮，〈中越兩國民族文化交融歷史思索〉《廣西右江民族師專學報》，2002 年第 15 卷第 4 期，頁 11。

越南客家移民與越南近代史的發展是密不可分的，甚至在越南近代史上的關鍵曾經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越南曾是中國的屬地，也曾經被法國殖民過，在中法戰爭這場決定越南後來命運的戰役裡，客籍將領劉永福和馮子材便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11]而在劉永福所率領的「黑旗軍」及馮子材所統領的「萃軍」中，無論是將帥或士兵，絕大多數是客家子弟，可見這場關鍵性戰役與客家人的關係相當密切。1873 年及普法戰爭後法國兩度入侵河內，越南阮氏王朝也先後懇請劉永福協助抗法，劉永福率領黑旗軍在河內的紙橋擊潰法軍。1884 年中國正式向法國宣戰，點燃中法戰爭的戰火，劉永福與馮子材擊退法軍，並收復之前被法軍所佔領的土地。[12] 這些史實也都說明了客家族群在越南族中的獨特性。

二、台越關係

許多台灣民眾認爲，台、越兩地是在 1994 年政府開放「南向政策」之後，彼此的關係才逐漸密切起來的，事實上在越戰之前，甚至在越法奠邊府戰爭之前，台越雙方早已來往。

（一）1975 年越南統一之前

1949 年國共內戰期間，國民政府播遷來台，黃杰率領其部隊越過鎮南關進入北越地區，當時陸官十七期畢業的黃瑾瑜於當年年底臨危受命率領部隊掩護黃杰兵團安全撤入越境。[13]黃杰兵團向當時的法國殖民政府繳械後，先被送至蒙陽，又至中越地區的金蘭灣，最後在越南最南端的富國島落腳，但法國政府因有所忌諱，未遵守承諾讓國軍返回台灣，最後政府尋求國際溝通管道，於 1953 年

[11] 邱權政，《客家與近代中國》，（台北：武陵出版社，2001），頁 74-75。
[12] 饒任坤，〈劉永福〉《廣西客家研究綜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 314-318。
[13] 黃瑾瑜，〈難民緣—難民結緣卅餘年〉《自由僑聲新春特刊》，（台北：自由僑聲雜誌社，2009），頁 63。

將這些滯越軍民接回台灣。滯留富國島期間，國軍官兵及其眷屬，在當地做了不少的建設與開發，回台後他們居住的眷村也多以「富台」或「復國」來命名。

1954 年法國在奠邊府之役戰敗後，以及越南政府於 1956 年修改國籍法迫使華僑改入越南籍，中國官方政府與台灣的國民政府均積極爭取越南的僑生回國就讀。據筆者的訪談及文獻資料得知，當時政府曾於 1957 年 7 月 28 日至 8 月 11 日，派專機接回四批共 532 位華僑子弟回國唸書，[14]其中河內及海防地區的北越僑生約有 130 人左右。在 1975 年越南統一前，西貢地區僑校的許多教材都是來自台灣，也有不少隨國民政府遷徙來台的教師至越南僑校任教，中華民國政府也在越南西貢設立大使館協助當地僑胞。

在越南情勢緊張時期，吳廷琰政府於 1960 年 1 月 15 日率領總統府、外交部、交通工程部、新聞局、合作社及農貸委員會官員和教育界學者至台灣訪問，中華民國政府在吳廷琰政府的請求下，於 1960 年 5 月 3 日由王昇將軍與陳禔、陳祖耀等人至西貢參訪三個月，並向吳廷琰總統提出建言，並協助蒐集及撰寫有關「人位主義」的資料，協助解決越南軍隊面臨的問題。[15]後來吳廷琰總統希望政府能派遣一個軍官團常駐西貢，協助越南政府建立軍中政治作戰制度及訓練政治作戰幹部。1960 年 12 月 7 日由王昇將軍帶領阮成章少將、劉戈崙上校、楊浩然中校、陳玉麟中校、陳祖耀上尉、陳禔上尉等七人組成在越化名爲「奎山軍官團」（Phái Đoàn Khuê Sơn）的「中華民國軍事顧問團」派駐越南西貢，當時還聘請越籍華僑吳鈞上尉、黃瑾瑜、張文生少尉、馬文波少尉協助翻譯。1960 年 12 月 14 日蔣經國還至西貢密會吳廷琰總統。

越南統一前，南越地區的越南共和國，無論在官方或民間與台灣地區的往來十分密切，除了前述提及的台越雙方政府在軍事訓練上彼此合作外，民間交流也十分熱絡。甚至 1959 年 8 月 7 日至 8 月 9 日，台灣中南部發生嚴重的「八七水災」，也牽動了越南當地僑社，消息傳出後僑胞紛紛捐輸救災，協助台灣災後重

[14] 鄺少真，〈回首來時路－當年越生華僑堅持做中國人〉《中華民國越南歸僑協會第七屆會務特刊》，（台北：自由僑聲雜誌社，2007），頁 58-59。
[15] 陳祖耀，《西貢往事知多少》，（台北：黎明文化，2000），頁 38。

建。

（二）1994 年南向政策後

1975 年 4 月 30 日越南南北越統一，台灣與越南的政治體制不同因此官方往來中斷了一段時間。直至台灣投資環境改變、國內勞動力欠缺加上大陸投資風險高，政府也爲了防止台商在大陸過度投資，因此提出了「南向政策」，台商開始將投資轉往東南亞，特別是越南地區，台越雙方的關係也因此產生了很大的變化。

1. 在經濟方面

台商爲了分散在投資上的風險，以及開拓新的商業版圖，因此不少人將原先設在台灣的公司或工廠逐漸轉移至越南，或直接至越南設立公司行號，對於越南的經濟發展也產生不少的影響。我國駐越南代表處代表梁英斌便表示，台灣在越南累積投資額約達 195 億美元，爲外商在越南投資的第一大國。2007 年台越兩國的雙方貿易金額總值已達到 80 億美元之譜，台灣爲越南第五大貿易夥伴，[16]雙方經貿往來關係相當密切。另外一方面，台灣的企業也爲了尋求更廉價的人力，因而大量地晉用東南亞地區的勞工，而越南籍勞工也在這一波人力需求孔急的趨勢下，一波波輸入台灣。

2. 在社會方面

由於台越雙方經濟上的往來日趨頻繁，除了帶動勞動市場外，婚姻市場也逐漸熱絡起來，許多台灣男性組成相親團前往越南謀合適當的婚配對象，也讓台灣的家庭有了新的結構元素，由於這些越籍配偶的加入，他們將母國的文化也帶入台灣，使得台灣在地的文化更趨於多元。此外，由於台商的進駐以及中國經濟的崛起，需要許多能通中、越文的人才，因此在越南也掀起一波波的中文熱，許多越南人前往中國或來到台灣學習中文或攻讀學位，不想至異國求學的，就在當地

[16] 資料來源：中央通訊社。2009/5/21
htt://www.cna.com.tw/SearchNews/doDetail.aspx?id＝200812070076

的外語補習中心學習中文，光是河內大學每年就有 200 多人學習中文，他們都企盼學好中文能讓他們在職場上更有競爭力。而在台灣也因爲不少企業移往越南，有許多人因必須前往越南當地工作，因此開始學習越語的人也越來越多，台商甚至也曾在國內大專院校前往越南作學術交流時，向其表達這方面的人才需求。因爲經濟的因素，既促成越南的中文熱，也帶動了台灣的越語熱。

3. 在文化方面

除了民間的交流之外，台越兩地的官方交流也日漸密切，2009 年 5 月 3 日我國國家圖書館贈送包括哲學類、宗教類、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經貿類、商管類、科技類、與圖書資訊類等 481 種 490 冊的書籍給越南國家圖書館，希望能提供當地華人或學習中文的學生閱讀。這些書籍由我國駐越南代表處代表梁英斌轉贈給越南國家圖書館館長范世康（Phạm Thế Khang），台灣的國家圖書館也與河內國立大學、漢喃研究所圖書館及南方的胡志明市科學圖書館積極地洽談進一步合作事宜。[17]

另一方面，至 2008 年 10 月轄區內東南亞外籍配偶及其子女人數已超過十萬人，而成爲全國之冠的台北縣，縣政府於 2008 年出版了一套 12 本的《多元文化繪本－東南亞篇》，包含了中、英、日、越南、印尼、泰國、緬甸等七國語言，涵蓋了越南、印尼、泰國、緬甸等國的民間故事及風土民情，其中兩本教學手冊，簡介了台灣以及上述這些東南亞國家的概況以及飲食、風俗習慣等，縣政府將這套繪本分贈至縣內各公立高中、國中小每班一套，也將此套繪本放置在縣內公立圖書館，希望藉此能讓學生們及一般民眾對於身邊的東南亞國家的文化，能有進一步的認識。而台北市政府爲了因應越來越多的新住民的加入，臺北市立圖書館於 2007 年 10 月 24 日成立全臺第一個多元文化資料中心，同時提供了越南、泰國、印尼、緬甸、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韓國等 8 種語言之圖書資料，[18]以滿足這些新住民在資訊上的需求。

---

[17] 資料來源：中央通訊社。2009/5/21
htt://www.cna.com.tw/SearchNews/doDetail.aspx?id＝200812070076

[18] 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網站。http://www.friendshipcit.org/main/?p=79

這群東南亞外籍配偶新移民加入台灣社會後，也引起學術界的關注，特別是具有華裔身份背景者，有不少學者做了有關於他們的族群認同、飲食習慣、婚姻等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許多大專院校也前往當地作交流、簽訂合作契約，辦理台越兩地相關的研討會，或邀請越南當地的研究員、教授至台灣授課，也招募越南優秀的學生來台灣留學。台灣師範大學於 2008 年 4 月中旬組團至越南河內及胡志明市拜訪當地學校，包括河內師範大學、河內國家外語大學、胡志明市百科大學、皇家墨爾本大學越南分校、私立張永記普通高中等學校，並且進行推薦越南學生至該校就讀「國際學生大學先修班」或「留學輔導中文班」等多項合作事項[19]；2007 年 5 月暨南大學也與胡志明市社會科學人文大學合辦「越南與台灣在合作關係上的一些文化社會問題」的研討會，並讓該校學生至胡志明市進行短期留學；屏東的美和技術學院則邀請河內社科院歷史所圖書館長阮友心教授，成功大學也邀請河內社科院語言所阮文康（Nguyễn Văn Khang）教授至該校短期授課。

此外，國內 NGO 的志工團體也在這幾年陸續進駐越南。如財團法人至善福利基金會，2004 年獲得越南政府核准，於中越地區的順化成立工作站後，便展開長期的關懷救助，服務的地區包括順化、廣治、廣平三省，主要的協助項目是「協助弱勢兒童接受教育、貧困社區發展幼兒照顧中心以及提供貧困家庭肢體殘障兒童免費醫療矯治」等等。[20]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則於 2004 年年底南亞海嘯發生後，開始將關懷的觸角從國內延伸到越南，自 2006 年起在胡志明市設立工作站，經當政府機構 Paccom 同意下，舉辦協助身心障礙者的活動。[21]此外，對於當地嫁至台灣後來因故而攜子返國的越籍新娘，其子女因爲國籍問題無法在越南接受教育的新台灣之子，也給予其學業上的輔導。[22]大專院校也開始派遣社團至當地服務，如朝陽科技大學則發起該校本地學生結合越南籍同學，

[19] 吳庭葳，〈淺談台越兩地高等教育〉《自由僑聲己丑年新春特刊》，（台北：自由僑聲雜誌社，2009），頁 52-53。

[20]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至善福利基金會 http://www.friendshipcit.org/main/?p=79

[21] 2009/5/22 電訪伊甸基金會公關部所得資訊。

[22] 2007 年 5 月訪問胡志明市華人教會平西堂 CSY，他表示有不少越籍女子因與台灣及先生離婚，將孩子帶回越南後，因孩子爲台灣籍，所以無法在越南體制內的學校就學，後來由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從旁協助這些孩子們的課業學習。

於 2009 年 2 月 1 日~13 日一起前往順化省做志工服務，[23]盡一份對鄰邦及母國的關懷

台灣立報社也在社會發展基金會、族群和諧基金、聯合勸募、台北市銀髮族協會贊助下，於 2006 年 9 月試辦，2006 年 12 月正式創立第一份越文四方報（Báo BỐN PHƯƠNG），每個月農曆十五出刊，[24]它發行範圍包括：台灣的台、澎、金、馬及越南的河內及胡志明市。希望能讓在台的越籍人士，一解思鄉的愁緒及掌握母國的各項相關資訊，也讓在祖國的越南人對於來台同胞的生活點滴有所了解。

第二節　越南華人的移民因素及路線

華人移居東南亞的歷史，若從第九世紀唐朝的確切紀錄算起，至今已將近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了。相較於世界其他地區，華人移居南洋地區的人數是最多的，[25]這或許與地理環境有很大的關係。其中越南在歷史上曾爲中國的藩屬地，1885 年中法戰爭後簽定中法天津條後，又成爲法國的殖民地。1926 年根據法國官方統計的資料顯示，在法國中南半島的殖民地印度支那三邦越、柬、寮三國，華僑總人數爲 23,465 人，其中越南的華人人口數是最高的。[26]

就地理位置來看，越南北部與中國南方接壤，除了地理上的便利性，再加上自古以來中越兩國無論是在政治、經濟、社會或文化上一直都有密切的關係，因此中越兩國的百姓互動也很頻繁，特別是居住在中越邊界地區的百姓。兩國的居民也會透過陸路或海路的方式移居至彼此的國家，如宋代曾有越南籍人士全族經

[23] 2009/5/22 電訪朝陽科技大學企管系所得資訊。
[24] 該報的主編張正於 2007 年 5 月至胡志明市參加胡志明市社會人文大學與台灣暨南大學合辦的「越南與台灣在合作關係上一些文化社會問題」的研討會上表示，會選擇讓「四方報」在農曆十五出刊，要是因爲月圓的時候人最容易想家。
[25] 李恩涵，《東南亞華人史》，（台北：五南出版社，2003），頁 1。
[26] 張文和，《越南華僑史話》，（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5），頁 42。

由海路移居至海南島、廣州甚至遠至湖南的郴州。[27]華人移居越南的歷史也非常早，秦始皇時代在征服了百越之後，設立了南海、桂林、象三郡，其中的象郡即是現今整個北越地區。[28]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在目前的越南語裡，仍然使用郡（quận）這個辭彙來做爲地方行政區域的單位，此即是受到中國文化影響的遺跡。而自秦漢以來，歷代也都有百姓陸陸續續地從中國遷移至越南。十七世紀清朝入主中國後，明朝的一些遺民及官吏，爲了免於被當政者迫害，因而遷徙至鄰近的越南，[29]越南的明鄉會館即是這些人所留下的足跡。

在越南境內的華人來自許多不同的省籍，根據統計廣東籍的華人約佔 80％，福建、廣西、雲南籍的華人則約佔 20％，[30]而無論是在北越或南越的華人區，都有以廣東、福建這兩個中國省份來做爲街道、碼頭的命名，如河內市中心的鬧區還劍湖（Hồ Hoàn Kiếm）附近的懶翁街（Phố Lãn Ông）即是昔日的福建街，又如位於胡志明市第五郡的趙光復街（Đường Triệu Quang Phục），舊稱廣東街。海防地區有廣東街、廣東碼頭。另外，在河內市區目前仍可以見到華僑之前所建造的福建會館及粵東會館，可見當時聚集此地的閩粵籍華僑人數是相當可觀的。即使是在全國華人人口數佔了絕大部分的胡志明市裡，不管是早在法屬時期被分爲廣肇、潮州、泉州、漳州、福州、嘉應、瓊州的七幫，或後來併爲廣肇、福建、潮州、客家、海南的五幫，這些幫會的華僑其實多是來自廣東和福建兩省，其他來自廣西、湖北、上海等地的華僑僅占其中的極少數。而中國是個以農立國的國家，人民一向安土重遷，華僑們之所以翻山越嶺、冒險渡海至異國開闢新天地，必定有強烈的驅力促使其離鄉背井。筆者歸納這些原因如下：

一、地理因素

[27] 劉麗川，〈越南胡志明市華人五大幫歷史與會館文化〉《漢字傳播與中越文化交流》，（北京：國際文化出版社，2004），頁 376。
[28] 吳　鈞，《越南歷史》，（台北：自由僑聲雜誌社，1998），頁 14。
[29] 向大有，〈儂族考〉《廣西客家研究綜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 345。
[30] 顏　星、張卓梅，〈越南華人歷史與貢獻〉《文山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002 年第 14 期第 1 卷，頁 43。

中國與越南在地理上互爲鄰國，北越地區與中國的雲南、廣西接壤，因此當地的華僑可透過陸路方式來到越南，而位於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廣東與福建，要前往南洋地區更有其便利性，他們可以透過海路方式，利用每年十月至隔年三月的東北季風，以及六月至九月的西南季風乘船往返中國與南洋地區，[31]因此鄰近中國的越南，也自然成爲華僑移民南洋的據點之一。此外，越南是距離海南島最近的東南亞國家，因此，也有不少海南人移民至越南，海南島因距離越南中部的峴港（Đà Nẵng）很近，許多當地的華僑搭乘帆船經由海路抵達峴港，再由此地遷居至其他城市，因此在現今的峴港、芽莊（Nha Trang）、歸仁（Quy Nhơn）、會安（Hội An）、藩郎（Phan Rang）、藩切（Phan Thiết）、藩里（Phan Lý）等地，都有海南華僑的蹤跡，可算是越南當地瓊僑的大本營。[32]羅英祥曾在《飄洋過海的「客家人」》一書中提到：「中國向海外遷移，最接近南洋群島的是閩粵兩省的人，在廣東，以香港澳門爲港口的，屬珠江流域的人；以汕頭爲港口的，屬於韓江流域的人。在福建，以廈門爲港口的，屬於九龍江流域和晉江流域的漳泉人。當時所謂的福建人，實指漳泉人…。廣東人則包括有客家人、潮州人和廣府人。[33]」從以上這些文獻看來，地理位置上的優勢，再加上便利的海上交通，使得福建、廣東兩省比其他區域的居民有更多機會移民海外，特別是移民南洋。

二、經濟因素

經濟利益，是促使閩粵居民移民南洋另一個重要的誘因。中國從宋代至清代期間，雖然曾經採行鎖國政策，但因時勢所趨，海禁的開放，使中國逐漸將勢力版圖的焦點由陸地轉移至海洋，這也促使位在中國東南沿海的福建早在宋代就有

[31] 劉麗川，〈越南胡志明市華人五大幫歷史與會館文化〉《漢字傳播與中越文化交流》，（北京：國際文化出版社，2004），頁 372。
[32] 張志江，《活水南流》，（香港：宣道會，2006），頁 7。
[33] 羅英祥，《飄洋過海的「客家人」》，（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3），頁 3-4。

漳州港和泉州港的興起，漳州籍和泉州籍的商人在海外貿易上也先後擁有主導權；明代鄭和下西洋，更是中國擴張海權的高峰期；而清朝在 1684 年爲了開拓海外貿易市場，又將廈門港指定爲官設的南洋貿易商船中心，而隨著港口的興起，福建地區貿易的發展，也帶動了一波波的移民熱潮。

廣東省的部份，則有廣州這個重要的商港，在唐朝時就設有市舶使作爲外邦來朝貢時的接待港口；至宋代又設置了市舶司，除了在外交上發揮功能之外，也增加不少稅收。事實上從廣州到南洋的新加坡這條海上通路，劉麗川曾提到《新唐書》裡賈耽的《廣州通海夷道》對它有一些描寫，即是從廣州出發，經海南島，沿著越南東海岸向南航行，可抵達新加坡海峽。他還提到南宋周去非的《嶺外代答》也提到許多洋商也透過這條海道至廣州經商。[34]因此，這條海上通道不僅俱備外交、經濟功能外，它同時也暢通中國當地居民及其他國家的僑民相互遷徙的通道，在文化上有更多的交流。

明朝中期，南澳港逐漸崛起，成爲福建、廣東兩省遠洋貿易的重要港口，雍正五年五年（1727 年）清朝政府重申開放福建省的海禁更提升了它的地位，成爲當時閩粵兩省居民出國的重要港口之一，更掀起福建地區大批遷徙南洋的人潮，這也是福建幫在胡志明市華人五幫中較早到達當地的重要原因。此外，在鴉片戰爭之後，汕頭港也逐漸興起，清代中期以後有不少潮州人從此港搭船至越南堤岸。筆者在胡志明市做田野調查時，就有許多華僑告訴筆者當年即是從廣東汕頭港來到越南謀生的。而廿世紀初期，法國統治越、柬、寮，爲了加速此三地的開發，亟需人力，而地狹人稠、謀生不易的粵、潮居民，遂至南洋地區，其中以到越南就業的人數最多。

三、政治因素

[34] 劉麗川，〈越南胡志明市華人五大幫歷史與會館文化〉《漢字傳播與中越文化交流》，（北京：國際文化出版社，2004），頁 375-376。

中越兩國不但在地理上緊緊相鄰，也因長期以來在政治上有宗主國和藩屬地脣齒相依的關係，彼此交流密切，在政治上若有任何風吹草動，也往往會對兩國人民產生影響。特別是中越兩國在近代史上幾次重大的戰役，對於華人的遷移有很大的影響。如：康熙 22 年（1683 年）清軍大敗退守台灣的鄭成功部隊，有不少跟隨鄭氏的漳、泉籍部下逃往南洋。[35]又如，太平天國起義兵敗潰散之後，吳鯤的餘黨黃旗軍黃崇英、黑旗軍劉永福、白旗軍的盤文二與梁文利越過中越邊境進入北越宣光、太原地區之外，[36]另外一部份的人，則於 1849~1863 年間被清朝政府驅逐至海寧地區。

1885 年中法戰爭之後，兩國簽訂了《天津條約》將北侖江以南的地區劃歸越南管轄，而原先居住在當地的中國人也因此歸爲越南國民。[37]1949 年國共內戰，國民政府軍節節敗退，老百姓爲了躲避戰火、躲避共產黨的迫害，有些人便就近逃往越南。這也改變了在越華僑的生態，從最初的閩、粵籍人士，後來又加入了滇、桂、江、浙、兩湖等地區，甚至連遠在華北居民都紛紛遷往越南。[38]1954 年法國在奠邊府戰役潰敗後，簽訂日內瓦停戰協定，以北緯十七度爲界劃分南北越，原本居住在北越地區的華僑，一部分遷徙至南方，一部份則選擇回中國大陸原鄉。因此政治局勢的變化，也往往促使人民遷徙他方。

四、社會因素

移民的另外一個重要因素是社會變動，讓自己免於飢餓尋求更好的生存環境，是民以食爲天的終極目標。廣東與福建因境內多貧瘠的丘陵地，加上水旱災頻仍、人稠地狹，謀生不易，因此向外尋求安身立命之地，勢必形成一股不可抵

[35] 劉麗川 2004〈越南胡志明市華人五大幫歷史與會館文化〉《漢字傳播與中越文化交流》，頁 374-375。
[36] 吳　鈞 1998《越南歷史》，（台北：自由僑聲雜誌社，1998），頁 245-246。
[37] 向大有，〈儂族考〉《廣西客家研究縱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5），頁 343。
[38] 張文和，《越南華僑史話》，（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5），頁 42。

擋的趨勢。他們有些人順著季風的風向搭船移民至南洋地區，[39]或冒險橫渡險惡的黑水溝（台灣海峽）來到台灣，重新開闢天地。但也有一部份的人，卻因形勢所逼，而被迫遠離家鄉尋求出路。如鴉片戰爭之後，清朝政府腐敗無能，百姓在飢寒交迫下，淪爲列強宰制的廉價勞工，被當成「豬仔」誘騙至南洋開荒。[40]這也是開啓了十九世紀後閩粵兩地居民大規模移民南洋的主因。除此之外，在海禁開放之前，福建、廣東兩省因距離中央政治權力中心最遠，交通不便、鞭長莫及，使得地方政治敗壞。再加上境內族群之間的衝突，改朝換代時的戰亂，種種動盪社會不安的局勢，也促使當地居民紛紛前往南洋避難。[41]

第三節　越南華人的分布

越南是個民族複雜的國家，境內共有 54 個民族，[42]由於複雜的民群組成成份，也使得越南在語言、文化上也呈現出較爲多元的風貌。越南的華人在越南的族群分類上被列爲漢藏語系的華族，主要是分布的地區爲河內（Hà Nội）、海防（Hải Phòng）、會安（Hội An）、順化（Huế）、峴港（Đà Nẵng）、胡志明市（Hồ Chí Minh）、廣寧（Quảng Ninh）、興安（Hưng Yên）、北江（Bắc Giang）、山羅（Sơn La）、老街（Lào Cai）、諒山（Lạng Sơn）、堅江（Kiên Giang）、前江（Tiền Giang）、永隆（Vĩnh Long）、茶榮（Trà Vinh）、同奈（Đồng Nai）、朔莊（Sóc Trăng）、芹苴（Cần Thơ）、薄遼（Bạc Liêu）、金甌（Cà Mau）與富國島（Đảo Phú Quốc）。[43]

有關越南華人人口數確實的數字，1989 年越南人口普查的資料顯示，華人

[39] 劉麗川，〈越南胡志明市華人五大幫歷史與會館文化〉《漢字傳播與中越文化交流》，（北京：國際文化出版社，2004），頁 372。

[40] 轉引述自羅英祥，《飄洋過海的「客家人」》，（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3），頁 8。「清人張心泰在道光七年（1827 年）寫的《粵游小志》中說：「廣東省….有誘愚民而販賣出洋者謂之"豬仔"。」 "豬仔"即指當時那些被誘騙至海外當廉價勞工的人。

[41] 李恩涵，《東南亞華人史》，（台北：五南出版社，2003），頁 18。

[42] 見附錄一

[43] 世界出版社，《越南全景》，（河內：世界出版社，2003），頁 78。

人口總數爲 961,702 人，其中以胡志明市就佔了 524,499 人，[44]爲華人最集中的地區，另外根據 Douglas P. Murray 在'*Chinese Education in South-East Aisa*'[45]一文中曾提及當時西貢（Sài-gòn，胡志明市的舊稱）的堤岸（Chợ Lớn）地區的華人家庭，佔了全國 60%的華人人口，比例之高可見一班。不過在這些數字背後，其實也有隱藏的人口未被列入，如近代史上幾次戰役促使華人人口的遷移，以及早在明末時期便遷入越南而轉爲越南籍的明鄉人，1956 年越南政府實施國籍法之後，迫於形勢而轉入越籍的華人人口黑數，並未被列入。因此許文堂認爲越南華人的遷移與人口的增減，與中越雙方在政治局勢的變動及實施的政策有相當的關連性，[46]這些因素對於華人在境內實際人數的掌握，有關際性的影響。

華人在胡志明市當地設有會館，目前有設有明鄉會館、義安會館、崇正會館、穗城會館、瓊府會館、福建二府會館、三山會館、溫陵會館等。越南當地的會館，既是華人的宗教信仰中心，也是協助華人在異鄉穩定生活的嚴密組織，包括醫院、學校、義莊（華裔死後的墳塚）等，生前死後的需求會館幾乎全部承攬。例如崇正總會爲了照顧在地的客家鄉親，在過去曾經先後成立了崇正學校、崇正中學、崇正體育會、崇正群賓會館、崇正旅社（負責喪葬事宜），崇正義山（客裔墳塚）等組織，但 1975 年南北越統一之後，崇正總會及其所屬的組織和嘗業均被充公，1989 年在當地政府的允許之下，才又恢復運作。[47]此外，當地的華人也特別關心台灣國內的消息，國家意識與國家認同的傾向特別強烈。

華人在越南的分佈，基本上和其他族群一樣遍佈越南全境，無論是位於北越地區與中國邊境相鄰的廣寧（Quảng Ninh）、諒山（Lạng Sơn）、高平（Cao Bằng）、老街（Lào Cai）、或是首都河內（Hà Nội）、海港大城海防（Hải Phòng），昔日北

---

[44] 顏　星、張卓梅，〈越南華人歷史與貢獻〉《文山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2 年第 14 期第 1 卷，頁 43。

[45] Douglus P. Murray:*'Chinses Education in South-East Aisa'"The China Quarterly"*,No.20（Oct-Dec,1964）,p.84。

[46] 許文堂，〈關於越南華人人口數量的歷史考察〉《東南亞季刊（夏季號）》，卷 3，期 3，1998 年 7 月，頁 82。

[47] 蕭新煌、張維安、范振乾、林開忠、李美賢、張翰璧，〈東南亞的客家會館：歷史與功能的探討〉《亞太研究論壇》，2005 年第 28 期，頁 209。

方的貿易中心興安省的庸憲（Phố Hiền）、北越華人最集中的北江（Bắc Giang）及西北部的山羅（Sơn La）；中部地區的古都會安（Hội An）、順化（Huế）；南方大城胡志明市（Hồ Chí Minh 舊稱西貢 Sài Gòn），同奈（Đồng Nai）、隆安（Long An）、堅江（Kiên Giang）、前江（Tiền Giang）以及國境最南端的金甌（Cà Mau）、富國島（Đảo Phú Quốc）等地都有華人的身影。

根據 1957 年越南國家統計院的公佈，登記在案的華僑有三十九萬四千多名，未登記的則有七十五萬多，因此當年全越南的華僑已超過一百五十萬人，至 1977 年九月，華僑的人數則突破三百萬多萬人。[48]一九七五年台灣僑務委員會統計東南亞各國華人（裔）數目的資料裡，當時南越的部份有一百五十五萬人。[49]1978 年六月十六日在香港有一份由英國人出版的《遠東經濟評論》（英文周刊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une 16, 1978*）刊物，曾做了一份東南亞華裔人口的統計報告，1978 年越南北越地區的華裔人口有十萬人左右，南越地區則有一百萬人，全境的華裔人口約有一百一十萬人。根據劉麗川在 2003 年八月至胡志明市作調查時，透過當地相關單位的介紹，知道當時華僑的人數約有一百萬人，其中有一半的華人集中在胡志明市。[50]

從上述的資料看來，1957 年至 2003 年華僑的人數雖然有些變化，但胡志明市依舊是越南全境聚集最多華人的區域，尤其是舊時的堤岸地區（即現今胡志明市的第五、第六、第十郡及第十一郡的一部分）。[51]筆者推論這或許是因爲胡志明市是個早期就開發的城市，向來吸引華人聚集；也可能與 1954 年南北越分立後北方華人南下有關。但無論如何，稱胡志明市爲越南華人的大本營，它是當之無愧的。以下就筆者的採集的田野調資料及文獻，分析越南北、中、南部區域華人的情況。

---

[48] 吳望堯，〈陷共地區華僑的心聲〉《越南淪亡瑣記》，（台北：中華日報，1979），頁 202。
[49] 李恩涵，《東南亞華人史》，（台北：五南出版社，2003），頁 8。
[50] 劉麗川，〈越南胡志明市華人五大幫會歷史與會館文化〉《漢字傳播與中越文化交流》，（北京：國際文化出版社，2004），頁 202。
[51] 張世豪，〈越南胡志明市華人文化教育簡介〉，（胡志明市：自版，1994 年 5 月），頁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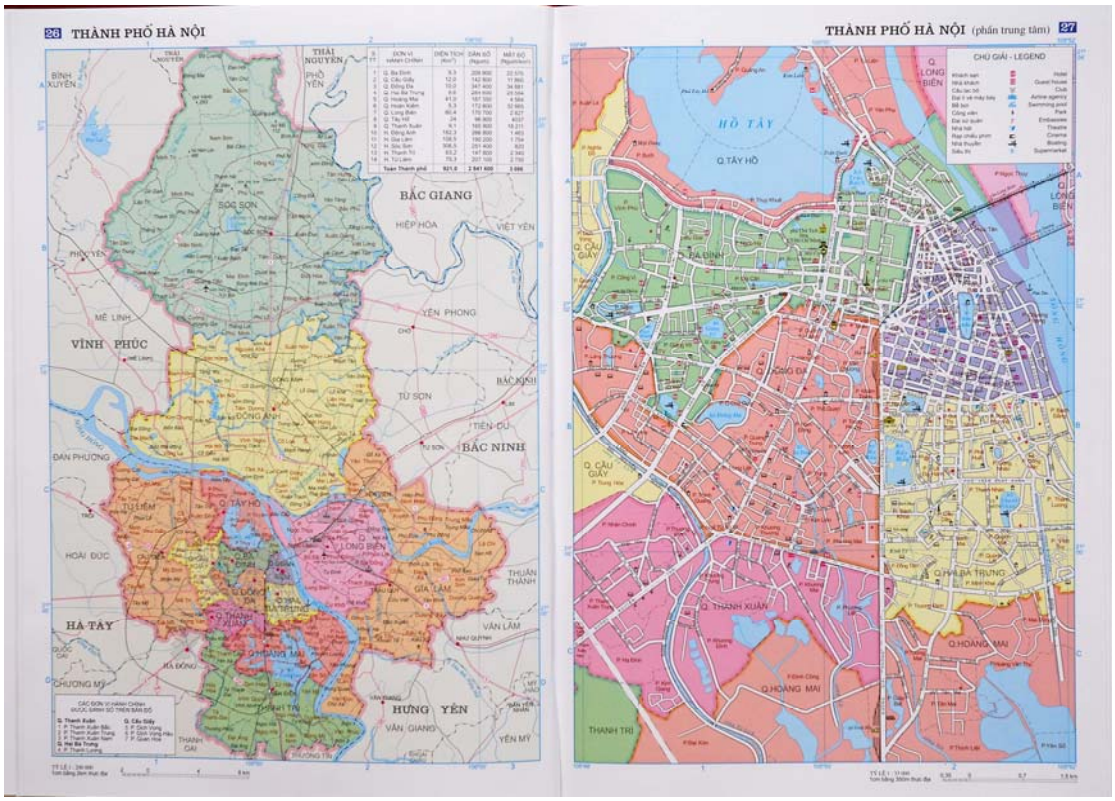


圖 2-1 河內市地圖

圖 2-2 海防地圖

一、北越地區的華人

越南地區的華人，有不少學者已投入研究，如中部的古城順化與會安，特別是華人集中的南部第一大城胡志明市。但北部地區的華人則較少被注意到，本文在此要討論的區域，主要是越南首都河內、北方大港海防、昔日海寧省的發展重鎮先安，昔日越南北方華人最多的省份北江省，清代時期越南北部對外貿易中心的興安省庸憲（Phố Hiến）、西北部山羅省的山羅市，以及兼論北越其他地區的華人。

有關北越華僑人數，根據 1924 年官方統計，北圻地區有 675 萬人，1936 年北圻地區總人口數爲 870 萬人，但未提及華僑人數。[52]1948 年北越華僑人數約有 6,5000 人。另外法國政府 1952 年 3 月 30 日，越南新聞社發表的〈越南的華僑〉，提及 1951 年越南全境華僑人數約爲 150 萬，其中北越地區約 9 萬人。1953 年據越南統計年鑑記載，當時全越華僑爲 731,415 人，而北越地區爲 57,986 人。[53]而張文和推估 1954 年之前北越地區河內、海防各地的華僑人數約有 10 萬人，1954 年政權轉移後，南遷的華僑約有五萬人，而走避港澳及柬埔寨、寮國等華僑，也將近 2 萬人，因此北越地區的華僑約仍有 3 萬人滯留。[54]1989 年越南人口普查的資料，北越地區的華人人口數則約爲 30 萬人，河內華人爲 4,015 人，海防則爲 5 萬多人，[55]雖然對於現今北部地區華人人口數的狀況未能確切掌握，但河內爲越南首都，海防則爲北方重要的港城，均爲昔日北越華人重要的聚集地，華人人數應該不在少數。

（一）河內的華人

[52] 李文雄，《越南雜記》，（堤岸：萬國公司，1948），頁 15。
[53] 張文和，《越南華僑史話》，（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5），頁 46。
[54] 張文和，《越南華僑史話》，（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5），頁 43。
[55] 顏　星、張卓梅，〈越南華人歷史與貢獻〉《文山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002 年第 14 期第 1 卷，頁 43。

河內市區的華人分布情況，2007 年筆者拜訪河內一位福建籍的華人 KZP 先生，他表示當年華人的聚落集中河內的內城區，同春市場（Chợ Đồng Xuân）是當地最大的市場，謝光現街（Phố Tạ Hiện）和鞋行街（Phố Hàng Giày）廣東人較多，帆行街（Phố Hàng Buồn）則是潮州人、廣東人及福建人都有，福建人則聚集在舊稱福建街（Phố Phúc Kiến）的懶翁街（Phố Lãn Ông）。何鴻在他所寫的〈河內華埠話今昔〉一文裡曾說到：「河內唐人街曾一度繁榮。區內店鋪林立，商店、藥材店、酒樓、戲院鱗次櫛比，足可與今天美國舊金山的中國城相媲美。」[56]從他的敘述，我們不難想見當時河內華人社區蓬勃繁榮的景象。而根據于向東的研究，帆行街（Phố Hàng Buồn）曾經有將近千人的華人住在當地。在冥街（Phố Hàng Mã）、橫街（Phố Hàng Ngang）、北藥街（Phố Thuốc Bắc）也都有華人居住於此。[57]

根據筆者的調查，河內各方言群所從事的行業也各有不同，如潮州人多從事賣布的行業，主要是做綢緞生意的買賣；福建人則專門從事藥材的買賣，現今的懶翁街是以前的福建人聚集的「福建街」，以前有很多人在此地賣中藥材，街上原來有間「傅德亨」的商號，是福建人開設的，據當地華僑表示距今至少有 50 年以上的歷史，目前仍可在牆面上見到「傅德亨」三個殘存下來的大字。目前「福建街」仍有許多人從事中藥買賣或開設中醫診所，有不少店鋪的招牌上雖寫的是中文，但經營的店家卻爲越南人。[58]這樣的現象，或許也透露出當年在河內的中藥買賣生意多爲華人（尤其是福建人）的天下，而華人奠定下藥材街的基業，即使在政權體制改變而遠離後，繁盛的景象仍在越南商家經營下繼續延續著。

至於廣東人則有的做小生意或開餐館，之前在謝現街（Phố Tạ Hiện）有一間叫做「小樂園」的飯館，是位廣東人開的廣東菜餐廳，在當時非常有名。此外，四十年代，福建籍華僑陳慶利先生曾與同鄉陳世昌、石詩振在河內市中心的商業

[56] 何　鴻，〈河內華埠話今昔〉《八桂僑刊》，2004 年第 1 期，頁 52。
[57] 于向東，〈河內歷史上的唐人街〉《東南亞縱橫》，2004 年第 7 期，頁 53。
[58] 2007 年筆者在河內福建街做調查時，見到招牌上寫中文的中藥鋪，進去詢問店家，發現他們都是不懂中文的越南人，有一間診所的醫生會講中文，卻是到中國學習中醫的越南人。他告訴筆者，以前這裡有很多華人，但後來他們「出國」了，所以現在都是越南人在經營。

區設立商號「振昌行」，並在海防設立辦事處，在南定增設分行，專門做進口貨物批發、零售以及供應法軍的食、用品，在北越華人商圈中佔有一席之地。[59]海寧省先安地區的華僑劉紹英也於 1953 年遷居河內，並在河內七畝湖開設劉紹英運輸行。[60]祖籍江西南昌的余俊民也曾在河內市中心開設全市第一家眼鏡專門店「瑞昌記公司」，在當地相當有名。[61]

何鴻也提到過去河內唐人街商業蓬勃發達，當時有名的酒樓包括：東興園、美景、超然、泗記、雪花、六國大飯店等。歷史悠久的中藥鋪則有仁壽堂、仁和堂、保生堂等。傳統特產店及南北雜貨店，如美記茶莊、金福隆、福泉安、振發等商號。而當年在河內頗具規模的廠家，則有聚隆棧醬園、福華興糖果餅乾廠、遠東電池廠、合成利皮行等。

KZP 先生還提到，以前桃行街（Phố Hàng Đào）和橫街（Phố Hàng Ngang）之間設有一個牌樓，因當時常有越南人至桃行街偷竊東西，所以華人才築了此道牌樓來做防範，越南人也因此稱牌樓橫越的這條街爲橫街。不過越南學者杜玉全卻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爲牌樓的存在，應是與當時的封建思想有關。筆者推測當時華、越居民雙方在生活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下，在相處上可能仍有一些隔閡，因而引發彼此間的衝突。

關於河內的華人社團組織，解放前包括廣東會館、福建會館及九江同鄉會，除此之外，還有一間華人興建的慈善醫院叫壽康醫院。[62]會館是華人重要的信仰中心，也是考察華人移民史的重要依據之一。河內的華人會館一如胡志明市的會館，既是鄉親們舉辦喜慶、溝通情感、處理僑務的聯誼會所，也是鄉親們的信仰中心，更是教育後輩子孫的處所。2007 年筆者曾至河內做田野調查，但並未有機會進入華人會館作進一步的研究，因此只能從外觀上粗略地觀察。福建會館從外表看起來，整體的樣貌大致上被保留得還算完整，甚至還可以清楚地看到匾額

[59] 陳慶利，《回顧來時路》，（不詳），頁 90。
[60] 廖　源，《春風秋雨》，（不詳：天美設計印刷公司承印，2006），頁 183。
[61] 余滿華，《多元文化認同》，（台北：遠流出版社，2003），頁 6。
[62] 何　鴻，〈河內華埠話今昔〉《八桂僑刊（史海鈎沉）》，2004 年第 1 期，頁 52。

上「福建會館」的字樣。至於粵東會館，由於筆者未能獲得主事者允許，無法入內一窺究竟，只能看看外觀。粵東會館的外表相較於福建會館改變比較多，牆外有許多彩繪的圖案，目前已改爲幼稚園，筆者幾次前往，只見其大門深鎖，雖然如此，但老舊而傳統的中國式屋簷和屋簷上的華麗的雕刻，仍能讓人第一眼就認出是道地的中國式建築。

河內的華人會館只有福建會館和廣東會館，這可能是因當年來到河內地區的華人是以這兩省爲主，而且各方言群在人數上或經濟能力上，可能不及胡志明市的華人龐大到可分爲好幾個幫會並且各自成立會館。從外觀看起來，粵東會館的建築本體規模比福建會館大得多，此外，福建學校就設在福建會館裡面，但廣東小學則另設於他處。這或許與當時自粵東移居河內的華僑在經濟實力和人數上比閩籍華僑略勝一籌有關。

關於會館的歷史，于向東透過福建會館內於嘉隆十六年所立的《興創錄》碑文的內容，得知該會館是於 1815 年擬議興建的。另外，在民國十五年（1936 年）設立的《重修碑記》裡，知道該會館局部區域及其所附設的福建學校於民國十四年（1935 年）時曾重新修繕，並且「建築新義地屋宇三座」。于向東並從《興創錄》立碑時間以及《重修碑記》有「始創自嘉隆十六年丁丑」的記述內容，推測福建會館落成的時間可能是 1817 年。[63]這樣推算起來這座會館至少已有一百九十多年的歷史，而閩籍華僑移居河內可能有將近兩個世紀的時間了。

至於粵東會館，在建築物內部建有天后廟及關公廟供奉天妃及關公，會館之前存有關於修建會館的石碑，如《鼎建粵東會館碑記》、《重建粵東會館碑記》、《鼎建會館簽題錄》；關公廟有《重建會館后座碑記》、《重修后座簽題錄》；而天后廟則有《重修會館碑記》、《重修捐題錄》、《重修捐報錄》。[64]從這些碑文可以知道，粵東會館與關公廟大約在嘉隆二年（1803 年）修建的，而天后廟則遲至明命元年（1820 年）才修建的，現存的粵東會館重修時間則爲 1920~1925 年間。會館

[63] 于向東，〈河內歷史上的唐人街〉《東南亞縱橫》，2004，第 7 期，頁 54。
[64] 于向東，〈河內歷史上的唐人街〉《東南亞縱橫》，2004，第 7 期，頁 54-55。

的捐款芳名錄中記載了祖籍來自順德、南海、新會、鶴山、三水、東莞、高要、陽江、海南、番禺、增城等地的華僑，其中順德與南海籍的華僑捐款人數最多，或許當時的粵籍華僑也以來自這些地方爲主。另外，于向東從《鼎建粵東會館碑記》的內容發現到，當時在河內地區的粵籍華僑，有的已在當地居住了好幾代，有些則是剛剛抵達不久，移居河內的時間先後有別。

河內地區除了有華人遺留下來的古蹟建築（福建會館和粵東會館），距離河內文化中心不遠的「白馬寺」至少有兩百年的歷史，當地一位華僑表示其建築方式具備中國風格，因此認爲這座寺廟應該也是華人的建築物。其他在當時屬於華人私有資產而小有名氣的建築物，除了如前所述的「傅德亨」中藥材商號之外，還有一間福春茶廠，爲一位洪姓福建籍華僑所有，是河內相當有名的製茶廠，主要是做福建的茶葉。1979 年中越兩國邊界爆發戰事，主人便離開河內，但如今已人去樓空，建築物雖在但人事已非。昔日華人喜歡聚集的金門戲院和東興園，也是當時著名的娛樂場所，吃喝玩樂樣樣都有。金門戲院和東興園中間還有個門可以互通，前者是一位福建籍的華人 CFR 所有，該戲院的東主即爲這位華僑的姑丈；後者則爲廣東籍華僑 TCT 所有，東興園內還附設有妓院，當時有錢的華人常來此地抽鴉片、打麻將和嫖妓，甚至也在東興園附設的酒樓辦理喜慶宴會。[65]1940 年返台後擔任越南僑務顧問小組委員兼行政秘書的陳慶利，與在河內土生土長的華裔妻子楊清信（麗珍）的婚禮，就是在東興園酒樓舉行的。[66]

東興園及金門戲院的舊址，目前已改爲河內文化中心，建築物的外觀與當年的形貌相仿，沒有多大的改變。[67]另外，昔日位於梁文干路（Phố Lương Văn Can）的 Pacific Cinema（太平洋戲院），據說以前叫做首都戲院，如今舊址一部份改爲「青年旅館」（Youngth Hotel），另一部份則改作「昇龍歌舞廳」（Thang Long Song Music and Dance Theatre）。娛樂方面的私人產業，包括金門戲院、中國戲院、仙

[65] 2007 年 2 月訪問河內 KZP 先生。
[66] 陳慶利，《回顧來時路》，（不詳：不詳，不詳），頁 26。
[67] 2007 年 2 月訪問河內 KZP 先生。

樂戲院、摩登戲院等，除了播放港片之外，也演出粵劇。[68]法屬時期，河內還有華僑成立的粵劇社[69]北越地區在 1945 年抗戰勝利後才有華僑辦的華文報紙，1954 年以前河內有華僑辦的太平洋日報，但南北分立後便停刊了。[70]

要順帶一提的是，目前河內通往嘉林（Gia Lâm）縣橫跨紅河的中心橋（Cầu Trung Tâm）橋下時鐘前的那片廣場，是當年許多青少年最喜歡約人單挑的場地，他們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Quân tử một chọi một.（君子一對一單挑）」，目前五六十歲左右道地的河內人，對於這句話都十分耳熟能詳，通常雙方的朋友都會到場觀戰，但不管戰況如何，都不會有人插手幫忙，以展現願賭服輸的君子風度。至於當時小孩的遊樂處所則有法國殖民時期由法國人開設的 Âu Chí Viên，有錢人家的孩童才能來此遊玩。從前叫做 Lê Thái Tổ，現在則改名爲兒童俱樂部（Câu Lạc Bộ Thiếu Nhi）。[71]

至於華人的教育，華人曾先後於民國元年前後設立福建、中西、國民學校，後來合併爲中華中學暨附屬小學；1934 年設立勵志學校；1939 年設立建華學校；民國三十八年 1949 年設立萃英學校。1935 年設立中華中學，該所學校設有幼稚園、小學、初中及高中部，自學齡前學校至高中都俱備齊全，但分設校區。[72]民國三十四年 1945 年日軍投降後，中華中學與福建學校合併，由中華理事會管理。但不久法軍於 1946 年 3 月重返北越地區，該校又重新分爲兩校，各自由中華粵東理事會及中華福建理事會管理。1955 年河內中華中學復校，但 1972 年該校改名爲「范鴻泰三級中學」後，河內唯一的華僑中學便走入歷史，歷時 64 年。[73]2007 年筆者前往當地作研究時，當地華僑表示，之前在會館設有福建學校和廣東學校，主要是小學部；初、高中部則設在現今安府路（Phố Yên Phụ）和北門街（Phố Cửa Bắc）及符德政街（Phố Phó Đức Chính）交界處的「中華中學」。福建學校就

[68] 何　鴻，2004〈河內華埠話今昔〉《八桂僑刊》，頁 52。
[69] 余滿華，2003《多元文化認同》，頁 252。
[70] 周勝皋，1961《越南華僑教育》，頁 191。
[71] 2007 年 2 月訪問河內 KZP 先生。
[72] 周勝皋，《越南華僑教育》，（台北：華僑出版社，1961），頁 99-100。
[73] 黃　華、盧　毅，〈追憶母校：河內中華中學〉《八桂僑刊》，2004，頁 56。

設在位於帆行街的福建會館裡，廣東學校則位在一條舊稱 Ngo Sam Cong 的街上，據稱此路名是以當時一位很有名的粵籍人士的名字來命名的。

目前福建會館已改爲紅河小學（Trường Tiểu Học Hồng Hà），仍延續百年樹人的教育事業；廣東會館則改爲一所名爲 Tuổi Thơ 的私立幼稚園（Trường Mẫu Giáo Bán Công Tuổi Thơ）。至於廣東小學則在 1960 年改爲「中華小學」，後來又改爲醫院；而「中華中學」則在 1979 年爆發中越戰爭之後就被廢除了，目前成爲商家店舖林立的地方。[74]此外，余滿華也提到，河內原有四所華文學校，包括一所幼稚園，兩所小學及一所中學。而兩所華文小學分別是是新華小學和中華小學，唯一的一所中學即爲中華中學。[75]中華小學的前身爲廣東小學，而新華小學則可能是福建小學在 1960 年之後的改稱。卜國志還提到 1960 年左右，在河內有一所專科學校「河內華僑師範學校」，[76]但文中未提及成立於何時。

當地華人子弟受教情況，有兩個關鍵時期，第一個階段是 1960 年，第二個階段爲 1970 年。1960 年以前，福建會館裡的老師都用母語福建話上課（因當時許多長輩不會說「普通話」），用的是繁體字，教材是長輩們自己編寫的；1960 年以後，老師們用普通話來教他們，用的是簡體字，使用的是老師自中國大陸帶回來的教材。[77]福建學校當時設有一位主任、一位算術老師、一位語文老師及一位歷史老師。學生則從一年級到六年級都有，並且分爲兩班，一至三年級一班，四到六年級一班。[78]余滿華也提到，1962 年她唸小學一年級時，教他們中文課的老師是以廣東話作教學語言來教導他們國語。1970 年以前華僑小學採用的是中國式的六年學制，越南小學則採用蘇聯的四年學制。但 1970 年以後，越南政府的越化政策，使得越南教育主管機構開始對華文學校進行改革，華僑小學和越南小學的學制統一爲四年制，余滿華及其姐妹便親身經歷了這樣的改變，學校裡的

[74] 2007 年 2 月訪問河內 KZP 先生。
[75] 余滿華，《多元文化認同》，（台北：遠流出版社，2003），頁 17。
[76] 卜國志，〈憶海防華僑中學〉《八桂僑史》，1998 年第 2 期，頁 14。
[77] G 先生說，「華聯會」當時挑選了一些華僑青年回中國唸師範學校，再返回越南教導華僑子弟，這些老師當中有廣東人、潮州人和福建人。
[78] 2007 年 2 月於河內訪談 KZP 先生。

教材所用的語言從中文轉爲越文，授課內容從中國轉爲以越南主體，教學語言也從華人社區共通語廣府話，改爲官方的越南語。

由上述內容我們可以發現到，北越地區的華僑學校因中國及越南的政治體制改變，以及越南政府的越化政策，而有了一些重大的改變，如教材從自編改爲由共產體制的中國政府提供，最後與越南學校使用同樣的教材；學制由國民政府時期中國式的六年制改爲蘇聯式的四年制；教學語言，也由方言母語到普通話，最後改爲越南話。此外，越南政府的越化政策，在教育方面，也對當時年輕一輩的華僑子弟的母語保存造成了很大的影響。余滿華就曾表示，即使父母堅持在家中不可說越南話，但不限定他們選擇哪種漢語方言做溝通媒介，只是大環境的改變，也影響了她的國語聽說能力。由此看來，在這樣的政策之下，即使是海外華人社區裡最強勢的廣東話仍舊逐漸被削弱勢力，甚至是全國性的共同語（「國語」或所謂的「普通話」）也不免受到影響。

方言母語的保存，在河內地區已呈現岌岌可危的情形。筆者訪問河內一位華僑時，曾向他表明自己也是閩南人，問及花甲之年的他是否還會講家鄉話，他表示之前父母都還健在時，還常常用家鄉話溝通，他們往生後已無練習的對象，因而逐漸生疏，現在已經不太會說了，但住在附近的大哥則至今仍能說得一口流利的家鄉話。至於他們兄弟姐妹之間或是與當地華僑，則是以越南話作爲主要溝通工具。1933 年出生在海陽、又曾住過河內及海防華人區的洪慧敏表示，當時她與兄弟姐妹無論在家或在華人社區，均以越南語作爲溝通語言，反而南遷後較常以廣東話作溝通語言。由此可看出，母語在河內地區，消失得十分迅速，而且母語中斷的世代相較於南越胡志明市的華人社區似乎更早，這或許與當年北越政府推行的越化政策有很大的關係。另外一個原因，可能是華人在河內的人數不及胡志明市，未能在當地形成一個獨特的語言、文化社區，進而擁有一個能使用母語的公共場域。

（二）海防的華人

北越地區的華人聚落除了集中在河內之外，靠海的大城海防市也曾是華人聚集的地方。北越地區的華人相關研究資料，相較於南方華人顯得十分的不足，但在吳寶承〈海防華僑中學沿革〉一文中曾提及清末時期海防的華人人口數：「遜清時代，海防華僑人口可六七千人…」，[79]2007 年筆者到海防做調查時，當地的華僑告訴筆者，明朝時期即有所謂的「明鄉人」移居至海防，清朝時期辛亥革命前後，也有不少人從中國來到越南。北方解放前海防華人最多曾高達七、八萬人左右，目前則大約只有三、四千人。

海防地區的華人移民至越南主要分爲陸路和海路兩條路線，陸路是由諒山進入越南，海路則是從廣東的北海、防城（當年尚未劃歸爲廣西省）搭船至海防。移入海防的華僑，最多的是來自廣東，其次爲廣西，再次爲福建，因此，當時在海防地區可聽到廣州話、潮州話、客家話、福州話和閩南話等不同方言族群的語言，不過鄉親們見面時的溝通語言則爲廣東話。[80]除此之外，當地設有江浙同鄉會，也表示除了一般人熟知道的廣、潮、閩、客、瓊五幫，應當有相當人數的江浙籍華僑定居於海防地區。

關於海防當地華人會館的歷史，當地華僑 SEf 先生則告表示，辛亥革命之前，當地即有廣東小學和福建小學，如此看來在二十世紀初期，海防地區應有相當人數的華人居住在當地，若依照華人在越南設立會館的情形來看，[81]在當時可能早已經有廣東和福建會館。而根據于向東的研究，1936 年山本達郎到海防做有關華人的田野調查，曾提及當地有一間華商會館和一間三婆廟，[82]而在當地人數排名第二的廣西人，爲何沒有成立會館？該華僑表示，這主要是因爲許多廣西人在二次大戰之後才來到海防，而且廣西有些縣份在之前是隸屬於廣東省，後來

[79] 吳寶承，〈海防華僑中學沿革〉《海防中學立校紀念特刊》，（不詳：不詳，不詳），頁 1。
[80] 2007 年 2 月訪問海防 SEF 先生。
[81] 越南華人通常先設立會館，並且奉祀神明，再以香客捐獻的香油錢成立教育機構。
[82] 于向東，〈河內歷史上的唐人街〉《東南亞縱橫》，2004 年第 7 期，頁 55。

才改隸廣西省。1978 年以後這兩間會館已轉作他用，並未被保存下來。[83]除會館之外，在「越南海防華僑中學現任校董一覽表」這份資料裡，顯示 1951 年時已成立中華理事會館，而「越南海防華僑中學校董會顧問」名單裡，也可看出當地華人社團發展蓬勃，包括設立了福建同鄉會、江浙同鄉會、潮州同鄉會、（廣東省）九江同鄉會等社團。

海防當地華人社區，主要也是集中在商業區內。位在海防市中心的李常杰街（Phố Lý Thường Kiệt），以前叫做東京街（Phố Đông Kinh）和昔日稱爲中國街（Phố Trung Quốc）的潘佩珠街（Phố Phan Bội Châu）則曾經是華人聚落集中的地區。另外據曾住海防的華僑表示，1954 年海防地區的華人多集中在東京街、華人街（可能即是「中國街」）、沙華街、橋頭街，有些街道雖然有不同的族群混居，但華人的比例仍較高，例如陳日聿（Trần Nhật Duật）街。尤其是東京街和華人街，是海防當地相當熱鬧的商業街，先安地區的名人莫始秀還曾在沙華街開設「昌薪號」柴炭欄。[84]又從越南海防華僑中學現任校董一覽表的地址資料裡，發現到許多華人的商號都設在華人街，包括王銳的「振興祥」、李捷昌的「力生行」、李錦棠的「華興」等，[85]共有四十家商號都位於此條街上，可見當時該街商業發展有非常蓬勃。

當地還有些以中國地名命名的街道如「福州街」、「廣東街」，可能之前聚集了許多福州、廣東籍的華僑，因爲在河內、胡志明市的華人社區裡也有類似的街道命名情況，如河內昔日福建人匯集的「福建街」（今懶翁街），胡志明市第五郡以往廣東人聚居的「廣東街」（今趙光復街）。客家籍的 ZXQ 先生告訴筆者，1954 年之前父親就住在李常杰街，但是 1979 年後的排華風潮，許多華僑都各奔東西，現在無論是李常杰街或是潘佩珠街幾乎都已見不到華人的蹤影。除此之外，海防當地之前還有一個叫「廣東碼頭」的地方，它就位在昔日的廣東街（Phố Quảng Đông），可能當時海防地區與中國廣東之間的船運往來應該是很頻繁，而由此移

[83] 2007 年 2 月訪問海防 SEF 先生。
[84] 廖　源，《春風秋雨》，（不詳：天美設計印刷公司承印，2006），頁 109。
[85] 吳寶承，〈海防華僑中學沿革〉《海防中學立校紀念特刊》，（不詳：不詳，不詳），頁 34。

民到北越地區的粵籍華僑可能也不在少數，因此爲碼頭作這樣的命名。

至於信仰方面，華人多信仰佛教，當時信奉基督教天主教的人較少。華人重要的信仰中心「阿婆廟」，[86]現在已改三薄市場（Chợ Tam Bạc），不過在商場內仍可見到一些未被拆除而雕刻精細的廟內樑柱，筆者詢問市場內越南籍的商家，他們表示約在二十年前政府就把該廟宇改爲商場了，但阿婆廟主體建築的地板，仍維持原來的形貌，花紋鮮麗的地磚，即使至今依然保存得十分完好，未曾做過任何改變，而阿婆廟裡原先所供俸的神像，目前已移至博物館。目前商場內仍有一處供俸神明的地方，以前爲華人供俸的神明，在華人走後則由當地越南人改供俸越南的神明，商家還表示隔年（2007 年）此處還將擴大改建。而信仰西方宗教的華人雖然比例相對較少，但華人也蓋了不少教堂，何世坤先生說這些教堂大多在法國人居住的波蘭街、沙華街，華人區較少見到。

從以上的文獻和田野調查資料可發現到，在 1978 年以前廣東會館和福建會館在海防當地至少存在將近七十年左右的歷史。而海防地區在 1954 年北方解放前，除了有廣東、福建會館外，還有華商會館、中華會館及信仰中心三婆廟（可能爲『阿婆廟』的前身），以及福建同鄉會、江浙同鄉會、潮州同鄉會、九江同鄉會等華人社團。從這些華人會館、華僑學校、信仰中心及同鄉會社團，可推知越南統一前海防地區的華人數目應是相當可觀的，而當地除了一般人熟知的閩、粵兩省的華僑之外，可能還有來自江浙地區的華僑。

海防華人和其他地區的華人一樣，在解放前從事的行業多以工商業爲主。華人從事的行業大致可分爲四類：

一、進出口貿易

進口地點主要是香港，而華僑進口貨物以茶葉和藥材（北藥）[87]爲主。但當地從事中醫的華僑大概不會超過十家。

---

[86] 粵語稱天后娘娘爲“阿婆”。

[87] 張文和，《越南華僑史話》，（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5），頁 7-8。他提到現今的越南人稱呼中藥爲「北藥」，稱中醫爲「北醫」，主要是因爲它們來自越南北方；又爲了要與「西醫」作區別，因此在越南又將「中藥」、「中醫」稱爲「東藥」、「東醫」。

二、開工廠

華僑設立的工廠包括肥皂廠、膠鞋廠、皮革廠、水泥廠等。

三、酒店餐飲業

如新亞酒店、中國酒店、大亞酒店等。

四、勞動工作

華僑在水泥廠從事勞力工作的年代，要比在碼頭當工人的年代要早一些。華僑在碼頭當工人的年代約爲四十年代左右（二次大戰之後），而且多爲廣西籍的貧苦華僑。[88]

至於娛樂方面，在海防橋頭街有「加士奴（Casino）戲院」，[89]播放的影片較多元化，有時候也有國語片；在東京街則有「大觀戲院」、古啤街則有「新光戲院」、[90]還有利舞台，利舞台除了播放電影，有時也有越南戲、廣東大戲的演出。當時戲院播出的大多爲粵語片，絕大多數是以廣東話發音的，有時候若爲了讓影片生動逼真，會以國語發音，如林黛和嚴俊擔綱演出的「翠翠」，此外也有日本片、上海片。不過，上海片很少，以國語發音，當地人還稱上海片爲「大陸片」。醫療設施方面，在波蘭街有一所華僑設立的普濟醫院。[91]文教方面，除了僑校外，當地還有一家「剛峯日報」社，[92]根據周勝皋的《越南華僑教育》的記載，海防在 1954 年南北越分裂前，除了剛峰日報，還有中山日報、商訊日刊等華文報紙。[93]

至於有關海防當地的華人教育情況， 1910 年譚質均在沙華街創辦了時習小學（爲華僑中學暨附屬小學之前身）； 1913 年僑英學校成立；1919 年廣東東莞、寶安兩縣的華僑在東京街創設東安學校； 1923 年譚質均之子譚與蒼創辦慕潔女

[88] 2007 年 2 月訪問海防 SEF 先生。
[89] 廖　源，《春風秋雨》，（不詳：天美設計印刷公司承印，2006），頁 143。
[90] 不詳，〈越南海防華僑中學現任校董一覽表〉《海防中學立校紀念特刊》，（不詳：不詳，不詳），頁 35。
[91] 周勝皋，《越南華僑教育》，（台北：華僑出版社，1961），頁 98。
[92] 不詳，〈越南海防華僑中學現任校董一覽表〉《海防中學立校紀念特刊》，（不詳：不詳，不詳），頁 35。
[93] 周勝皋 1961《越南華僑教育》（台北：華僑出版社，1961）p191。

子小學，分初、高兩級； 1927 年時習與慕潔小學合併爲時習小學，並且開創男女同校的新風氣。1929 年該校又增設幼稚園； 1935 年在東京街成立海防華僑中學，由僑英學校與時習小學合併改組而成，同時設有小學部和中學部。至 1955 年南北越分立時，海防華僑中學已設有幼稚園、小學、初中、高中各階段的學校。此外，還設有懿英女校。[94]

1954 年北方解放之前，海防有廣東小學、福建小學以及華僑中學，小學部分以母語作爲教學語言，中學部分則以廣東話或國語爲教學語言。如果華僑經濟狀況不佳，也可以選擇民眾夜校或是就讀僑英小學，學校有董事會提供獎學金給華僑子弟。海防的華僑中學辦學相當有名，當時甚至有香港地區的華人子弟選擇來此就讀。[95]當時的海防華僑中學，不但學制齊全（從幼稚園到高中），而且硬體設備周全、師資優秀，同時也是當時海防地區中、越文學校中唯一全日制學制的學校，但 1967 年海防華僑中學改爲「團結中學」，[96]海防華僑中學至此也成爲歷史了。據 SEF 先生陳述，民國以前海防地區的學校爲傳統式的學堂，使用的也是傳統的舊教材如三字經等，民國以後才採用新式教材。早期的教材是從廣東省或香港買進來的，1949 年~1954 年由台灣的僑委會提供，1954 年以後教材則來自中國。除了海防地區有僑校教育華僑子弟外，在海防外海的婆灣島（Đảo Cát Bà）亦設有僑校，祖籍廣西北海市蜑家人的 ZJX 先生表示，他在當地出生並且曾在當地的華僑小學就讀，當時學校的老師是用廣東話來教導中文。

1954 年法國在奠邊府戰役失敗後，越南形成南北分裂的情況，當時中國政府和台灣政府都曾至海防接年輕的華僑子弟回國唸書，但當地的華僑子弟大多選擇回中國唸書。至於有意願回台的華僑子弟，則可至海防領事館或各個僑校登記，並且取得中華民國國籍證後便可返台升學。L 先生說當時政府在 1954 年 9 月到 10 月之間，曾先後派四架飛機、分四次接運僑生回國，當時是在海防的「吉比軍用機場」搭乘軍機返台，爲了安全起見，選擇在凌晨起飛，中間又在香港停

[94] 周勝皋 1961《越南華僑教育》，（台北：華僑出版社，1961），頁 98 頁。
[95] 2007 年 2 月訪問海防 SEF 先生。
[96] 卜國志，〈憶海防華僑中學〉《八桂僑史》，1998 年第 2 期，頁 14。

留，約歷經 12 個小時最後在台北松山機場降落。當時自北越來台升學的學生約有 130 多人，抵達台灣之後，先在僑光堂住幾天，而後男學生被安頓到建國中學，女學生則分配至北一女，當時來台女學生人數較少，約有 19 名女學生後來至北一女就讀。

在海防地區的華人社團，除了會館之外，解放前當地曾有宗親會，但解放後這些組織也一個個被解散了。另外，阿婆廟內還有一個「華聯會」的組織，是在解放之後成立的。[97]北越地區原有的華僑社會組織，在 1954 年以後已經被瓦解，北越政府成立的「華聯會」（華僑聯合會）只能執行國家的政策，不再能代表華人社區發言。[98]

解放前後越南政府對於華人社團組織，顯然採取的態度是非常不同。1975 年南方解放後，胡志明市的華人會館和宗親會除了被政府沒收充公之外，活動也被禁止，但 1989 年後政府允許他們恢復運作。至今，各會館都正常運作如昔，而宗親會的組織隨著政府政策的改變又再度活絡起來。甚至，在 1989 年 5 月胡志明市當地政府允許「復組」後的崇正會館恢復運作，2001 年起又交付會館教導後生學習母語，並從 2002 年暑假開始實施，母語教育也再度被重視。[99]但反觀北越地區，海防的華人宗親會組織已經被解散，而河內地區的華人會館已改作他用，華人也早已四散，徒留歷史建築令人憑弔。至於華文教育，似乎也未給予當地華人重起爐灶、延續文化薪傳的機會，若想要學習中文除了進入當地的外語大學或坊間的語文補習班之外，只有返回中國大陸一途。這或許與 1954 年越法戰爭、1975 年至 1979 年間越南統一及中越戰爭所引爆的排華風潮，促使大批華人南撤、返鄉或遷往第三國有關。根據廖源的估算 1954 年日內瓦合約簽訂後，光是先安一個縣份，南撤的人數就有三萬人（含越人及華人）。這可能使得北越地區華僑人數銳減而且更加分散，因此即使在日後南北越統一的局勢抵定後，仍

[97] 2007 年 2 月訪問海防 SEF 先生。
[98] 余滿華，《多元文化認同》，（台北：遠流出版社，2003），頁 124。
[99] 蕭新煌、張維安、范振乾、林開忠、李美賢、張翰璧：〈東南亞的客家會館－歷史功能的探討〉，《亞太研究論壇》，2005 年第 28 期，頁 209-211。

未再恢復這些華僑社團組織，華僑的華文教育也未被當局再度重視。

圖 2-3 廣寧省地圖

（三）海寧省的華人

除了河內和海防這兩大城市之外，法屬時期的海寧省也是華人聚集的一個省份，其中先安州（現爲先安市鎮）曾是海寧省積極發展的軍事重鎮，雲屯（Vân Đồn）縣則曾爲華商在北越地區的重要據點，16 世紀中期華商在越南最重要的貿易港口，也是越南政府對華商開放的第一個北方港口，更是 14 世紀中葉至黎朝前期越南對外主要的貿易中心及商港。[100]

海寧省（今廣寧省）原屬於中國的領土，中法戰爭後兩國於 1885 年簽訂了天津協定，以明崙江（即北崙江）爲界，明崙江以北屬中國領土，明崙江以南則歸越南所有，因此原本居住在當地以及後來因戰亂而來到此地的華人，便順理成

[100] 閆彩琴，《17 世紀中期至 19 世紀初越南華商研究－1640~1802》，廈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頁 27。

章地成爲越南公民。此外，有些人因家鄉謀生不易，而一路南遷至海寧省。還有一部份的人，在太平天國崩解後，爲了躲避清朝政府的迫害而遷居至海寧地區。當時的法國殖民政府以職業作爲依據，命名當地那些從事農耕工作原是來自中越邊界而願意入越籍的兩廣的居民爲「儂族」人，[101]用以區別不願入越籍而依然保有中國國籍的華僑。法屬時期在越南的華僑，仍然可以保留中國籍的身份，只不過必須每年付出高額的身份稅金，才能領到邦紙（華僑身分證），若無法繳納則將被遣返回中國。若願意入越南籍，則僅需繳納少許的稅，即可領到身稅祇（越籍身分證）。因此，登記華僑人數，並發給證件，也成爲當時幫長的業務之一。

先安爲海寧省轄下的一個縣份，開埠之初稱爲「新街」，法國和日本殖民時期稱爲「先安州」，自治時期則稱爲「先安縣」，1954 年解放後改稱先安市鎮，解放後海寧省府還曾一度遷至先安辦公。1957 年 4 月越南政府把廣安省和海寧合併改稱廣寧省，先安便從此隸屬廣寧省，並改稱爲先安市鎮。[102]先安因地勢上的優勢，適合做爲軍事重鎮，因而在法屬時期被法國選定爲重點開發地區。當時因爲中國境內欽州、防城起義失敗，再加上法國建設先安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因此有不少華人湧入越南尋求安身立命之地。廖源認爲，中國國內的政局不安和其他政治因素，也是促使大批華人自中國移入越南先安地區的重要原因，包括 1937 年中日開戰後遷徙入越，1946 年末追隨黃亞生至越南先安，以及 1949 年國共內戰遷入先安。

有關先安地區的華人史，從可人所作的〈先安史略〉可以一窺究竟：

綠水青山毓秀奇，先安史蹟少人知。

前賢避亂離中土，輾轉南來另立基。

曾歷反清伸義幟，又經抗法舉玄旗。

田園易轍人情改，事過境遷民俗卑。

[101] 廖源，《春風秋雨》，（不詳：天美設計印刷公司承印，2006），頁 57。
[102] 廖源，《春風秋雨》，（不詳：天美設計印刷公司承印，2006），頁 84。

父老鄉賢興孔學，門牆桃李賴榮滋。

青年飽食明忠孝，抗日捐軀勇馳騁。

日寇侵華經戰敗，海寧法統農區代。

奠邊一戰殖民衰，協並儂邦西貢退。

七五越南宣統一，越中友誼相違拂。

陰萌罷斥趕華人，政庶工農皆逐黜。

七八年初迫內移，鄉親四散各紛披。

雲山遠隔空回首，對月低頭枉夜思。

幸有南加連絡處，躬臨電訊可諮詢。

一鱗半爪前塵跡，擬作先安史略詩。[103]

由上述內容可發現到，先安是華僑在中國政局混亂時的避難所之一，曾歷經過多次的戰亂，如反清、抗法、抗日、抗越盟等。越南抗日十七烈士中，陳樹泰（先安地區首任幫長）、張光興、廖富泉、嚴奇生（海寧省道台兼二品朝議大夫嚴秩彩的後裔）等四人是先安人，他們愛鄉愛國的情操，在越南近代史上寫下可歌可泣的一頁。1954 年南北越分立，先安華人又南撤至西貢，1975 年越南統一後，排華風潮漸起，加上 1978 年中國對越南發動「懲越戰爭」，排華風潮更形激烈，使得華人爲了保命而不得不四散奔逃。先安人顛沛流離的命運，事實上即是近代越南華人血淚史的縮影。

先安地區的華人主要從事的行業爲洋行買辦，我們可以從當時流行一句話裡一窺端倪：「竹山出船主，先安出買辦。」除此之外，有些人從事生意買賣，從事船運業務，從事紡織業、林業等等。當時有些較有名的商號，如紡織業的李怡隆和亨泰；製紙業有馮祥的恆和，從事餐飲業而在當地頗有名氣的，如廖源、張玉壽、嚴國寶合資開設的「維多利餐室」。當地從事林業經營有成的主要有嚴俊寬、莫賢之、劉紹英。先安當地的商人，其中以楊振南所經營的事業最爲多元，

[103] 廖　源，《春風秋雨》，（不詳：天美設計印刷公司承印，2006），頁 86。

除了繼承父親開設的三合隆辦館，經營法國罐頭酒水，及法國軍隊的日用品，還研發法國人喜歡吃的食品，另外還創辦了一間碾米廠、一間陶瓷廠以及和馮恆和合資設立一間可容納數百人觀眾的電影院，電影院的剩餘電力還可供應許多家庭使用。先安地區靠海便於運輸，地理上佔有優勢，當地又有豐富的天然資源，加上受到法國政府的青睞，作爲開發重鎮，這些都是促使先安地區的工商業蓬勃發展的重要因素。

有華人的地方，通常都會有會館，先安也不例外。先安會館的建築分爲前後兩座，前座曾做爲華僑學校的教室，後座則是供俸各神明的所在，主要供俸的神明是關帝君。一般會館的經費來源，有一部分是來自信眾奉獻的香油錢，但先安會館較特殊的地方是，會館內備有喜事、喪事所需的用具，華僑租借完之後，會包一個紅包，當作是捐贈會館的經費。也由此可看出當地的會館與華僑的日常生活互動是非常緊密的。

先安地區先後成立了華僑學校（中法學校）、法農小學及法農中學等學校。事實上，華僑子弟的教育，一開始發展得並不順利，最初是由地方上的父老開設私塾教育子弟，如馮恆和在背後街，李文初在教堂街，馮達明、陸文芳在洞華街各自開辦所私塾教導學生，而胡超民在 Con Chim 開辦一間學塾，教育在地的後生晚輩。1933 年馮恆和在李怡隆織造廠樓上開辦學校，採用的是新式教材白話文體，並將學生分爲四班，有音樂及算術等課程，算是當時較具完整規模的學校。華僑學校直至 1935 年才正式成立，當時該校對法國政府稱“中法學校”（Ecole Franco Chinoise），採用的是新學制，使用的教科書則是向國內購買，採用複式班教授，學生分一至六年班，學科、術科兼具。1938 年會館因故不能使用，華僑小學遷至李怡隆織布廠樓上，1939 年又將學校遷至他處，但直至 1943 年才興建一所華僑小學。[104]1946 年雖有戰亂的關係，但當地的年輕人擔任義務教師，使先安子弟的教育不因戰亂而中斷。

1946 年法國政府在越北成立海寧儂人自治區，並由黃亞生擔任區長，當年

[104] 廖　源，《春風秋雨》，（不詳：天美印刷公司承印，2006）頁 26-28。

即成立法農小學，1949 年又成立海寧法農中學，並以先安會館爲校址。在先安地區是文、越文及中文三種文字並行，行政機構與法國政府往來的文件用法文，司法方面用越文，對民眾則用中文。但學校則爲中、法雙語並行，[105]可看出當時先安地區已是個使用多語言的地區了。至於先安當地的娛樂活動，則有楊振南與馮恆和兩人合作成立的戲院，選映的影片主要是廣東片爲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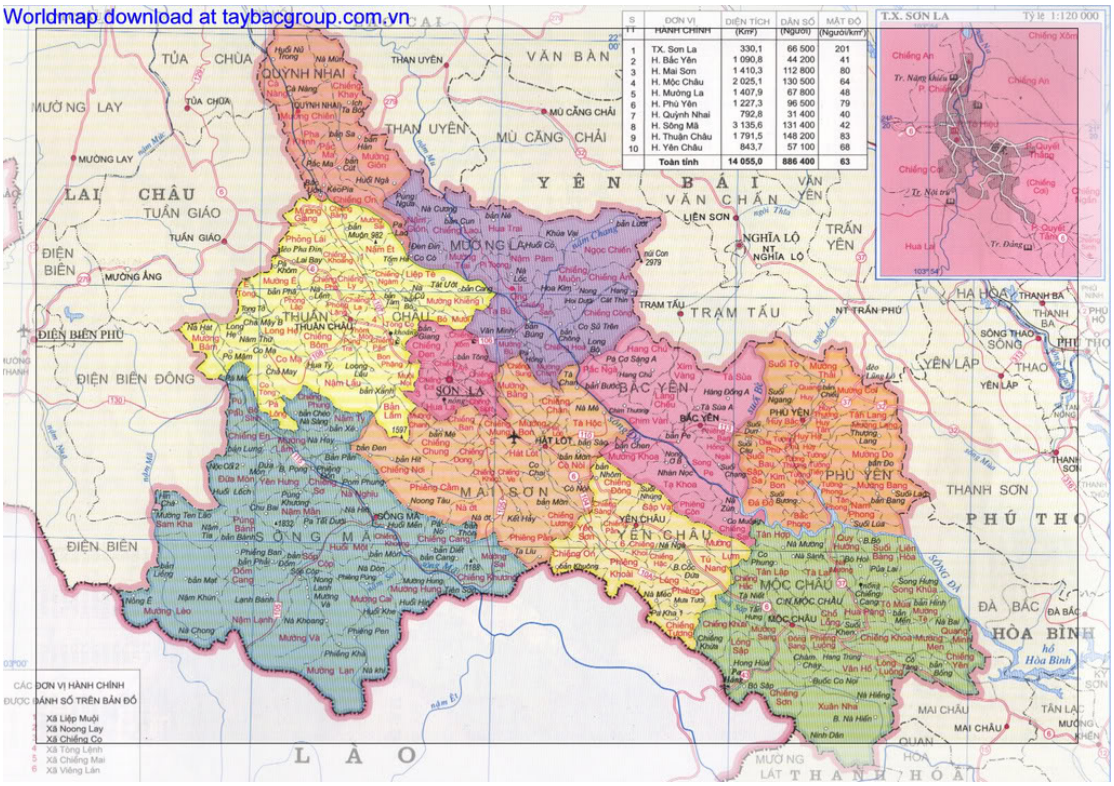


圖 2-4 山羅省地圖

（四）山羅省的華人

相較於居住在北越地區大城市的河內或海防的華人，位於越南西北部山羅省（Sơn La）地區的華人，大概更較少爲人所知。

[105] 廖源，《春風秋雨》，（不詳：天美設計印刷公司承印，2006），頁 72。

山羅省（Sơn La）位於越南西北地區，與寮國相鄰。山羅省省會山羅市位於南拉河（Nam La）南岸，「南拉」是當地的黑傣語（即 Thái-đen，即黑擺夷族），當地爲黑傣族的居住地，華人所佔的人數不並多約有 120 戶，主要集中在環繞市場的淨黎街（Phố Chèng Lề）和僑民俗稱的「上高街」，而移居當地的僑民至少有四代了，他們多來自廣東（客籍人士）、廣西（博白、思樂等縣）及雲南省，但主要以廣西爲主。這些移民中有些是在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太平天國運動失敗後跟隨劉永福軍隊進入越南而留在當地的，如山羅當地的耆老黃有利即爲其後裔。

當地有中華會館，[106]也設有幫長管理華僑事務，幫會後來改爲理事會，幫長則改爲理事長。一如其他地區的華人會館，當地的會館除了作爲僑民聚會的場所外，也設有學堂教育下一代，廟宇則是人們慰藉心靈的信仰中心。當地華僑子弟的教育，起初是在當地父老設立的私塾或在會館教授子弟，後於 1950 年成立了「義培學校」。[107]當時學校的設備還是相當克難，但華僑對於下一代的教育卻仍然十分地積極。可惜的是，1952 年左右，越盟的勢力不斷擴大，後來攻佔整個山羅省，華人爲了避免捲入戰事，因而不少人離開當地前往河內避難，無形中義培學校也等同廢校一般。

華人在當地從事的經濟活動主要還是以小手工、小生意爲主，市中心設有「大街市」（即市場），提供給當地居民做交易買賣，但其交易方式較特別類似趕集，而且是採取以物易物的方式來進行。另外，有些家境較清寒的華僑從事糕餅甜點製作，也有一些華僑從事理髮、裁縫、屠宰等行業。至於知識程度較高者，則經營進口業務。此外，還有一部份的華僑，則從事高利潤的鴉片買賣生意，而主要交易的對象，則是當地種植鴉片的苗族人，因苗族人喜愛佩帶銀器以彰顯身分，白銀因此成爲交易鴉片的貨幣。法國政府除了允許華人從事白銀和鴉片買賣的生意，還允許華人開設賭場，但有規模和時間上的限制。至於娛樂活動則是具遊戲

106 當地華人會館設置地點不同於都會區的會館，是設於私人住所。據當地華僑秦富業先生表示，當年是設在秦漢成先生的家中。

107 秦志森，《萬里萍蹤－記越南山羅市華僑一生的厄運》，（不詳：不詳，不詳），頁 3。

性的賭博活動的「花會」(亦稱「字花」)。

山羅地區的華僑，因政治的因素，生活上一直處於相當不穩定的情況。1952 年越盟（Việt Minh，前身爲「越南獨立同盟會」）勢力日漸壯大，山羅省失守後，許多華僑逃難至河內，有一部份投靠在當地的親友，無親友者則被法國政府安排集中住在粉行街（Phố Hàng Bột）的某座大樓中。另外有一部份的人則選擇移居蒙陽（Mường Dương），以及錦普（Cẩm Phả）一帶。[108]至 1954 年越法戰爭後，由胡志明所領導的越盟接手統治北越地區，山羅地區的華人，則再次遷往他處。一部分華僑和擺夷人（傣族）搭乘軍機前往寮國川壙省；另一部份則滯留在山羅和河內地區。

遷往寮國後的山羅華人，仍是命運多舛，寮國的政局動盪不安，讓他們不斷地顛沛流離。1954 年自河內前至寮國川壙省後，透過僑領秦岐玉及川壙省省長的協助建立「華僑新村」，讓他們有個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但 1959 年寮國政治情勢有變，寮共在越共的支持下，佔領了寮國北部地區，山羅華僑又遷徙至寮國首都永珍。透過黃奇英請求當地客屬幫長何公謀的協助，在隴西耐（Long Si Noi）興建「華僑新村」。但另外有一部分華僑爲了方便謀生，遷移至偏遠的潘虹（Phone Hong）、申通（Sam Thong）、廊淨（Long Chieng）等地。1975 年南北越統一之後，寮共掌握了統治權，華僑又再度撤離，他們越過泰寮邊界至泰國北部的廊開府（Nong Khai），有些人則住進難民營，等候移居第三國。他們當中有一部份的人移居台灣，一批移居法國，另一批則前往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109]

至於滯留在山羅和河內的山羅華人，在 1979 年越南爲了報復中國「懲罰」越南於 1978 年入侵柬埔寨所發動的中越戰爭，掀起排華運動後，在中國政府的溫情宣傳攻勢下，經由陸路方式分兩條路線返回中國：一從老街（Lào Cai）越過紅河進入雲南河口；一從諒山（Lạng Sơn）的同登（Đồng Đăng）進入廣西。但不斷湧入的「返鄉潮」，對於剛剛結束文化大革命的中國政府是個沉重的負擔，

[108] 秦志森，《萬里萍蹤－記越南山羅市華僑一生的厄運》，（不詳：不詳，不詳）。頁 11。
[109] 秦志森，《萬里萍蹤－記越南山羅市華僑一生的厄運》，（不詳：不詳，不詳）。頁 13-14。

對於後來自越南返國的華僑，態度也轉爲冷淡，並將之安排至國營農場參與勞動生產。這正好可印證筆者於 2007 年在河內作調查時，當地華僑 G 先生告訴筆者越南排華時期，許多華人返鄉並不受到中國政府歡迎的情形。而這樣的待遇讓山羅華人再次冒險僞裝成越南難民偷渡至香港，住進當地難民營，再由已遷居至歐美地區的親友申請前往當地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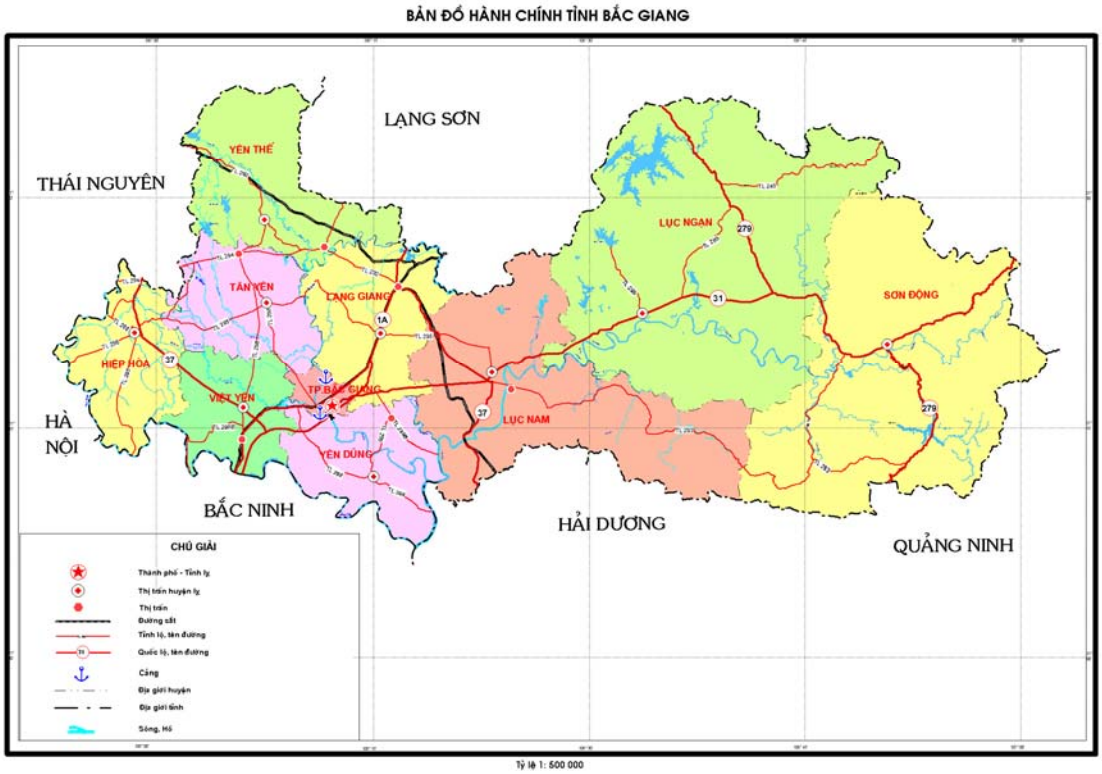


圖 2-5 北江省地圖

（五）北江省的華人

北江省南與首都河內、北寧省、海陽省銜接，東南與廣寧省相連，北鄰諒山省，西北與太原省接壤。北江雖距離首都河內不算太遠，但學者們研究北越地區華人多半還是將焦點集中在大型都市的河內和海防，因此北江省的華人對國內研究越南華人的學者而言，也算是較爲陌生的區域。

根據越南學者 Phạm Đăng Hiến（范登憲）的研究，北江是越南北部華人最多的省份，人口大約兩萬人，在該省十個縣市中全都有華人，但是他們所居住的區域集中在河流的中游和山區，他們居住的縣份主要是陸南（Lục Nam）、陸雁（Lục Ngạn）、和山洞（Sơn Động），這三個縣佔了北江省 95%的華人，而其中以陸雁縣的華人最多，該縣有 2,257 戶人家，其中華人就有 13,176 人，佔北江省 62.5%的華人，可算是北江省華人最具代表性的聚落。該省的華人多來自廣東、廣西和福建省，當地的同谷鄉同谷村有 760 個華人，佔全鄉總人口數的 16.5%，還有一個以福建爲名的華人村落。[110]

當地的華人一如其他地區的華人，在不同時期來北江省定居，因此在當地形成華人聚落。當地華人表示，大部分的華人約在 19 世紀下半葉來此定居，他們自祖先來此地生活至今已有六、七代了。Phạm Đăng Hiến 推測，他們可能是 19 世紀間太平天國瓦解後，爲了躲避清廷迫害而逃難至當地的華人。陸南（Lục Nam）、陸雁（Lục Ngạn）、和山洞（Sơn Động）這三個縣的一些華人表示，陸雁地區的華人說著不同的語言，有的區說 Ngái 話，有的區講客家話，有的區說 Pạvà 話，[111]這可能與他們的來源地多元化以及在先後不同的時間來到此地有關係，他們從中國不同省份的家鄉來到陸雁，但仍保持自己原來的語言。

住在新光鄉、新華鄉及同谷鄉同谷區鄉鎮的華人都講 Ngái 話，當地華人自稱是「華人」（Người Hoa），也自稱是「涯人」（Người Ngái），在行政上的官方語言，他們也被稱爲「華人」，但是日常生活上，大家（包括華人本身）也都稱他們爲「Ngái」。Phạm Đăng Hiến 表示，對於「Ngái」這個稱呼許多人並不了解其真正的起源，但知道這是越人或其他族群的人用來稱呼這裏的華人的一個音詞，他猜測「Ngái」這個音，也許是依據「漢越音」的發音 ngã（我）或廣東話 ngỏ（我）。根據 1978 年在河內社會科學（KHXH）出版社出版的《越南的少數民族》（*Các dân tộc ít người ở Việt Nam*）一書的作者的研究，這些至越南定居的

[110] Phạm Đăng Hiến,"*Lược Về Người Hoa Ở Huyện Lục Ngạn Tỉ nh Bắc Giang（Báo Cáo điền đã tháng 12.2000）"* ,Hà N ội, 2001, p.3。

[111] 筆者推測 Pạvà 可能爲廣府話音系的「白話」。

「華涯」（Hoa Ngái）是歷史最悠久的族群。在同谷鄉 100%的華人會說普通話，同時全鄉 760 個華人中只有 12 個人會中國字，其中法師佔了多數。[112]

北江省陸雁縣的華人聚落，多喜歡建築在高山的山腳下或斜度 15°的山腳下。他們的居住型態也很有特色，他們通常以 15 至 20 戶爲一個單位，聚集成一個群落，而每一個群落的住戶他們內部之間都有親屬或血緣關係，而每一戶人家可能包含 2 至 4 代。有一些村莊是由幾個或 10 個華人的群落而組成的，家庭的戶數從數十戶到數百戶都有。以前華人村裡的華人與其他民族隔離而獨立成聚落，但最近幾年有許多改變。有些村落一直以來只有華人居住，現在已經有一些其他的民族移入。雖然如此，那些村裡的的華人家庭還是佔多數。目前居住的狀況顯示，在許多有華人的村落，這類型混居的村落才剛開始沒多久。在 2000 年新華鄉的 Vặt Ngòi 村 97 戶人家中有 95 戶是華人：同谷鄉 Ao Mít 村 49 戶人家中有 47 戶是華人。在以前的華人村落中，通常幾十戶人家匯聚成幾個群落，群落內的家庭彼此有親屬或血緣關係。

陸雁縣的華人多在山腳下的農田種植水稻，也會在較低的山腰處種植樹薯和甘蔗，而且他們的房子通常會建在離他們的農田不遠的地方。此外，他們蓋房子的時候也會請人來合八字（xem số）、選擇房子的方位，幾十年前有些地方如新立鄉（Tân Lạp）仍然有一些以四方形密實地圈圍住的四合院，四合院內有三五個小家庭共同生活，他們是兩三代同堂的家族。依據新光鄉塔由（Thác Do）村裡一位通訊員陳祥城（Trần Xường Thành）的敘述，其中類似這樣的房子至 1960 年代末依然還存在。

（六）興安的華人

分布於北部地區的華人，除了上述地區外，在清朝時期曾爲北越華僑商業中

[112] Phạm Đăng Hiến,"*Lược Về Người Hoa Ở Huyện Lục Ngạn Tỉ nh Bắc Giang（Báo Cáo điền đã tháng 12.2000）"* ,Hà N ội, 2001, p.2-3。

心，僅次於河內的第二大商城的興安省（Hưng Yên）庸憲（Phố Hiến），也已經被許多人遺忘了。興安省（Hưng Yên）地處首都河內與港城海防市之間，該省的庸憲（Phố Hiến）在當時所居處的地位，當地人有句話是這樣說的：「Thứ nhất Kinh kỳ, thứ nhì phố Hiến.（第一京畿，第二庸憲）」，[113]從這句話我們不難明白庸憲當時在北越地區是個佔有舉足輕重的城市。張文和在《越南華僑史話》也曾提到清代時期位於興安府北方的憲舖，[114]又名憲南，也叫憲客，爲華人商賈群聚之地，當地有數十條街道，而其中以名爲「天朝街」的唐人街最爲有名。[115]同時在興安舊市區裡所遺留下來的中國建築物如興安會館、天后宮等，可看出當年的盛況，由此可推估出當年華僑在當地的人口必定也相當可觀，只是隨著環境的變遷以及族群的融合等因素，興安市華人社區過去的繁華景象也逐漸褪去。在興安舊市區附近還有一座越南人稱爲「母寺(Đền Mẫu)」的宋朝楊天后廟，也是明末華人移居興安的重要跡証，該廟宇是紀念宋南宋度宗的妃子，也是帝昺的生母楊太后（Dương Thiên Hậu），據稱是南宋滅亡後潰敗入興安庸憲的宋朝遺民所興建的。[116]

（七）北越其他地區的華人

根據日本學者山本達郎曾在 1936 年至河內考察時曾拿到一本《福建會館天后宮天后聖母救苦真經》，內容刊載了民國十四年、十五年重修會館的捐款者芳名錄中，也可看出當時在北越其他地區如越池（Việt Trì）、山西（Sơn Tây）、南定（Nam Định）、宜安（Nghệ An）、諒山（Lạng Sơn）、塔球、北寧（Bắc Ninh）、前涪、安沛（Yên Bái）、永安、府瑞、宣光（Tuyên Quang）、太源（Thái Nguyên ）、興化（Hưng Hóa）、粵頭、清化（Thanh Hóa）、后村、老街（Lào Cai）等地都有

[113] 轉引自楊聰榮，〈以兩個越南客家家族談越南華人的記憶與遺忘〉，（東南亞研究研討會，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2006.4.28），頁 3。
[114] 應即是庸憲(Phố Hiến)，只是翻譯上語序的不同。
[115] 張文和，《越南華僑史話》，（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5），頁 36。
[116] 楊聰榮，〈以兩個客家家族談越南華人的記憶與遺忘〉（東南亞研究研討會，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2006.4.28），頁 6。

華人的蹤跡。[117]此外，余滿華也提到：「一九七七年初，越南方面開始在北部邊境省份驅趕早年從中國遷移定居越南的邊民，十一又開始驅趕位在黃連山、萊州、山羅三省的華僑。特別是從一九七七年四月初以來，越南方面變本加厲，驅趕華僑的範圍以擴展到河內、海防、河南等地。」而在周勝皋的《越南華僑教育》一書中記載，在北越地區的海寧省（今廣寧省）之硿街市、萊州省之萊州市、南定省之南定市、老街省之老街市、諒山省之駈騾市及宮門市、海陽省（Hải Dương）之海陽市均設有僑校。[118]吳鈞的《越南歷史》一書也提到，後黎朝時期在北越的宣光、興化、太原及諒山等地有許多開採金屬的礦場，鄭棡主政時期有不少華人礦工至當地採礦，較大規模的礦場甚至有超過萬人以上的華工。[119]因此黃連山、河南省以及北越這些僑校所在地，以及宣光、興化、太原及諒山等地應該也有不少的華人。

二、中越地區的華人

不少學者在研究越南華人時，多將焦點放在華人集中的胡志明市，事實上越南中部地區，過去其實也曾是華人匯集之處，但筆者查閱一些相關的文獻，如周勝皋的《越南華僑教育》、[120]張文和的《越南華僑史話》[121]、李文雄的《越南雜記》[122]等，不是未提及華僑佔越南人口數的比例，就是發現中越地區的華僑佔越南全境華僑人數最少。根據文獻資料的記載，1936 年中越地區的華僑推估約有 11,000 人，1953 年據越南統計年鑑記載，中越地區的華僑約 53,000 人，1962 年根據僑委會發表的統計資料，中越地區的華僑，有 30,878 人。中部各省華僑分

[117] 于向東，〈河內歷史上的唐人街〉《東南亞縱橫》，2004 年第 7 期，頁 54。地名的越文爲筆者查證後所加，因所引用的原文未附越文，但部分爲舊地名，無法從中文翻譯反推回越文原文，故部分地名僅保留中文原文。
[118] 周勝皋，《越南華僑教育》，（台北：華僑出版社，1961），頁 100。
[119] 吳　鈞，《越南歷史》，（台北：自由僑聲社，1998），頁 161。
[120] 周勝皋，《越南華僑教育》，（台北：華僑出版社，1961）。
[121] 張文和，《越南華僑史》，（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5）。
[122] 李文雄：《越南雜記》，（堤岸：萬國圖書公司，1948 年）。

布情形如下：

表 2-1 中越地區華僑人口數

地區	華僑人數	（保留國籍）華僑人數
廣治省	380	7
承天順化市	1,800	29
峴港市	5,000	60
廣南會安市	1,850	0
三岐市	820	0
廣義省	1,580	5
平安歸仁市	4,200	3
富安綏和市	1,650	6
慶和寧和市	1,300	0
芽莊市	3,200	10
寧順藩郎市	1,450	0
平順藩切市	5,000	14
宣往大叻市	1,680	1
林同夷美市	129	0
春祿市	240	0
達樂邦美蜀	1,800	0
百里居	320	2
崑嵩省	130	0

＊引用自張文和《越南華僑史話》第 54-55 頁資料，經筆者加以整理。

若加上自北越南撤至潼毛、從義、藩郎、藩里等地的儂族人，中越地區華僑人數

十萬以上。[123]但是，由中越地區如順化、會安、峴港幾個重要的華人據點來看，華人應該不至於過少，尤其會安地區曾是中越地區重要的中國城，十七世紀時華商在所有至越南經商的外商中佔的人數最多，蔡蘭廷在其所著的《海南雜著》中，1835 年（越南明命 15 年道光年 15 年）12 月 22 日的日記裡寫道：「去省城二十里會安舖（中國人最多）」，[124]。之所以在人數統計上顯得落差如此大，或許與越南戰亂頻仍，社會局勢動盪不安有相當關係，此外，如楊聰榮在調查北越興安與中越會安客家族群的遷移史時，也發現到歷史記憶的遺忘，使得中越的華人成爲隱藏的黑數，再加上政策上及大環境下的自然「越化」，或許也是中越華人「消失」的重要因素。

（一）廣南省會安的華人

雖然中越地區的華人，一向在全越華人人口統計數字上敬陪末座，但此區華人的成就在越南歷史上卻曾經大放異彩，中部的皇城順化、古都會安及重要軍事港口峴港，都曾有華人遺留的足跡。越南中部古城會安，是中越地區華人重要的根據地，葡萄牙船員稱之爲 Fai Foo，Foo 是從越文的「Phố」轉譯而來的，中文意思是「舖」也就是「大街」之意，是越中地區貿易相當發達的城市。[125]

明朝末年有許多自中國來到越南避難或從事反清復明救國大業的遺民，成明香人」，並在越南朝廷的許可下成立了「明香社」。根據會安一塊叫「萃仙堂碑」的華人古石碑上的記載，該祠堂奉祀魏、莊、吳、邵、許、伍等十位明朝老臣，他們是浙江籍和福建籍的華僑，因避亂而來到會安。[126]明鄉社最先在廣南省的茶饒成立，後來移至會安，會安的明香社則於 1654 年~1661 年間成立的。1802 年，阮朝統一越南後，華人獲准在全國各地華人聚落成立明香社。取名爲「明香」原

[123] 張文和，《越南華僑史話》，（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5），頁 54-55。
[124] 戴可來、于向東，〈蔡蘭廷《海南雜著》中所記越南華僑華人〉《華僑華人歷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頁 43。
[125] 張志江，《活水南流－福音與越南》，（香港：宣道會，2006），頁 11。
[126] 譚志詞，〈會安唐人街與關公廟〉《八桂僑刊》，2005 年第 2 期，頁 44。

有保存國號之意，[127]但 1826 年 7 月阮朝明命皇帝下令將「明香」改爲「明鄉」，因而明香社、明香人，就成了「明鄉社」、「明鄉人」。

根據張文和《越南華僑史話》的記載，廣南省的會安，又名會舖，從十二世紀初便是占城對外的重要商港，到十六世紀時，由於建設得更爲完善，因此有許多歐亞地區的外商到此從事貿易活動，其中又以華商所佔的人數最多。明末遷徙越南的華裔，在現今承天省香茶郡創設了「大明客舖」（或「大明客屬清河舖」），黎朝末年隸屬會安舖，是十七、十八世紀順化對外重要的港口和商業區，西山時代（1768 年~1802 年）再獨立成爲「明香清河舖」及「明鄉會安舖」兩舖。[128]

有關會安的華僑人口，最早的文字記錄爲 6000 人。1740 年~1755 年間，曾擔任越南朝廷御醫的 J.Koffler 寫到：「中國人散居於交趾支那各地（指順化以南，越中及南越）從事交易者，人口不下三萬眾，而在會安者，約六千人。」[129]1750 年前後是會安地區商業發展的鼎盛時期，當時會安的華人人口數已有一萬人左右，整個廣南省的華人甚至高達三萬人左右，[130]這或許是中國在地理位置上鄰近越南，佔了一些優勢，因此華南沿海省份的廣東、福建以及距離越南中部最近的海南島居民也紛紛移民至當地，於是廣東、福建、潮州、海南、嘉應（客家）五幫在當地也設立會館，其中客家幫初期加入與廣肇幫所建的廣肇會館，彼此曾建立結盟的關係。此外還有一間五幫成立的「中華會館」，成立的時間不詳，但在 1741 年間此會館稱爲「洋商會館」，並先後在 1855 年及 1928 年重修會館，1928 年時改稱「中華會館」。[131]信仰中心方面則建有關帝廟（即澄漢宮）、天后廟等，同時在當地逐漸形成「大唐街」的華人社區。

此區的繁榮盛況，從以下這段紀錄可窺知一二：「會安，各國客貨碼頭，沿河直街長三、四里，名大唐街，夾街行肆櫛比而居，悉閩人…」「藥物時鮮，順

---

127 潘 安主編，《越南南部華人文化考究》（胡志明市：文化－新聞出版社，2006），頁 24-25。
128 張文和，《越南華僑史話》，（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5），頁 59。
129 張文和，《越南華僑史話》，（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5），頁 44。
130 譚志同，〈會安唐人街與關公廟〉《八桂僑刊》，2005 年第 2 期，頁 45。
131 “越南會安華僑抗日與十三烈士紀念畫冊”策劃組，《越南會安華僑抗日與十三烈士紀念畫冊》，（北京：天順鴻彩印有限公司，2005），頁 6。

化不可購求者，於此得致焉」。[132]緊臨碼頭的華人社區商店林立，各國商船群聚，物資豐饒，甚至遠超過古都順化，當時會安與各國貿易往來密切，而佔盡地利之便的當地華商，自然也帶動當地的經濟發展，此外也由華人區裡「悉閩人」看出閩籍華僑在華人社區中佔有相當高比例的人數，以及他們在當地的經濟實力都是不容小覷的。

會安古城的商業區有三條主要的街道，最古老的是舊稱「日本橋街」的疆邸街，其次是 1841 年形成的舊稱「廣東街」的阮泰學街，最後是 1886 年出現的河遠街，而華人會館都集中在「日本橋街」。[133]清初時期，會安當地的華僑，因日漸聚集，生老病死的問題也逐漸浮現，若不幸客死異鄉，身後事更不能等閒視之。爲了免除鄉親曝屍野外的窘境，當地的華僑募款購地作爲他們長眠之所，從《海外紀事》卷四的記載我們可一窺端倪：「客居既繁，因之旅櫬無歸而遺骸暴露者，在在都有，於聞之愀然，囑國師（編者註：彌陀寺住持）語閩客爲倡首，募義地塚，收埋孤骨是爲引…。」[134]張文和也從這段記錄推測，當時會安的各幫華僑應以福建籍所佔的人數最多，經濟力也最爲雄厚。

除了平民百姓及華商之外，明代的文人也曾在越南會安留下足跡。明代大儒朱舜水，在明朝滅亡後先由舟山到日本再輾轉到達越南，於 1646 年~1658 年前後長達十二年的時間旅居在會安地區，在這段時間裡曾多次奔波於中、越、日三國之間，籌劃反清復明的大業。1657 年越王阮福溱公開求賢，當時寄居會安日本町權兵衛氏家中的朱舜水，不願出仕任官，後來還被越南官員脅迫至順化，阮福溱下令要他作詩，他寫出明亡後沉痛的心情：「朱之瑜，大明浙江餘姚人，痛遭邦家多難，社稷傾覆，不願薙髮，是以避地南來貴國，屈指於今，垂十二寒暑矣，離妻別子，未省先人墳墓，慨以虜寇未滅，回鄉無望，體日羸瘠，心如焚燒…。」

[132] 張文和，《越南華僑史話》，（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5），頁 29。
[133] “越南會安華僑抗日與十三烈士紀念畫冊”策劃組，《越南會安華僑抗日與十三烈士紀念畫冊》（北京：天順鴻彩印有限公司，2005），頁 6。
[134] 張文和，《越南華僑史話》，（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5），頁 30-31。

[135]1659 年離開會安遷居日本長崎，1682 年逝世於日本。朱舜水在日本居住期間寫下了「安南供役記」，此外還有明朝學者潘鼎圭、李先根也曾在寓居越南時期留下「安南紀遊」、「安南什記」地作品。

會安華人也曾在中、越兩國的歷史扉頁上留下可歌可泣的一頁。1937 年日軍發動盧溝橋事變，二次世界大戰正式在遠東的中國戰區點燃，旅越會安華僑也紛紛投入捍衛國家的行列中，成立越南中區華僑抗日救國總會、旅越會安華僑青年團（前身爲「會安華僑少年體育團」）、華僑救國婦女會等組織，[136]甚至投筆從戎返回中國接受嚴格的軍事訓練後，而後再度投入戰場。日軍於 1941 年 12 月中進攻越南，1943 年清明節日軍攻入會安逮捕從事抗日工作的華僑青年，1945 年初又再次逮捕會安、峴港、順化等地的革命志士，其中許文茂、李仲珣、葉傳英、羅允正、甘炳培、謝福康、程貽訓、王青松、梁星標、鄭燕昌、蔡文禮、林建中、林秉衡等十三位會安華僑因而爲國犧牲。[137]

（二）中越其他地區的華人

此外，順化、峴港 17 世紀時也有中國船隻往來，而順化早在 1557 年（明萬歷五年）就有不少福建籍的華人商船到此經商，[138]華人的清河社和明香社也很早就在承天順化一帶設立，[139]可見當時這兩地的華僑人數也相當可觀。原籍福建漳州府龍溪縣的明鄉人陳養純，曾爲阮朝阮聖祖、阮憲祖、阮翼宗、協和帝四代的名臣，其遠祖陳養純於明亡後因不願臣服清朝而南遷越南順化。陳養純還曾因當地華僑先人墳塋頹圮，委託人覓地改葬，最後將先人骸骨合葬於安邑社四亞邑林麓，稱爲「明鄉義塚」。另一個中越大城「峴港」，其地名由華僑命名的，越南人

[135] 張文和，《越南華僑史話》，（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5），頁 25。
[136] “越南會安華僑抗日與十三烈士紀念畫冊”策劃組，《越南會安華僑抗日與十三烈士紀念畫冊》，（北京：天順鴻彩印有限公司，2005），頁 1。
[137] 《越南會安華僑抗日與十三烈士紀念畫冊》策劃小組，《越南會安華僑抗日與十三烈士紀念畫冊》，（北京：天順鴻彩印有限公司），頁 1。
[138] 張文和，《越南華僑史話》，（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5），頁 36。
[139] 潘 安主編，《越南南部華人文化考究》，（胡志明市：文化一新聞出版社）2006，頁 26。

稱它爲 Đà Nẵng（駝嶺），而法屬時期法國人稱它爲 Tourane，因距離海南島相當近，所以也是海南籍華僑大量移居越南的首站，再由此擴散至中部其他各區，如會安、歸仁、芽莊、藩郎、藩里、藩切等地，[140]歸仁地區的鹹水港、淡水潭，平順地區的藩郎等港口，也早在 1622 年即有中國船隻到此進行商業貿易活動，[141]因此中部地區的華人人口應該也不在少數，只是在許多文獻上甚少提及有關中部地區華人的詳細情況。

三、南越地區的華人

鄭懷德的《嘉定通誌》裡曾提到清初時期在南越地區的嘉定、平陽、西堤、大舖洲（邊和市）、美萩、婆丁山（Ba Đen，西寧省）、河仙、東川等地已有華人。[142]據潘安的研究，明末清初是越南接收中國移民最多的時期，大部分華人來到廣南（Quảng Nam）、廣治（Quảng Trị）、承天順化（Thừa Thiên-Huế）以南的地方。中國人到越南南部定居，最早可推至十七世紀的中、晚期，他們多來自中國南方的省份如廣東、福建、海南島等。這些南遷異國的華人中，包括貧民、知識份子、商人、藝人等等，以及明朝的遺臣與遺民。這一批批的移民潮，直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期才結束。這些人之所以離開中國，原因包括當地謀生的自然條件惡劣、天災人禍和疾病等等因素，讓他們不得不選擇離鄉背井到異國尋求生路。

華人在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在越南南部地區形成了三個大型聚落中心：

(1) 同奈省的邊和市

1679 年明朝武將楊彥迪、陳上川帶領一批三千多華人來到南方定居，其中陳尙川所帶領的華人到同奈省的邊和市大舖洲拓墾，而後逐漸往南擴展到今日胡志明市的堤岸地區。

---

[140] 張志江，《活水南流》，（香港：宣道會 2006），頁 7。
[141] 張文和，《越南華僑史話》，（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5），頁 36。
[142] 張文和，《越南華僑史話》，（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5），頁 36-40。

(2) 美萩（Mỹ Tho）地區及九龍江平原北部地區。

楊彥迪所帶領的華人則前往美萩地區開荒，而美萩市也成爲當時（十七、十八世紀）九龍江平原上的一個重要的商業中心。而後華人逐漸由美萩這個定居中心向外擴散到九龍江平原其他的行政區，如永隆（Vĩnh Long）、薄寮（Bạc Liêu）、沙瀝（Sa Đéc）、蓄臻（Sóc Trăng）、芹苴（Cần Thơ）等地。[143]

(3) 河仙（Hà Tiên）地區

1671 年祖籍廣東雷州的商人莫玖（Mạc Cửu），帶領其家人和屬下自中國到柬埔寨，而後又至今越南堅江省（Kiên Giang）河仙地區開墾，使得河仙地區成爲暹邏灣重要的國際港口，當地華人也再以此地向外擴展到整個南部地區。[144]莫玖去世後，其子莫天錫繼任其河仙總兵之職，又繼續向南開拓金甌（Cà Mau）、迪石（Rạch Giá）、芹苴（Cần Thơ）、朱篤（Châu Đốc）、薄寮（Bạc Liêu）等越南南疆土地。[145]目前在胡志明市第五郡的郵局旁有一條街叫莫玖街（Đường Mạc Cửu）和平市有招英閣巷，即是越南政府爲了表達對莫玖父子建設河仙地區的敬意。

本文要討論的南部華人區包括同奈省的定館縣、舊屬邊和省的福海市、平順省的潼毛、舊屬宣德省的從義郡及胡志明市。

[143] 潘 安主編，《越南南部華人文化考究》，（胡志明市：文化一新聞出版社 2006），頁 11-12。
[144] 潘 安主編，《越南南部華人文化考究》，（胡志明市：文化一新聞出版社 2006），頁 13。
[145] 周勝皋，《越南華僑教育》，（台北：華僑出版社 1961），頁 8。

58 ĐỒNG NAI
TT | ĐƠN VỊ HÀNH CHÍNH | DIỆN TÍCH (Km²) | DÂN SỐ (Người) | MẬT ĐỘ (Người / km²)
1 | TP. Biên Hòa | 154,7 | 470 500 | 3 042
2 | H. Định Quán | 966,5 | 199 600 | 207
3 | H. Long Khánh | 497,2 | 200 800 | 404
4 | H. Long Thành | 534,8 | 188 700 | 353
5 | H. Nhơn Trạch | 410,9 | 105 700 | 257
6 | H. Tân Phú | 773,7 | 161 300 | 208
7 | H. Thống Nhất | 510,7 | 295 000 | 578
8 | H. Vĩnh Cửu | 1 092,0 | 98 600 | 90
9 | H. Xuân Lộc | 954,2 | 279 200 | 293
Toàn tỉnh | 5 894,7 | 1 999 400 | 339
CÁC ĐƠN VỊ HÀNH CHÍNH ĐƯỢC ĐÁNH SỐ TRÊN BẢN ĐỒ
1 P. Quyết Thắng
2 P. Hố Nai
3 P. Tân Hòa
4 P. Trung Dũng
5 P. Thanh Bình
6 P. Quang Vinh
7 P. Hòa Bình
8 P. Tân Tiến
9 P. Tam Hòa
10 P. Tam Hiệp
11 P. Thống Nhất
12 P. Bình Đa
13 P. Long Bình Tân
14 P.Tân Vạn
15 P. Bửu Hòa
16 P. Bửu Long
17 P. Tân Hiệp
18 Xã Hiệp Hòa
T.P. BIÊN HÒA
Tỷ lệ 1 : 250 000
CÁT TIÊN
BÙ ĐĂNG
LÂM ĐỒNG
ĐỒNG NAI
ĐẠ TẺH
ĐỒNG XOÀI
BÌNH PHƯỚC
ĐỒNG PHÚ
TÂN PHÚ
ĐẠ HUOAI
MA ĐA GUI
PHÚ GIÁO
PHƯỚC VĨNH
VĨNH CỬU
ĐỊNH QUÁN
BÌNH DƯƠNG
TÂN UYÊN
HỒ TRỊ AN
VÕ XU
ĐỨC TÀI
ĐỨC LINH
BÌNH THUẬN
UYÊN HƯNG
VĨNH AN
THỐNG NHẤT
TÁNH LINH
TRẢNG BOM
BIÊN HÒA
DĨ AN
THỦ ĐỨC
Q.9
Q.2
Q.7
NHÀ BÈ
TP. HỒ CHÍ MINH
CẦN GIỜ
LONG KHÁNH
XUÂN LỘC
GIA RAY
LONG THÀNH
NHƠN TRẠCH
CHÂU ĐỨC
BÀ RỊA-VŨNG TÀU
XUYÊN MỘC
HÀM TÂN
BÌNH THUẬN
TÂN THÀNH
PHÚ MỸ
NGÃI GIAO

圖 2-6 同奈省地圖

（一）同奈省定館縣（Huyện Định Quán Tỉnh Đồng Nai）的華人

根據 Sỳ Tuấn Hàn 的研究，同奈地區早在三百多年前就有華人定居於此，移民的原因與政治、歷史因素有相當密切的關係。越南近代華人移民史上，越南阮朝時期中國明代遺臣及遺民遷徙入境，是華人大規模的移民潮之一。1967 年明代將領龍門總兵楊彥迪、副將黃進，高雷廉總兵陳上川、副將陳安平，率領三千多名士兵和五十艘戰船，從沱囊（即今峴港）登陸，並至京城富春（即今順化）向越賢王阮福凋投誠，後來在阮福凋令下，前往南方邊和、美萩等地開墾，[146]陳上川、陳安平在邊和的開發，奠定了華人在同奈省發展的基礎。

同奈省自 1698 年至 2000 年，約有五次大批移民潮移入。1952~1954 年華人移居至越南的平陽省海寧縣（Huyện Hải Ninh Tỉnh Bình Thuận）、隆慶省（Tỉnh Long Khánh）等地，其中以 1955~1957 年的人口增加最多，共增加了 108,200 人，筆者推測這應與 1954 年法國在奠邊府戰役敗北後，南北越分治而促使北越地區大量人口南撤所造成的結果。1958 年吳廷琰政府帶領了一部份的華人（約 300 個家庭）到定館、Tà Lài（以前隸屬隆慶省，現屬同奈省新富（Tân Phú）縣）開荒並建立聚落，1963~1965 年當時的政府又將他們遷移至 115 支牌~125 支牌，[147]此區以前隸屬隆慶省定郡縣，現在屬同奈省定館縣。另外，根據廖源的《春風秋雨》，書中提及 1954 年南北越分立後，北越地區的華人及儂族人約有兩萬人南撤至潼毛，後來因越戰情勢緊張，黃亞生領軍的第五步兵師團移防至當時的邊和省，潼毛地區原本仰賴軍隊消費的經濟一夕間變的十分蕭條，因此許多人外出謀生或移居他處，其中有一部份的人移居至定館地區。[148]

同奈省的居民除了早期自中國遷徙來的明朝遺民外，還有 1949 年國共內戰時期迫於局勢而自廣西邊境入越的黃杰部隊部分官兵及其後代，以及 1954 年後

---

[146] 張文和，《越南華僑史話》，（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5），頁 32。

[147] 華僑麻世城先生說，越南南方華人習慣以幾「支牌」來計算路的里程，「一支牌」爲一公里，並以西貢橋爲計算的起點。

[148] 廖源，《春風秋雨》，（不詳：天美設計印刷公司承印，2006），頁 203。

隨黃亞生第五軍團自北越南撤的華族、儂族及廣寧省境內的少數民族。同奈省華人聚居之地，包括邊和市、春祿縣春保社（Xã Xuân Bảo Huyện Xuân Lộc）、新富縣富華社（又名定館）和統一縣的保涵社等地。其中黃杰部隊官兵及其後裔，有一部分至春祿縣春保社開墾。[149]隨黃亞生軍團南遷的華族、儂族及廣寧省境內的少數民族，則大多被安排住在邊和省（邊和現在隸屬同奈省）以及一些交通要道上，如國道一號、五號、十五號、二十號等，形成了華人村和儂人村。[150]在交通要道上的地利之便，或許也是促使當地聚落在日後迅速蓬勃發展起來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奈省華人聚落中，定館縣的族群十分複雜，包含京族（越南人）、華族、山瑤族、儂族及 Ngái 族。當地華族涵蓋廣府人、客家人、潮州人。筆者於 2007 年至定館作調查時，訪問的對象所告知的籍貫，包括廣東（廣西）防城、廣東梅縣、廣東東莞、廣西廉州、廣西欽州、廣東潮州，其中以祖籍爲廣東防城所佔的人數最多，南撤前當地大多數的華僑都曾居住過海寧省。[151]受訪者的家族或其本身，幾乎都是從中國廣東的防城，一路來到中越邊界，他們進入越南的路線分爲兩條路線：其一，自現今廣西東興越過中越界河北崙江進入北越的硼街；其二，是從廣西越過邊界到達諒山（可能是從憑祥進入諒山的同登）。1954 年法越奠邊府之役後，胡志明領導的「越盟（Việt Minh）」掌控北越地區，他們再度由北越地區南遷，自北越廣安或海防港搭法國輪船至西貢白藤碼頭，然後法國政府安排他們至潼毛的難民營居住，而後再遷至定館地區。

有關於當地華人的祖籍地及遷移路線，Sỳ Tuấn Hàn 的調查也正好能與筆者的田野資料互爲印證。[152]特別的是，他們有許多人提及自己的父祖輩曾在北越地

---

149 李海，〈越南探親見聞〉，《文史春秋（異國見聞）》，1995 年第 3 期，頁 35。

150 Sỳ Tuấn Hàn，"*Tìm Hiểu Người Hoa Ở Định Quán*", TP. Hồ Chí Minh, Trường Đại Học Mở-Bán Công TP. Hồ Chí Minh Khoa Đong Nam Á Học,2000,pp.14。

151 1949 年後，廣東省因行政區域重新劃界，部分縣市歸入廣西省，因此訪談時華僑們在告知筆者祖籍地時而廣東時而廣西。

152 Sỳ Tuấn Hàn 認爲同奈省的定館縣甚至同奈省的華人都是來自廣東省的憑祥與東興（現在隸屬中國廣西省），他們在歷史、社會、經濟因素的影響下，遷移至廣寧省（Quảng Ninh）硼街（Móng Cái）縣、下居（Hà Cối）、海寧（Hải Ninh）等地，他們於 1954 年前後遷移至南方，

區加入法國軍隊參與奠邊府戰役，還有人提到父祖輩在海寧省定居時原是從事農耕工作，如此推論起來有些人極可能是被法國政府命名爲「儂族」的華人。

定館縣舊屬隆慶省（Tỉnh Long Khánh），據 Sỳ Tuấn Hàn 的調查，定館縣的「社」(Xã)大部分都有華人居住，華人主要分布在 Túc Trưng 社(Xã Túc Trưng)、太和邑（Ấp Thái Hào）、定館鎮協心邑（Hiệp Tâm），以及絕大多數華人集中的富利（Phú Lợi）、富明（Phú Vinh）、富新（Phú Tân）…等社。而且他們的聚落－「鄉」也大多沿著已開闢的道路聚集。由此，或可看出華人在定館縣分佈得很廣，而之所以某幾個社區華人特別集中，除了同文同種的族群因素之外，當地華僑表示，1975 年南方剛解放時，華僑如驚弓之鳥，得知定館有較多的華僑聚集於此，基於安全考量，於是陸續遷入此地，以便彼此有個照應，也因此逐漸形成當地的華人社區。

在定館地區約有三十個少數民族，其中華族人口數排名第一。根據同奈省政府部門於 1999 年 4 月 1 日的統計，定館縣總人口數爲 195,609 人，總家庭數 40,015 戶。其中華人總人口數爲 32,435 人，總家庭數爲 5,683 戶。其中以富利社的人數最多，有 10,824 人；排名第二的是富明社，有 9,259 人；排名第三的是富新社，有 5,394 人。富強社（Xã Phú Cường）也有華人 97 人，而人數最少的是 La Ngà，有 30 人。此外，在這份調查裡也發現到一個現象，定館縣華人的出生年代若是在 1920 年以前，均是在中國出生，若是在 1920 年以後則爲在越南出生。[153]從上述資料我們可以發現到定館地區是南撤華人的重要聚落，華人在當地定居至今，算起來至少將近九十年的時間。

定館華人經濟活動大多從事耕種，此地沒有大片的田地，以前土地肥沃多種植黃豆、蜀包（玉米）、花生，[154]現在土地貧瘠，欠缺年輕勞動人口，而且要花費許多時間，收穫量又很少，所以現在改種咖啡、胡椒、雞頭果、芒果、毛枝（紅

一部分的人則遷移至同奈省。

[153] Sỳ Tuấn Hàn：“*Tìm Hiểu Người Hoa Ở Định Quán*”, TP. Hồ Chí Minh:Luận Văn Tôt Nghiệp Đại Học Chuyên Ngành V ăn Hoá Đong Nam Á Học, 2000,p.15。

[154] 粵語 sɔk^{2} pau^{24}，當地華僑稱玉米爲「蜀包」。

毛丹）等作物。[155]現在越南當地的玉米、黃豆都從泰國進口。

教育方面，定館 116 支牌地區的僑校，並不像胡志明市那麼蓬勃發展，筆者到當地做訪查時，僅見到位於 20 號公路上的觀音廟旁有一所「民立越華學校」。麻世成先生說，定館以前有間私人學校叫「立德學校」（Lập Đức），只教越文，解放後政府接管此間學校，改名爲「陳國俊學校」（Trần Quốc Tuấn），「民立越華學校」是解放後才成立的。據筆者訪查，該校是由 116 支牌華僑於 1989 年所設立的，1997 年他將學校轉手給他人經營。[156]

116 支牌的華僑人數約佔該區人口總數 80%~90%，越南人則約僅佔 10%，該校約有 200 名學生且多爲華人子弟，學校早期採用的教材多來自南洋地區的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區，也有台灣的課本但並不公開使用，1975 年南方解放後則改用大陸內地的課本。但在 1989 年之前，越南曾禁設中文學校、禁止華人教中文，華人子弟的中文教育也中斷了一段時間。因此當地有一些華人雖能說流利的家鄉話、越南話，也懂越文，但無法識讀中文字，也不會說華語（國語），筆者與他們作口語溝通時常需要使用廣府話，而要以文字傳達意思時，則需用越文或英文溝通。華僑 CJQ 告訴筆者，雖然曾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學中文，但定館地區並無中文學校可唸，因此孩子們至今不但不會說家鄉話也不識中文。

除此之外，經濟條件也影響當地華人受教育的情況，CJQ 的妻子表示當初便是因家境不好，所以無法就學，因此沒有機會學習中文。定館當地甚至還有部分華人僅能說家鄉話或越南語，但既不識越文也不識中文，遇到需親自簽名的文件只能以蓋指印作爲憑證，在當地政府機構工作的華僑表示該社區這樣的人口還頗多的。筆者也發現當地懂中文的華人，不是移居越南前已在中國內地學過，便是曾至西貢或堤岸地區的僑校讀過中文課程，當地的中文教育並未發展起來。

有華人的地方幾乎都有傳統的信仰中心、家族祭祀處所，定館富利社有一間觀音廟、一間規模不大的「大王廟」供鄉人敬拜，以及一間從平順省潼毛分靈而

[155] 粵語 mau[11] tɕi[55]，當地華僑稱紅毛丹爲「毛枝」。

[156] 該校創辦人將學校轉手他人後，以探親名義至台灣工作，在台期間曾拜訪在台弘法的"青海無上師"（亦爲越南華僑），並且爲「民立越華學校」向其募款了三千美元。

來的天后廟都是當地重要的信仰中心。此外當地還完整地保留一間林姓宗祠。[157]

定館地區的華人社會活動大多與宗教有關，例如觀音菩薩的慶典活動，華人會選出一些人來主持整個活動的進行，並勸導鄉親參加地方的社會公益活動。因此，Sỳ Tuấn Hàn 認爲當地的華人寺廟，其社會性比傳教性來得高。或許因爲華人在辦理宗教活動時，動員鄉親參與活動，增強了彼此間的社會關係聯繫，也常伴隨一些公益性質的活動在裡頭，因此不同於西方宗教性的活動傳教意味那麼濃厚，而凸顯透過宗教活動強化族群內部文化及社會倫理的連結。事實上，這樣的社會文化現象，在越南或者說是在海外華人社會裡，幾乎是司空見慣的事，人在異鄉更需要鄉親彼此的扶持，因此透過宗教活動募款進行僑校、華僑醫院等建築的興建，發展社會公益事業，華僑們可說是當仁不讓，如福海市當年籌建僑校時，透過西堤當地廟宇護國觀音寺舉辦的宗教活動所得善款的贊助。

定館當地的華人家庭結構時，在早期也是大家庭形式，不過現在逐漸被小家庭所取代，但還有少部分家庭仍維持三代同堂，主要是因爲經濟條件不佳，尚無能力自行購屋居住。Sỳ Tuấn Hàn 認爲華人數代同堂家庭倫理秩序與和睦，是越南其他族群中所少見的，算是華人族群的文化特色之一。筆者認爲，華人移民至異國，耆老們對於國家和族群文化的認同較年輕一輩更重視，因此維護傳統、傳承文化是他們「不忘本」的具體展現。如同所有的華人社會一樣，當地華人家庭的權力核心仍是以男性爲主，包括他們在祖譜上被詳細記載相關的資料，若身爲家中長子則地位更高，他們擁有比其他手足更多的權利，如分得較多的財產，但也被賦予重大的任務，如祭祀祖先、傳承家業及家族傳統等。不過較特別的是，子承父業的傳統中，巫師是唯一不一定得由長子來繼承的行業，但家中仍必須有一個兒子來繼承。長子的尊榮地位與繼承家業、祭祀祖先的重責，以及男尊女卑的文化傳統，似乎也未因華人移民海外而有所改變。相對男性而言，在早期的定館華人社區中，婦女們的社會地位顯然較低。不過隨著時代的變遷，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也有所改變了。

[157] 見附錄三。

此外，筆者在當地進行調查時，有華僑們告訴筆者村子裡有不少鄉親的女兒嫁到台灣，還有一些人的子女到台灣工作，這些成爲「台灣媳婦」的「越南新娘」，以及成爲台灣勞動市場新生力軍的「越南勞工」，除了在文化上成爲台、越兩地華人的聯繫橋樑外，也是建設定館地區一股重要力量。主要是他們因婚嫁及工作的關係，將錢匯回故鄉，大大地改善了家人的生活，也使得社區逐步地發展起來，這從當地一些居民的房屋建築新舊、寬窘可看出端倪。由此看來，台越兩地在經濟上互動的影響，不僅僅是台商進駐越南設立工廠、公司行號這個因素，那些越南籍或越南籍華裔來台遊子的影響層面或許更大，而這個影響力，在非都會型地區的鄉村所產生的效應可能更爲驚人。

（二）舊邊和省福海市的華人

福海市（Phố Phúc Hải）舊屬邊和省今已改隸同奈省，儂族人及華人自北方南撤後，爲了讓子弟能夠繼續接受教育，由前海寧儂人自治區區長黃亞生發起建校。但福海市不同於其他華人社區建校的方式，當地是先建立學校，再成立寺廟來籌募僑校不足的經費。福海市「德和學校」成立於 1970 年，校名由當時的中華民國駐越南大使胡璉題字，廖左中被聘爲該校首任校長，該校除了地方父老慷慨捐輸之外，也獲得西貢堤岸地區僑界的熱情贊助。1972 年護國觀音廟落成後，還開香油彩券及舉辦傳統標統花砲來籌措善款，以補助僑校的教育經費。[158]

（三）平順省潼毛（Quận Sông Mao Tỉnh Bình Thuận）的華人

潼毛（Sông Mao）位於今平順省（Bình Thuận），從前是藩切省（Phan Thiết）的海寧郡（Hải Ninh），是個袋狀地形，1957 年潼毛郡轄下有五個鄉鎮，包括春樹、和樂、壽春、青山及綠水。

[158] 廖源，《春風秋雨》，（不詳：天美設計印刷公司承印，2006），頁 209-210。

1954 年法越簽訂日內瓦協約，海寧華人及海寧儂人自治區南撤至潼毛定居者大約有兩萬多人。當時潼毛仍是一個蠻荒地區，當時南方的吳廷琰政府指定他們集中在藩切省永好礦泉水隆鄉至潼毛一帶，後來又改遷至潼毛。會被指定在此地定居下來，有兩個說法：一爲儂區高級官員在直升機上所做的選擇。二爲是政治上的考量，據說吳廷琰總統對儂族軍隊有戒心，是因其爲法國人所培植的，恐危及其政權，因此將他們安置在這樣獨特的地理環境。[159]另外，根據陳祖耀在《西貢往事知多少》一書中所記載，當年吳廷琰爲了避免越南淪入共產黨手中，逕行舉辦選舉總統，在局勢動盪的情形下擔任越南共和國的領袖，一方面要對付越共，一方面還得安置從北越地區南撤的一百多萬難民，同時還得整頓法國殖民時期所遺留下來各擁武力的派系，其中勢力較大的共有六支武裝部隊，包括：

(1) 越南政府軍－首領爲參謀總掌阮文馨中將。

(2) 高台教軍－根據地爲西寧省一帶，首領爲阮文芳少將。

(3) 和好教軍－以朱篤、東川、豐盈等省爲根據地，首領爲人稱「五火將軍」的陳文帥少將。

(4) 平川派軍－以西貢、堤岸及其周邊地區爲其活動範圍，首領爲黎文園。

(5) 天主教軍－是天主教的自衛部隊，由天主教人士領導。

(6) 儂族自衛軍－約三千人，由黃亞生領導。

法國政府爲了對抗越共，因此招募越南人從軍，但一方面又擔心這股勢力成爲心腹之患，因而採取「分而治之」的方式。[160]其中儂族軍隊驍勇善戰，曾參與在二次世界大戰時協助法國抵抗日軍，甚至救了法國將領福加德，又曾進入中國內地與中國戰區的將領一起展開抗日游擊戰，日軍投降後，被法國政府收編爲法國的主力軍，同時在當時的海寧省成立儂族自治區，並推舉黃亞生爲該區的領袖。吳

[159] 黃亞生出生于越南海寧省（Hải Ninh）（今廣寧省 Quảng Ninh）敦邁。1929 年赴法國陸軍軍官學校進修。畢業後留校任教官。後派回越南，在越南法國殖民軍隊服役，少校軍銜。1940 年 9 月，日軍入侵越南，因處境困難，與中國第四戰區長官張發奎聯繫，經同意後率部撤入廣西十萬大山，與中國軍隊一起開展抗日游擊戰爭。1945 年日軍投降後率部重返越南。1946 年，因儂族軍隊驍勇善戰、戰績卓著，被整編納入法國的主力部隊。資料來源：中國臺灣網 http://news.tom.com，2006 年 06 月 02 日

[160] 陳祖耀，《西貢往事知多少》，（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頁 29-30。

廷琰執政後，儂族軍隊在平川之役協助吳氏殲滅平川派勢力，[161]儂族軍隊強悍屢建奇功，或許是讓吳廷琰對他們有所顧忌的主因。

海寧儂人及華人在潼毛定居下來之後，儂區政府也陸續地作了一些公共建設，如教育方面：設立了新磋街小學、越農小學、海寧中學（爲農公社原址改設的），在新磋街小學不敷使用時，還有徐天倪、何宗梓、李道雲等相繼成立的四間學塾；另有兩間以越文爲主的潼毛 A、潼毛 B 中小學校。麻世成先生說，潼毛的越儂學校，教中、越文，但中文的教學語言爲國語。其他公共建設：如農公社、市場、電燈局及織造廠等，醫療方面還設有新磋街醫院。

當地社團的發展也十分發達，文化社團有沈石鳴、羅智之等人成立了敘雅吟社。體育社團包括：1958 年成立的潼毛青年籃球隊；1959 年成立的海寧體育會；1960 年成立了女子籃球隊、明江體育會。此外，1960 年成立的婦女會，設立了女紅班、家政班。這些社團中，尤其是體育社團的設立，主要與當時越戰情勢緊張，吳廷琰想利用民間團體組織的力量，來對抗日趨壯大的越共有很大的關係，也由於這樣的政策後來成立了國家革命運動委員會、國家革命青年團，[162]但無心插柳的政策，促使了當時潼毛在體育方面的社團組織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算是意外的收穫。

在信仰方面，潼毛有間阿婆廟是從海寧省下居的阿婆廟分靈過來的，而下居的阿婆廟則從大陸家鄉分靈過來的。娛樂方面，除了有「新磋街戲院」之外，[163]還有彭興凌、梁亨、何玉源、何寶源及廖源等私人合資在春樹社開辦的「海寧戲院」，播放的影片多爲廣東片。曾居住該地的客家籍耆老廖洲強說，磋街之前是隸屬海寧省的一個縣，這兩間戲院都是爲了紀念在北圻下居的故鄉。當時此二戲院演的是台灣片和港片。海寧戲院的股東，每年春節也會重金禮聘堤岸戲班的知名紅伶，如楚湘雲、關海山等到當地演唱，可惜的是 1959 年毀於火災，無法再

[161] 資料來源：中國臺灣網 http://news.tom.com，2006 年 06 月 02 日。
[162] 廖　源，《春風秋雨》，（不詳：天美設計印刷公司承印，2006），頁 198。
[163] 廖洲強先生說，北越海寧省磋街之前有間戲院叫「磋街戲院」，因此稱呼潼毛地區新設立的戲院爲「新磋街戲院」。

修復。

（四)宣德省從義郡（Quận Tung Nghi Tỉnh Tuyên Đức）的華人

從義隸屬宣德省，原本是個沒有地名的荒蕪松林，後來經過北越南撤的難民齊力開墾，後給爲它取名「從義」，意指一群響應正義呼聲的人所居住之地。南來的族群裡，主要有傣族、梯族和儂族。傣族人居住在機場附近一帶，梯族人則聚集在高北諒區，儂族人則居住在南山區。[164]當地居民從事農業、百貨買賣。當地盛產知名農產品，如求坦、丹陽生產的「大叻瓜」，羅巴番薯，以及產量可供應全國的「馬蹄」。[165]當地林業也很發達，木材不但可供內需，也是當地重要的外銷產品。

至於華僑們向來關心的教育事業，也沒有被忽略。1954 年南撤大量匯聚了許多華僑，初期於 1964 年有黎雨藻開辦的署光小學，陳慧然開辦的德光學塾，王其量開辦的中文學塾三所學校。但仍無法容納眾多的失學學齡兒童，後來經多方奔走籌款，並透過中華民國駐越大使館的協助下，得到西貢堤岸地區華僑的贊助，於 1967 年成立了「義德中學」，同年又成立從青體育會。1971 年署光小學，也在高北諒區購地建校，並改名爲「剛峰學校」。1972 年義德學校和剛峰學校合併，更名爲從義中山中學，剛峰學校原址設爲小學部，義德學校原址則爲中學部。[166]

[164] 廖　源，《春風秋雨》，（不詳：天美設計印刷公司承印，2006）頁 212。
[165] 即「荸薺」，粵語叫「馬蹄（ma^{35} t□ai^{22}）」。
[166] 廖　源，《春風秋雨》，（不詳：天美設計印刷公司承印，2006），頁 212-2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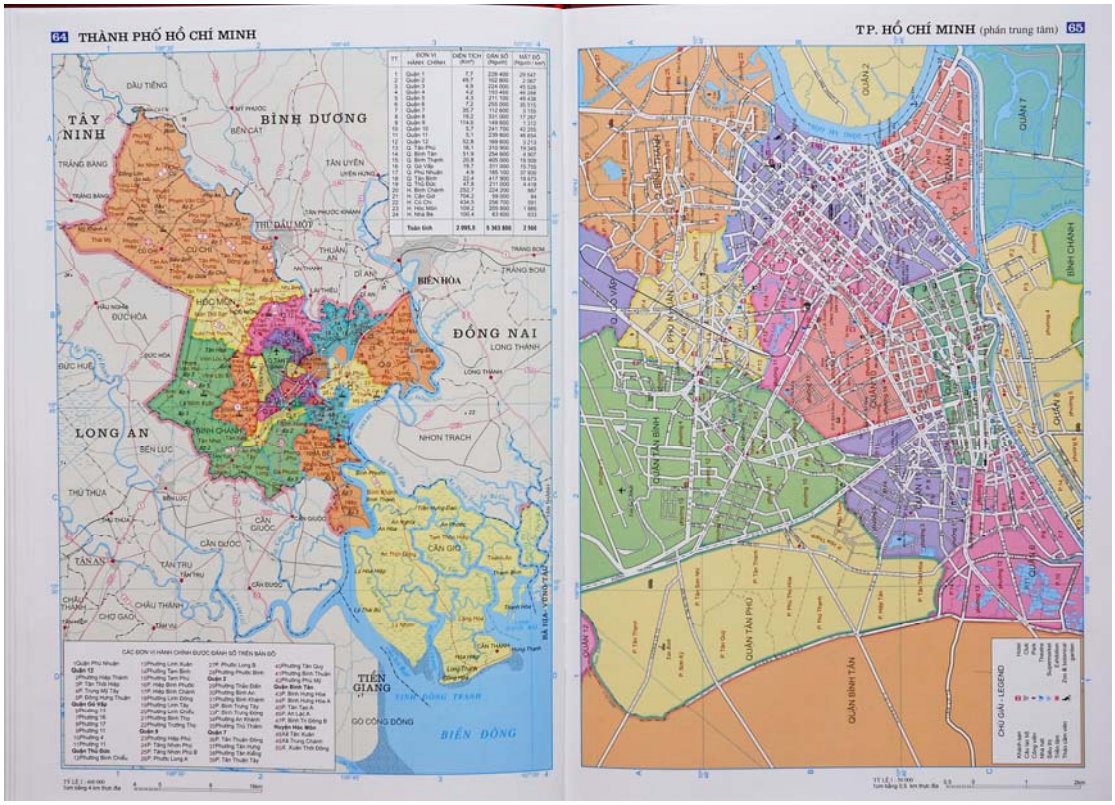


圖 2-7 胡志明市地圖

（五）胡志明市（Hồ Chí Minh）的華人

南方大城胡志明市向來是華人集中的區域，即便經過戰爭的洗禮，胡志明市仍是今日南方經濟的重鎮，也仍是華人文化薈萃的地方。在越南歷史上河內、會安、胡志明市三大華人聚落中，以胡志明市所佔的華人數量比例最高。

十八世紀越南南北群雄爭霸，華僑何善文、李才、吳仁靜、鄭懷德組織軍隊平定西山軍，華商亦曾載運軍事物資協助阮福映完成統一霸業，阮福映登基後爲感念華僑功勞，因此允許華僑依照籍貫和母語方言分立幫會自行管理，[167]當時華僑最早分爲四幫，即廣肇、福建、潮州、海南四幫，因當初客家籍華僑人數過少，後來移居人數漸多才獨立成一幫。[168]李文雄提到，在 1814 年嘉隆皇下詔允許華

[167] 周勝皋，《越南華僑教育》，（台北：華僑出版社，1961），頁 8。
[168] 李文雄，《越南雜記》，（堤岸：萬國公司，1948），頁 46。

人立幫自治時，起初有七府五幫及明鄉幫等組織，又提及七府武廟由廣、福、泉、漳、潮、瓊、江南等七州府醵資公建，其中的「江南」，也意味著當時已有江、浙地區的華僑遷移至胡志明市。其實在清朝雍正年間，政府積極開拓海上貿易，爲了區別各省出洋船隻，特別以顏色來標示，福建用綠色，廣東用紅色，浙江用白色。[169]這顯示清朝時期除了閩粵地區華僑大量透過海路方式移民南洋，江南地區也有華僑以海路的方式下南洋。在會安的明香社所祭祀的創社元老裡，即有浙江籍的明朝遺臣，顯見江南地區的華僑，在明末年間即已來到越南了。

清朝時期胡志明市的華人分幫情形，清人嚴璩在他的《越南遊歷記》中曾提到：「堤岸閩粵七府者：廣肇、潮州、泉州、漳州、福州、嘉應、瓊州及失籍之流寓華民也。」[170]可知當時除了來自廣東、福建和海南地區的華僑外，還有一些來自其他省份的華僑。周勝皋也提及越南華僑曾在胡志明市當地成立「七府公所」，「七府」指的是漳、泉、潮、廣、惠、瓊、徽等七府，[171]其中「惠」、「徽」府周勝皋並未詳述是來自何處的華僑，但對應於嚴璩的閩粵七幫，「惠」可能是指惠州府，但「徽州」一說是「寧波」，[172]當年可能有浙江地區的華人到達胡志明市，。從以上資料可知當時在胡志明市的華人已分幫而治，是一群身分特殊的外僑。1958 年印行的《越南崇正總會》會刊也提及，1871 年 10 月 15 日法國政府下令「規定華僑之在西貢登陸入口者必須加入某一幫」當時入越華僑分爲七幫也即是所謂的「七府」，包括廣肇幫、福建幫、福州幫、客家幫、海南幫、潮州幫、瓊州幫。1885 年 1 月 23 日法國殖民政府下令，將福州幫併入福建幫，瓊州幫併入海南幫，成爲今日華僑五幫的局面。1948 年 9 月 28 日，法國殖民政府又下令華僑幫會各公所全部改稱爲「中華理事會」，幫長則改稱爲某幫中華理事長。

---

169 劉麗川，〈越南胡志明市華人五大幫歷史與會館文化〉《漢字傳播與中越文化交流》，（北京：國際文化出版社，2004），頁 375。

170 劉麗川，〈越南胡志明市華人五大幫歷史與會館文化〉《漢字傳播與中越文化交流》，（北京：國際文化出版社，2004），頁 373。

171 周勝皋，《越南華僑教育》，（台北：華僑出版社，1961），頁 6。

172 華僑協會總會華僑大辭典編輯委員會，《華僑大辭典》，（臺北市：華僑協會總會，2000 年 5 月），頁 400。

173

根據劉麗川於 2003 年到該市作調查時，當地相關的政府機構提供的各幫華僑人數爲廣肇幫 25 萬，潮州幫 15 萬，福建幫 5 萬，海南幫 3 萬，客家幫 2 萬。從此項資料可看出廣肇幫是五幫中人數佔最多的，因此在越南華人社區中廣東話成爲主要的溝通語言，是有其優勢背景的；客家人則是五幫中人數最少的，這似乎也影響了客家話在胡志明市華人社區中的語言競爭力與地位。

胡志明市的華幫的十分特殊，多爲「館」、「廟」、「校」一體，會館既是包括：廣肇幫華僑主要是來自廣州和肇慶，建有穗城會館、穗城學校。潮州幫則來自廣東潮州，建有義安會館、義安學校。福建幫來自閩南的漳州府、泉州府及閩北地區的福州，所轄的會館是五幫之冠，有溫陵會館、霞漳會館、二府會館、三山會館，二府會館旁還設有福建學校。二府會館是福建幫最大的會館，「二府」指的是泉州、漳州府；至於三山會館，則爲福州籍華僑所有。另據李文雄《越南雜記》的記載，1948 年堤岸地區福建籍華僑所設的會館包括二府廟（即二府會館）、觀音廟（即溫陵會館）、霞漳會館、三山會館、福安會館及福建會館。海南幫華僑則來自海南島，設有瓊府會館、文莊中學，海南島因曾隸屬瓊州府，因而以「瓊府」作爲會館名稱。據劉麗川的研究，從各幫在胡志明市所建會館和廟宇的先後時間，五幫中最早到達的是福建幫，客家人是五幫中人數最少的族群，到達的時間也最晚。此外，筆者在當地調查時，發現胡志明市的客家幫也曾與潮州幫結盟。客家幫的耆老曾向筆者提起，早期客家幫未建崇正會館之前，是與潮州幫共用會館、共同祭祀會館中的關聖帝君，因此彼此的關係很親近，遇有喜慶或喪事也會互相協助、彼此照應。因此，客潮兩幫在語言上也有互相交融的現象，筆者將在第四章「越南客家話」做詳盡的討論。

當地華人會館組織，相較於台灣或其他海外地區，不僅嚴密而且多元化地經營，儘可能提供鄉親各方面的需求，包括醫院、廟宇、學校、體育會及義莊等機

173 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越南崇正總會》，（西貢：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1958），頁 103。

構，從生到死所需的協助幾乎都涵蓋在裡頭。而且特殊的是，在當地會館與廟宇是合而爲一的，因此會館不僅是鄉親聯誼的地方，也是各幫處理幫務、拓展幫務的決策中心，更是他們的信仰中心。由於是「館」「廟」合一，因此連當地的越南人都很忌諱進入會館的人士衣著太隨便，他們認爲這樣是褻瀆神明的一種行爲。

胡志明市的華人會館，除了上述各幫會館之外，還有南遷越南的明代遺民建置的四個會館，包括建於 1788 年的嘉盛會館（即後來的「明香會館」）、麗珠會館、寶山會館、義潤會館，均供俸關聖帝君。[174]其中寶山會館後來是否異動名稱或已毀壞？不得而知，至於義潤會館可能即爲今之富義會館。麗珠會館，是製作首飾的華商的聚會所，是供奉首飾祖師爺的地方，但筆者多次前往都不得其門而入，因此對於目前的運作情況並不了解。至於富義會館，雖然位於緊臨明鄉會館旁的巷弄裡，但幾次前往大門均深鎖，會館內部分物品橫陳，似乎已停止運作。但其他如明鄉會館，以及各幫的會館依舊香火鼎盛。

胡志明市的華人各幫組織涇渭分明，但「明鄉人」卻常在這些華幫中被淹沒。張文和的《越南華僑史話》提到，所謂「明鄉人」是指明末時期來越的忠臣義士，但他們來到越南時均爲單身，因此與在地的越南女子結爲連理，而其所生的兒女，也稱爲稱明鄉人。堤岸成立明鄉社的年代，學者推論可能是 1654 年。阮友景於 1698 年出巡越南南部時，將今天西貢堤岸嘉定等地定名爲藩鎮營。[175]根據《嘉定城通誌》中的記載，邊鎮營的華人成立清河社，藩鎮營的華人成立了明鄉社。1778 年後，邊鎮營清河社有些華人遷入西貢堤岸明鄉社，促使堤岸的華人城形成。

位於舊堤岸的明鄉社，界線分明，根據張永記的"*Souvenir Historiques Sur Saigon et Ses envirms*"的記載，1885 年明鄉人主要是居住水兵街與堤岸河之間，[176]是目前文獻上唯一記載有鄉約的聚落，也是至今唯一仍保存廟亭的南部明鄉村

[174] 李文雄，《越南雜記》，（堤岸：萬國公司，1948），頁 46。
[175] 潘 安，《越南南部華人文化考究》，（胡志明市：文化－新聞出版社，2006），頁 29-30。
[176] 水兵街即同慶街，1975 年後改爲陳興道 B 街。

落，也是所有南部華人信仰中心唯一稱爲「亭」的信仰中心。1808 年堤岸明鄉人獲得嘉隆皇准許該村辦公地方改名爲「嘉盛堂」，堤岸明鄉村被稱做「明鄉嘉盛」，1839 年（明命二十年），堤岸的明鄉人開始建築他們的廟亭－「明鄉嘉盛亭」。1865 年南圻法國殖民政府廢除各明鄉村的規約，將明鄉村和西堤地區華人聚落合併，明鄉村也由直屬中央管轄改爲隸屬地方政府管理。[177]1867 年法國殖民府批准成立明鄉嘉盛會，明鄉嘉盛亭便成爲堤岸華人祭祀拜祖先的處所，以及明鄉會館華人活動的場所。

該廟宇祭祀的除了一般的神明之外，還包括明朝皇帝、太子及公主，以及名臣陳尙川、阮友景、鄭懷德、吳仁靖，以及開創先賢張公士等人。[178]明鄉嘉盛亭除了具備祭祀和集會的功能之外，它也是當時鄭懷德、吳仁靖、黎光定等文人所創辦的詩社「嘉定山會」所在地，[179]許多詩人來此吟詩作對、彼此切磋。此外，身爲阮朝名臣的鄭懷德、吳仁靖、潘清簡因功在朝廷，所以堤岸的鄭懷德街、吳仁靖街，西貢有潘清簡街，即是用他們的名字來作爲街道的名稱以表彰他們。

明鄉人雖是較早移民越南的華僑，但基於一些因素，使得明鄉人的「越化」相較於後來的華僑更爲快速，1842 年（清道光二十二年）他們在越南阮朝的允許下成立「明香社」，朝廷下詔：「凡有五名以上明鄉人之處，得准自行另立鄉社，明人須造冊呈報姓名，並禁止剃髮結辮，不得什於華人戶籍。」即當時各地方必需要有五個以上的明鄉人才能成立明鄉社，並且要登記造冊，以便進行查核，而且嚴禁他們作清朝臣民的妝扮，同時將他們獨立於華人之外，加上 1829 年（清道光九年），越南朝廷又再次下詔：「明鄉人夫婦及其家族，不得復返中國」[180]要讓這些華人從此與中國斷絕連結。1869 年法國提督柯希爾下令，明鄉人與越南人在行政、法律、警務與賦稅方面，一律同等待遇，又爲了便於統一管理起見，

[177] 潘 安，《越南南部華人文化考究》，（胡志明市：文化－新聞出版社，2006），頁 36-37。
[178] 潘 安，《越南南部華人文化考究》，（胡志明市：文化－新聞出版社，2006），頁 37。
[179] 張文和，《越南華僑史話》，（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5，頁 63。鄭懷德，幼名安，他在《艮齋詩集》自序裡提及其將詩社命名爲「嘉定山會」的緣由：「乃集諸同志，結爲詩社，以將相琢磨，名曰『嘉定山會』，余名安，號止山氏，吳名靜，號汝山氏，凡會中詩友，率以山字爲號，用誌其詩學之宗風焉耳。」
[180] 張文和，《越南華僑史話》，（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5），頁 61。

1874 年法國殖民政府重申明鄉人當作越南人看待，這些政策都促使越南南方（南圻）的明鄉人加速越化。因此在實質上「明香人」等同於越南的公民，但卻有別於後來移入的華人。當時早期的明代遺民歸入「明香人」，「明香人」就成了指射定居在越南的明朝第一代華人，而「明香社」也成爲這些人所居住的村社名；而晚到的清代華僑則分別登記入幫，在越南的華人，因此被一分爲二。

明香的「香」，有「香火」之意，「明香」則有保持明朝香火的寓意。1827 年「明香社」的"香"字改爲「鄉」。[181]「明香社」是華人在越南最早的一種組織形式，早期它獨立於其他的團體，不屬於地方政府而直接由中央管轄，但後來時局改變，「明香社」也從直屬中央的機構，改由地方政府管轄。早期明鄉人享有一些特殊待遇，如免除從軍及搜差、巡路、掃街市集等勞役，爲國家建立功勳時還可減免稅賦。

各幫除了會館之外，還拓展了一些相關機構，在教育方面，各幫有幫立的學校，以教育子弟。廣肇幫有復興小學、日新學校（原廣肇學校分校）及越秀（原穗城學校）、開明中學，據當地 T 姓華僑表示，廣肇幫的穗城學校，用粵語上課，後改名爲越秀學校，再改爲麥劍雄學校；潮州幫有明道（原名義安小學，堤岸潮州幫成立）、明誠小學（原名義安分學），民生（原西貢義安小學）、民強學校（原爲義安分校）及同德中學，她提到潮州幫設立的明道小學以及義安中學，位於海上懶翁街，上課用國語教學；福建幫有福德（原名堤岸福建中學）、明德中學（原名城志中學，西貢福建幫設立），福建幫的福建學校，後來改爲福德中學，又約於 1961 年改爲福德女子中學，包含小學部和中學部，後又改爲陳佩姬學校；客家幫有正義（原名崇正學校，堤岸客家幫設立）、慶德（原名崇正分學）學校，海南幫有育秀學校（原名西貢三民學校）、文莊中學（原名三民學校，堤岸海南幫設立）。[182]另外，根據劉麗川的研究，到 1975 年以前胡志明市的華僑學校已有 127 所之多。六七十年代，還曾蓋了一所清原大學，雖已完工 90%，不過後來並

[181] 潘 安，《越南南部華人文化考究》，（胡志明市：文化－新聞出版社，2006），頁 28。
[182] 張文和，《越南華僑史話》，（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5），頁 109-110。

未成功辦學。[183]越南僑校的成立，常囿於經費、師資，此外戰事頻仍也常導致僑校不得不關閉的命運，在越南當地的僑校發展中，「華僑大學」一直處於缺席狀態，這與上述的原因有很密切的關係，華僑大學在越南統一前功敗垂成，的確令人感到惋惜。

在醫療方面，各幫有幫立的醫院，如廣肇幫有廣肇醫院，位於第五郡，現改名爲阮知芳醫院（Bệnh Viện Nguyễn Tri Phương）；福建幫有福善醫院，位於第五郡，現改名爲阮廌醫院（Bệnh Viện Nguyễn Trãi）；潮州幫有六邑醫院，位於第五郡，現名爲平安醫院（Bệnh Viện Bình An）；海南幫有海南醫院，位於第十郡，現改爲和好中心醫院（Bệnh Viện Trung Tâm Hòa Hảo）；客家幫有崇正醫院，位於第五郡，現改名爲整形專科中心（Trung Tâm Chỉnh Hình）；還有五幫共同成立的中西醫院。[184]海南醫院是五幫醫院中規模最小、人數最少的醫院，現在沒有附設殯儀館。體育方面則設有精武體育會、南星體育會、崇正體育會等機構。至於，華僑往生後，各幫也有各自的「義莊」讓鄉親們作安息之地。

胡志明市的華人，除了早期及二次大戰後遷居當地的華人之外，1954 年之後也有不少自北越南遷的華人，儂族人劉在英表示，1945 年原先由內地遷移至越南海防、諒山的華人（原爲來自廣東、廣西），又從海防、諒山又移居下列三地：

(1) 西貢第五郡

(2) 西貢第 11 郡的 Đường Phú Thọ

(3) 西貢新平郡的 Đường Phú Thọ Hoa 及 Phú Bình[185]

當年曾接待過自北越南撤的僑胞的黃瑾瑜，他說當時大批南撤的軍民分兩個時期來到胡志明市：一是 1954 年，一是 1955 年。當時在「中華救助總會」登記的難僑及難胞有 10,045 人，其中包括原本居住在北越地區的僑胞，以及來自中國大

[183] 劉麗川，〈越南胡志明市華人五大幫歷史與會館文化〉《漢字傳播與中越文化交流》，（北京：國際文化出版社，2004），頁 382。

[184] 張文和，《越南華僑史話》，（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5），頁 86。

[185] 亦爲新平郡，接近 Phú Thọ Hoa。

陸而滯留越南的軍民。「中華救助總會」並先後於 1955 年在嘉定省平政郡平治東村興建完成「自由村」俗稱「舊村」; 以及在堤岸第六郡富林坊新和東路增建「自由新村」，俗稱「新村」，並於 1956 年成立「自由學校」。1956 年在胡志明市的西貢、堤岸及近郊共設有五個難民棲身處，包括「自由村」、「決勝村」、「自由、居仁新村」、「守智村」及「富平村」等五個村。「中華救助總會」除了爲難胞、難僑興建駐所，後來還與駐越大使館及西、堤區的僑領、僑團合力組成「南越華僑救濟北越難僑委員會」，專爲南撤難僑提供服務，同時也輔導部分難胞難僑至南方各省就業、定居。[186]

胡志明市的華人多半聚集在堤岸地區，1975 年之前，不同方言族群的人，集中居住的地區也有些不同，第五郡有很多廣東人，潮州人則多集中在第六、八郡。第五郡的趙光復街，以前叫作廣東街（古稱福州街）[187]，居住在該街的廣東人可能相當多；還有位在第五郡梁汝學街以前叫潮州街，定居此街數十年的 ZH 女士表示，梁汝學街之前專門賣鹹魚，在當時非常有名，雖然此街福建、潮州、越南人都有，但以潮州人最多，不過，現在這條街的商家都改賣電纜線了。另外，據當地華僑 LM 女士表示，鴻龐街（Hồng Bàng 街以前叫 Hùng Vương 雄王街），以前就有很多潮州人，現在也是潮州人較多。至於福建人，則有不少人聚居在黎光松街（Lê Quang Sung）。

胡璉曾說「幫」的組織，是華人在越南商業經營上分工合作的重要推手。[188]事實上越南華幫幫會組織的嚴密，是扶助鄉親們在越安居樂業的最大後盾，各幫有各幫的會館、廟宇、學校、醫院、義莊等相關組織，生活中的疑難雜症，都能得到協助，而謀生所從事的經濟活動，自然也能獲得前輩鄉親的傳承。因此，在越南同一種方言族群的人，來越初期所從事的行業相似度也很高，甚至在華人社區中形成特殊的族群商業區。劉麗川在訪問胡志明市時，福建會館的耆老曾提及當年自原鄉乘船來越時，在碼頭已有各幫人士協助新到異國的鄉親安排住宿及工

[186] 黃瑾瑜，〈難民緣－難民結緣卅餘年〉《自由僑聲》，（台北：自由僑聲雜誌社，2009），頁 64。
[187] 張文和，《越南華僑史話》，（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5），頁 85。
[188] 胡　璉，《越南出使記》，（台北：中央日報社，1979），頁 142。

作。又根據在胡志明市社會人文大學任教的客家籍教授張世豪先生的推測，可能基於同鄉情誼，因此先來者便傳授相關行業的經驗，使後到者能在異國謀得溫飽。[189]這些都是越南華幫透過幫內緊密的協助網絡所展現的影響力，也是促成當地華人各幫在經濟活動上展現各自特色的重要原因。

越南華人幫權社會的形成，早在 19 世紀初期就已經開始，1807 年（嘉隆皇六年）華人得依語言設立幫公所，[190]1871 年法國統治越南後下令：「華僑之在南圻登陸者，必須隸入其所屬之某一幫中…。」[191]因此，我們可以了解到當時華僑自中國移居到越南時，華人幫會成爲他們必須仰賴的關鍵組織，甚至在他們還未踏上越南這片土地之前，便必須透過幫會的協助，以便做日後生活上的安排，而基於同鄉之誼，將他們拉進鄉親們在越南已打下基礎的行業，也是自然而然的。

各幫所經營的特色行業，清代嚴璩撰寫的《越南遊歷記》曾留下一份相關的紀錄，即「南圻六省酒商名單」與「堤岸機器米研公司九家名單」，提到光緒年間各幫所從事該行業的商家數目，其中酒商共 18 家，福建幫 7 家、廣東幫 4 家、潮州幫 4 家、嘉應幫 3 家；米研公司 9 家：福建幫 5 家、廣東幫 2 家。[192]資料裡顯示，當時福建籍華僑在經營酒類的銷售及米研行業裡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胡璉對於各幫在商業上的經營，也提出了他的觀察，他發現潮州人似乎沒有在某一特定的行業中發展，但其具有冒險犯難的精神，也常有一朝致富的情形出現，在五幫中成爲商業大亨的人數最多；廣東幫以雜貨零售商爲主；客家幫則從事藥材業；福建幫從事綢緞布匹業；海南幫則經營飯館茶店。[193]劉麗川也提到 2003 年時五大幫從事的行業爲：潮州幫，從事金融業、農漁產品、食品、工業及務農等；

---

189 這樣的情形在筆者訪談南越和北越的華人時，都發現有這樣的情形存在，甚至發現除了同一方言的族群會從事相類似的行業之外，同一方言族群裡的同鄉也有相同的情況。如胡志明市客家籍的大埔人多從事藥材生意的買賣，興寧人則從事織布業。在邊和市地區的大埔客家人則多從事「打石」業（石礦開採或石碑雕刻等相關行業），平陽省的土龍木市的大埔客家人則多從事陶瓷製作行業。

190 張文和，《越南華僑史話》，（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5），頁 60。

191 張文和，《越南華僑史話》，（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5），頁 76。

192 轉引自劉麗川，〈越南胡志明市華人五大幫歷史與會館文化〉《漢字傳播與中越文化交流》，（北京：國際文化出版社，2004），頁 380。

193 胡 璉，《越南出使記》，（台北：中央日報社，1979），頁 42。

廣東幫，從事木匠、修理匠、雜貨等；福建幫，從事鐵業、木材、布匹、藥業、百貨等；海南幫，從事餐飲業、娛樂業等；客家幫，從事教職、麵包師、藥材業、家庭紡織、鞋業、木屐、織籮等手工業。[194]張世豪則提到：「操潮州話的族群，多做茶葉、出入口貿易、小工業、魚販、種蔬菜等行業；操粵語的族群，多做雜貨買賣、茶合（咖啡廳）、肉販、酒店、餐館等行業；操客家話的族群，則多從事洋貨買賣、藥材、中成藥、紡織、鞋業等行業；操閩語的族群，則多數做承投商、穀米商、收購廢物、當舖、布匹等行業；操海南話的族群，多數開西餐館、咖啡店、洋酒行等行業。除此之外，從事文教工作的則以潮州人和客家人爲大宗。」

或許因爲華人在越南多從事經商，因此在越南的少數族群當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2007 年筆者曾在胡志明市向當地的越南籍學者詢問從事華人研究的原因，他們告訴我因爲華人在越南經濟發展上佔有很大的影響力。事實上我們不難從一些文獻資料裡去理解這樣的現象。十七世紀中期，西堤一帶仍是蠻荒之地，明朝遺臣陳尚川等人至邊和一帶開墾，後來擴及西堤一帶，讓柴棍舖（堤岸舊稱）由「荒漠」轉爲「綠洲」，最後在此建立了華人在南方的最大據點。鄭懷德在《嘉定通誌》裡也描繪了當時柴棍商業蓬勃的景象：「貨賣：錦緞、瓷器、紙料、珠裝、書坊、藥肆、茶舖、麵店，南北江洋，無物不有。…舖東平安市，海錯山肴，地產土貨，夜猶燒灼以買賣。」[195]

此外，從一些至今遺留在胡志市堤岸地區第五郡、第六郡、第八郡的地名，也可發現到華商所經營的事業對南越地區發展的貢獻，如陶瓷、首飾、打鐵、糧食加工等，其中如森灰（意指燒白灰的坊）、森打鐵（意指打鐵店）、羅庵（意指燒陶瓷）、羅笑（意指煲窯）、羅磚（意指燒磚），這些地名顯示出華人在胡志明市從事的陶瓷業、打鐵業、磚窯業曾經盛極一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南越地區相當有名的陶瓷業。「羅庵」地名的由來，是因 18 世紀左右，胡志明市的第八郡有一個叫羅庵的華人在當地經營陶瓷業中心，後來遷往平陽省，該地名便是爲

[194] 劉麗川，〈越南胡志明市華人五大幫歷史與會館文化〉《漢字傳播與中越文化交流》，（北京：國際文化出版社，2004），頁 382。
[195] 張文和，《越南華僑史話》，（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5），頁 85。

了紀念他。目前南越地區的陶瓷業主要是在同奈省和平陽省，當地的陶瓷業也多爲華人所經營。目前還有許多華人在平陽省的土龍木（Thủ Dầu Một）經營陶瓷廠。[196]此外，越南南方解放前立於平西市場（Chợ Bình Tây）的郭琰銅像，亦是爲了紀念廣東潮安籍的華僑郭琰獨資捐助平西市場的興建，法國政府除了爲他立銅像外，還頒發榮譽武士勛位。[197]華商張宏泰對於地方建設如郵局等大型公共建築物的興建有諸多的貢獻，法國政府感念他的功績，曾以他的名字在堤岸作爲街道的命名，此街即爲「宏泰街」，後來改稱潘輝注街。[198]

胡志明市的華人宗教信仰中心，主要在是各幫的會館，如廣肇幫的穗城會館，福建幫的霞漳會館、福建會館及三山會館，海南幫的瓊府會館供奉天后（媽祖）；福建幫的溫陵會館供奉觀音；福建幫的福安會館、潮州幫的義安會館（俗稱借富廟）供奉關聖帝君；福建幫的二府會館供奉的本頭公等傳統的中國神祇信仰之外，也信仰西方宗教如基督教、天主教等。

胡志明市的華人基督教會多半集中在堤岸地區，而不同的方言族群，也常集中於某一教堂來做禮拜，如第五郡的光中堂、越南宣道會；第六郡的平西堂、新和東堂；第八郡的潮語生命堂。其他還有位在第一郡的救恩堂、第十一郡的平泰堂、仁惠堂。據當地華僑 H 先生說，其中光中堂的歷史最爲悠久，至今（2007）已有 86 年的歷史，信徒中以廣東人較多；越南宣道會，其建堂的歷史至今（2007）也有 52 年之久，原爲中華宣道會，1975 年解放後改爲此名，以前來此聚會的信眾以客家人較多；平西堂則以潮州人和福建人較多；潮語生命堂則以潮州人爲多；救恩堂目前的信眾則以越南人較多。CLD 先生則提到，光中堂是當年從中國派至越南的宣教士成立的，這些宣教士包括中國人和西方人。有些信徒念了神學院畢業後，又創立了另外七間教會，因此光中堂成了胡志明市華人教會的龍頭，與後來成立的這些教會關係非常密切。

南方解放前越南宣道會的客家籍信徒很多，1980 年代每個月有一個星期

[196] 潘　安，《越南南部華人文化考究》，（胡志明市：文化新聞出版社 2006），頁 14。
[197] 周勝皋，《越南華僑教育》，（台北：華僑出版社，1961），頁 19。
[198] 張文和，《越南華僑史話》，（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5），頁 19。

日，會用粵語佈道而另請其他講道員翻譯成客家話，以服務不懂粵語的客籍長者，目前這些長輩均已過世，無此需求，因此目前已沒有客家話翻譯了。根據另一位 T 姓華僑表示，宣道會有兩個分堂：一個是 1996 年成立的平泰堂，另一個則爲宣恩堂。此外，在平陽省的「那條市」也購買了一塊教會的墳地，以作爲信徒安息之地。

至於娛樂方面，堤岸當地有幾家華人開設的戲院：大光明戲院，是歷史最悠久的，爲海南籍符姓華僑所開設的，約 40~50 年代時即已存在了，主要播放國語片和港片。其次爲麗都戲院，解放後改名爲還劍戲院（Hoàn Kiếm），專門播放邵氏公司出品的國語片。再其次爲麗聲戲院，此戲院前身爲「樂宮戲院」，麗聲戲院分麗聲 A、麗聲 B，麗聲 A 是戲院，麗聲 B 則是可以唱歌、跳舞的歌舞廳，當時戲院演的是港片。此戲院約成立於 70 年代，播放國語片，院務主任爲鄧姓華僑。台灣知名藝人湯蘭花、鄧麗君都曾來此登台。此外，三多戲院以前有粵曲、潮州戲、客家樂曲的演出，現在則改爲旅店。位於堤岸陳國全街的「能藝唱片行」是當時熱賣各種樂曲的有名唱片行，該店目前仍在舊址上繼續經營。此外，在越南南方華人最爲普遍的傳統娛樂活動之一，便是欣賞粵劇。[199]

[199] 潘 安，《越南南部華人文化考究》，（胡志明市：文化新聞出版社，2006），頁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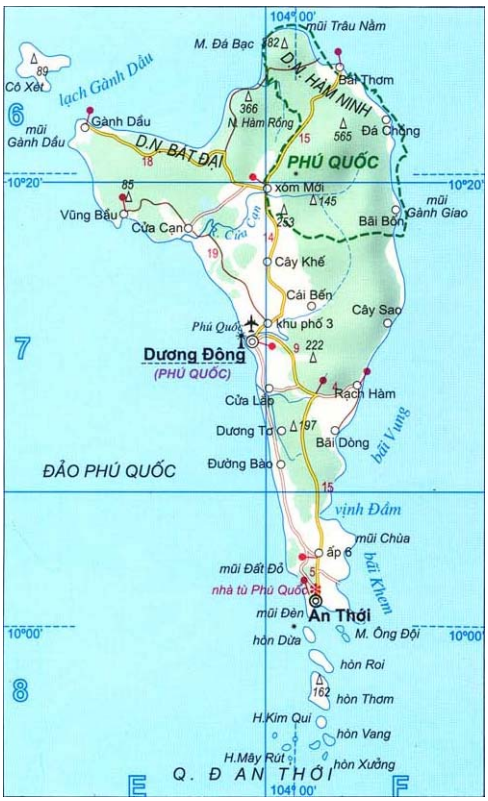


圖 2-8 富國島地圖

（六）富國島的華人

富國島位於越南國境最西南的邊陲地帶，接近柬埔寨（Combodia）南部貢勃省（Kampot）。有關富國島上的華人所留下的足跡，目前筆者蒐集到的文獻和訪談資料，主要是包含 1950 年[200]黃杰兵團，以及原先駐防雲南的彭佐熙二十六軍官兵這兩支部隊[201]自北越海防港撤退至該島所留下的紀錄。

根據侯人鳳所著的《浮生見聞》，記載有關國軍入越的歷程，作者提到 1949 年國共內戰，國民政府軍節節敗退，侯人鳳於當年三月初投身軍旅，當時黃杰任職湖南省省主席兼第一兵團司令，[202]他隨黃杰第十師軍團一路轉戰湖南、廣西的柳州及沙埔，當他們的軍隊被南下的共軍包圍追趕時，白崇禧將軍又搭乘專機轉

[200] 廖　源，《春風秋雨》，（不詳：天美設計印刷公司承印，2006），頁 74。記載 1954 年，法越簽訂日內瓦和約之後，才將黃杰的部隊從蒙陽送至富國島。

[201] 張志江，《活水南流－福音與越南》，（香港：宣道會，2006），頁 81。秦志森，《萬里萍蹤》，（不詳：不詳，不詳），頁 11。

[202] 侯人鳳，《浮生見聞》，（中和：清華彩色印刷有限公司，1994），頁 49。

往海南島，在群龍無首、彈盡援絕時，於 1949 年年底越過遷江進入十萬大山，最後殺出隘店（即鎮南關，今已改稱友誼關），[203]由北越的峙馬（法軍當時的軍哨站）進入越南祿平。[204]曾任職中華民國越南歸僑協會、出身陸軍官校十七期的黃謹瑜還曾奉命掩護黃杰兵團安全撤入越南。[205]1950 年 4 月 13 日，黃杰的部隊從海防宮門港登上艦艇被送往富國島。[206]

有關這段歷史，廖源則在《春風秋雨》也提及 1949 年黃杰的兵團倉皇越過中越邊界，繳械後曾被安頓在海寧省先安縣，當時法國政府還要求先安地區的幫長要分擔部分照顧的責任，幫長還與縣長劉紹英特地下令法農小學暫時停課一段時間，將教室空出好作爲他們臨時的住所。約停留一個月左右之後，又分批被送到海防的蒙陽及宮門煤礦場工作。1954 年法越簽訂日內瓦條約後，法國政府又再度將其送往富國島。[207]

據受訪者王玉亭則表示，1949 年從湖南開始撤退，跟隨第一軍團司令黃杰將軍，越過廣西十萬大山，經鎮南關（今廣西友誼關）進入越南，當時北越地區爲法國屬地，繳械後沒多久便搭船至蒙陽，並在當地過農曆年。那時生活艱苦，法軍並無提供任何生活物資，完全得靠部隊自謀出路。當時離蒙陽不遠處的「鴻基煤礦」礦場提供吃住，並且有薪資可拿，法軍和當地華僑不斷地來遊說，有些人爲了脫離目前困苦的生活，後來偷偷跑去開礦，但也因此埋下日後政府覺得他們不忠貞而無法順利返台的種子。在蒙陽停留半年後，又從蒙陽搭船至富國島。當年到達富國島之後，第一軍團前往陽東（Dương Đong），兩廣及各省部隊則前往介）。至於介多方面，王玉亭表示當年介多的華僑很少，也沒有華僑設立的學校。部隊到達介多後，先後成立了中華小學及豫衡中學，[208]而當時部隊中有很多原本在湖南當校長、當老師和在湖南當地就學的學生，因戰亂隨軍輾轉至富國

[203] 侯人鳳，《浮生見聞》，（中和：清華彩色印刷有限公司，1994），頁 16。
[204] 秦志森，《萬里萍蹤》，（不詳：不詳，不詳），頁 11。
[205] 黃謹瑜，〈難民結緣三十年〉《自由僑聲》，（台北：自由僑聲雜誌社，2009），頁 63。
[206] 侯人鳳，《浮生見聞》，（中和：清華彩色印刷有限公司，1994），頁 59。
[207] 廖　源，《春風秋雨》，（不詳：天美設計印刷公司承印，2006），頁 73-74。
[208] 當時因來自河南和湖南衡陽的人很多，因此將學校命名爲「豫衡」中學。

島，自然就成爲後來的師資群。至於教材，則由那些隨軍逃難的教師，提供當年從大陸內地所攜出的教本。

根據黃運球的受訪紀錄，在北越宮門時期黃杰曾住在宮門的中華小學的樓上，[209]不知是當地原有的僑校或爲其部隊抵越後才成立的。另外，根據方開疆的受訪紀錄，他表示，當初他們的部隊從蒙陽遷至金蘭灣時，已有一批國軍和「豫衡聯中」在那兒了，聽說是雲南彭佐熙的 26 軍部隊，爲了解決那些學齡子弟的教育問題，在營區內的豫衡聯中成立了附屬小學。1950 年隨部隊又再次遷移至富國島，當時設在島上的「留越國軍管訓總處」，爲了解決留越國軍子弟的教育問題，以及協助當地華僑子弟的中文教育課程，因此成立了「中華小學」。[210]

陽東方面，侯人鳳表示，1950 年 4 月 20 日黃杰兵團從富國島的陽東上岸，第一軍團至陽東後，胼手胝足建立了房舍，蓋了活動中心中山堂，建了中山橋，除了操課練兵之外，也從事一些如種植胡椒、製作魚水（魚露）、製鹽以及捕捉海鮮等業來維持生計。島上還有一座魚骨廟是島上漁民的信仰中心。

據當年也曾被拘留在越南的黃運球表示，當國軍部隊進入越南之後，法國政府因受到共產黨的威脅，既不敢將他們遣返中國，也不能讓他們回到台灣，於是將他們拘禁在北越的蒙陽和萊姆法郎兩地。後來部隊移送至富國島後又重新整編，他被編入「留越國軍政治部藝術工作隊」，單位裡設有「平劇隊」、「話劇隊」、「合唱團」、「文藝隊」，同時還創辦了一份「富國日報」，唐光輝和蔣伏生兩人還冒險成立了軍事電台，主要是爲了與台灣當局以及仍留在大陸從事游擊戰的國軍作聯繫，但後來因內奸向法方告發而撤去。1953 年 5 月下旬，政府將富國島上的軍民運送回臺，侯人鳳的部隊（第一兵團第十師）在高雄港下船，移駐左營勝利營區，解散了其部隊，並將之全部編入陸戰隊。

另一支由彭佐熙率領的部隊也於 1950 年 1 月 23 日因戰況不利而退至北越的小猛，26 日進入位於越南最西北的省份萊州（Lai Châu），解除武裝之後，2 月 1

[209] 黃翔瑜，《留越軍民訪談錄（一）》，（新店：國史館，2007），頁 215。
[210] 黃翔瑜，《留越軍民訪談錄（一）》，（新店：國史館，2007），頁 8-10。

日又分批從萊州經山羅至河內，26 日再移至海防，而後再船運至中圻的金蘭灣，[211]最後又被送到富國島。當時越南已是法國屬地，因此黃杰兵團司令與法軍、中越邊區司令於 1949 年 12 月 12 日簽訂中法寺馬協訂，[212]並依國際公約繳械，預備假道海防回到台灣。但未料在中共施壓之下，法方違反協定，將撤退至越南的軍民軟禁於當時的海防省宮門縣的蒙陽市（Mường Đương）集中營，1950 年 4 月 13 日在海防宮門港搭船將國軍運往富國島，1953 年再運送回台灣。[213]越南華裔牧師張志江回憶當年在越南傳播福音時，與原名爲韋如波後來入法國籍而改名的韋約瑟（1951 年被案立爲法國隨軍牧師），兩人曾至富國島爲那些被羈留在富國島上的黃杰及彭佐熙部隊講道、傳福音。[214]

國軍在越南被軟禁的這段血淚史，我們可以從侯人鳳的詩作窺見一、二：

簽中法寺馬條約－出隘店、進越南

錦繡河山隘店離，出關繳械法軍欺，

赴台條約先簽訂，背信羈留蒙陽棲。

打虎

金蘭灣部建營房，割草官兵遇虎王，

數百武松齊舉棒，英雄猛獸決擂場。

抵富國島

暈船缺水苦皇天，停泊陽東富海邊，

上岸眼觀又荒島，叢林荊棘人煙稀。

---

[211] 秦志森，《萬里萍蹤》，（不詳：不詳，不詳）頁 11。
[212] 此地名秦志森、侯人鳳在其著作中均未附上越文拼音，「寺馬」、「峙馬」，應爲同一地名。
[213] 侯人鳳，《浮生見聞》，（1994），頁 17-18 及 59。
[214] 張志江，《活水南流－福音與越南》，2006，頁 129-130。

聖誕節絕食抗議三天

舉世狂歡度聖誕，吾人急欲返台灣，

絕食三天嚴抗議，軍民怒吼震塵寰。

登艦離富國島－民國 42 年 5 月 25 日

雄偉艦隊海邊停，載運軍民祖國行，

幸喜脫離富國島，數年痛苦變歡欣。[215]

從 1949 年底進入北越地區，而後因法國政府違反約定，國軍先後被軟禁在蒙陽後又遷徙至中圻的金蘭灣，最後又送至富國島這些集中營。這段期間，除了得和自然環境拚搏求得生存之地，還得對抗法國政府不人道的對待，以及不斷設法爭取回台的機會。因此，他們發表了「爭自由大會宣言」，控訴滯越期間受到法國政府的非人待遇：「…我們看看法方對我們的待遇怎樣，『衣的』兩年來只發一套襯衣，『食的』，…（主食）還不到十六兩，至於副食一週還不夠兩天吃，『住的』在北越的時候，把我們囚在一片廢墟上，到富國島也是如此，『行的』畫爲地獄，…每天所發的藥品，經常不夠病患需要量的半數…」並且寫了一份「向法國政府抗議書」，提及他們無辜地被軟禁，以及被法國政府剝削勞力：「…第一、我們抗議貴國政府，不履行 1949 年 12 月 12 日假道入台的中法寺馬協定。第二、我們要抗議貴國政府，殘害人權，不履行國際義務，…更遭著人世間罕有的苦難，與生存的威脅，首先強迫集中在荒涼的越北蒙陽，繼而秘密分批遣送富國島和金蘭灣…其次，貴國政府要整我們出賣勞力，爲你們的煤礦和橡膠園做生產工具…」[216]在發表完「爭自由大會宣言」之後，隨即向法方遞交抗議書並且上街遊行，自 1951 年 12 月 25 日的聖誕節起持續三天絕食抗議，希望能獲得法方政府的關注。後來經過外交管道，政府一再向法國政府交涉，終於在 1953 年 5 月 25 日將滯留

[215] 侯人鳳，《浮生見聞》，（中和：清華彩色印刷有限公司，1994），頁 84。
[216] 侯人鳳，《浮生見聞》，（中和：清華彩色印刷有限公司，1994），頁 66-73。

富國島將近四年的國軍接運回國。

第三章　越南的客家人

客家人在越南全境究竟有多少人？目前並無確切的數字，但根據文獻記載，[217]無論在越南北、中、南任何一區，客家人在華人中所佔的比例約爲 10%，若依此數據去推論目前客家人在越南華人中所佔的人口比例，筆者推估可能也是這樣的數字，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客家人在越南除了以「客家族群」的身分展現外，也可能以「廣東人（廣府人）」、「潮州人」或 Ngái 人、Ngùng 的身分出現，因此客家族群在越南華人中佔 10%的比例，實際上可能還有所謂的「黑數」存在。

筆者推論客家人在越南華人中可能有隱藏的「黑數」存在，主要是客家人在越南五幫華人中，與廣肇幫及潮州幫關係十分密切，彼此在不同區域的華人社區曾有結盟關係。在北越的河內及海防地區，廣肇幫、潮州幫及客家幫的幫民均來自「廣東省」的背景下，在當地的華人社區中僅有福建會館和廣東會館（粵東會館）的情形下，極可能共同加入當地的粵東會館或廣東會館，而對外以「廣東人」的身份展現；在中越華人移民甚早也建立了越南境內三大唐人街之一的惠安城，客家幫與廣肇幫關係更爲親近了，此二幫曾在一段時期裡共用一個會址，相較與其他的華人幫會，彼此有更多相處與共事的機會，而越南的客家人多來自粵東地區，廣肇幫幫民的祖籍地也多爲廣東省，因此不但在語言上的交流頻繁，在身份的彰顯上也很可能用「廣東人」甚或「廣府人」的身份出現。在南越地區，胡志明市爲華人的大本營，客家幫與潮州幫、廣肇幫的關係也很密切。客家幫與潮州幫在胡志明市向有「潮客一家」的結盟關係，筆者推測可能與當初客家人、潮州人均自中國大陸廣東汕頭搭船來到越南胡志明市越打天下有關聯；在當地五幫華人中，潮幫與客幫在早期曾共同出錢出力建了「義安會館」，兩幫在許多會務上也彼此共商、互相協助，在崇正會館成立之後，由於位置毗鄰義安會館，兩幫共祀主神爲關聖帝君的廟宇，也共用廟宇前的廣場，因此直至今日仍維持十分緊密

[217] 見表附錄 3-1 及 3-2。

而友好的關係；兩幫由於接觸頻繁，因此在語言上的交流頗密切。

據筆者田野調查，潮洲幫有部份人士能說一口流利的客家話，也有不少客家人擁有說潮語的能力，這也使得潮州話在華人社區中的地位成爲廣府話的強勁對手。至於客家幫與廣肇幫也是關係匪淺，客家幫與廣肇幫因絕大多數幫民均來自廣東省，同爲「廣東人」的身分，加上客家話與粵語在語言方面有許多的相關性，廣府人又占有全市漢語方言族群人數最多的優勢，使得客家人在語言的使用上，經常選擇「廣府話」作爲對外溝通的工具，甚至連傳統戲曲也選擇用廣府話來演出。

由以上所述，越南境內客家人除了因與廣肇幫、潮州幫的關係密切外，1975年越南統一後，普查全越人口時只針對各民族的人口作統計，未在華族中再一步細分方言族群人口數可能也有關係，因此客家人可能比實際上的統計數字還要多出許多。

第一節　客家人的移民因素及路線

近代遷移至越南的華人，有一部份的人是出於原鄉的生活條件欠缺而「求食他方」；[218]也有一些人爲了躲避戰亂，他們從陸路經由第三國來到越南，或經由海路來到越南的，[219]誠如劉佐泉在《太平天國與客家》一書中所說的：「『移民』是那些富於冒險精神的人、不滿現狀的人、一貧如洗的人、有膽有識的人、鋌而走險的人，他們必然要尋求新的故鄉以改善自己的生活，以求繼續生存」，[220]越南客家人的遷移歷史背景與遷移方式，大致上也是循著這樣的模式來到越南，而

[218] 筆者至同奈省邊和市做訪談時，一位受訪者表示，華僑並非許多人想像得那麼尊貴，其實只是想到另一個較容易謀生的地方落腳，並用客家話說他們只不過是「求食他方」罷了。

[219] 受訪者 CLD 先生則表示 1949 年中國大陸變色，父親先前往寮國，至 1950 年代末期才到越南。另一位受訪者 CHX 先生則表示，當時在家鄉聽聞國民政府節節敗退，共產黨已進入家鄉廣東清算地主，並且見人就殺，一天殺八個人，受訪者的伯父當時爲廣東豐順八鄉的鄉長，擔心遭到迫害，因此帶著受訪者的父親及受訪者，三人連夜跑到汕頭市搭上名爲「貴陽號」的船逃往越南，坐了六天六夜然後在西貢的白藤碼頭（客家話稱爲"白碼頭"）下船。

[220] 劉佐泉，《太平天國與客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頁 240。

他們移民至越南的方式及路線有很多，其中包括下列幾種方式：

(1) 陸路：

a. 從大陸原鄉越過中越邊界的東興至北越的芒街、廣寧（舊稱海寧），或越過邊界來到諒山，而後因戰亂的關係再一路往南遷移。

b. 從大陸原鄉經由寮國，再到越南的西貢。

(2) 海路：

a. 從廣東汕頭搭乘「貴陽號」至越南西貢的白藤碼頭。

b. 從廣州搭乘「台山號」至越南西貢的白藤碼頭。

c. 從廣東防城搭船至北越海防。

(3) 先陸路再海路：

a.從廣東惠陽到香港，再乘船至越南西貢的白藤碼頭。

b.從大陸原鄉越過中越邊界的東興至北越海寧省，1954 年從海防港搭法國軍艦隨法軍撤退至南方。

越南近代華人的遷移與中、越南兩國的近代史是息息相關的，尤其是近代史上幾次重大的戰役及特殊歷史事件，對於華人的遷移有很大的影響，而越南華族中的客家人的遷徙，基本上也和這些歷史事件有關聯：

一、太平天國之役（1851 年 1 月~1866 年 1 月）[221]

1851 年廣東花縣客家籍的洪秀全，因多次於科舉考試中受到挫敗，因而想要推翻滿清王朝，他成立了「拜上帝會」，以基督教爲其信仰，並號召該會成員於今廣西省桂平縣金田村起義，於攻佔永安後建立了國號「太平天國」的客家人王朝，他自稱「天王」，同時冊封楊秀清爲東王、蕭朝貴爲西王、馮雲山爲南王、韋昌輝爲北王及石達開爲翼王。1853 年攻入南京並建都於南京，稱爲「天京」。

[221] 劉佐泉，《太平天國與客家》，（開封：河南大學，2005），頁 207。

後爲曾國藩的湘軍和李鴻章的淮軍，以及英、美兩國所組成的常勝軍一一殲滅，1864 年洪秀全逝世於南京，結束了十三年短暫歷史的王朝，1866 年太平天國最後的殘餘勢力在廣東嘉應州全部被剷除。

根據劉佐泉的研究，太平天國的社會基礎是來自廣東省西部及廣西省東南部地區的客家人，他透過客家人的族譜發現，廣西的客家人有許多是由福建、廣東的客家人遷移而來的，他們是在明、清兩代尤其是清朝時期大量地遷徙至廣西。太平天國滅亡後有不少人遭到清朝政府驅逐，於 1849 年~1863 年被迫遷移至海寧省，這其中有不少是原籍爲廣東的客家人。

太平天國之役，不僅促使客家人經由陸路越過邊境進入越南避難，也促使客家人大批向海外遷徙。根據《越南崇正總會》會刊發刊詞的內容，可一窺究竟：「…又自洪楊革命後，有志之士，多遠走海外，避秦異域，借地謀生，此事無足向海外移殖之時期。現無論泛美洲一帶，南洋各處都有吾僑之足跡（如南美洲、紐約、加拿大、舊金山、檀香山、大西洋群島、古巴、英屬尖尾架、千里達荷屬蘇利南、祕魯、墨西哥、巴西、厄多利、位亞基、太平洋群島、大溪地、菲列賓，東南亞如越南、柬埔寨、寮國、泰國、緬甸、馬來亞、星架坡、檳榔嶼、麻六甲、八打威、印尼、山打根等處）。」[222]從上述文獻可知，太平天國起義事件，對於近代客家族群的大規模遷徙具有關鍵性的影響。

二、中法戰爭（1883 年~1885 年）

越南自秦漢以來一直是中國的藩屬地，但法國一直覬覦越南這片沃土，1856 年法國藉口越南處死天主教傳教士，而轟炸峴港甚至一度佔領。1860 年又進犯並且佔領越南南圻，1862 年越南又再度割讓西貢地區，1873 年法國進攻河內，但爲劉永福率領的黑旗軍所擊退。1883 年法軍進攻駐越南西山的清軍，企圖取代中國成爲越南的保護國，中法也因此正式開戰。而中國雖然在中法戰爭中劉永

[222] 鍾裕光，〈發刊詞〉《越南崇正總會》，（西貢：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1958），頁 3。

福率領的黑旗軍和馮子才的軍隊多次大敗法軍，但是 1885 年中法兩國依舊簽訂了天津條約，中國選擇正式放棄對越南的宗主權，越南因此成了法國的殖民地。除此之外，雙方也在條約中協議將原來屬於中國領土包括海寧、芒街等北侖江以南的地區劃歸越南管轄，那些原先居住在當地的中國百姓，也順理成章地成了「越南」的國民。當時有些從中國內地移民至中越邊境海寧省的客家族群，因而被歸爲「越南人」。

三、二次世界大戰及國共內戰（1937 年~1950 年）

1937 年中國因盧溝橋事變正式向日本宣戰，1949 年國民政府軍又與中國共產黨的軍隊燃起戰火，兩次戰爭相距僅僅十二年，飽受戰爭肆虐的人民不得不攜家帶眷遠離故鄉，在異國尋求安立命，而地理上與中國緊緊相連的越南，便成爲首選之地。當時有部分客家族群在這段期間自廣西越過中越邊境進入越南，然後在北越地區定居下來；有的從廣西防城港搭船抵達北越海防；或自大陸原鄉進入寮國境內，再轉進越南胡志明市；有的則從原鄉出發，先至香港再以海路方式至南越地區；也有一部分客家人自原鄉從廣東汕頭及廣州搭乘「貴陽號」、「台山號」來到越南南方。

四、法越奠邊府戰役（1946 年~1954 年）

1946 年法越兩國在奠邊府爆發戰爭，後來中國共產黨從旁協助由胡志明領導的越盟擊敗法軍，1954 年在日內瓦會議中決議以北緯 17 度將越南一分爲二，北方爲主張社會主義的胡志明所掌控「越南民主共和國」，南方則爲由法國所扶植的越南皇帝--保大所統治。保大勢力衰亡後，由吳廷琰繼任並主持「越南共和國」。當時有一部份的華人，在這段南北越對峙時期隨法軍搭乘軍艦自北方遷移

至南方，有些是家族自行遷移至南方，[223]有些則是當時透過國際紅十字會及美軍的協助來到南方。[224]

另根據曾住河內的華僑余滿華在《多元文化的自我認同》談到，台灣政府在南北越分立時也派飛機至北越地區撤僑，尤其是歡迎青年華僑返台升學，有意返台者就在河內的粵東會館登記。[225]此外，出生及成長於海防的 H 先生和 L 先生也提到 1954 年北越政權即將轉移時，政府於 1954 年曾先後四次派四架飛機至海防接運僑生回國。這些來自河內或海防的僑生中，也有一部份是客家籍。這段時期裡，有一些原來在北方參與法軍打奠邊府戰役的客家人、Ngái 人及儂族人跟隨法軍從海防港上船，然後直達南方的西貢，一部份客家人和 Ngái 人，在胡志明市第十郡的富壽區落腳（Đường Phú Thọ Quận10），另一部份則先至平陽省的潼毛（Sông Mao）、潼義（Sông Nghi），再遷往同奈省的富利社（Phú Lợi）定居。[226]

五、吳廷琰時期的國籍法與禁營令

1956 年吳廷琰政府接連頒佈幾項法令，包括禁止外僑不動產及五百元以上的商業牌照轉讓，禁止外僑經營十一種行業，以及針對華僑強迫入越南籍的國籍法，1959 年吳廷琰甚至下令撤銷移民局中的華人各幫「中華理事會」辦事處，並將居留稅調高爲每年一千元，迫使華僑們轉爲越南籍。禁營的十一項行業，名義上對象是全越外僑，但事實上這些行業多爲華僑們在經營，因此生計也大受影響。此外，新的國籍法的頒定，也造成當時許多華僑的反彈。這些法令的實施，

[223] 受訪者 CJQ 先生表示，1948~1950 年間父親和叔叔越過中越邊界來到北越地區的海寧省(今廣寧省)，1954 年戰爭爆發後，家族遷往南方的西貢，1975 年南方解放後，又往北遷移至同奈省。

[224] 資料來源：http://www.flying.com.tw/travel/trip/vietnam/war.htm

[225] 余滿華，《多元文化的自我認同》，（台北：遠流出版社，2003），頁 7。

[226] 廖洲強先生曾參與奠邊府戰役，後來隨法軍在海防搭上船之後一路南遷，在西貢船下了船之後，直奔潼毛（Song Mao）的難民營，住了幾年之後才移居到同奈省定館縣富利社。

也促使台灣政府於 1957 年先後兩次派遣飛機至越南南方撤僑，並接運許多越南僑生回台升學，[227]其中也有一些客家籍的學生。

六、越南戰爭及中越戰爭（1960 年~1979 年）

1960 年~1979 年越南接連爆發內戰以及 1979 年的中越戰爭，是另一次牽動客家族群移民的重要戰役。尤其是 1979 年的中越戰爭，中國為了報復越南於 1978 年以保護越南僑民為由進攻柬埔寨，中越兩國因而爆發邊境戰爭，後來在越南境內也引發了排華風潮。據稱當時北越地區包括山羅、萊州等地的華人紛紛來到河內，再從諒山等邊界省份回中國。一部份的北越客家人（尤其是居住地區靠近中越邊境）也經由陸路返回大陸原鄉，目前在廣西省田陽縣二塘鎮和百色市四塘鎮的華僑農場，即有 1978 年前後自越南回國定居的客籍華僑。[228]還有一部份於 1954 年自北方遷徙到南方胡志明市的客家人，繼續往更南的地區遷徙，但也有些人從胡志明市往北遷至同奈省；南方的華人則選擇越過邊境輾轉以陸路方式或海路方式，搭乘船隻抵達香港、馬來西亞、泰國、印尼、新加坡等地，再以難民身分被安排至美國、法國、加拿大、澳洲等第三國定居。

第二節　客家人的分布

本文在此所處理的客家族群對象，主要是根據文獻及田野採訪的資料，分為三個部份包括北越地區、中越地區、南越地區的客家人作為深入探討的對象。

客家人為越南華族的一支，在分佈的地區基本上和華人分佈的區域近似。就目前文獻資料及筆者的田野調查紀錄顯示，在北越地區的包括首都河內市、北方大港海防市、興安、老街省、廣寧省、北江省等地區；中部則有廣南省會安市；

[227] 張文和，《越南華僑史話》，（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5），頁 78。
[228] 鍾文典主編，《廣西客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 81。

南部則有同奈、隆安（Long An）、堅江（Kiên Giang）、前江（Tiền Giang）、茶榮（Trà Vinh）、頭頓（Vũng Tàu）、平順、薄寮等地均有客家人的蹤跡。[229]不過，就筆者蒐集的文獻及田野調查所知，目前南部地區的客家人數量似乎較中、北部地區多，對於南方的華人情況描述的文獻資料也較多，而胡志明市爲較集中的區域，客家文化的展現在此地也最爲鮮明。據當地客家人李少良先生告訴筆者，之前胡志明市第五郡、第六郡都有客家人集中的社區，客家人集中的街道包括趙光復街、孔子大道（今海上懶翁街）、同慶街（今陳興道街 B 段）。其次是同奈省的邊和市（尤其在石山村），再次之則爲平陽省土龍木市。

除此之外，根據筆者的田野調查，在隆安省及前江省（Kiên Giang）丐皮縣的丐皮市、美萩市也有客家人的聚落；[230]而同奈省的富利社也有自稱客家人的華人定居於此，他們的聚落比起都會型的胡志明市客家人社區更爲集中。在同奈當地，還有另一群自稱爲涯（Ngái）人及被稱爲儂（Nùng）族的族群，他們與客家人的關係非常密切，筆者將在本章第三節作討論，此處不再贅述。

一、北越地區的客家人

關於北越地區的客家人，根據文獻與筆者田野調查資料顯示，包括廣寧省（舊稱海寧省）、老街省、海防、興安省的庸憲、北江省及山羅省。他們當中有一部分是早期的移民，有一部分是來自於清代時期至高州、雷州、欽州、廉州移墾，後來又繼續往北遷移至中法戰後劃歸越南領土的海寧省。另一部分是參與太平天國以及欽州、防城等起義失敗後，迫於清朝政府的掃蕩與鎮壓，因而遷居至海寧地區。另外，還有當年加入劉永福黑旗軍在戰後留居中越邊境的客家子弟。

[229] 客家籍的 ZXQ 先生，在筆者拜訪他的時候，曾提及他的老家廣寧省還有不少客家人，此外北江省也有客家人的聚落。

[230] 目前仍居住在前江省丐皮縣丐皮市當地的大埔客家籍羅啓發先生，告訴筆者之前該社區客家、潮州、廣肇、海南、福建等五幫的華人都有，而且該社區也有很多客家人。

（一）海寧省的客家人

海寧省的客家人，主要分布在潭下（Đầm Hà）、碰街（Mon Cay）和河檜（Hà Cối）等地及先安地區。[231]根據《儂族與海寧自治區史略》一書記載，他們於十九世紀太平天國戰事之後，被清朝政府流放至兩廣邊界，而後進入越南海寧省，他們主要居住在海寧省潭下、碰街和河檜，當地人稱他們爲「流民」（Lầu Mần），意指「淪落居無定所的人」。[232]但他們的驍勇善戰，卻十分受到肯定。在廖源的《春風秋雨》一書中也提到海寧省的先安縣也有客家人，如在海寧省先安州出生，祖籍廣西省博白縣的何江爲軍人世家，與海寧省儂族自治區區長黃亞生爲同期軍校同學，曾任先安第三任縣長，其父親何宗湘爲駐先安客籍兵團的指揮官，何江後來還隨法國政府南遷，最後病逝於同奈省定館。[233]因此，筆者推測當地應該有不少客家籍人士。曾任同奈省從義中山中學董事的劉義旺還提及，帶領儂族兵團協助抗日戰爭的第五師團領袖黃亞生也是在越南海寧省出生、原籍爲廣東防城的客家人。[234]李冠白也提及黃亞生所帶領的儂族兵團絕大多數爲廣東防城的客家人，少部份則爲滯留在北越地區的黃杰部隊士兵。另一位華僑李少光也表示，他們是以陸路方式來到越南，而福建、海南人則透過海路方式。之前在海寧省的下居（河檜）住的都是客家人，有許多同姓的客家人住在同一個村落，當時各姓氏的宗親會至今仍然存在，下居當地還有一間自大陸原鄉分靈過來的阿婆廟。

（二）老街省的客家人

關於老街省的客家人，筆者曾向越南河內社科院中國研究所詢問，該所研究

231 目前越文地名的中文翻譯未統一，因此有些人採音譯，有些人則採義譯。Đầm Hà 及 Hà Cối 有些越南華僑翻譯爲「潭河」、「下居」

232 Hội Quân Cán Chính Hải-Ninh, "*Người Nùng & Khu Tự-Trị Hải-Ninh Việt Nam*",Los Angeles: Hội Quân Cán Chính Hải-Ninh, 2007。,p.1-2。

233 廖　源，《春風秋雨》，（不詳：天美設計印刷公司承印，2006），頁 94-95。。

234 黃亞生曾爲儂族自治區區長，根據耆老劉義旺的說法認定其爲客家人，而海外儂族人則認爲儂族祖先雖來自中國，但不屬於中國的民族，他們自認爲是越南少數民族。而且越南儂族、涯族與客家族群的關係，目前仍未明朗，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人員曾向筆者表示目前在老街省仍有一定數量的客家人，可惜的是筆者當時因時間上的限制，未能與該所研究員一起至老街省進行調查。但據文獻上記載，太平天國之役後，有不少客家族群進入中越邊界的省份，其中也包括了老街省。

（三）河內的客家人

首都河內的客家人狀況並不明朗，筆者曾在河內訪問當地的華僑，但受訪者只知道某些街道是廣東人較爲集中的區域，並不知道當地客家人的聚落集中於何處，這或許因海外華人社區多以粵語爲主要溝通語言，加上有不少客家人來自廣東省，因而被統歸爲廣東人，語言的隱藏、以地域作爲身分別等因素，使得客家人的族群特徵不易被辨認。更何況北越地區的「越化」政策比南越來得早，華人更早放棄以母語及粵語來做溝通語言，當大家更頻繁地以越南語作爲交際語言，華人方言族群的身份就更加模糊了。但是從河內的廣東會館被命名爲「粵東會館」來看，當地有不少從廣東東部移居河內的華人，而粵東地區正是中國內地客家人的大本營之一。此外，建於河內環劍湖畔的玉山寺裡面有座「敬字亭」，敬字亭雖非客家人獨有的特殊建築物，但在客家區裡「敬字亭」幾乎是處處可見的，也可算是客家族群的指標性建築物之一，由此筆者推論河內地區應有相當人數的客家人定居於此。

（四）海防的客家人

曾任教海防華僑中學的 SRE 先生提到海防地區五幫的華僑具備，筆者透過他的協助採訪到當地一個客籍家庭。廣東梅縣籍的 ZXQ 先生告訴筆者，他的祖先來自河南鄭州，再遷福建，曾於福建汀洲府與福建人械鬥，而後又遷廣東梅縣，再遷廣東欽縣、防城，最後遷至越南海寧省。ZXQ 先生表示，其先祖於清朝時期（約於 1873 年左右）來到海寧省開墾，父親在海寧省（今廣寧省）的河檜縣

出生，後來遷居到海防，他的父親在 1954 年北方解放前曾住在李常杰街，而該街爲海防當地華人重要的聚集地之一。1979 年中越戰爭後的排華風潮，有些人親人返回中國大陸，有些則遷移至胡志明市，有些人移民至美國，還有部分親人仍住在海寧省（今廣寧省）。

另外，他們還將說不同腔調客家話的人做了一個粗略的分類：「大種 Ngái」和非大種 Ngái。當筆者用客家話和他交談時，他指稱筆者所說的台灣四縣客家話是「大種 Ngái」說的客家話，接近廣東梅縣客家話，而「大種 Ngái」是屬於上六府，非大種 Ngái 則爲下四府。[235]「大種 Ngái」可能是來自某些客家縣份的客家人佔有較高的比例，因此給予他們這樣的稱呼。

（五）興安省庸憲的客家人

北部興安省庸憲的客家人，也是較少爲人所注意到的，根據楊聰榮的研究，興安庸憲當地有一溫姓家族，受訪者溫德誠先生向其表示祖先是從福建遷入潮州府，因此加入當地的福建會館，但楊聰榮從其家譜所記載的地望爲潮州北部，推論出溫家應是來自客家祖地之一的客家人，而他們在越南被定位的身份爲「明鄉人」，溫家可能是 18 世紀左右移民至庸憲的。溫家的家譜記錄方式不同於一般人紀錄在紙本上，而是將家譜刻在石牆上的，以提醒後代子孫不忘根源。但是家譜固定在石牆上，使得家族中後來的新成員無法一一將其補上資料，再加上越南官方文字由方塊漢字轉變爲拼音的拉丁化文字，使得家族中的成員，無法藉由閱讀文字來了解其家族遷移史的內容，[236]若再加上當地華人與當地京族人通婚的因素，家族歷史或是華人身份被遺忘的可能性就更高了。

（六）北江省的客家人

[235] ZXQ 說，上六府、下四府爲清代時期廣東省行政區域的劃分。

[236] 楊聰榮，〈以兩個越南客家家族談越南華人的記憶與遺忘〉，（2006 年東南亞區域年度研究研討會，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2006.4.28），頁 4-7。

北江省的客家人在許多有關越南華僑的資料裡並未被提及，倒是住海防的客家籍 ZXQ 先生，曾向筆者表示北江省的「姚禮」村有很多的客家人，[237]同時該村還有很多人學習客家傳統的武術。此外，根據越南學者 Phạm Đăng Hiến（范登憲）的研究，越南北部華人最多的省份要屬北江省了，華人主要集中於陸南（Lục Nam）、陸雁（Lục Ngạn）、和山洞（Sơn Động）這三個縣，其中陸雁縣的華人最多，當地的華人說的語言包括 Ngái 話、客家話及 Pạvà 話（可能是所謂的「白話」），Phạm Đăng Hiến 甚至推測，他們可能是太平天國滅亡後，爲了躲避清朝政府追殺而逃難至北江省的華人。

由於太平天國的成員多是客家人，因此 Phạm Đăng Hiến 推論當地的華人可能在 19 世紀末葉遷徙至北江省的陸雁，若據此推算客家人遷移至北江的時間應該也差不多是在那個時候，他們在北江定居可能也超過一個世紀。另外，Phạm Đăng Hiến 還提到，在新光鄉、新華鄉及同谷鄉同谷區的華人講 Ngái 話，他們既自稱是「華人」（Người Hoa），也說自己是「涯人」（Người Ngái），其他華人也稱他們爲「Ngái」。而客家人與 Ngái 人的關係一直是很密切，因此，北江省很可能既是北部華人的大本營，也可能是北部地區客家族群的重要聚落。

（七）山羅省的客家人

山羅省的客家人遷移因素和時間，一如海寧省、北江省的客家人，是在太平天國之役後遷徙至當地。根據秦志森的《萬里萍蹤－記越南山羅市華僑的一生厄運》的記載，山羅省山羅市的華人，他們多來自廣東、廣西及雲南省，其中以廣西人數最多。這些移民中有些是在十九世紀後期，太平天國運動失敗後，有劉永福帶領兩百多人進入越南北部，而山羅的華人有許多是後來留在當地的黑旗軍部屬的後裔，他們後來與當地的傣族人（擺夷族）通婚，並且同化了傣族人，同時

[237] 「姚禮」二字爲筆者以音擬字，因受訪者表示不知中文字應如何書寫。

仍維持中國傳統的生活方式與文化。[238]而劉永福率領的黑旗軍爲客家子弟兵，因此，若自 1967 年劉永福叛離洪秀全並領軍進入越南北圻地區算起，客家人移民山羅市至今（2009）最少超過 140 年的時間。

由於研究北越地區華人的相關文獻原本就相當少，北越地區政權由法國人手中轉交給胡志明之後，中國共產黨也從國民政府手中接掌中國大陸的政權，北越地區的政權與撤退至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幾乎不再有任何聯繫，因此對於該區的華人狀況更無法掌握，更遑論越南華人中人數比例不高的客家人，這也是筆者在蒐集北越地區華人與客家人相關資料上的限制。

二、中越地區的客家人

中越地區的華人聚居地首推廣南省的會安，在明清時期是越南重要的國際貿易都市，來越的外國商人中以中國人和日本人最多，而中國人地數量又多過日本人。根據唐志詞的研究，十七世紀遷入會安的華人比日僑要多上百倍左右，如 1642 年在地華人約四、五千人左右，而日僑則約爲四、五十人左右。中國人和日本人也在當地建立了屬於他們母國文化特色的聚落－唐人街和日僑街，而會安也是華人在越南史上建立的三大唐人街中最早的形成的，[239]至今許多中國式的建築仍被保持得十分完好，包括華人的信仰中心關帝廟、觀音廟，以及各幫會館：廣肇會館、福建會館、客家會館、潮州會館、瓊州會館和五幫會館（中華會館）。[240]由此可知，十七世紀時可能已有相當數量的客家人移入會安了。根據張文和的《越南華僑史話》的記載，1962 年 3 月僑委會公佈越南中區各地華僑的人數爲 30,878 人，其中海南幫佔 35％、廣東幫佔 25％、福建幫佔 15％、客家幫佔 10

238 秦志森，《萬里萍蹤》，（不詳：不詳，不詳），頁 2。
239 譚志詞，〈越南會安唐人街與關公廟〉《八桂僑刊》，2005 年第 5 期，頁 5。
240 楊聰榮，〈以兩個越南客家家族談越南華人的記憶與遺忘〉，（2006 年東南亞區域年度研究研討會，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2006.4.28），頁 9。

%[241]，客家幫無論在全越或中、南越地區差不多皆佔 10%的比例。當地的客家族群羅氏及葉氏兩大望族，因抗日及在音樂創作上的成就而享有盛名。

（一）會安的客家人

談到會安客家人，必定要提到當地兩大客家望族---羅氏家族與葉氏家族，而此兩大家族彼此間的情誼也相當深厚，羅家與葉家家族中或在經商方面成績非凡、在藝術上有卓越表現；或在當地熱心奉獻服務鄉親，而兩家族中都有人因投入抗日運動而成爲名垂千秋的愛國志士。

1. 羅氏家族

在楊聰榮的〈以兩個越南客家家族談越南華人的記憶與遺忘〉一文中，他提到羅姓家族，是來自祖籍廣東東莞的客家人，於 18 世紀後期移民到會安定居，而遷居至當地時已有同鄉在此居住，羅氏家族在中越兩地作貿易，目前仍在當地經營「天泰號」的商號。他從訪談羅氏家族後代得知，羅氏家族在會安經商頗有成就，因此在當地有龐大的產業。

羅家不僅在生意上經營的有聲有色，也是個文學、藝術氣息濃厚的家族，因此造就了一位相當傑出的音樂家羅允正。在《越南會安華僑抗日與十三烈士紀念畫冊》中，羅允正，1920 年出生，小時候家人稱呼他爲「阿開」，他也以「羅開」一名，在其所作的曲子上署名，而越南人則稱呼他爲 La Hối。葉氏家族的葉傳華曾和他一起合作過一些歌曲，如 1938 年創作的「旅越會安華僑青年團團歌」、1961 年的遺作「青年與春天」即是由葉傳華填詞、羅允正譜曲。葉傳華的兄長葉傳英亦爲會安十三烈士之一，葉傳英的女兒葉家棉曾撰文說明「青年與春天」這首歌曲的寫作背景。她提到，「青年與春天」最初名爲「青年與青春」，羅允正原先希望由他作曲、葉傳華來填詞，但當時葉傳華回中國西南聯大讀書，後來羅允正犧

[241] 張文和，《越南華僑史話》，（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5），頁 54。

牲後，葉自中國返回會安，於 1961 年爲這首歌填上歌詞，並將它改名爲「青年與春天」。日後他雖因參加抗日地下工作而被日軍殺害，但這首優美的曲子，後來感動了一位河內路經會安的詩人世旅（Thế Lữ），重新填上越文歌詞，[242]直至今日仍被越南人民傳唱著。他的侄兒羅嘉勝有一天夜裡夢見他已爲國捐軀的他，又與葉傳華合寫了一首「夢允正」的歌來紀念他。羅允正的革命烈士以及享譽滿天下的音樂家身份，不但成爲家族中的光榮，也是越南華人、越南客家人引以爲傲的人物。

2. 葉氏家族

會安另一個知名的客家族群即是葉氏家族，葉啓明是廣東省豐順縣湯坑鄉人，1887 年出生，卒於 1942 年，曾任會安客家幫幫長。葉啓明的父親於清朝時期來到越南會安，是來越的第一代，這樣算起來葉家移居越南會安至今可能將近 100 年了。他的父親與會安當地的明香女子結婚，並在會安落戶，同時創辦了「葉同源」的商號，從事中成藥代理、瓷器及絲綢綾緞的布料生意，也是會安當地的殷商。國父病逝時，會安華僑首先在中華會館舉辦追悼會，追悼儀式即是由葉啓明主持，他對於後來的抗日工作也十分投入，他的愛國思想也深深影響了他兩個兒子葉傳英和葉傳華。

此外，葉家也熱心於教育事業，在會安創辦了中華僑校，嘉惠當地華僑子弟。[243]葉啓明的妻子爲會安十三烈士之一的潮州幫幫長許文茂之妹，兩人育有二子三女，與長子爲葉傳英，么兒爲葉傳華，葉啓明與兩個兒子在會安都是名人。長子葉傳英在父親過世後繼任客家幫幫長，在二次大戰期間積極參與抗日工作，據說後來被日軍逮捕並施打毒液而爲國犧牲。么兒葉傳華則一如父兄在抗日工作上積極投入，二次大戰時期也參與救國工作，曾擔任會安華僑青年團團長，是抗日華

[242] 越南會安華僑抗日與十三烈士紀念畫冊策劃組，《越南會安華僑抗日與十三烈士紀念畫冊》，（北京：天順鴻彩印有限公司，2005），頁 104。

[243] 越南會安華僑抗日與十三烈士紀念畫冊策劃組，《越南會安華僑抗日與十三烈士紀念畫冊》，（北京：天順鴻彩印有限公司，2005），頁 117。

僑青年的靈魂人物。除此之外，也在文學和音樂上展露才華，他曾在兄長爲國捐軀後，於 1943 年寫了首〈英哥〉的詩來紀念他，回中國就讀西南聯大哲學系時，創作了《葉傳華詩集》。音樂方面，也曾爲摯友羅允正所譜的歌曲「青年與春天」填詞，並與羅允正姪兒羅嘉勝合作完成「夢允正」來懷念亡友。1946 年返回會安，曾以蘇聯的曲子填了一首名爲「今天我們勝利」的歌詞。

三、南越地區的客家人

越南華人人口數以南部地區居冠，也是越南全境中的客家族群人數最多的區域。根據文獻及筆者田野調查資料顯示，南越客家族群分布的區域包括南方第一大城胡志明市、同奈省定館縣、平順省潼毛、土龍木省、舊邊和省、鵝貢省、堅江省、美拖省、檳椥省的檳椥市、永隆省永隆市、茶榮省茶榮市、東川省東川市、朱篤省朱篤市、河仙省河仙市、嘉定省嘉定市及舊邑郡、新安省新安市、芹苴省芹苴市。

（一）同奈省定館縣的客家人

同奈省定館縣是個多民族的地區，當地約有三十個少數民族，華人所佔的人口數最多。除了在名將陳上川、楊彥迪等人開發南方時的早期居民之外，也有不少是於 1954 年自北越遷徙而來的後期居民。[244]如第二章第三節所述，根據 Sỳ Tuấn Hàn 的研究，1954 年後隨黃亞生第五軍團南撤的華族、儂族及廣寧省境內的少數民族，大多被安排住在邊和省（邊和現在隸屬同奈省）以及一些交通要道上，其中以富利、富明、富新三個社的華人佔絕大多數。

[244] 廖 源，《春風秋雨》（不詳：天美設計印刷公司承印，2006），頁 92-97 及 111-112。

同奈地區的族群十分複雜，筆者在同奈省定館縣的富利社調查時，即發現除了越南人（京族）之外，還有華族客家人、潮州人、廣府人、Ngái 人、儂族、瑤族、傣族等。其中客家人與 Ngái 人、儂族有密切的關係。據筆者調查目前住在同奈省定館縣 116 支牌的 Ngái 人和客家人，以來自磊街市區、磊街潭河、磊街海河三地最多。同奈省 115 支牌及 116 牌 Ngái 人比較集中，116 支牌 Ngái 人較多，客家人較少。黃秀新說，116 支牌是同奈省山瑤人較多、較集中的地區，但 Ngái 人佔的比率仍較高，山瑤人僅佔 30%。從以上的田野資料看來，同奈省定館縣 116 支牌可能既是山瑤族的大本營，可能是同奈省 Ngái 人最集中的地區。筆者在當地訪問到的客家族群的遷移史如下：

祖籍廣東東莞縣的廖洲強表示，父母親爲來越第一代，原先住在中越邊境現今廣西的東興，後來遷至越南海寧省的下居，1954 年隨法國政府南撤至藩切省。而廣東東莞的廖洲強，200 年前曾祖父那一代就從下地府的廣東防城來到越南，祖父住過廣西那良及越南海寧省的下居、磊街，他本人則出生在海寧省下居，太太是諒山的 Ngái 人。他與家人後來自下居遷移至廣安、海防，1940 年後曾住過海防的下里街，還曾在河內的棉行街（Phố Hàng Bông）住過三、四年。1954 年搭乘有兩三層高可載千餘人的法國大輪船，自北越廣安上船、在南越的西貢「白藤碼頭」下船。在西貢上岸後便直奔法國政府在平順省潼毛設置的難民營，在當地住了兩年，1955 年陸續遷移至包美蜀（Buôn Ma Thuột）、波萊古市（Plei Ku）、Kon Tum。Dak To（Plei Ku、Kon Tum、Dak To 此三地靠近寮國）、丹陽（Đơn Dương）、峴港（Đà Nẵng），1975 年遷至從義，1976 年遷至定館定居至今。潼毛郡的諒山、潼毛、潼里之前都設有難民營。1975 年解放後當時越南政府的政策，希望老百姓能夠下鄉開墾荒地，因此要華人到定館居住、開荒。

廣西廉州人的陸秀坤先生於 1950 年在中國廣西廉州出生，後來隨父母來越南，有個女兒也嫁到台灣，沒有聽過「農族」這個辭彙，父母親未跟隨黃亞生的軍隊遷至南方（因爲沒有當兵），而是自己到南方，當時父母可能從海防搭「台山號」到西貢白藤碼頭下船，然後就直接到定館。何世芳，其夫爲廣西欽州人，

公公爲來越的第一代，以前住過大叻（Đà Lạt）後來遷居至定館落腳在同奈省定館縣。

筆者在當地調查時發現他們對於「客家人」、「Ngái 人」、「儂族人」的關係認定，是各有不同的見解的。這些自稱華人的族群包括：客家人、廣府人、潮州人、Ngái 人、儂族人、傣族人、瑤族人。其中 Ngái 人在當地還分成五峒 Ngái 及流民 Ngái，廣東梅縣客家籍的陳火德表示，廣東 Ngái 人就是客家人，他說「上四府」的人口音較輕；「下六府」的人，口音較重，可能從老街省過來的。也舉例說明他的客家母語，如：

我們住在那裡？－ŋa^{55} ti^{11} tsu^{55} ts'ai^{55} nai^{55} t'iaŋ^{55}

目睡（睡）－mɔk^{5} sɔi^{55}

睡目（睡覺）－sɔi^{55} mɔk^{5}

隨便－ts'ui^{11} p'iɛn^{55}

兒子－tsai^{11}

男子－nam^{11} tsai^{11}

女子－mɔi^{55} tsai^{11}

廖洲強認爲「下地府」屬於廣東省，包括防城、欽州、合浦、東興、邕寧（現改名爲南寧）、那良。流民 Ngái 來自惠州、東莞、佛山；五峒 Ngái 則來自那良、那梳、同宗、胡龍、太祿，或來自那良、那梳、同宗、防城、灘散等地的 Ngái 人。200 年前此五地的語言，包括山瑤話、Ngái 話、粵語、山祖話、苗族話融合爲一體，稱爲「五峒 Ngái」，五峒 Ngái 稱呼正宗的客家人爲「麼介佬（mak^{2} kai^{24} lau^{31}）」，越南人則稱呼正宗客家人爲「流民 Ngái」。流民 Ngái 和五峒 Ngái 語言不同，但風俗相同；山瑤人與 Ngái 人則風俗不同。語言上有些不同的地方如：

你住哪裡－（流民 Ngái）ni^{11} tsu^{55} nai^{55} t'aŋ^{55}

（五峒 Ngái）ni^{11} tsu^{55} a^{31} no^{24}

你去哪裡－（流民 Ngái）ni^{11} hi^{55} nai^{55} t'aŋ^{55}

（五峒 Ngái）ni^{11} hi^{55} no^{24}

（山瑤話）hi^{11} nai^{55}

客家籍的林斯生則表示，定館地區沒有「大種 Ngái」這個稱呼。在惠州、惠陽有所謂的「大種 Ngái」。北越的「大種 Ngái」、南越的「流民 Ngái」就是正宗的客家人，200 年前他們移民越南海寧省下居時，曾留下一副對聯：

系出西河遠追宗枝大德，

安居越國永念祖本雄恩。

他提到五峒 Ngái 和流民 Ngái 的語音、單位量詞有些不同，例如：

五峒 Ngái：一隻牛、一條雞（kai^{24}）。

流民 Ngái：一條牛、一隻雞。

五峒 Ngái：褒飯（po^{31} fan^{24}）

流民 Ngái：褒飯（pau^{31} fan^{55}）

廣東 Ngái 人 WML，他表示此區的廣東人多，福建及潮州人很少，此區的 Ngái 人差不多都是作農的，現在也都還用 Ngái 話交談。他表示目前 115 支牌華人區還有 70%是 Ngái 人。1954 年 Ngái 人多南遷至平順省的潼毛，1965 年再遷至 115 支牌。他認爲從張貼春聯的方式可區別 Ngái 人與其他族群，如見到張貼「五福臨門」「出入平安」等字樣，即是潮州人或客家人。又如 Ngái 話表達「你叫什麼名字？」是「ne^{11} hai^{11} mai^{24} meŋ^{24}？」與客家話是不大相同的。

也爲 Ngái 人的黃祖權（當地人稱他爲『五峒 Ngái』）表示，廣東防城一帶

有很多 Ngái 人，H 先生認爲 Ngái 人和客家人不同的地方主要在於語言，風俗則差不多。例如：

裡面：Ngái 話－ti^{24} $pɔi^{55}$

客家話－ha^{55} $pɔi^{55}$

儂族劉在英認爲「儂族」就是「Ngái 族」，她說北方的儂族人講的廣東話，Ngái 人聽不懂，並提到儂族自治區的區長黃亞生帶領 Ngái 人到潼毛，同時教他們說 Ngái 話。她並舉例說明山瑤族與儂族話、第五郡及 116 支牌的粵語的差異：

去哪裡玩？

（山瑤）hi^{55} na^{24} $liau^{55}$－秀興

（儂族）hi^{55} a^{55} no^{24} $liau^{55}$－在英

（第五郡粵語）hi^{33} pin^{55} tou^{55} liu^{24}

（116 支牌粵語）hi^{33} pin^{55} $t'ɛŋ^{11}$ sa^{24}

從以上他們的描述中，我們可以了解到他們對於「Ngái」或「客」，主要多聚焦在發音上、風俗上，但關於語音的爭議較多。甚至他們在 Ngái 人內部劃分摻雜多元民族的「五峒 Ngái」，或所謂正宗客家人的「流民 Ngái」，他們判定的基準主要也是在語音上。當地人對於族群的認定，其實是流動而未有完全趨同的現象，有些人認定「Ngái」、「客」原本就是一體；有些人則認爲那是不同的族群。雖然他們對於 Ngái 人又有「五峒 Ngái」、「流民 Ngái」的區別，但我們發現這兩群人也都被列爲「Ngái 人」，而所謂正宗的客家人也是屬於「Ngái」的一支。至於「儂族」跟「Ngái 人」的關係，早期家族即移居越南北方的劉在英，或許是父祖輩的資訊傳承，因此她很堅決地表明「儂」、「Ngái」是一家，而移民時間較晚的陸秀坤則對於「儂族」一詞表示全然不知。或許移民的時間早晚，也影響著當地人對於他們族群身分的認知與判別，但目前關於 Ngái 族、Nùng 族與客家人

的關係，情況尚未明朗，還有進一步研究。

（二）胡志明市的客家人

胡志明市第五郡的堤岸是華人最集中的所在地，當地的華僑以說粵語的廣東人佔最多數，其次爲潮州人，其次是說閩南方言的福建人，而後是客家人，海南人則爲華僑五幫中人數最少的。越南僑幫的形成主要是當權政府爲了便於管控華人的組織，此制度始自 1814 年阮朝嘉隆皇及 1834 年明命皇的勒令，1859 年法國統治西貢之後，繼續沿襲此制度，1871 年時胡志明市的華僑分爲福建、福州、廣肇、潮州、客家、海南、瓊州等七幫，1885 年法國政府將福州併入福建幫，瓊州併入海南幫，而形成目前福建、廣肇、潮州、海南、客家五大幫的局面。

根據李恩涵《東南亞華人》一書的記載，1950 年越南的華人約有 727,000 人，客家族群爲 75,000 人，占華人總人口數 10%，[245]而張文和的《越南華僑史話》則提及，1950 年（民國卅九年）一篇發表在法文「即支經濟月刊」的文章「堤岸華僑經濟生活概觀」，有一份關於 1949 年（民國卅八年）堤岸華僑人數的推估資料，在堤岸四十萬人華人中，客家族群佔該區華人的比例約爲 10.6%。[246]華僑李少良說，目前在南部客家人較集中的區域，最多是胡志明市；其次是同奈省的邊河市（尤其是石山村），當地有很多客家人從事石礦開採，而且多爲大埔人；再其次是平陽省的土龍木市，當地的客家人主要是做陶瓷器，如碗等器皿，從事該行業的也多爲大埔人。

胡志明市五大僑幫中，客幫的組成成分是最特殊的，除了來自原鄉的客籍人士之外，尚有來自湖北、上海等非客家籍的人士，這是因當年越南政府規定自西貢上岸的華人必須加入其中一個幫會，當時有些其他省份的華僑並不屬於前四個幫會，則全部歸入客幫，但他們所佔的人數並不多。另外，也有客籍人士被列入

[245] 李恩涵，《東南亞華人史》，（台北：五南出版社，2003），頁 796。
[246] 張文和，《越南華僑史話》，（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5），頁 48。

他幫，如福建龍岩的客家人，因籍貫的關係被歸入福建幫。[247]客家幫會在胡志明市中的幫會裡有幾點較爲特殊的，因客籍人士散居各省，無法以區域作爲其成立幫會的基礎，也容易因籍貫的關係，被併入他幫。另外，因客幫中鄉親祖籍地較爲多元，因此內部的語言溝通，也是個值得關注的焦點。

客幫中的鄉親，包括來自廣東省梅縣、大埔、興寧、紫金、惠州、東莞、寶安、揭西、花縣、豐順、五華、欽州、廉州、清遠、饒平等地的客家人。此外，還有來自上海、廣西、湖南、湖北、浙江等省份的鄉親，浙江省諸暨縣籍的鍾裕光，還曾於 1954 年擔任西貢地區的客家正幫長，1934 年江蘇籍的王鈺森也擔任過西貢客幫兩任正幫長的職務。[248]可看出客幫幫內份子組成的多元性。

胡志明市當地客家人遷移越南的原因，有一部分是爲了躲避國共內戰的紛亂，於 1949 年從廣東汕頭市、廣州市搭乘「貴陽號」、「台山號」到西貢的白藤碼頭後來定居當地；有一部分，則是因爲家鄉謀生困難，因而遠渡重洋來到異邦開闢新天地；還有一部分是南、北越分立後於 1954 年南撤至胡志明市的。麻世成提到，1975 年解放後潼毛及潼義當地華人有一部分移居西貢至 Phú Thọ Hoa，1954 年由北方移居於此地有 Ngái 人和客家人。當時客家幫還曾於 1954 年 9 月 5 日派人至西貢白藤碼頭接待南撤的華僑，並安置於崇正醫院。[249]

關於當地客家人分布的情況，李少良說第五、六郡都有客家人，客家人較集中的街道爲趙光復街、孔子大道（現爲懶翁街）及同慶街（現爲陳興道 B 段）。其中紫金、興寧籍的客家人多集中在「新馬路」。[250]第六郡的客家人多集中在平西市場周圍，當時客家鄉親在平西市場內賣雜貨。至於客家族群從事的行業，有某些籍貫的客家人從事特定的一些行業，如興寧人多從事洋什貨、織造業。經營洋什行商的興寧人，主要集中在西貢舊街市至新街市四周，堤岸同慶大道、總督

[247] 劉麗川，〈越南胡志明市華人五大幫歷史與會館文化〉《漢字傳播與中越文化交流》，（北京：國際文化出版社，2004），頁 373。
[248] 張山民，〈西堤歷任幫長簡介（并附錄幫制沿革史）〉《越南崇正總會》，1958，頁 101。
[249] 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越南崇正總會》，1958，頁 88。
[250] 梁漢沾提及，法屬時期稱爲「亞孟魯蘇街」，阮文紹時期叫「人位街」，華僑因其爲新開闢的道路所以稱爲新馬路」。

芳街、品湖街、巴黎街、直上新街市，如曾任西貢副幫長的王雅君即曾在西貢打冷街設立「鎮盛泰百貨商店」。[251]經營紡織業的興寧人，則集中在由察盧宗衝街繞文武大臣街、病房街、新成街、腰帶街、新馬路、紅馬路平民區，醫生街、白鐵街市等街道。[252]王坤還提到在新馬路上客幫經營之廠和製鞋業的鄉親多如雨後春筍。《越南崇正總會》的會刊有幾家製鞋及織造的商號刊登的廣告，包括位於堤岸新成街三民膠鞋廠、中南膠鞋廠，位於堤岸孫壽祥街的豐昌染織廠、堤岸新街市的同安織廠。另外，解放前賣藥材的客家人很多，主要以大埔人爲主。如黃錫品在堤岸花苑街創立潤德堂藥房，據說在 1958 年時該商號以傳承六代，有一百多年的歷史。[253]而客家人裡從事藥材生意的多爲客家籍的大埔人，因此趙光復街可能也是昔日大埔人聚集的街道之一。至於梅縣籍的客家人則多從事麵包製作。

越南的華僑社團組織是相當特別的，在當地各幫會均是「館」、「廟」合一，除此之外，他們以會館爲中心向外擴展相關組織，而這些組織也與當地華僑的生活緊密相連。以下就客幫成立的相關組織，包括崇正總會、崇正醫醫院、崇正學校及崇正體育會、群賓會館、群旅社、義山等，一一說明如下：

有關越南除正總會的歷史，根據楊哲民的〈本會會史〉所述，目前有詳細資料可考的最早文獻紀錄是始自 1918 年（民國七年），1911 年以前至 1918 年間的資料因保持不完整無法了解越南崇正總會發展史的全貌，但從其舊帳本的紀錄中發現，有「民國元年九月壹日立『會所支匯總部』」一本，因此楊哲民推論越南崇正總會可能設立於民國元年前的清朝時期。若溯自阮朝嘉隆皇於 1814 年下令在越華人分幫而治，至今（2009）客幫組織在越南已存在將近兩百年的時間。

就現存的文獻資料所知，崇正總會的名稱沿革，從最早的「金邊六省客幫會所」、而後「越南客幫總會所」、其次爲「越南客幫崇正總會所」、再次爲「崇正

[251] 張山民，〈西堤歷任幫長簡介（并附錄幫制沿革史）〉《越南崇正總會》，1958，頁 101。
[252] 黃振岳，〈旅越興寧同鄉會史略〉《越南崇正總會》，（西貢：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1958），頁 151。
[253] 張山民，〈西堤歷任幫長簡介（并附錄幫制沿革史）〉《越南崇正總會》，（西貢：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1958），頁 101。

會館」，至 1955 年改組後確立「越南崇正總會」的名稱。[254]「金邊六省客幫會所」原先在西貢內腰街（後稱「舊五倫街」，再改稱「阮文森街」），1918 年「金邊六省客幫會所」位於西貢仙翁街（後改爲宗室淡街）128 號，如今「崇正總會」的會址則已遷至堤岸第五郡阮廌街 676 號。

楊哲民也提到崇正總會最初設立的目的：「…蓋當日之有會所，純爲遠居金邊六省來往西堤採辦貨物，或候船旋梓，或由國內來越之幫僑，暫作居停，遇有公益，集會興議之處也。是以會所之設，便利幫僑行旅。」[255]因此，當年「金邊六省客幫會所」主要是提供越南境內以及大陸原鄉的客幫鄉親來越時有個臨時棲身之所，若有要事商討，亦可作爲會議場地。當時會所的功能相較於如今的崇正總會，功能似乎更爲多元。

在胡志明市的幫會裡「潮」與「客」的關係比起與其他幫會更親密，這主要是，潮州幫與客家幫在早期共用一個會館，因此有很多事務是得一起商討、執行的，即使後來客家幫另建會館、獨立幫務，客家會館因緊鄰潮州幫的義安會館，因此兩幫人士在許多生活瑣事上仍會彼此相互扶持。如 2006 年 10 月筆者初訪崇正總會，時值會裏有長輩去世，筆者見義安會館裡的執事也過來關心該位長輩喪葬事宜的安排。

關於潮、客兩幫會館的分合，在「南圻金邊客幫義安會館總簿」裡有段詳細的記載：「蓋華人蒞載經商，百數十年於茲矣。當其始也，事業不同人心亦異，非聯絡群情，輯睦鄉誼，自無以固勢力通商情。故潮客兩幫前人，合建義安會館，有由來也。降及今世，僑民愈眾，商務愈繁，接踵而來者，已車載斗量，住內地者亦星羅棋布，坐令大群渙散，聲氣難通，新處舊方，鞭長莫及。同人等念前人之創造，嘆今日之廢弛，用是整飭前功，專求實際，此兩幫所以劃分系統，已爲利便也。…堤岸義安會館之財產，乃潮客兩幫僑民共有之公物。因上年捐款，潮幫出七，客幫出三，會議劃分管理，亦照潮七客三得還。自後各半公益，各有專

[254] 楊哲民，〈本會會史〉《越南崇正總會》，（西貢：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1958），頁 96。
[255] 楊哲民，〈本會會史〉《越南崇正總會》，（西貢：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1958），頁 73。

屬，…爲是我客幫領得之數，若遽然興辦公益誠恐區區小數，無際大用，必須存儲銀行，源源生息，待數年後，積蓄稍豐，然後徵集公眾，舉辦學堂醫院，即他項善舉，[256]均可次第設施，豈不美哉。西元一九一九年歲次己未秋吉定。」[257]從以上的敘述可知，兩幫共設會館，最主要的目的是集結來越鄉親的力量，彼此在生計上、生活上能彼此照應，同時也藉此聯絡感情。後來因來越幫僑人數日增，幫務更形繁雜，因此兩幫依照捐獻金額比例分撥幫產，同時兩幫行政業務也各自獨立處理。

客幫將分得的幫產作日後興建學校及醫院的規劃，後來曾任西貢正、副幫長及越南南圻中華總商會第二屆商會會長的阮六，爲客幫爭取到以「潮七客三」比例的義安會館嘗業，並劃分義安會館建築右方歸潮州幫（義安會館），左方歸客幫（崇正會館），建築物正中間奉祀關聖帝君的廟宇及廟前的球場則爲潮客幫共有，並立下契約作爲憑證。[258]

胡志明市的華人幫會各自成立自己的幫會醫院，協助自己的同鄉，客家幫設有崇正醫院，位於第五郡，現改名爲整形專科中心（Trung Tâm Chỉnh Hình），該院爲客家幫在全越南地區規模最大、歷史最優久的醫院，也是當時客幫唯一的慈善機構。它創立於民國十七年，至今已有一甲子的歷史。在早期各幫設立的醫院，多以各幫的鄉親爲服務對象，客家籍殷商余南喜因見到客籍鄉親罹患疾病，而無醫療院所收容，因此捐出一塊地，當時的幫長徐德潤委請余奕繪製藍圖並承建崇正醫院。初期收容的對象以客籍僑胞爲限，但二次大戰後，因中國內地各省居民紛至越南，因此也開始收容其他外省僑胞。後來醫院又擴大它的業務，增加救濟志業，收容的對象包括孤苦無依的婦女及孩童、與家人失聯的迷途兒童、棄嬰、受虐的童養媳或被拐賣而逃出火康的婦女、精神失常者及視障、聽障、身障者。

256 「『即』他項善舉」，應爲「及」，可能爲筆誤。
257 楊哲民，〈本會會史〉《越南崇正總會》，（西貢：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1958），頁 74。
258 張山民，〈西堤歷任幫長簡介（並附錄幫制沿革史）〉《越南崇正總會》，（西貢：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1958），頁 103。

[259]因此，客幫的崇正醫院除了基本的醫療功能外，又增加慈善事業的項目。1954年時，崇正醫院還曾臨時作爲自北越南撤華僑的臨時安置所。

客家人重視教育，因此客幫在胡志明市創立了崇正學校，邱廣華在〈越南崇正學校序〉中提到，此校於 1922 年（民國十一年）創立，由當時的西貢地區的客幫幫長徐裕倫、即殷商徐德潤、余南喜等人提倡創校，並將該校設立於義安會館旁，1934 年（民國二十三年）在楊清民校長任內首創初中，並開創越南華僑學校以國語作爲教學語言的風氣。[260]此外，客幫也於 1954 年在西貢森蕉市籌建「崇正學校」，並且買下森蕉市黎石街 23 號一間店鋪作爲該校校址，1955 年整修完成並開始招生。讓居住當地的貧僑能讓子女就近接受教育，同時也不必因必須負擔高昂的學費而煩惱。[261]而爲了讓學子們有更健全的身心，客幫又於 1944 年創設「崇正體育會」，同時又以西堤潮客兩幫的名義簽訂契約，訂立義安會館門前新設立的球場爲客幫崇正體育會與潮幫義安體育會共有。崇正總會期許其轄下的崇正學校、崇正醫院、崇正體育會，能夠達成「『學校』之『教育』,『醫院』之慈善及『體育會』之『健身』獲得平衡發展。」之目的。[262]兩幫雖然分立，但實際上在幫務方面仍然彼此合作。

除了設置以上的機構，客幫也貼心地爲客籍鄉親成立一個類似旅館的臨時住所－「舊邑群賓會館」。舊邑原屬嘉定省，中國以前稱舊邑爲「鐵碌木」，因越音的輾轉翻譯而稱爲「舊邑」。1680 年明朝滅亡後，原先定居於邊和嘉定的華僑，於 1768 年遷往舊邑。客幫創建舊邑群賓會館，主要的動機在於：一來可以奉祀天后，作爲當地客幫的信仰中心；二則可以使舊邑幫僑客商有個聚會所，以便聯絡感情，從會館的石刻門聯內容即可看出此目的：「群賢畢集璧合珠聯光北地，賓主言歡松餐柏酒壯南天。」舊邑群賓會館內奉祀天后，其成立的年代已無可考，

---

259 陳遠東，〈崇正醫院史略〉《越南崇正總會》，（西貢：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1958），頁 117。

260 陳振倫，〈崇校史略〉《越南崇正總會》，（西貢：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1958），頁 120。

261 陳玉麟，〈森蕉崇正學校籌建經過〉《越南崇正總會》，（西貢：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1958），頁 133。

262 鄭金田，〈崇正體育會史略〉《越南崇正總會》，（西貢：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1958），頁 134。

僅能從現存的一些牌匾、對聯去做推斷，張山民從其中一個年代最久遠的同治十年牌匾上面寫道：「福佑康寧」四個字，落款處寫著「一八八四年辛未夏閩南簡怡堂敬贈」的線索，去推測群賓會館的創建的歷史。[263]如此算來，這座建於中法戰爭前的會館至今（2009）已存在將近 125 年的時間。

客幫發展的相關組織除了照顧幫僑生前生活所需，也顧慮到死後的棲身處，爲無法返回大陸原鄉的鄉親購買義地，作爲長眠之地。根據文獻資料，1958 年客家幫在富潤郡（縐紗帶）有一處一百多年歷史的義山，但有關該義山的歷史，因年代久遠資料附之闕如。據芭點幫長張月六，張耀南表示，當地的義祠原先建於鐵道旁，後來覺得風水欠佳影響鄉親事業經營，因此約於清朝末年經劉福泉、古有棠及嘉定地區的僑領張春元等提議改建義祠。另外，在堤岸郊區還有一處客家幫的義山「富陀義山」，但因該處也是五幫共有的義山，因此十分擁擠，後來由芭點幫長張月六、張成幫長、劉基幫長等人商議之下又新購葩點義山，作爲幫僑往生歸所。

除了義山之外，約在 1908 年清末時期，設立客幫群旅社，劉官清在〈群旅社動態〉一文中說明群旅社的設立宗旨：「群旅社乃吾幫五十年前，爲管理幫中各義祠所設之機構，…使每年春秋二季均能如期舉行祭掃，並於掃墓之日設宴聯歡，俾幫人聚首暢敘鄉誼，藉資聯絡感情。」[264]由此可知，群旅社的社務主要是提供西、堤區的幫僑，在參與春、秋兩季的祭祀，有個處所能聯繫幫僑之間的情感而設置的。

胡志明市的客家人聯誼情感的處所，除了崇正總會及其設立的群賓會館、群旅社之外，還有各縣成立的同鄉會。這些同鄉會包括成立於 1928 年的「旅越興寧同鄉會」、[265]1935 年的「旅越紫金同鄉會」。[266]1946 年的「旅越大埔同鄉會」、

---

263 張山民，〈舊邑群賓會館沿革史〉《越南崇正總會》，（西貢：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1958），頁 138。

264 劉官清，〈群旅社動態〉《越南崇正總會》，（西貢：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1958）1958，頁 140。

265 黃振岳，〈旅越興寧同鄉會史略〉《崇正總會》，（西貢：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1958），頁 151。

[267]1948 年的「旅越梅縣同鄉會」、[268]這些同鄉會除聯繫情感外，也經常關注鄉親們的所需，如紫金同鄉會因深感同鄉子弟的教育迫切，於 1956 年創設「紫金學校」嘉惠學子。[269]

越南統一後，華人幫會設立的幫會醫院、學校全部收歸國有，會館、同鄉會等社團組織也暫時停止運作，1988 年各幫會館在越南政府的允許下逐漸恢復，包括梅縣、大埔、興寧、欽廉、紫金、揭西、惠東寶等十二個同鄉會也再度運作，此外也成立了金龍麒麟團、友誼麒麟團、見誼醒獅團等武術社團。[270]相較於北越的訥家族群，客家文化在胡志明市更能展現。

（三）平順省潼毛地區的客家人

麻世城說，解放前潼毛當地的街市分爲兩區，當地人稱爲「成高街」（粵語，意指地勢高的街），「下低街」（粵語，意指地勢低的街），成高街 Ngái 人較多；下低街客家人較多。1975 年解放後潼毛及潼義當地華人的動向：一是出國。二是移居同奈省定館。三是移居西貢 Phú Thọ Hoa，1954 年由北方移居於此地有 Ngái 人和客家人。四是移居隆慶省春樂縣（Huyện Xuân Lộc,Tỉnh Long Khánh），多爲來自碭街的華人，未解放前，春樂爲隆慶省的一個縣，解放後春樂分爲「春樂縣」和「隆慶縣」。潼義多爲來自碭街的華人，客家人和 Ngái 人都有。

（四）土龍木省的客家人

---

[266] 黃仲才，〈旅越紫金同鄉會史略〉《崇正總會》，（西貢：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1958），頁 151。

[267]《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旅越大埔同鄉會沿革事略〉《崇正總會》，（西貢：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1958），頁 171。

[268]《崇正總會》，〈旅越梅縣同鄉會史略〉《崇正總會》，（西貢：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1958），頁 150。

[269] 黃仲才，〈旅越紫金同鄉會沿革〉《崇正總會》，（西貢：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1958），頁 151。

[270] 張　俞，〈越南見聞－今天胡志明市的華人〉《海內與海外（四海采風）》，1994 年第 2 期，頁 42。

土龍木（Thủ Dầu-Một），據越文的譯義，應當稱爲「守油沒」，華僑因越語的關係而稱它爲「土龍木，後來吳廷琰因爲紀念出生於土龍木省的平陽王之功勳，故將土龍木改稱平陽省以資紀念。

客家人在土龍木省的人口中排名第二，僅次於廣肇幫，所佔的比例相當高。客幫在當地經營的行業繁雜，包括經營藥材、洋貨、咖啡店，有些從事銅鐵金屬業、鑲牙，以及販售啤酒、汽水、生雪等飲料冰品，但多數人從事的爲「碗窯業」。根據潘安的《越南南部華人文化考究》，越南兩大陶瓷業中心，一個在同奈，一個在平陽省，而當地從事陶瓷業者多爲華人。土龍木省爲平陽省的舊稱，土龍木多數客家人從事碗窯業，因此客家人在平陽省的陶瓷業中應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土龍木省的華僑教育，原本僅有光華和新民兩所私塾小學，但並不完善。1939 年客幫有鑑於此，先於李常杰街租屋，成立臨時的學校，1940 年於劇院街興建華僑華校及客幫公所，使當地華僑子弟能順利接受教育，客籍華僑有聚會之所。1947 年於土龍木省土龍木市合併廣肇學校及崇正學校，成立四幫「華僑學校」，1959 年又改爲「中庸小學」。[271]另外，當地客幫也有感於客僑去世後沒有適當的安葬處所，因此當時的理事長陳勝安、張鎮南及曾廣嗣於 1947 年籌建義地。[272]

（五）邊和省的客家人

1679 年（康熙十八年）明朝遺臣廣西龍門總兵楊彥迪，副將黃進，廣西高、雷、廉州總兵，陳上川（進才），副將陳安平，帶領士兵和群眾歸附越南阮朝，阮福濶命其遷居柬埔（嘉定），楊彥迪進入鹿野（同奈之地屬邊和）、美萩（屬定

[271] 周勝皋，《越南華僑教育》，（台北：華僑出版社，1961），頁 91。
[272] 曾廣嗣，〈土龍木客僑素描〉《崇正總會》，（西貢：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1958），頁 142。

祥）、盤麟（屬邊和）[273]等地開發，而逐漸華人聚落，邊和省的客家人可能是始自於此，若由此推論，客家人來邊和地區定居也有數百年了。

客家幫主要集中在邊和市，也是邊和市各幫中人數最多的，打石業和陶瓷業是當地的客家人兩項最重要的產業。邊和的老乙山（石山）盛產麻石、青石，因此當時越南全境的鋪設公路的石材均來自於此，由於地理環境的條件，有不少客幫人士也從事打石行業。而兩百多年前邊和城外的周泰山（即老乙山，即石山）、松樹廟、半駕、新淵、明奇等地的客家人即多爲打石業者，根據曾林〈邊和省的輪廓〉的記載，在打石業全盛時期，很多客家人居住在老乙山松樹廟，鄭環生也告訴筆者邊和的石山村是客家人最早落腳之地，當地從事打石業的主要爲客家籍的五華、惠陽人較多，[274]其中最有名的打石師傅叫「賴貴」，武功底子相當了得，在邊和地區潮客兩幫發生衝突時曾將潮幫擊潰。此外，邊和省的近郊土質細緻，適合製作陶器，因此也有不少客家人從事陶瓷工業。客幫僑在邊和經營的行業，有熟藥、雜貨等行業，在市區則多經營熟藥、茶檯、麵包等生意。[275]

會館是華僑們日常生活重要的聚集地，邊和地區有廣、潮、福、客四幫的會館，當地的崇正會館有附設醫務所幫鄉親看病，目前會館也開設母語課程教導客籍子弟。古勞七府武帝廟及老乙山的五祖廟則是客籍鄉親的信仰中心，會館與廟宇是客家人重要的聚會所，而邊和客家人的信仰中心，則包括古勞七府武帝廟及老乙山的五祖廟。古勞七府武帝廟的建廟歷史不詳，曾林從廟中一只刻有「明宣德造」字樣的香爐，推論該廟應有五百多年的歷史，又從祭檯石上刻有「乾隆壬申年重修」，得知兩百多年前該廟曾重修過，曾林認爲該廟可算的上是南圻地區最古老的廟宇。1943 年，客幫人士因該廟年久失修，又加以重建。五祖廟的建立是因當地客家人多從事打石業，所以在老乙山山麓創建五祖廟，廟的右廂奉祀天后，正殿則奉祀魯班、尉遲恭等五祖。同時，邊和客家華僑還曾在老乙山麓購

[273] 曾　林，〈邊和省的輪廓〉《崇正總會》，（西貢：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1958），頁 143。
[274] 另有華僑焦先生則表示當地從事打石業，惠陽人最多，其次爲五華、東莞人；華僑張少良則認爲從事此業的大多爲大埔人，但無論如何，可看出打石業是當地客家人相當重要的產業。
[275] 曾　林，〈邊和省的輪廓〉《崇正總會》，（西貢：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1958），頁 144。

置義山，而且建了「賓義祠」來祭祀先人。[276]

有關邊和客家子弟的教育，最早在 1939 年時張德良曾辦理一所私塾，後來因經費不足而停辦，1940 年黎筱居又辦了一所中正學校，也因學生人數過少而停辦。1941 年客幫在邊和市區設立崇正公學，1942 年在老乙山五祖廟旁又設立崇德義學。1947 年五幫又聯合創辦華僑公學，並且是當時全越唯一完全免費的僑校。

（六）隆安省的客家人

隆安省鄰近胡志明市，當地華僑張世英廣東大埔人，父親來越南時先住堤岸，1955 年在搬到隆安，父親爲張家的第十六世子孫。當地的華人社區有客家人、潮州人、廣東人。當地的越南人從事農業的較多，華僑則多從事買賣。當地有客家人從事的行業多爲藥材和買賣洋貨；潮州人則是從事賣布、買賣洋貨及建築用的銅鐵建材；廣東人則開設茶檯。解放前各幫有各幫的醫院和和義莊，解放後雖有華僑會但是在 1979 年就解散了。

至於華僑教育方面，解放前隆安地區的德和縣有華校「培英學校」（Trường Bối Anh），該校最初只有小學部，後來改爲幼稚園，解放後 1976 年起有一段時間中文教育中斷了，最近幾年才又准許華僑教中文。現在鄉下地區懂中文的人很少，年輕一輩的已經不會聽、不會講，即便是華人也大都講越南話，他與兄弟姐妹之間也是使用越南話做溝通工具，但他兩個較大的女兒曾在堤岸學中文，因此會說國語和廣東話。

（七）薄遼省的客家人

[276] 曾　林，〈邊和省的輪廓〉《崇正總會》，（西貢：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1958），頁 p143。

鵝貢的華人移民至當地的歷史，根據古俠的記載已有一百年了，若延續至今日也已超過一百五十年的時間了。華人移民時，法國政府尚未掌控南越，而法國政權介入南越後，華人各幫中廣肇、潮州、福建三幫已有三百多人來到當地，而客家人移民於此的時間最晚，因此客幫約在 1888 年（民國前 23 年）左右，才有一間張有開設立的「三和堂」商號。當時華僑人數約 3,000 人，但後來客幫繁殖的人口以及成立的商號卻佔有 70%，爲各幫之冠。可見當時客家族群在當地經濟發展佔有重要的地位。剛移民鵝貢時，客幫被歸併在廣東幫，而後客幫人數逐漸增加之後才獨立出來，但仍與廣肇幫共其會館，會館的前半部爲客幫使用，後半部則歸廣肇幫使用。1924 年廣肇幫另建會館，客幫則以位於范登興大道的舊廣肇會館整修後作爲客幫會館。

鵝貢的僑校成立的較晚，約於 1930~1939 年間，主要跟經濟因素有關。鵝貢在成立僑校前，客幫的黎筱居、黎鏡兄弟已於市區武性街開設中正學塾。1940 年客家幫理事長張惠超、廣肇幫理事長陳炳及僑民張敝齋、曾恭、杜燕、林良等人的努力下，終於成立僑校「中華公學」，1946 年「中華公學」與潮州、福建兩幫合辦「華僑小學」併校，並改稱爲「鵝貢華僑公立建國小學」，1949 年因各幫意見不一，再次分校，分校後客幫與廣肇幫繼續合辦「建國學校」。

鵝貢省除了設立學校教育子弟外，還另外設置了一所慈善機構「鵝貢華僑普濟院」協助貧病、孤苦無依的僑民。[277]「鵝貢華僑普濟院」於 1951 年施工、1955 年落成，客籍幫僑除了捐獻金錢之外，由於客幫幫僑不少人從事藥材業，因此也捐贈不少膏丹丸散藥等藥品。

（八）前江省的客家人

前江省丐皮縣（Cái Bè）丐皮市中心的傳統市場，是昔日華人聚居之地，尤

[277] 古　俠，〈鵝貢客幫中華理事會〉《崇正總會》，（西貢：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1958），頁 145。

其是徵女王街一帶。當地華僑羅啓發表示，該社區以前有客家、潮州、廣肇、福建、海南五幫的華人，當地客家人很多，目前約只剩下五、六戶客籍人家。他的父母均爲廣東大埔人，父親約在 1942~1943 年之間離開中國，1945 年到越南，約在 1981 年~1982 年移民美國，父母兩人後來都在美國過世。父親曾做過當地五幫成立的「民智學校」董事，該校位於當地天后廟旁，羅先生曾在該校就讀。他提及當地的天后廟是華人的信仰中心，天后廟的後方爲五幫會館，但現在幾乎都沒有什麼活動了。以前的僑校「民智學校」現在則改爲「丐皮縣議會」，他提及當年在這間華校就讀時，學校就用中文教學，但教學語言則已不用客家話了。解放前當地的客家人多從事雜貨買賣或教師的行業，該社區有兩家歷史較悠久的中藥行，「利民藥行」是其中之一。

筆者訪問當地時，也發現丐皮地區仍保留有華人興建的「義莊」，包括「潮廣福義莊」及「崇正義莊」，潮廣福三幫在當地人數較少因此合建義莊，而客家相對較多因而獨力興建。「崇正義莊」目前由一位客家後裔管理，但已不會講客家話了，他向筆者表示這座義莊有百年左右的歷史了，其中現存的墳頭中有兩座歷史較悠久而且較完整的，也都有七十年、五十年的時間了。這顯示客家人最遲在二十世紀初就來到丐皮縣了。筆者觀察到墓園裡的往生者有來自大埔、東莞等地的客家人，墳頭的形式有採取傳統的中國式，也有信仰基督教或天主教的西式墓碑。

（九）堅江省的客家人

迪石市是堅江省華人匯聚的城市之一，迪石市裡的華人也是五幫華人俱全。迪石市在地理位置上因地處富國島、堅海兩個臨海縣份，以及位於河仙地區、鄰國柬埔寨的交通樞紐位置，因此商業發展十分蓬勃發展，華人在此經商的成績也非常可觀。根據越南學者阮孟強、阮明玉的研究，華人在經商上透過同鄉的提攜，從事在當地經營有成的行業。這與越南其他華人區的情形很相類似，因此在當地

各方言群所從事的行業也是各有一片天，如潮州人多從事農業生產或經營農產品，像肥料、碾米等；客家人則多經營食品或藥材，如茶葉、咖啡、膏丸丹散等；廣府人則多經營百貨或餐飲；海南人則多從事食品加工、糖果糕點、餐飲服務業等；福建人則多從事商業貿易等行業。[278]

（十）南部其他地區的客家人

客家人十分注重教育，雖然在現存的資料中對於某些省份的客家人未有詳盡的記載，但我們從客家幫獨立或與其他幫會共同設置的學校，可知道客幫分佈於南方各省的情況。從 1958 年胡志明市越南崇正總會出版的刊物－《越南崇正總會》及 1961 年出版的周勝皋的《越南華僑教育》記載，客家幫在早期的美拖省、鵝貢省、檳椥省的檳椥市、永隆省永隆市、茶榮省茶榮市、東川省東川市、朱篤省朱篤市、河仙省河仙市、嘉定省嘉定市及舊邑郡、新安省新安市[279]均設有學校，也就是說在這些地區都有客家人的蹤跡。

茶榮省的客家人茶榮省客幫公立崇正學校，於 1931 年由幫長黃明波先生籌劃，徐成琨、朱祥輝捐地，當時殷商如汪霖波、羅華及濟元堂、惠生堂、新同昌酒公司等捐資而成立的，1932 年落成，聘陳勉吾爲首任校長。1935 年聘任李耐青爲繼任校長，並採用國語教授。李耐青任內，茶榮崇正學校爲茶榮省僑校中唯一獲得政府批准立案之僑校。1945 年因法越戰爭的影響而宣告結束，1946 年與福建、海南、潮州三幫學校合併，改名中華學校。[280]

芹苴省芹苴市的客家人 1927 年芹苴省芹苴市有廣肇幫設立的「華僑學校」，1933 年潮州幫成立的「興中學校」，1940 年福建幫設立的「全民學校」及客家幫設立的「崇正學校」。1946 年華「華僑學校」、「全民學校」、「崇正學校」三校合

[278] 阮孟強、阮明玉原著，陳金雲、黃漢寶譯，〈越南堅江省迪石市的華人經濟〉《八桂僑刊》，2002 年第 4 期，頁 47。
[279] 周勝皋，《越南華僑教育》，（台北：華僑出版社，1961），頁 82-90。
[280] 李　耳，〈茶榮崇正學校沿革史〉《越南崇正總會會刊》，（西貢：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1958），頁 147。

併改名爲「建中公學」，以「華僑學校」原址爲總校，「全民學校」及「崇正學校」爲分校，1947 年福建幫、客家幫又恢復爲「全民學校」、「崇正學校」二校。[281]

第三節　客家人與少數民族的關係

有句話說：「逢山必有客，無客不成山。」劉鎮發也提到：「客家人對於海、島、港等的詞彙匱乏，但對於山、川、谷等地形則有深刻的描寫。」[282]這些都說明了客家族群與山的關係，客家人是山的子民。也因爲客家人多居住在丘陵或山區，因此無論在中國大陸、台灣或越南都和少數民族結下不解之緣。

一、客家族群與台灣少數民族

在台灣客家人較爲集中的幾個縣市當中，如桃園、新竹、苗栗、高雄、屏東，客家人多半選擇居住在丘陵地或山區，如桃園龍潭、新竹橫山、苗栗卓蘭、台中東勢、高雄美濃、屏東高樹等地，都是位於這樣的地理區域，因此經常和原住民族混居在一起，而對於客家人的稱呼，也自然進入了當地原住民族的語言中。如花蓮布農族稱客家人爲 ngai^{55} ngai^{11}，[283]花蓮的阿美語稱呼客家人爲 ngai ngai，[284]台東泰源部落的阿美族、稱客家人爲 ngai^{11} ngai^{31}，[285]台東排灣族也稱客家人爲 ngai^{11} ngai^{31}，[286]花蓮紅葉部落的太魯閣族稱客家人爲 ngai^{55} ngai^{11}，[287]泰雅語也稱呼客家人爲 ngai ngai。根據筆者的調查，受訪者表示因爲常聽到客家人發「ngai」

[281] 周勝皋，《越南華僑教育》，（台北：華僑出版社，1961），頁 86。
[282] 劉鎮發 2001〈香港的客方言地名〉《香港客粵方言比較研究》，頁 19。
[283] 受訪者張美華。
[284] 廖致苡 2007〈他們叫：ngai ngai〉《中央大學客家學院電子報》第 60 期 1 月。
[285] 受訪者林香蘭。
[286] 受訪者林秀壯。
[287] 2009/5/25 受訪者爲北縣蘆洲國中原住民語教師陳世文先生。

的音，因此賦予他們「ngai ngai」這樣的族群稱呼。廖致苡也認爲：「客語中的我即是『ngai』，況且他們老是在客家人口中聽見『ng-』字，於是客家人在阿美語中以『ngai ngai』稱呼了。」與筆者的調查不謀而合。她也提到台灣原住民族語中，只有與客家族群接觸較廣、族語使用人數較多以及字彙較豐富的幾大族以 ngai ngai 或是 kilang 分辨客家與閩南族群，其餘則都是對漢人的通稱。[288]從廖致苡的描述中，我們可以了解到那些會將客家人的稱呼從「漢人」的概念中獨立出來並加以辨識的原住民族群，基本上都是與客家族群關係較爲密切。

二、客家族群與大陸少數民族

在大陸方面，根據練春招的研究，在秦漢之前長江以南地區爲百越民族的居住地，而不斷南遷的中原民族與百越民族在長期的接觸下，在語言中也融入了不少古越語，根據史學家的研究，百越民族與今日的壯侗語族有著淵源關係，因此南遷的客家族群自然也跟鄰近的少數民族接觸頻繁，因此在語言上也留下彼此交融的痕跡。其中最遲於第七世紀隋唐交替之際，即定居於閩粵贛三省交界的畲族，其所聚居之處也正是今日客家人的大本營。從現今這些地區留下「畲」字的地名，即可證明畲族與客家族群的關係十分密切，如粵東梅縣境內的周屋畲、上畲、中畲、下畲、侯畲、鉛畲等。客家族群甚至因挾帶優勢的文化，而促使畲族在語言文化上的同化與轉移。

在語言方面，客家族群與少數民族的關係也很密切。練春招透過音義上的比對，去考證客家族群與其他族群在語言上的相關性，如：（腐爛）客家話：mut^{7}，連山小三江壯語：mut^{7}。（黏稠）客家話：$nɛu^{2}$，傣、泰語：$nɛu^{1}$，布依語：niu^{1}。（頭）客家話：頭 na^{2}，侗南語：na^{2}，指腦門。（臭蟲）客家話：$kɔn^{1}$ $p□i^{1}$ 或 $kɔn^{1}$ pi^{1}，畲語 kun^{33} pi^{22}，與瑤族布努的巴哼話、瑤族勉語的優勉話、標敏話等相同

[288] 廖致苡 2007〈他們叫：ngai ngai〉《中央大學客家學院電子報》第 60 期 1 月。

或相近。[289]從以上所述的語言現象，正好點出客家人與畲、瑤、壯、侗、傣、泰、布依族等少數民族關係密切。

三、客家族群與越南少數民族

客家族群與越南少數民族，無論是在早期北越地區的海寧省，或是在越南胡志明市與同奈省富利社，他們彼此的關係向來密切。

北越地區的海寧省於 1947 年前後，法國政府在當地設立儂族自治區，並得到越南保大皇帝的認可。當地的儂族的組成成份，在*"Người Nùng & Khu Tự-Trị Hải-Ninh Việt Nam"*一書中有清楚的記載，包括當地的原住民村老（Tsin Lau）、人口比例最高的 Ngaí 人、山瑤人（San Diu）及客家人。[290]據此文獻的記載，客家人是儂族的一支，與 Ngaí 人、山瑤人又爲同一族群的兄弟夥伴，關係自然十分親近。

另根據筆者在胡志明市與同奈省富利社做田野調查時，也發現 1954 年南北越分立後，客家人依然與 Ngaí 人、儂族人有密切的互動關係。一部分 Ngaí 人、儂族人南遷至胡志明後，也在客家人聚集的第 11 郡富壽定居；另一部分客家人、Ngaí 人、儂族人、山瑤人、傣族人則隨儂族將領黃亞生率領的軍團遷徙至潼毛的海寧郡，後又來到同奈省富利社，彼此之間情感互動良好，在生活上也互相扶持。

越南客家族群與越南少數民族密切的關係，也可從學者的研究及越南官方出版品一窺究竟。越南確認民族身份的工作始於 1960 年，中間經歷了四個階段：一、1959 年以前，民族分類情況不明，只依照慣性的劃分來稱呼各民族。二、1959~1972 年，首次公佈民族族別名稱及數量。三、1973~1979 年，確定民族識

[289] 練春招，〈客家方言與南方少數民族語言共同語詞考略〉《嘉應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2001 年第 19 卷第 2 期，頁 107-109。

[290] Hội Quân Cán Chính Hải-Ninh, *"Người Nùng & Khu Tự-Trị Hải-Ninh Việt Nam"*, Los Angeles: Hội Quân Cán Chính Hải-Ninh, 2007, p.1。

別的標準，但尚未對南方民族作實地的調查。四、1979~至現今，對南方民族進行調查，並依照民族成分識別的標準，重新調整民族別，並公佈確立的民族別及數量。越南民族成分的認定標準，是於 1973 年 6 月及 11 月由越南北方政權先後召開兩次會議，最後敲定審核越南民族身份的標準爲語言、生活文化特點及民族自覺意識。[291]

根據范宏貴的〈越南民族識別與實踐〉一文，越南官方在民族分類上，Ngái 族最早出現於 1959 年以前的統計資料。他提到中越兩國境內的共同民族，在族群名稱上有的一致，有的則劃分爲幾個不同的族群稱呼，如中國境內的漢族，至越南則分爲華（漢）族、艾族。[292]

關於越南少數民族「艾族」(Ngái)，根據 2006 年河內教育出版社出版的*"Đại Gia Đình Các Dân Tộc Việt Nam "*一書中，對該族群作了這樣的描述：「官方名稱：Ngái。其他名稱：Ngái Hắc Cá、Ngái Lầu Mần、Hẹ、Sín、Đảm、Lê。」[293]「Ngái Hắc Cá」對應漢字爲「客家涯」，「Ngái Lầu Mần」則爲「流民涯」，而客家人在海寧省及被當地人稱爲「流民（Lầu Mần）」，而海寧儂族中的 Ngái 人和客家人因在語言上十分相近，因此海寧儂族人又稱其爲「客家 Ngái」。另據筆者的田調結果，在越南北部地區稱客家人爲「người Khách Gia」，越南南部則稱客家人爲「người Hẹ」，而何以稱客家人爲「người Hẹ」？據同奈當地的客籍人士林斯生表示，應該與客家人在回應別人「是！」時的發音爲「hɛ^{55}」有關，因此被稱爲「người Hẹ」。這與台灣原住民稱客家人爲「ngai nagi」、被閩南族群稱爲「mak^{2} kai^{31} kr^{24}（麼介□）」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以客家人的語言當中常用的詞彙來稱呼他們。但無論是稱爲 Ngái、Ngái Hắc Cá、Ngái Lầu Mần、Hẹ、người Hẹ、người Khách Gia，都顯示客家人與 Ngái 之間的關係十分密切。

至於 Nùng 族，筆者在海防當地作調查時，客家籍的 ZQX 先生曾向筆者表

[291] 范宏貴，〈越南民族的識別與實踐〉《世界民族》，1997 年第 2 期，頁 72。
[292] 范宏貴，〈中越兩國跨境民族概述〉《民族研究》，1996 第 6 期，頁 14。
[293] Nguyễn Văn Huy（阮文輝）、Lê Duy Đại（黎唯大）、Nguyễn Quý Thạo（阮貴韜）、Vũ Xuân Hiếu（武春孝）：*"Đại Gia Đình Các Dân Tộc Việt Nam "* 2006，p.96。文中的「Dam」可能書寫有誤，應爲 Dan（蜑）

示，他曾詢問過長輩爲什麼他們被稱爲「Nùng」族，長輩告訴他因當年法國政府來做職業調查時，他們告訴對方自己是務農的，因此而被稱爲「Nùng」族。胡璉在《出使越南記》裡對於儂族有一些相關的描述：「1954 年以後，華人除了由北南移的數量加多及質量提高之外，忽然出現了一之介乎越、華之間的『儂族』，數目龐大，地位特殊，越人目之爲少數民族，納稅當兵都受優待。實際上講華語、用華文，風俗習慣完全和廣東、廣西省的南部人一般，故而稱曰『儂華』。」[294]因此客家與 Ngái、Nùng 族似有某些程度的關聯性，但還有待更深入地去探究。

[294] 胡　璉，《出使越南記》，（台北：中央日報社，1979），頁 142。

第四章　越南的客家話

越南地區的客家人，根據張文和《越南華僑史話》中的統計資料顯示，無論在北、中、南區約佔該區華人人口 10%，在全越華人最多的胡志明市所佔的比例也是如此，因此相較起來胡志明市可算是客家族群人數最多的地區，保存客家母語的可能性或許較高，因此在研究越南客家族群如何使用母語，此地是具有相當重要的指標性。本章將先探討越南客家話的概況及特點，接著討論胡志明市都會型的客家話，最後再論及越南其他地區的客家話。

第一節　越南客家話的概況及其特點

越南客家話的特色主要包括：一、退化爲家庭用語。二、與廣、潮兩幫的結盟關係，在語言結構上出現該方言的語言特徵。三、受多語言、多方言，如越南話、英語、日語，以及廣府、潮州、國語等漢語的影響，產生詞彙借入（borrowing）、語音結構改變、語法借用及合璧詞的產生。四、語碼轉換（code switching）、語碼混用（code mixing）及語言轉換（language shift）頻繁的現象。越南客家話呈現的特色，牽涉到客家族群分布的區域、客家幫與廣肇幫及潮州幫彼此的結盟關係，而這些也都與客家移民史密不可分，因此本節將先簡述近代客家人的遷移史，其次就筆者將就所蒐集的文獻及田野資料，分北、中、南三區的客家族群的分布情況及該區的語言特色作一番概述。

近代客家人移民至越南，受到政權更替及中越近代史上幾次重要戰役的影響，如：滿清取代了明朝的政權、太平天國之役、中法戰爭、中日戰爭、國共內戰、法越奠邊府戰役、越南內戰及中越邊境戰爭等。在這樣動盪不安的情況下，客家人透過海路和陸路的方式進行遷移，例如：在海路方面包括自從廣東防城搭船至北越海防，從廣東汕頭、香港搭船至南越的西貢；在陸路方面，自中國廣東

的東興越過北崙江到北越碰街，自中越過邊境（可能是廣東憑祥）到北越諒山，另一條路線則是從大陸原鄉先到寮國而後再入境越南。

上述的歷史事件影響了客家人於不同時期在越南分布的情形。明末清初的政權更迭，不少明朝的遺臣、遺民不願在異族統治下生活遷徙至鄰國越南，在筆者的田野調查及蒐集的文獻顯示在越南北、中、南地區均有明鄉人的足跡，其中越南北部的庸憲溫氏家族即爲客籍明鄉人。太平天國之役，更促使客家人大規模地遷移至中越邊境地區，特別是集中在北越地區，包括後來劃歸爲越南北部地區海寧省北崙江以南的地區、老街省、諒山省、山羅省、北江省等地。1885 年中法戰爭，劉永福率領的客籍子弟兵黑旗軍支援越南阮朝攻打法軍，戰後亦有部份滯留於北越地區，中法雙方簽訂天津條約將北崙江以南地區的中國領土歸屬越南，原先居住中國南疆這塊土地上的客籍居民也成了法國殖民下的北越居民。1937~1945 年的中日戰爭、1945~1949 年國共內戰，則促使一部份客家人自原鄉經由陸路遷移至北越地區，一部分走海路直接從原鄉乘船抵達南方胡志明市。1954 年法國在奠邊府戰役失利，法越簽定日內瓦協定以北緯 17°爲界劃分南、北越，更是客家人在越南境內一次大規模的遷徙行動，一部分遷徙至平順省潼毛、潼里，一部分遷移至同奈，還有一部份則遷徙至胡志明市。至於 1964~1975 年越南內戰期間，1975 年南北越統一後與 1979 年中越兩國邊境戰爭引發的排華運動，也促使客家人再次遷徙，其中有一部分的人回歸大陸原鄉，一部分遷徙至第三地區，包括香港、台灣、泰國、馬來西亞、美、加、法、德、瑞典等地。

1975 年越南統一後，政府當局並未對華族中的各方言族群再作細部的人數統計，因此無法確知目前在北、中、南區的客家族群詳細的人口統計數字，但根據統計資料顯示，[295]越南全境無論北區、中區或南區的客家族群人數均佔該區華人總人口數約 10%，但就人數上來說，南區的客家人最多，其次爲北部地區，而中部地區人數最少，而從上述的客家族群遷移史來看，戰亂促使客家人不斷地南遷，也是促成胡志明市成爲越南南方第一大華人城的重要因素之一。這些歷史

[295] 見表附錄 3-1 及 3-2。

上的關鍵時刻，牽動了客家移民自原鄉遷徙至越南以及在越南境內的二次、三次的遷徙方式與路線，分佈的區域不同，所處的環境也不同，再加上客家人在該區的人口數量等因素，自然而然也會影響到母語在該社區中的展現。以下筆者將就文獻與田野調查紀錄，討論北區、中區、南區來探討各區客家人聚落的分布，以及母語使用情形與特色。

一、北越地區

北部地區的客家人，筆者主要將焦點鎖定在北江省、河內及海防三地。北越客家族群人數最多、客家話保有最佳活力的地區可能是北江省，筆者主要是根據文獻上的記載（Phạm Đăng Hiến，2001），北江省華人最多，在 2000 年左右調查的當時，當地還有相當數量的客家人，而且他們依然使用客家話作溝通語來推估。北江省的華人多來自廣東、廣西和福建省三省，他們當中有相當的人數是在太平天國時期來到北江省，分布的區域主要集中在陸南（Lục Nam）、陸雁（Lục Ngạn）、和山洞（Sơn Động）等縣，這三個縣佔了北江省 95%的華人，其中陸雁的華人佔全省華人人口數的 62.5%，該縣的華人說的語言包括 Ngái 話、客家話及 Pạvà 話。從上述的資料了解到，該區多爲丘陵地形，族人的聚落相較於都會區的客家人更爲集中，同時客家話在當地依然被作爲溝通媒介，因此較能保持客家話活力。另一方面，客家人身處於語言複雜的環境，在語言接觸頻繁下，或許也將產生詞彙借用、語碼轉換及混用的現象，這必須再作進一步的調查與研究。

另根據筆者在河內及海防的調查，這兩地目前還有些客家人，但無確切的人口數，而客家母語在當地可能除了缺乏公共發聲場域外，幫會結盟關係也可能是影響河內及海防地區客家話的重要因素。關於這兩地客家人母語的使用情形，在河內地區筆者未訪問到當地的客家人，因此對於當地客家族群實際使用母語的狀況尚還有待進一步的了解；而海防地區的客家話，據筆者的調查，基本上已退化爲家庭語言，在社區裡並無母語可以發展的空間，母語溝通的對象主要爲自己的

父母及兄弟姐妹，但對於配偶及子女則使用越南語，對非客籍的親友則使用廣府話。[296]除此之外，客家人與廣府人、潮州人的結盟關係，可能也是影響當地客家話的關鍵因素。根據筆者調查，河內與海防當地的華人會館有廣東會館、福建會館，廣府人、潮州人、客家人絕大多數來自廣東省，在「廣東人」的共同身份下，彼此結盟並進入廣東會館，爲了彼此能順暢溝通，他們之間很可能選擇廣府話作爲交流的共通語。關於這一點，受訪的海防華僑 SEF 也證實廣府話爲華人社區中的共同語。

綜合以上所述，北部地區客家話的特色，包含：一、部分地區的客家話還保有某種程度的活力，部分地區的客家話則萎縮成家庭語言。二、幫會結盟關係，使廣府話成爲客家人在社區或會館內的共通語。

二、中越地區

中部地區的客家族群及語言的探討，主要設定在會安。在歷史上會安的開發與華人有相當密切的關係，會安地區的華僑與華商人數曾居外籍人士之冠，是中部地區華人重要的匯聚之地，也是探討客家人及其母語具有相當代表性的地點。《越南會安華僑抗日與十三烈士紀念畫冊》記載的資料顯示，當地有中華會館、福建會館、潮州會館、海南會館、廣肇會館，但無客家幫成立的會館，因此很可能與他幫結盟。筆者曾訪問曾至會安當地作調查的楊聰榮教授，他表示會安客家鄉親告知他們是加入當地的廣肇會館。廣府話在越南華人社區中一直扮演主要共通語的角色，因此在會館中廣肇、客家兩幫的幫民可能使用廣府話來溝通，筆者推測兩幫的結盟關係，在語言上可能產生對於客家話的影響。

此外，當地客籍望族羅氏家族中，來越第三代的著名音樂家羅允正，幼時家人慣呼其爲「阿開」，所以經常在其作品上署名「羅開」，越南人因此稱其爲「La

[296] 筆者於 2007 年 2 月前往海防拜訪客籍人士 ZXQ 的家庭。其妻爲越南籍，曾至台灣短期工作，略懂中文，但與其交談時仍使用越南話。某次筆者前往受訪者公司，正巧有位福建籍的親戚造訪，受訪者用廣府話與之進行交談。

Hối」，而越南語對應漢字的「開」應爲「khai」，[297]「開」爲溪母字，客話發音聲母爲「k'-」，粵語發音聲母爲「h-」，因此筆者推估羅允正家中的溝通語言很可能爲廣府話，家人極可能以廣府話稱呼他爲「a^{33} $hɔi^{55}$」。因此，中部地區的客話特色是可能已「廣府話」化。

三、南越地區

南部地區的第一大客家聚落，非胡志明市莫屬，因此胡志明市的客家話可作爲南部地區客家話的代表。胡志明市的客家話有下列幾項特色：一、未形成優勢腔。二、客家話退化爲家庭用語。三、廣府話及其他語言逐漸取代客家話在家庭中的地位。四、與廣、潮幫結盟的關係，使客家話受到廣府話、潮洲話的影響。五、強勢的廣府話使客家話逐漸趨向「廣府話」化。六、多語言、多方言的環境下，客家話吸收了不少漢語方言及非漢語方言的外來詞，以及語碼轉換及混用的現象十分頻繁。

胡志明市的客幫組成份份子複雜，除來自粵東地區不同縣市的客家人之外，還包含其他省籍的非客家人士，因此在客幫內部、族群內部都無法完全以客家話來作共通語的情況下，進而發展出選擇其他語言作溝通媒介。此外，他們與潮、廣兩幫的關係，一方面影響了客家話，一方面也影響了他們與他人溝通時的語言選擇。客家人與潮州人曾共建義安會館，在幫務上多所交流，日後即使擁有自己的會館，也因與義安會館毗鄰，兩幫幫民來往依然十分密切，因此客幫中有不少客家人能說潮州話，潮州幫也有鄉親客家話能說得十分流利。另一方面，客家人與廣府人因同爲「廣東人」的背景，所使用的詞彙也和廣府話最爲接近，再加上廣府話在華人社區中的強勢，因此他們無論在家庭或公共場域，多數時間是以廣府話作爲溝通工具。

[297]Nhà Xuất Bản Khoa Học Xã Hội, *"Từ Điển Trung－Việt"*,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Khoa Học Xã Hội 1992, p.667。

根據筆者的調查，當地客家族群在公共場域幾乎不再使用客家話，無論在傳統戲劇的演出舞台、華人教會或崇正會館等場所，廣府話經常是他們溝通時首選的漢語方言。家庭用語的部份，筆者觀察到客家人在家中使用客家話的情況並不多見，多半是在一句話中夾帶一些客家話詞彙，但大多數的人不使用客家話，甚至以廣府話、越南語來取代母語作爲家庭中的溝通語言。胡志明市的客家人因身處多方言、多語言的環境下，因此在訪談時常發現會借用其他語言的辭彙，或語碼轉換、混用的情形，如：將教書的「書」字韻母發爲潮州話的ɯ韻，混合越南話與廣府話 trả 足耒（lui^{55}）表示「付錢」之意。

綜合以上的資料，越南客家話的特色包括：沒有優勢腔，客家話退縮爲家庭語言；廣府話逐漸取代了客家公、私領域的地位；客家幫與廣、潮兩幫的結盟，使客家話產生結構性的改變；受多語言、多方言的影響，產生詞彙借用、語碼轉換、語碼混用及語言轉換頻繁的現象。

第二節　胡志明市的客家話

胡志明市的客家話有下列幾個特點：一、沒有優勢腔。二、客家話退化爲家庭用語。三、受多語言、多方言的影響，特別是廣府話。四、廣府話已滲透至家庭並取代客家話的趨勢。四、與廣潮幫結盟的關係，使粵語、潮語對客家話產生影響。五、強勢的廣府話使客家話逐漸趨向「廣府話」化。六、多語言、多方言的語言環境下，客家話吸納不少外來詞，以及語碼、語言的轉換及混用現象相當顯著。這些語言特色的產生與華人在胡志明市的開發、華人社會幫會組織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以下筆者將先介紹華人在胡志明市的開發史，接著論及華人社會的幫會組織，最後針對胡志明市的客家話特點作詳細的探討。

一、胡志明市開發史概述

胡志明市爲越南南方的第一大城，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包括西貢和堤岸地區，是全越華人數量最多、最集中的城市，華人多聚居在堤岸一帶，它的發展與越南南方的開發史有關，而華人又是參與開拓越南南疆領土重要的關鍵族群，胡志明市的開發史無異就是一部華人開發史，了解胡志明市當地的開發歷程，有助於我們了解當地華人社會，而華人社區各幫會的社會結構以及幫會間結盟的關係，能讓我們進一步了解客家族群的母語在華人社區中呈現的樣貌與特色。

胡志明市的開發，歷經了幾個不同的階段，在 17~20 世紀這段時間，特別是明末清初來到越南南方的明朝遺臣與移民，對於胡志明市的開墾作出很大的貢獻，讓一個原本滿佈雜草、叢林之地，逐漸發展爲繁榮的都市，也促使胡志明市的華人在此群聚，並形成一個特殊的族群文化。

胡志明市舊稱東浦、變犧（Ben Nghe）、牛渚、藩鎮營、嘉定府、新平縣、新平府、新隆縣、比里羅哥、柴棍、柴郡、西貢（Sàigòn）、邊城（Chợ Bến Thành）、城津、堤岸、宅郡、華人城、法國珍珠港、西堤聯區（Régio Saigon－Cholon）、八卦城，[298]這些稱呼都與它開發的歷程有關，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國家甚至是不同的漢語方言族群賦予它不同的稱謂。

胡志明市爲越南南圻地區重要的都市，唐代稱南圻地區爲「跋南」，後改稱「真蒲」，占婆、真臘、扶南三國鼎立時期，南圻被稱爲「占臘」；宋、元時爲真臘的全盛時期，南圻又稱「水真臘」，17 世紀歐洲人來到東方，因南圻地處當時被稱爲九真（Causi）的清化之南，[299]因此稱之爲「下九真」（Basse Cochinchine），

[298] Chợ 越文爲「市場」之意，Lớn 越文爲「大」之意，Chợ Lớn（堤岸）即「大街市」之意，當地客籍華僑稱爲「新街市」。「邊城」一名，李文雄的《越南雜記》則提到，因西貢舊街市以前在西貢城外濠邊，因此而得名。

[299] 李文雄，《越南雜記》，（堤岸：萬國公司，1948），頁 14。黎壽春提及，九真原名 Causi，爲 16 世紀歐洲人來到東方後所命名的。後來因爲印度當地有一島嶼與之同名，爲了避免混淆，將越南的九真冠上「接近中國」之九真，而改稱 Cochinchine，而南圻位於其南方，因此加上「Basse」而成了 Basse Cochinchine，法國統治越南後，中圻改稱爲「Annam」即「安南」，而 Cochinchine 一詞日後就專指「南圻」了。

後來又簡稱爲交趾支那（Cochinchine）。高棉語（柬埔寨語）稱之爲比里羅哥（Pnog Koror）爲「林莽」的意思，因早期的西堤區未開發前十分荒涼。除此之外，胡志明市又有 Thầy-gon 的名稱，粵籍華僑將之譯爲「柴棍」或「堤郡」，潮洲華僑則譯爲「宅郡」，1698 年華人在胡志明市西岸開墾，將當地譯音爲「堤岸」，而後來法國人又從東岸登陸，將該地譯爲西貢。後來堤岸地區的華人日漸增加，因此被稱爲「華人城」，而西貢地區的商業發展蓬勃，使它又被封爲「法國珍珠港」。1976 年 7 月 3 日在越南統一後的第一屆國會大會上正式命名該市爲「胡志明市」。[300]「變犧」一名的由來，是因嘉定與邊和地區昔日的名稱爲東浦，由於當地盛產水牛，越文譯音的漢字即爲「變犧」，而越南史書有時則稱之爲「牛渚」。1698 年以柴棍爲新平縣並且設立藩鎮營，據 1872 年一份文獻記載：「戊寅春孝王取仝尼（鹿野）肥腴地建嘉定府藩鎮營。嘉隆中興改嘉定城，屬藩安鎮，明命年間改嘉定省統治四府九縣...一新平府屬三縣，一平陽縣，二平隆縣，三新隆縣…」[301]新平府爲新平縣舊址，爲嘉定省巴沼市政府，新隆縣舊址爲堤岸市政府所在地，而平陽縣即西貢區，因此新平府所在地，事實上涵蓋了目前胡志明市的行政區。嘉定城又稱八卦城，也即是西貢城，1789 年嘉隆皇命宋曰福建築，因按八卦形式建城而得名。

明末清初時期，許多明朝遺臣與軍民因避亂或不願受清廷統治，他們有的隻身前來，有的隨家族遷徙，有的跟隨楊彥迪、陳上川、陳安平、莫玖的部隊來到越南，他們在獲得當時阮朝政府的允准下，前往南方開墾同奈邊和、美萩、河仙等地，並逐漸將開墾區域擴展至今天胡志明市的堤岸以及九龍江平原。華人在胡志明市由於人口眾多，因此被稱爲「華人城」，除此之外，前述華人在越南的貢

---

300 Mạc Đường, *"Xã Hội Người Hoa ơ 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 Sau Năm 1975"*, TP.HCM.:Nhà Xuất Bản Khoa Học Xã Hội,1994, p.201。他提到在歷史文獻紀錄上，Ben Nghe 及 Sàigòn 這兩個名稱與現今的胡志明市有關。Ben Nghe 早期是越南人的一個商業中心，後來被稱爲 Sàigòn，這個稱呼 1698 年開始出現在 ę 安芳的行政文獻上；其次，Sàigòn 當地爲華人聚集之地，後來改稱 Chợ Lớn（堤岸），這個稱呼一直持續到 19 世紀，而 1930 年之前外國人稱此地爲 China Town（中國城），法國人則稱爲 ville Chinoise。1976 年再次改名爲胡志明市，其範圍包括 Sàigòn、Gia Định 及 Chợ Lớn。但就筆者所知，目前在越南對該地的稱呼 Sàigòn 及 TP.Hồ Chí Minh 兩者並存。

301 轉引自李文雄《越南雜記》，（堤岸：萬國公司，1948），頁 14。

獻以及在胡志明市的建設，使得被列爲越南五十四民族之一的華族（Hoa）之越南華人，受到某種程度的關注，也因此當地常被視爲研究華人語言、文化的重要地點。

胡志明市的華人多來自福建和廣東兩省，少部份來自其他省份，這主要與中國近代史上的中日戰爭、國共內戰有關。當地的華人幫會分爲廣肇幫、潮州幫、福建幫、客家幫、海南幫。其中客家幫的成員最多元、最複雜，根據楊哲民在《崇正總會》撰寫崇正總會會史時，引述鍾裕光的談話內容得知，對於幫務的參與，客家幫並不限定於客籍人士，1954 年客幫改組第一屆僑民代表大會所選出非粵閩地區 9 名外省籍理監事，也是客幫內的重要大事。[302]由以上所述，可知客家幫在胡志明市的華幫中深具兼容並蓄的特色，與中國各省旅越僑胞來往最頻繁、關係最密切，而此特色也有助於我們去了解胡志明市的客家話。

二、胡志明市的客家話

客家幫由於組成份子較爲多元，幫內除了客家籍的鄉親之外，還有來自其他省份的幫民，因此對內的溝通語言相形之下也較其他華幫複雜。客幫華人的溝通語言，可分兩方面來探討，一是客幫內部，二是客家族群內部。客幫內部，除操客家母語的客家人外，還有其他外省人士，自然無法以客家話作爲彼此間的溝通語言，而是否能以國語作爲共通語？又牽涉到這些鄉親們是否有這樣的教育背景。

據筆者的調查，會館裡的耆老並非都能說國語，他們有些人早期在家鄉是接受以母語作爲教學語言的學校教育，來越後又因生計等問題，無法再繼續進修。

[302]楊哲民，〈本會會史〉《越南崇正總會》（西貢：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1958），頁 90-92。鍾裕光：「據我所知客家幫除福建、廣肇、潮州、海南四幫幫僑外，範圍廣大，幾包括整個中國各地旅越僑胞，可謂人才濟濟，群英會具之大僑團。」「今日在座諸位代表，不僅代表許多不同籍貫、不同職業，而且從不同省份而來之代表，此種來自多處代表各方之總匯，在越南各幫理事會中是僅有的創舉。」「…本屆理監事之產生，不以粵閩人是爲限，外省本幫知名之士，如鍾裕光、王爵榮、趙梓慶、陸鳴亞、王欽明、吳泳、牛清元、徐惠富、彭貴臣等先生，均獲入選，此最爲特色。延攬各方人才，團結合作，共謀會務發展，可爲歷屆以來之創始。」

另據文獻資料記載，胡志明市的客幫學校在 1934 年開始以國語進行教學，因此，在 1934 年已非在學年齡的客家人，並不容易有系統地學會國語，並作爲日常生活用語，若要與幫內外省人士用國語來溝通，似乎也有困難。至於客幫內的客家族群祖籍地，包括廣東梅縣、紫金、興寧、五華、揭西、惠東寶、大埔、欽州、廉州、清遠等地，其中以大埔人數最多。雖然這些地方多爲粵東地區，但是彼此的的口音仍有些差異，若純粹以客家話作爲溝通媒介可能有困難，據筆者實地至會館訪問，即有耆老表示興寧的客家話很難理解，也由於鄉親來自多不同的縣份，因此在胡志明市的客家族群中沒有產生所謂的優勢腔。

由以上情形看來，胡志明市的客家話無論在客家族群內部或客幫內部，都很難成爲共通語，而海外華人社區裡最慣常使用的溝通語言是強勢的廣府話，因此很可能將社區共通語「內化」爲族群內部、客幫內部的溝通用語，所以在討論越南胡志明市的客家話時，客家話與廣府話的關係也是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焦點。

本節要討論的焦點是都會型的胡志明市的客家話，主要根據的是筆者於 2006 年至 2007 年間在當地所搜集的文獻資料－1958 年崇正總會出版的《越南崇正總會》，以及筆者的田野調查資料作爲分析的樣本。

或許有人認爲遷移至胡志明市多年的客家族群，在語言上應該會產生所謂的優勢腔，但根據筆者在當地採訪的結果，答案卻是否定的。筆者無論是在會館、喪事場合、私人家庭聚會或飯局，發現操不同腔調的客籍人士都是以各自的母語來溝通，並未有所謂語言趨同後產生的優勢腔，陳曉錦曾以「潰不成軍」形容當地的客家話，正好映證筆者發現當地客家話的特殊性。同時筆者也發現到這些耆老偶有彼此意思會無法相通的情況出現，有位耆老就曾表示興寧客家話「很難聽」（意指不易聽懂），筆者進一步向他詢問若遇到此種情形，會選擇用什麼語言來做溝通，他告訴筆者他會用「國語話」作爲彼此溝通的媒介。上述這樣的現象推究其原因，正是筆者在前面段落提及客幫在胡志明市華幫中的特殊性－幫內成員多源、群族內部沒有優勢腔有密切關係。因此無論是幫會內部或腔調差異部分懸殊的族群內部，要完全以客家話來溝通實際上有很大的困難，因此選擇第三種語

言作爲溝通媒介是形勢所趨。

影響母語使用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語言環境與母語能力的程度。華人社區裡多語言、多方言的環境下，語言競爭勢必激烈，除了大家必須具備僑居國的官方語言能力之外，各方言族群所使用的母語在華人社區的地位，以及其本身具備的母語能力也會影響他們的語言選擇。在海外華人社區中因廣府話向來具有優厚的社會資源，因此也一直是華人社區中重要的共通語，廣府話優越的地位也勢必對客家話有所影響。筆者曾詢問客籍鄉親，不講客家話的原因，他們表示在當地「客家話不好用」、「用不到」，陳曉錦的研究資料中也有人自述不說客家話是「在當地不適用」的原因，這與筆者的調查正不謀而合，這番話似乎透露出客家話所使用的場域受到限制，與它的語言地位不高有相關聯。

筆者也曾針對幾位客籍鄉親的母語能力及使用時機的調查，[303]受訪者中年紀最大的 75 歲、最年輕的 44 歲，他們有的表示自己完全沒有母語能力，有的則表示客家話說得不太好，主要是因爲從小在家父母不是從未教導他們說客家話，或者在家說客家話的時間不多，他們在家庭中的溝通語不是廣府話、越南語不然就是國語，即便會說客家話溝通的對象也僅限於父母，父母離世後母語也在家庭中消失了。因此，家庭中母語傳承的斷層，也使得客家人在母語能力不足的情況下，被動地選擇另一個溝通語言。

陳曉錦所撰寫的〈越南胡志明市華人社區客家方言現狀〉，有一份針對當地客家人所做的調查，[304]在這份資料中可看出不同世代、不同年齡的客家人的母語能力及家中語言使用情形，受訪的第二代或第三代絕大多數都還具備說客家話的能力，但有些則已退化成「講不完全」、「只會講一點」、「也說一些客家話」，有的甚至嚴重退化至「只會聽客家話不會講」、「不會說客家話」，而無論他們的客家話能力如何，每一個受訪者都能說廣府話，可見廣府話對當地的客家人有某種程度的影響，這也正好印證筆者在前一段提及母語能力影響客家人的語言選擇。

[303] 見附錄 2.2
[304] 見附錄 2.3

客家幫與廣、潮幫的結盟，也對於彼此語言產生影響。筆者作田野調查時，就發現有年長的潮州籍耆老，能說得一口流利的客家話，與客籍友人見面時完全以客家話交談，客籍耆老還對著筆者誇讚他說「佢介客話好過你」；而潮洲會館的長輩也表示，以往潮州人跟客家人見面時的溝通方式，依次爲講潮州話、書寫中文字及講廣府話，因此潮客兩幫的關係是相當親近的，這樣的關係也呈現在客家話當中，因此有部分客家耆老以客家話進行交談時，將某些詞彙混用廣府話和潮洲話的音，如：攞去（拿去）lɔ^{11} kʻɯ^{24}、教書 kau^{33} sɯ^{55}，這與客、潮兩幫曾經結盟不無關係。

影響客家人使用母語的情形除上述原因之外，筆者在訪談時也發現還包括婚配的對象是否爲具備說母語的客家人，以及父母親在家庭中是否使用母語有關，而陳曉錦的調查正可以支持筆者的田野觀察。尤其是具備母語能力的父母是家庭中維繫母語的重要關鍵，一旦他們往生，母語的傳承往往也出現危機，婚配的對象若非具有母語能力，即使是身爲客家人，家庭中也難以客家話作爲溝通用語，下一代也將難以薪傳族群的語言，若婚配對象爲其他漢語方言族群或越南人，則往往爲了遷就另一半，而使用越南語或其他漢語方言。

筆者從訪談的紀錄中發現到越南胡志明市的客話受到華人社區中強勢廣府話的影響也不小，包括最容易被影響的「詞彙」，到深一層的「語音」，及至最底層的「語法」結構，客家話的廣府話化程度是相當深的。這是因爲遷徙至異國後語言環境相對於原鄉更形複雜，即使排除僑居國當地的語言，在多語言、多方言的複雜環境下，尤其是具有方言龍頭地位的廣府話，在語言上對客家話自然而然會產生影響。

筆者在胡志明市調查客家話時，發現當地客家話的韻母部份已出現結構上的改變，出現撮口呼 y 韻母、ɐ韻母，還有些字是用廣府話的音來讀，都能明顯看出客家話受到廣府話影響的跡象，陳曉錦在胡志明市調查的資料也和筆者的調查

可相互印證。以下將以筆者採集的書面文獻資料及田野訪談記錄，[305]就詞彙、語音、語法三方面來討論廣府話對胡志明市客家話的影響：

（一）詞彙

廣府話對於胡志明市客家話的影響，在詞彙方面包括書面語和口語。在書面語方面，筆者以 1958 年崇正總會出版的《越南崇正總會》的廣告文案作爲分析樣本，其中有不少的廣告詞彙是以廣府話來書寫。這本刊物共有 98 則廣告，其中有 52 則廣告是以方言或方言轉譯來書寫，約佔 53%的比例。這透露出一個訊息，即是在當時的華人社會中，最常使用的語言是方言而非國語。這些方言詞彙有的是客粵共用，如「高 足爭 鞋」、「發冷丸」；有的是客閩共用，如「時行」；有的可能是客粵閩共用如「直落」、「粗幼」，但大多數是廣府話的詞彙，可看出廣府話對於客家話的影響，而部分非漢語方言的外來語也出現其中，顯示異國文明產物也開始進入了客家人的生活當中。以下就筆者所蒐集的文獻和田野調查資料分析如下：

1. 書面語

(1) 借用廣府話的詞彙

1958 年《越南崇正總會》的廣告文案（廣府話詞彙）	引號內詞語解釋
廣興金飾鐘錶行，…批發「零沽」,「無任」歡迎（p28）	零售；無限
廣生電機磨粉廠，「什淨」糕粉、「頂靚」「生粉」、雪白炮谷、麥芽，頂靚「食生油」。（p107）	純淨；最優質；太白粉；食用油

[305] 田野訪對象非特定祖籍的客家人，因此爲綜合各縣市客籍人士的訪談語音資料。對照組的客話詞彙，是以台灣書店發行的《客語字音詞典》四縣腔客話來標音。

合興生藥行，專辦國產「地道」南北藥材（p109）	道地
萬光藥行，批發「零沽」,「價格克己」(同上）	零售、價錢公道
萬明機器雜科廠：茲將「接造」分科如下：…二、接造…「水喉」…四、「接修」…「米較」、…堦磚廠用具等。五、接造「界木」鋸床。(p110）	承接；水管；修理；碾米廠；剖解木條
慈善堂藥品藥行出品，三金錢嘍各項良藥，…神效「外感水」（同上）	感冒液
漢興單車行專賣…各類機動車「電單車」、威士巴（同上）	機車
大通行，本行照料海空旅客出入口，及行李報關等手續，皆做到敏捷、準確、「克己低廉」(p114）	公道低廉
大德藥房出品，主治…瘦弱疲倦，「男婦老幼」，…（p115）	男女老幼
曹貴機器廠，精工…兼售各種汽車零件「發客」。(p116）	批發
恆源鐵床廠造配西式「寫字檯」、「餐檯」(p127）	辦公桌；餐桌
潤德堂老藥房，魚「嘍」救急丹（同上）	mark（英語）牌子
同仙老藥房，主治「時行」「疫癘」(同上）	流行；病症
華恩帽廠，精造各種「通帽」…零沽批發，價格廉宜（p128）	中空帽
鵝嘍保壽丹，專治舟車「暈浪」(同上）…	暈車、暈船、暈機
上海老牌南華洋服，…「取價低廉」…「取價格外克己」(p130）	索價低廉；索價特別公道
潤和堂藥行四大良藥，…神效發冷丸黃義醫師，「大幫」薄荷「平沽」,「常川」駐堂應診。(p153）	大批；廉售；經常
超倫眼鏡，精驗「難疑目光」(同上）	各種疑難雜項的視力問題

金山藥業公司榮譽出品，…係唯一止咳聖水，…「雞咳」，…保證「效驗」立見。…安寧水「一枝」。（同上）	百日咳；效果；一瓶
蘿蘭香品，余肇良「主理」，產品項目爲…摩利「早晨」臘…丁梳「香梋」（p154）	主持；早上；香皂
共和堂藥房出品良藥，膠「樽」、筒「樽」銀粒仁丹，…圓「樽」六神水，…扁膠「樽」銀粒仁丹，…（同上）	瓶子
四林「機 金界」木廠，鋸好各種木料「發客」，以備各建築家選購…（同上）	機械鋸木
集成工藝社，本號精製各種西皮「銀包」、褲帶…。（同上）	錢包
健生藥房，蓼茸桂燕，名家丸散，「鮮明熟藥」，遵古炮製（p.157）	新鮮藥材
巧益燒臘專家，老牌聲譽，「美微媚味」，卅餘年最老的字號，專賣「靚嘢」聲譽載道。（同上）	美味；好東西
萬能百貨公司，本號營業…「恤衫」…家用「皮急」…。（158）	shirt（英語）襯衫；皮箱
小兒止咳安靈水，…採服此安靈水二「湯羹」，立能定定安睡，精神暢快。（159）	喝湯專用的湯匙
福祿壽藥廠，「藥性和平，功力偉大」（同上）	藥效溫和，效果快速
德愛藥行精製各項良藥，金龍商標，「冒效」必究，產品包括…「外感散」…「根基散」…（p161）	仿冒；感冒粉；小孩子發育的藥散
留青美容院、新留青「電髮」院，本兩院技師忠誠服務，由專門人才負責－恤－燙－電－吹（同上）	燙髮
應春堂南藥行，…代客摩各種藥粉，粗幼隨意，「依時起貨」（同上）	按時交貨

香江美容院，一流名師主理黃忠固君，「男界冷氣伏髮」，巧妙與別不同。（同上）	男仕冷燙，使頭髮服貼。
天鵝電髮公司，特聘天皇「電髮師」黃連昇、「電髮泰斗」謝偉照、「電髮文武生」朱汝恆主理。（同上）	美髮師； 燙髮權威； 燙、吹、造型全能的美髮師
萬盛百貨商店，本號自製趨時恤衫、…飛機「冷褸」、男女「雨褸」…零沽批發，一律歡迎。（p189）	毛線編織的禦寒外套；雨衣
漢興衫褲行，販售膠領恤衫…「夏威夷恤」（同上）	寬大有花樣的襯衫
生活寫真館，純藝術作風，性格人像「撮影」（p192）	攝影

表(1)中有些詞條中，有一部分詞彙客家話有自己的用語，如「冷褸」（laŋ^{24} lau^{55}）客家話爲「冷衫」（laŋ^{11} sam^{24}），「湯羹」（t'ɔŋ^{55} kaŋ^{55}）客家話爲「調羹仔」（t'iɛu^{11} kaŋ^{24} ɛ^{11}），但仍是使用廣府話詞彙。

(2) 借自非漢語方言外來語的轉譯詞彙

1958 年《越南崇正總會》的廣告文案（外來語轉譯詞彙）	引號內詞語解釋
良友攝影沖印社，經售世界名廠「啡林」（p108）	film（英語）底片
三和堂大藥房，本號出品良藥名稱，…一號「咕哪治」，二號「咕哪油」	□Cu La；dầu Cu La（越南語）萬金油之類的外用藥品。
漢興單車行專賣…各類機動車、電單車、「威士巴」	Vespa（英語）義

	大利廠牌機車
鵝「嗲」保壽丹	mark（英語） 牌子
漢興衫褲行，販售膠領恤衫…夏威夷「恤」	shirt（英語） 襯衫
留青美容院、新留青電髮院，本兩院技師忠誠服務，由專門人才負責－「恤」－燙－電－吹	set（英語）固定、吹整髮型
生活「寫真館」，純藝術作風，性格人像撮影（p192）	写真（日語） 照相館

表(2)中這些外來詞，「啡林」（film）、「恤」（shirt）、「威士巴」（Vespa）、[306]「嗲」（mark）、「恤」（set）、「咕哪油」（dầu Cu La）及「寫真」（写真），轉譯自英語、越南語及日語。美國曾駐軍南越，越南則爲僑居國，日本則佔領過越南，自然受到異國文化影響，進而將一些詞彙帶入生活中，尤其廣府人很早就將英語的詞彙吸收爲族群語言，客家話受其影響也連帶將這些轉譯的詞彙借用進來。

從這份 50 年前的文獻廣告詞中，我們不難發現，在平面媒體上廣府話對於客家話的影響力，即便是外來語，也是使用廣府話轉譯的詞彙，在講究簡潔、口語化的廣告用語，客家人捨棄母語而以另一個方言來表達，這顯示出廣府話已深入客家人的日常生活，同時影響的時間也至少有半世紀之久。

2. 口語方面

(1) 廣府話對客家話的影響

[306] 據筆者訪談曾居住南越地區華僑吳庭葳小姐表示，早期越南自國外進口的機車只有義大利 Vespa 這個廠牌。因此，在廣告文案中「Vespa」似乎已成了「機車」的代稱詞，而目前在南越地區的機車則爲日本廠牌 Honda 的天下，因此在南越的越南語當中「Hon da」也成了指涉機車的詞彙。

除了書面語使用大量的廣府話詞彙之外，客家人在口語裡也經常出現廣府話的詞彙，在這些詞彙中又可分爲：一、完全借用廣府話詞彙及語音。二、借用廣府話詞彙，但語音上部份以客話發音、部份以廣府話發音。三、借用廣府話詞彙，但以客話聲韻調、聲韻或廣府話聲韻、客話聲調發音，並取代母語裡原有的詞彙。四、以部分客話聲韻、部分廣府聲韻，但使用廣府聲調發音的非廣府詞彙，以下就筆者所採集的資料加以分析：

a. 完全借用廣府話詞彙及語音

詞彙	中文詞意	客家話	受訪者	廣府話
足未	錢	tɕ'iɛn^{11}	lui^{55}	lui^{55}
蚊	元	k'ɛu^{24}	man^{55}	man^{55}
攞	拿	na^{11}	lɔ^{13}	lɔ^{13}
唔夠	不夠	m̩^{11} la^{55}	m̩^{11} kau^{33}	m̩^{11} kau^{33}
賣哂	賣完	mai^{55} t'ɛt^{2}	mɐi^{33} sai^{33}	mɐi^{33} sai^{33}
乜事	什麼事	mak^{2} kai^{55} sï^{55}	mɛ^{55} ɕi^{33} mɛt^{5} ɕi^{33}	mɛ^{55} si^{35}
冗把冷	全部	tɕ'iun^{11} p'u^{55}	ham^{11} pak^{2} laŋ^{11}	ham^{22} pak^{2} laŋ^{22}
酒樓	飯店	fan^{55} tiam^{55}	tsau^{24} lau^{11}	tsau^{35} lau^{11}
廚房	廚房	tsɔ^{55} ha^{24}	tɕ'y^{11} fɔŋ^{24}	tɕ'y^{11} fɔŋ^{11}
未到	未到	maŋ^{11} tɔ^{55}	me^{33} tou^{33}	me^{22} tou^{33}
沙士	沙士	sa^{31} sï^{11}	sa^{55} ɕi^{24}	sa^{55} si^{35}
烏龍	烏龍		u^{55} luŋ^{11}	u^{55} luŋ^{35}

表 a 中的部份詞彙，客家話有自己母語的說法，如：錢、不夠、賣完、什麼事，客家話爲「箍」（k'ɛu^{24}）、「毋罅」（m̩^{11} la^{55}）、「賣忒」（mai^{55} t'ɛt^{2}）、「麼介事」（mak^{2} kai^{55} sï^{55}），有一部分雖非廣府話詞彙，但客家話不是沒有這樣的用語，就是另有自己專屬的詞彙，或是該詞彙以廣府話發音，而廣府人又用這些詞彙來指涉某些概念，因此筆者仍將它列爲借自廣府話的詞彙，如：沙士（sa^{55} ɕi^{24}）、烏龍（u^{55} lɔŋ^{11}）、酒樓（tsau^{24} lau^{11}），廣府話意指「飲料名稱」、「出乎意料之外的錯誤或失誤」、「飯店」；廚房（tɕ'y^{11} fɔŋ^{24}）、未到（me^{33} tou^{33}）客家話的說法爲「灶下」（tsɔ^{55} ha^{24}）、「冚到」（maŋ^{11} tɔ^{55}）。當地客家人以廣府話取代這些詞彙，應是在日常生活當中已慣常使用廣府話的原因所導致。

b. 借用廣府話詞彙，但語音上部份以客話發音、部份以廣府話發音

詞彙	中文詞意	客家話	受訪者	廣府話
細佬哥	小孩子	sɛ^{55} ŋin^{11} ɛ^{11}	sɛ^{55} lɔ^{11} kɔ^{55}	sai^{33} lou^{22} kɔ^{55}
身家	財產	ts'ɔ^{11} san^{31}	sïn^{33} ka^{33}	sɐn^{55} ka^{55}
隔籬	隔壁	kak^{2} p'iak^{2}	kak^{2} li^{11}	kak^{2} le^{11}
攞哂	全都拿走	na^{11} t'ɛt^{2}	lɔ^{24} sai^{55}	lɔ^{13} sai^{33}

＊橫線部分爲聲、韻或調與廣府話發音相同或相近。

表 b 均爲廣府話的詞彙，同樣地客家話也有自己的詞彙，如「小孩子」客家話爲「細人仔」（sɛ^{55} ŋin^{11} ɛ^{11}），「全都拿走」客家話爲「拿忒」（na^{11} t'ɛt^{2}）但不同於表一之處在於客家人雖然借用它的詞彙，但在語音上卻部分採取客家話的發音，這或許也顯現出客家人在語言使用上廣府話和客家話是經常交替運用的。

c. 借用廣府話詞彙，但以客話聲韻調或聲韻；以廣府話聲韻、客話聲調發音，

並取代母語裡原有的詞彙

如：

詞彙	中文詞意	客家話	受訪者發音	廣府話
一樣樣	相同	k'iɔŋ^{55} iɔŋ^{55}	it^{2} iɔŋ^{55} iɔŋ^{55}	iat^{2} iœŋ^{11} iœŋ^{35}
好叻	很能幹、很厲害	tɔŋ^{24} k'iaŋ^{55}	hau^{31} liak^{5}	hou^{35} lek^{5}
事頭	老闆	t'ɛu^{11} ka^{24}	sï^{55} t'ɛu^{11}	si^{22} t'au^{11}
平	便宜	p'iɛn^{11} i^{11}	p'iaŋ^{11}	p'eŋ^{11}
啱	正確、意見相合	ts'ɔk^{5}	ŋɐm^{24}	ŋɐm^{55}
唔該	謝謝	an^{31} tsï^{31} sɛ^{55}	m̩^{11} kɔi^{24}	m̩^{11} kœi^{55}
整蠱	惡作劇、整人	liau^{24} ŋin^{11}	tɕiŋ^{24} ku^{31}	tsiŋ^{35} ku^{35}

表 c 均爲廣府話詞彙，在聲韻調上無論借用的情形如何，客家話已將這些詞彙內化爲母語的詞彙。上述詞條客家話的母語詞彙依序是：共樣（k'iɔŋ^{55} iɔŋ^{55}）、當慶（tɔŋ^{24} k'iaŋ^{55}）、頭家（t'ɛu^{11} ka^{24}）、便宜（p'iɛn^{11} i^{11}）、著（ts'ɔk^{5}）、按仔細（an^{31} tsï^{31} sɛ^{55}）、撩人（liau^{24} ŋin^{11}）。其中「一樣樣」這個詞彙在香港和台灣都有，不過在台灣此種說法僅出現在梅縣客話中，可能是受廣府話影響。「事頭」這個詞彙，是較早期的廣府話用語，後來又演變爲「老細」（lou^{13} sai^{33}），近期則改用國語詞彙「老闆」（lou^{13} pɐn^{35}），因此筆者推測客家話吸納該詞彙已有很長一段時間，可看出廣府話對客家話影響頗深。

d. 完全借用廣府話聲韻調；或以部分客話聲韻、部分廣府聲韻，但使用廣府聲調發音的非廣府詞彙

詞彙	客家話	受訪者	廣府話
開	k'ɔi^{24}	hɔi^{24}	hɔi^{55}

可以	tsɔ^{55} tɛt^{2}	hɔi^{24} i^{11}	hɔi^{35} i^{13}
師父	sï^{11} fu^{55}	ɕi^{55} fu^{24}	si^{55} fu^{35}
台灣	t'ɔi^{11} van^{11}	t'ɔi^{11} uɐn^{55}	t'ɔi^{11} uɐn^{55}
老公	lɔ^{31} kɔŋ^{24}	lou^{24} kuŋ^{55}	lou^{13} kuŋ^{55}
會館	fi^{55} kɔn^{31}	ui^{11} kun^{24}	ui^{22} kun^{35}
直接	ts'ït^{5} tɕiap^{5}	ts'ï^{55} tɕip^{2}	tsik^{2} tsip^{3}
文王	vun^{11} vɔŋ^{11}	man^{11} vɔŋ^{11}	man^{11} uɔŋ^{11}
火氣	fɔ^{31} hi^{55}	fɔ^{24} hi^{31}	fɔ^{35} he^{33}
台灣	t'ɔi^{11} van^{31}	t'ɔi^{11} uɐn^{24}	t'ɔi^{11} uɐn^{55}
保護	pɔ^{31} fu^{55}	pau^{11} u^{55}	pou^{35} u^{22}
木薯	su^{55} su^{11}（樹薯）	mɔk^{2} ɕy^{24}	mɔk^{2} sy^{11}
當官	tɔŋ^{24} kɔn^{24}	tɔŋ^{55} kuan^{55}	tɔŋ^{55} kun^{55}
時候	sï^{11} hɛu^{55}	ɕi^{11} hɛu^{33}	si^{11} hau^{33}
漁網	ŋ$_{ɪ}^{11}$ miɔŋ^{31}	ŋ$_{ɪ}^{24}$ mɔŋ^{33}	y^{11} mɔŋ^{33}
詩書	sï^{24} su^{24}	ɕi^{11} ɕy^{11}	si^{55} sy^{55}
越南	iɛt^{5} nam^{11}	iɛt^{5} lam^{11}	yt^{2} nam^{11}（lam^{11}）
問題	mun^{55} t'i^{11}	man^{11} t'i^{11}	man^{22} t'ai^{11}
七十五	tɕ'it^{2} sïp^{5} ŋ$_{ɪ}^{11}$	tɕ'it^{2} sïp^{5} m̩^{31}	ts'at^{2} sap^{2} ŋ$_{ɪ}^{13}$（m̩^{13}）
七十六	tɕ'it^{2} sïp^{5} liuk^{2}	tɕ'it^{2} ʃïp^{5} luk^{2}	ts'at^{5} sap^{2} luk^{2}
寫文章	ɕia^{31} vun^{11} tsɔŋ^{24}	ɕiɛ^{24} man^{11} tsɔŋ^{55}	se^{35} man^{11} tsœŋ^{55}
完全相反	van^{11} tɕ'iun^{11} ɕiɔŋ^{24} fan^{31}	van^{11} tɕ'in^{11} ɕiɔŋ^{55} fan^{24}	yn^{11} tɕ'yn^{11}sœŋ^{55} fan^{24}

＊橫線部分爲聲、韻或調與廣府話發音相同或相近。

表 d 中雖爲國語詞彙，但受訪者在發音時，一部分詞彙讀成廣府話，如：師父（ɕi^{55}

fu^{24}）、台灣（t'ɔi^{11} uan^{55}）、老公（luo^{24} kuŋ^{55}）。一部分詞彙則在聲韻調方面產生變化，如：開（hɔi^{24}），聲韻母讀爲廣府話，聲母由 k-改變爲 h-，但仍保留客家話聲調，又如：南（lam^{11}），客粵語原本均讀爲「nam^{11}」，但客家話受廣府話懶音現象的影響，也產生泥來母混讀，「n-」讀爲「l-」，因此將「nam^{11}」讀爲「lam^{11}」；「五」在客粵語均讀爲成音節的「ŋˌ」，但成音節的「ŋˌ」在廣府話也產生懶音現象讀爲「mˌ」，而受廣府話影響客家話的「五」因此也讀爲「mˌ^{31}」。香港何文匯教授便曾提及：「香港人說母語粵語有兩大毛病，第一發音不準確，第二經常錯讀。…第一種是完全混淆『n-』和『l-』，…現在的趨勢是，『n-』起音的字，幾乎全都唸成『l-』起音。」[307]文王（man^{11} vɔŋ^{11}）的「文」字讀爲廣府話；直接（ts'ɨ^{55} tɕip^{2}）的「直」字，塞音韻尾-t 消失，轉變爲空韻-ɨ，「接」字則讀爲廣府話；相反（ɕiɔŋ^{55} fan^{24}）的「相」字，採用廣府話的聲調，但聲韻呈現過渡爲廣府話的現象。

從以上的分析可看出，胡志明市的客家話在口語詞彙上不但借用廣府話的詞彙，在聲韻調上也出現過渡至廣府話的現象，甚至將廣府話辭彙「客話化」成爲客語的詞彙，客家話受廣府話的影響可說是十分深遠。

(2) 合璧詞

胡志明市華人社區裡語言及方言的多樣化的氛圍下，使得客家話的口語裡也出現許多結合不同語言的「合璧詞」，包括客粵合璧詞、粵越合璧詞、客越合璧詞、客粵越合璧詞、潮粵合璧詞，也出現了借用外來詞的情況。在多方言的語言環境下，客家話的人稱詞也產生了一些改變，這些改變包括同一個人稱詞有不同的說法，以及同一個人稱詞指涉的範圍有所不同。

[307] http://www.rthk.org.hk/elearning/bettercantonese/listenpro.htm「粵講粵啱一分鐘」節目，由香港電台與「粵語正音協會」合作的節目，由黃念欣小姐及何文匯教授主持，主要探討香港市民說粵語時容易產生的誤讀問題。

a. 客粵合璧詞

詞彙	中文解釋	四縣客話	受訪者發音	廣府話
收哂	全都收走	su^{24} t'ɛt^{2}（收忒）	su^{24} sai^{31}	sau^{55} sai^{33}
碎哂	全都碎了	sui^{55} t'ɛt^{2}（碎忒）	sui^{33} sai^{33}	sœi^{33} sai^{33}
俾番	給回去	pun^{24}/pi^{31}（俾/分）	pi^{24} fan^{55}	pe^{24} fan^{55}
變轉去	變回去	piɛn^{55} tsɔn^{31} hi^{55}	pin^{24} tʃɔn^{31} hi^{22}	pin^{33} fan^{33}
毋會開	不會開	m̩^{11} vɔi^{55} k'ɔi^{24}	m̩^{24} vɔi^{11} hɔi^{24}	m̩^{11} ui^{13} hɔi^{55}
好平	很便宜	tɔŋ^{24} p'iɛn^{11} i^{11}（當便宜）	hau^{31} p'iaŋ^{11}	hou^{31} p'eŋ^{11}
好叻	很能幹	tɔŋ^{24} k'iaŋ^{55}（當慶）	hau^{31} liak^{5}	hou^{24} lek^{5}
好靚	很漂亮	tɔŋ^{24} tɕiaŋ^{24}（當靚）	hau^{33} liaŋ^{55}	hou^{24} leŋ^{33}
兩百蚊	兩百元	liɔŋ^{31} pak^{2} k'ɛu^{24}（兩百箍）	liɔŋ^{33} pɐk^{2} man^{55}	lœŋ^{24} pɐk^{2} man^{55}
三百蚊啫	三百元	sɐm^{24} pak^{2} k'ɛu^{24}（三百箍）	sɐm^{24} pɐk^{2} man^{55} tʃiɛ^{55}	sɐm^{55} pɐk^{2} man^{55} tʃɛ^{55}
細佬哥	小孩子	sɛ^{55} ŋin^{11} ɛ^{11}（細人仔）	sɛ^{55} lɔ^{33} kɔ^{55}	sai^{33} lou^{22} kɔ^{55}
無情		mɔ^{11} tɕʻiŋ^{11}	mou^{24} tɕʻiŋ^{24}	mou^{24} tsʻiŋ^{24}

＊橫線部分爲聲、韻或調與廣府話發音相同或相近。

表 a 中的收哂（su^{24} sai^{31}）、碎哂（sui^{33} sai^{33}）、擺哂（lɔ^{24} sai^{55}）等詞彙的副詞修

飾語「哂」（sai^{55}）爲廣府話詞彙，客家話的對應詞彙應爲「忒」（t'ɛt^{2}）。「好平」（hau^{31} p'iaŋ^{11}）的「平」字，在客家話爲「平坦」之意，但在此處借入廣府話「便宜」之意，但聲韻調上仍採用客話發音 p'iaŋ^{11}；[308]「好靚」的「靚」字爲客粵共有的詞彙，客話發音爲 tɕiaŋ^{24}，但此處受訪者並未以道地的客家話或廣府話發爲 tɕiaŋ^{24} 或 lɛŋ^{33}，反而出現了客家話過渡爲廣東話的發音 liaŋ^{55}，聲母 tɕ-轉變爲 l-。「好叻」的「叻」字爲廣府詞彙，此處受訪者發音爲 liak^{5}，廣府話爲 lek^{5}，與「靚」字一樣都是將「ia」讀爲「e」，可能是客家話過渡爲廣東話衍生出來的音。「俾番」（pi^{24} fan^{55}）這個詞彙在客家話並無如此用法，而「番」字在廣府話裡有「返回」之意，受訪者明顯借用了廣府話詞彙的用法，但仍保留了「俾」字的客話發音。「蚊」（man^{55}）爲錢幣單位，「啫」（tʃɛ^{55}）則爲語尾助詞，在胡志明市的客家話中這兩個廣府話詞彙，經常出現在客家人的對話當中，使用的頻率相當高，而語助詞的使用屬於語法範圍，顯現廣府話對於客家話已進入深層語言結構的影響。「細佬哥」（sɛ^{55} lɔ^{33} kɔ^{55}）在胡志明市的客家人話裡，似乎已被吸納爲客家詞彙，反倒是純粹的客家話詞彙「細人仔」（sɛ^{55} ŋin^{11} ɛ^{11}）在多次的訪談中幾乎未曾聽見客家耆老使用。

b. 客國合璧詞

詞彙	受訪者發音	說明
喝什麼飲料	im^{31} ʃr^{11} mɔ^{21} t'ɕian^{24} ʃɔi^{24}	im^{31} mak^{2} kai^{55} sui^{31}（客） hr^{55} ʃr^{11} mɔ^{21} in^{11} lau^{31}（國）
秘書	pi^{31} ɕy^{55}	pi^{55} su^{24}（客） pe^{33} sy^{55}（粵）

[308] 由表示「便宜」的廣府話詞彙「平」被客家話借入的現象，筆者推測台灣街頭巷尾裡的「平價商店」的「平」字可能也是借自廣府話。另外，餐廳招牌上常見的「生猛海鮮」強調新鮮之意的「生猛」二字，可能也是來自廣府話，因爲無論是閩南語或客家話均以「青」字，而國語則是以「新鮮」二字來表達。

		mi^{31} ʃu^{55}（國）
危險	ŋui^{24} hiam^{11}	ue^{24} ɕiɛn^{11}（國） ŋui^{11} hiam^{31}（客）
蚊子	mun^{55} tsï^{21}	mun^{24} tsï^{21}（國） mun^{55} ɛ^{11}（客）
辦事	p‘an^{31} si^{31}	pan^{31} ʃi^{31}（國） p‘an^{55} sï^{55}（客）
上河內	sɔŋ^{31} hɔ^{24} nui^{31}	ʃaŋ^{31} hr^{24} ne^{31}（國） sɔŋ^{55} hɔ^{11} nui^{55}（客）
泅水（游泳）	tɕ’iu^{24} sui^{24}	iu^{24} yɔŋ^{11}（國） tɕ’iu^{11} sui^{31}（客）

＊□爲仍保留客家話的發音方式

由於受訪者曾受過國語教育，因此在說國語時產生了母語干擾的現象。如：詢問筆者想喝什麼飲料時，「喝」這個動詞使用了客家詞彙的「飲（im^{31}）」，而「游泳」一詞也是採用客家話詞彙「泅水」，發音上使用客家話的聲韻母，聲調則用國語；又如「危險（ŋui^{24} hiam^{11}）」一詞，用客家話的聲韻母，但用的卻是國語的聲調。

c. 客越合璧詞

詞彙	受訪者發音	說明
富壽（地名）	fu^{55} t’ɔ^{24}	Phú Thọ（fu^{24} t’ɔʔ^{2}）（越）； fu^{55} su^{55}（客）

富壽是地名，客家話應讀爲「fu^{55} su^{55}」，不過受訪者的「富」字保留客家話發音，但 Thọ（t'ɔʔ^{2}）字則轉爲無喉塞音的 t'ɔ^{24}。

d. 潮粵合璧詞

詞彙	中文詞意	受訪者發音	廣府話	潮洲話
擺去	拿去	lɔ^{11} kʻɯ̱^{24}	lɔ^{24} hɔi^{33}	kʼiəʔ^{21} kʻɯ^{31}
教書	要教書	iu^{33} kau^{33} sɯ̱^{55}	iu^{33} kau^{33} sy^{55}	ai^{31} ka^{31} tsɯ^{55}

＊虛線爲朝洲音。

表 d 中的兩個詞彙「拿去」、「要教書」的「去」、「書」字出現了潮州話的ɯ韻，而「拿」字用的則是廣府話的「擺」（lɔ^{24}），「要教書」（iu^{33} kau^{33} sɯ^{55}）的聲調與廣府話相同，其中「書（sɯ^{55}）」爲潮粵合璧音，「書」的潮州話爲 tsɯ^{55}，廣府話爲 sy^{55}，客家話爲 su^{24}，此處受訪者明顯地以廣府話的聲母 s-，結合了潮州話的韻母-ɯ。這是因爲胡志明市的客家話除了受廣府話的影響，曾與潮洲幫的結盟關係，因此在語言上出現了廣府話和潮州話語碼混用的情形。

e. 國粵合璧詞

詞彙	受訪者發音	說明
古廟	ky^{11} miau^{31}	ku^{11} miau^{31}（國） ku^{35} miu^{22}（粵）

受訪者的客家話因受廣府話滲透甚深，筆者注意到該發音人的 u 韻受廣話的影響而發爲撮口 y 韻，甚至在說國語時也產生 u 韻讀爲 y 韻的情形，除了將「古廟」

的「古」發音爲「ky^{11}」，其他如：「苦」k'y^{214}、「書」ɕy^{55}、「務」vy^{31} 等字的韻母也是發音爲「y」韻。

f. 粵越合璧詞

詞彙	受訪者發音	說明
付錢	trả lui^{55}	trả 給付（越）；lui^{55}，錢（粵） 付錢 trả tiền（越） 埋單 mɐi^{11} tɐn^{55}（粵）
時間遲了	ɕi^{22} kan^{33} trễ lɔ^{22}	時間「遲」了 ɕi^{22} kan^{33}「ɐn^{33}」（ie^{33}）la^{55}（粵） sï^{11} kiɛn^{24} fu^{55} m̩^{11} ts'at^{2}（客） 「trễ」rồi（南越） muộn rồi（北越）

廣府話表示時間晚了，若在白天則用「晏（ɐn^{33}）」，若爲晚上則用「夜（ie^{33}）」；客家話則用「赴毋著（fu^{55} m̩^{11} tɔ^{31}）」「赴毋掣（fu^{55} m̩^{11} ts'at^{2}）」，但在語言複雜的環境之下，語言的混用常以不同的樣貌呈現，不僅使用母語時易與其他語言混用，連使用其他漢語方言似乎也難以避免，因此出現 trả lui^{55} 及ɕi^{22} kan^{33} trễ lɔ^{22} 這樣「半粵半越」的詞彙組合。

g. 國越合璧詞

詞彙	受訪者發音	說明
鑰匙呢	chìa khoá nr^{33}	chìa khoá đâu？（越）

		iau^{31} ʃi^{21} nr^{55}（國）
趙光復（街名）	tʃau^{31} kuaŋ^{55} Phục	Triệu Quang Phục（越） tʃ^{31} kuaŋ^{55} fu^{31}（國）

受訪者在對話中出現國越合璧詞，主要是因受訪當時發音人正對著女兒說話，其女兒因懂得的客家話及國語有限，越南話仍爲家中主要溝通的語言，因而出現「國越」混血語言。

h. 客粵國合璧詞

詞彙	受訪者發音	說明
好冤枉	hou^{24} iɛn^{55} vɔŋ^{11}	hɔ^{31} iɛn^{24} vɔŋ^{31}（客） hou^{35} yn^{55} uɔŋ^{35}（粵） hau^{11} yan^{55} uaŋ^{11}（國）
客家語文所	hak^{2} ka^{55} ŋi^{11} mun^{24} sɔ^{24}	hak^{2} ka^{24} ŋi^{24} mun^{11} sɔ^{31}（客） hak^{2} ka^{55} y^{13} man^{11} sɔ^{35}（粵） kr^{31} kia^{55} y^{11} un^{24} suɔ^{11}（國）
轉台灣 （回台灣）	tʃɔn^{11} t'ɔi^{24} uɐn^{55}	tsɔn^{31} t'ɔi^{11} van^{31}（客） fan^{55} hœi^{33} t'ɔi^{11} uɐn^{55}（粵） hue^{24} t'ai^{24} uan^{55}（國）
任務	in^{31} vy^{31}	im^{55} vu^{55}（客） iam^{22} mou^{22}（粵） ʒən^{31} u^{31}（國）
辛苦	ɕin^{55} k'y^{214}	ɕin^{55} k'u^{11}（國） ɕin^{24} k'u^{31}（客）

		san^{55} fu^{35}（粵）

＊粵語發音方式標示爲——，客家話發音方式標示爲□

表 h 中有部分爲客家詞彙，如「好冤枉」的「冤枉」,「轉台灣」的「轉」。不過，受訪者的「好（hou^{24}）」字採用廣府話的聲韻母，聲調也接近廣府話,「冤枉（iɛn^{55} vɔŋ^{11}）」二字使用客家話的聲韻母,但聲調卻用國語;「轉台灣」中的「轉（tʃɔn^{11}）」、「台（t'ɔi^{24}）」聲韻母爲客家話，但「灣（uɐn^{55}）」字則爲廣府話的聲韻母。「任務」的「務」與「辛苦」的「苦」仍保留客家話聲母讀法「v-」「k'-」，但其韻母因受廣府話部份 u 韻的字讀爲 y 韻，而將其韻母也類化讀爲 y 韻。

i. 客粵越合璧詞

詞彙	受訪者發音	說　　明
拿哂 rồi （全拿走了）	na^{24} sai^{55} rồi	lɔ^{24} sɐi^{33}（粵） lấy tất cả đi rồi（越） na^{11} t'ɛt^{2}（客）

表 i 中的詞彙「拿哂 rồi」中的「哂」（sai^{33}）在廣府話裡有「全部」、「了」之意，此處做爲動作已完成的「了」，而越南語的 rồi 也是表示動作完成之意，在對話同時使用了「哂」、「rồi」，但客家話則用「忒（t'ɛt^{2}）」表示，而受訪者未單獨使用某一種語言來表達，卻是混用了客、粵、越語中的詞彙混用，這也顯示當地華人社區裡使用的語言之豐富性。

(3) 特殊詞彙

除了以上的合璧詞外，胡志明市還有一些與台灣客家話不同的特殊詞彙，包括人稱詞與所有格、客語化的國語詞彙及獨立發展出其他讀法的詞彙。

a. 人稱詞與所有格

詞彙	受訪者發音	說明
恩	εn^{24}	表示第一人稱複數「我們」、第二人稱單數「你」
伊、佢	i^{11}/ki^{11}	均指第三人稱單數「他/她」
爾、爾介	$ŋia^{11}/ŋia^{11}\ k\varepsilon^{55}$	均指第二人稱所有格

人稱詞方面，筆者也發現到在胡志明市同一個客籍人士對於同一個人稱詞會有不同的指涉範圍，有時指涉的是第一人稱複數的「我們」，有時指涉的是第二人稱單數的「你」。

例一：「εn^{24}」指涉「我們」之意

$\underline{\varepsilon n^{24}}$ hak^{2} ka^{55} $ŋin^{24}$ $sï^{31}$ $ts'uŋ^{24}$ $tɕin^{31}$ hau^{11} $tɔ^{55}$ $ŋin^{24}$

恩客家人士崇正好多人

（我們客家人士崇正（義莊）很多人）

例二：「εn^{24}」指第二人稱單數「你」

$\underline{\varepsilon n^{24}}$ $iɛn^{31}$ $tsai^{31}$ $kiɛt^{2}$ fun^{55} ka^{31} $tʃɛ^{55}$

恩現在結婚架啫？

（你現在結婚了嗎？）

另外一種情形是同一個人稱詞，有的人會用「ki^{11}」、有的人會用「i^{11}」，有的人則同時使用「ki^{11}」和「i^{11}」來指涉第三人稱的「他/她」。如：

例一

ki^{11} hɛ^{55} ŋan^{24} kiu^{31} sən^{24}

佢係研究生

（她是研究生）

t'ɔi^{11} uan^{55} kɛ^{55} ŋ̩^{31} tsï^{31} a^{31}，ŋi^{11} mɔ^{11} tɕ'iɛn^{11} a^{31}，i^{11} m̩^{11} ka^{55} ŋi^{11} kɛ^{31}

台灣介女子啊，你無錢伊毋嫁你介！

（台灣的女子啊！，你沒錢她不嫁給你的！）

例二

ŋi^{11} ɛ^{55} liɔŋ^{31} pak^{2} man^{55}，ŋi^{11} k'ɔŋ^{11} ha^{24} a^{33} hɛ^{55} sam^{24} pak^{2} man^{55}，ŋai^{33} iu^{33} pin^{24} tʃɔn^{31} hi^{22} it^{2} pak^{2} man^{55} a^{55}，i^{22} m̩^{24} vɔi^{11} hɔi^{24} a^{55}，ki^{24} iun^{11} m̩^{24} hɛ^{11} hɔi^{24} i^{11} iɔŋ^{55}

你的兩百元，你看一下啊！三百元，我又變回去一百元，他不會開啊！他□不是可以用？

（你介兩百蚊，你看下啊係三百蚊，涯又變轉去一百蚊，伊毋會開啊！佢□毋係可以用？）

人稱所有格方面，筆者發現有的發音人會使用ŋia^{11}，有的則會在ŋia^{11}之後又加上kɛ^{55}，如：

例一

友人：ŋia^{11} ma^{24} pat^{2} ʃït^{5} lɔk^{2} a^{31}？

（爾媽 86 啊？）

劉（揭西）：ŋa^{11} ma^{24} pat^{2} ʃït^{5}

（吾媽 80）

例二

ŋi^{11} kɛ^{55} tɛu^{31} ts’a^{24} tɕiu^{55} ti^{24} lɛ^{11}，ŋia^{11} kɛ^{55} sïn^{24} t’i^{31} kau^{55} m̩^{11} kau^{55} a^{24}

你介走車就知咧！爾介身體夠毋夠啊！

b. 將國語詞彙納入並取代原有的客家詞彙

詞彙	客家話	受訪者	國語
錯	ts’ɔk^{5}	ts’ɔ^{55}	ts’uɔ^{31}

對錯的「錯」字，客話爲「著」（ts’ɔk^{5}），但在胡志明市的客家人使用「錯」字，似乎已將它納爲客家詞彙，並取代原有的詞彙「著」（ts’ɔk^{5}）。例如：

ŋai^{11} ɕia^{31} liɔŋ^{31} pak^{2}，tsɛ^{31} hɛ^{55} ɕia^{31} ts’ɔ^{55} pau^{24} a^{21}

涯寫兩百，這係寫錯包啊！

（我寫兩百，這是寫錯包啊！）

ki^{11} ts’ɔŋ^{11} t’iɛu^{55} ɕia^{31} ts’ɔ^{55} sï^{55}

佢常透寫錯字

（他經常寫錯字）

c. 錢幣的泛稱及錢幣單位的詞彙

詞彙	台灣四縣客話	印尼話	西加里曼丹海陸客家話	香港粵語	胡志明市粵語	受訪者
錢	tɕ‘iɛn^{11}	Duit(荷蘭語)	lui^{31}；ts’ian^{55}	tɕ‘in^{11}	lui^{55}	lui^{55}
元	k’iɛu^{24}			man^{55}	man^{55}	man^{55}

客家話有關於錢的泛稱及錢幣單位的用法，在台灣的四縣客家話採用的是「錢（t□‘iɛn^{11}）」和「箍（k□i□u^{24}）」；胡志明市的廣府話及客家話均用「足耒（lui^{55}）」和「蚊（man^{55}）」，但香港地區的廣府話不用「足耒（lui^{55}）」而用「錢（t□‘in^{11}）」。不過，印尼西加里曼的海陸客家話的「錢」，雖然「錢（ts□ian^{55}）」、「鐳（lui^{31}）」並用，卻多採用「鐳（lui^{31}）」，而這個詞彙是當地的印尼語，印尼語又借自荷蘭語的 Duit。[309]因此，胡志明市客家話借自廣府話的「足耒（lui^{55}）」，很可能是輾轉從荷蘭語借入。

d. 獨立發展出其他讀法的詞彙

詞彙	客家話	受訪者發音	廣府話
別墅	p‘iɛt^{5} tsɔŋ^{24}（別莊）	p‘iɛt^{5} ɕy^{11}	pit^{2} soi^{22}
人民	ŋin^{11} min^{11}	ŋian^{11} min^{11}	ian^{11} man^{11}
你	ŋ$_{ɪ}^{11}$/ŋi^{11}	ni^{24}	ne^{13}

[309] 梁心俞，《印尼西加地區海陸客語接觸研究》，2007，頁 62。

「別墅」該詞的發音者，其 u 韻發爲撮口呼的 y 韻，如古、府、埔、廚、薯、墅、務等字，韻母均發爲 y 韻。發音者本身具有國、客、粵、越語的能力，「墅」字韻母讀爲 y 韻的產生，很可能是受到廣府話特徵之一的撮口呼影響後，連帶也將在廣府話中並非讀爲 y 韻的字加以「同化」而讀爲 y 韻。「人民」一詞的發音者，雖亦具有客、粵、越語的能力，但其廣府話說得並不十分道地，在受訪的過程中當他與筆者以廣府話交談時，經常會發現其所說的廣府話有母語干擾的現象，如「問題」讀爲「man^{11} t'i^{11}」、「寫」讀爲「ɕiɛ^{24}」（客家話應爲 mun^{55} t'i^{11}、ɕia^{31}，廣府話應爲 man^{22} t'ai^{11}、se^{35}）「人」字客語讀爲「ŋin^{11}」，廣府話讀爲「ian^{11}」，聲母爲零聲母ø，此處發音人將「人」發爲「ŋian^{11}」，聲母發爲「ŋ-」；而「你」字客家話讀爲「ŋ$_{ɿ}$」、「ŋi」，廣府話讀爲「ne^{13}」發音者卻讀爲「ni^{24}」，「人」、「你」二字可能是受到母語的干擾而產生非客、非粵的讀法。

（二）語音[310]

在語音方面，越南客家話因爲受到廣府話影響，語音結構產生改變。胡志明市的客家族群，因來自不同的縣市，所以未產生優勢腔，因此筆者從田野調查中採集不同方言點的客話，整理出越南胡志明市客家話聲母及韻母表，並從當中理出其所產生的變異：

聲母表

發音部位 / 發音方法	雙唇	唇齒	舌尖	舌尖前	舌尖面	舌根

[310] 本章第二節胡志明市客家話及第三節其他地區客家話（海防市、同奈省邊和市及富利社）聲韻母表，是依據筆者與受訪者訪談的資料加以整理，由於時間及當地調查環境因素所限制，無法使用漢語方言調查字表，一一做詳細調查，因此可能有部份音韻未被列入。

塞音	清	不送氣	p		t			k
		送氣	p’		t’			k’
	濁	不送氣						
塞擦	清	不送氣			tɕ	ts	tʃ	
		送氣			tɕ‘	ts’	tʃ’	
鼻音			m		n	ɳ		ŋ
邊音					l			
擦音	清			f	ɕ	s	ʃ	h
	濁			v			ʒ	
零聲母			ø					

聲母共有 23 個：

/ø/有 iu^{55} 恩ɛn^{24} 伊 i^{55} 飲 im^{31}

/p/包 pau^{24}

/p’/平 p’iaŋ^{11}

/m/問 mun^{55} 命 miaŋ^{31} 蚊 mun^{55}

/f/婦 fu^{55} 紅 fuŋ^{11} 話 fa^{31}

/v/會 vɔi^{55} 灣 van^{24} 王 vɔŋ^{11}

/t/兜 tɛu^{33} 黨 tɔŋ^{24}

/t’/頭 t’ɛu^{11}

/n/拿 na^{11}

/l/賴 lai^{55} 郎 lɔŋ^{55} 靚 liaŋ^{55}

/k/佢 ki^{11} 幾 ki^{31} 建 kiɛn^{31} 關 kɔn^{31}

/k’/**去 k’i^{31}** 起 k’i^{31} 看 k’ɔn^{55} 客 k‘ak^{2} 共 k‘iɔŋ^{55}

/ŋ/涯ŋai^{11}

/h/去 hi^{33} 客 hak^{5} 開 hɔi^{24}

/tɕ/就 tɕiu^{55} 將 tɕiɔŋ^{31}

/tɕ'/像 tɕ'iɔŋ^{55} 直 tɕ'it^{5}

/ɕ/寫ɕia^{31}

/tʃ/轉 tʃɔn^{31}

/tʃ'/潮 tʃ'au^{11}

/ʃ/順ʃun^{55} 時ʃi^{11}

/ts/正 tsïn^{55} 仔 tsai^{31}

/ts'/自 ts'ï^{55} 出 ts'ut^{2}

/s/三 sɐm^{24} 細 sɛ^{55} 產 san^{11}

韻母表（舒聲）

韻 / 呼	開尾韻	鼻音韻尾		
	a. .ɛ. i. ɔ.u	-m	-n	-ŋ
開口	ï.a.ɐ.ɔ.ɛ.ai.ɔi.au.ɛu	am.ɛm	ïn.an.ɔn.ɛn	aŋ.ɔŋ
齊齒	i.ia.iɔ.iɛ.iai.iau.u	im.iam	in.ian.iɔn.iɛn.iun	iŋ.iaŋ.iɔŋ
合口	u.iu.uai.ui.uɛ		un.uan	uŋ.uaŋ
撮口	y,ɯ			

開尾韻共有 24 個，例字如下：

/ï/自 ts'ï^{55} 事 sï^{33} 字 ts'ï^{11}

/a/媽 ma^{24} 打 ta^{33} 下 ha^{24} 話 fa^{11} 拿 na^{24}

/ɐ/三 sɐm^{24} 眼ŋɐn^{33}

/ɔ/做 tsɔ^{33} 過 kɔ^{55} 無 mɔ^{11} 到 tɔ^{55}

/ɛ/係 hɛ^{55} 細 sɛ^{55} 介 kɛ^{55} 歲 sɛ^{31}

/e/街 ke^{55}

/ai/戴 tai^{55} 牌 p'ai^{11} 賣 mai^{33} 大 t'ai^{55} 奈 nai^{55} 涯ŋai^{33}

/ɔi/妹 mɔi^{55} 台 t'ɔi^{11} 會 vɔi^{55} 來 lɔi^{11} 梅 mɔi^{11} 開 kɔi^{24}/hɔi^{24} 愛ɔi^{33} 背 pɔi^{55} 歲ʃɔi^{55} 話 vɔi^{11}

/au/報 pau^{55} 佬 lau^{31} 無 mau^{31} 少ʃau^{31}

/ɛu/後 hɛu^{33} 早 tsɛu^{31}

/ou/好 hou^{24} 老 lou^{24} 冇 mou^{24}

/i/你ŋi^{11} 伊 i^{11} 知 ti^{24} 佢 ki^{33} 寄 ki^{55} 紙 tʃi^{31} 會 fi^{55} 西ɕi^{24} 以 i^{24} 涯ŋai^{33}

/ia/爾ŋia^{11} 寫ɕia^{31}

/iai/街 kiai^{24}

/iau/吊 tiau^{31} 曉 hiau^{31} 小ɕiau^{31}

/iu/有 iu^{33} 劉 liu^{31} 久 kiu^{31}

/u/努 nu^{31}

/uɔ/過 kuɔ^{55}

/uɛ/話 uɛ^{33}

/uai/快 k'uai^{11}

/ui/兌 t'ui^{31} 尾 mui^{24} 碎 sui^{33}

/uɛ/妹 muɛ^{55} 歸 kuɛ^{55} 個 kuɛ^{55}

/y/埔 py^{31} 府 fy^{31} 古 ky^{31} 務 vy^{31} 苦 k'y^{31} 書ɕy^{11} 廚 tɕ'y^{11} 薯ɕy^{24} 墅ɕy^{11} 無 vy^{11}

/ɯ/去 k'ɯ^{24} 書 sɯ^{55}

鼻音尾韻母共 21 個，例字如下：

/am/岩ŋam^{24} 啱ŋam^{24} 南 nam^{11}

/ɛm/喊 hɛm^{31}

/im/飲 im^{31} 今 kim^{11} 尋 tɕ'im^{11}

/iam/驗ŋiam^{55} 唸 niam^{55}

/ïn/正 tsïn^{44} 成 sïn^{11} 身ɕïn^{31}

/in/人ɲin^{11} 因 in^{24} 變 pin^{24}

/an/然ʒan^{11} 眼ŋan^{33} 灣 van^{24} 完 van^{11} 善 san^{55} 安 an^{24}

/ɔn/看 k'ɔn^{55}

/ɛn/恩ɛn^{24} 燈 tɛn^{24}

/iɛn/年 niɛn^{11} 縣 iɛn^{55} 錢 tɕ'iɛn^{24} 電 t'iɛn^{11}

/ian/研ŋian^{11} 簡 kian^{31}

/un/本 pun^{31} 問 mun^{55}

/uan/莞 kuan^{31}

/aŋ/讓 laŋ^{33} 喪 saŋ^{24} 正 tsaŋ^{55}

/ɔŋ/帳 tʃɔŋ^{55} 講 kɔŋ^{31} 杭 hɔŋ^{11}

/iŋ/整tɕiŋ^{24} 性ɕiŋ^{55} 經 kiŋ^{11}

/iaŋ/靚 liaŋ^{55} 鏡 kiaŋ^{55} 名 miaŋ^{24}

/iɔŋ/鄉ɕiɔŋ^{24} 樣 iɔŋ^{55} 央 iɔŋ^{24}

/iuŋ/窮 k'iuŋ

/uŋ/同 t'uŋ^{11} 崇 ts'uŋ^{11}

/uɔŋ/廣 kuɔŋ^{31} 王 uɔŋ^{11}

韻母表（入聲、成音節鼻音）

韻 呼	塞音韻尾			成音節鼻音
	-p	-t	-k	
開口	ïp.ap	ït.at.ɛt.	ak.ɔk	m̩ ŋ̩
齊齒	ip.iap	it.iɛt	iak.iɔk.iuk	
合口		ut.uɛt	uk	

塞音尾韻母共 17 個，例字如下：

/ïp/十 sïp^{5}

/ap/合 hap^{5}

/ip/及 k'ip^{2} 業ŋiap^{5}

/iap/接 tsiap^{2}

/ït/食 sït^{5}

/at/八 pat^{2} 闊 fat^{2}

/ɛt/得 tɛt^{5} 色 sɛt^{5}

/it/七 tɕ'it^{5} 力 lit^{5} 一 it^{2} 夕ɕit^{5}

/iɛt/揭 k'iɛt^{5} 結 k'iɛt^{5} 月ŋiɛt^{5}

/ut/出 ts'ut

/uɛt/國 kuɛt^{2}

/ak/隻 tsak^{2} 百 pak^{2} 客 hak^{2}

/ɔk/落 lɔk^{5} 各 kɔk^{2} 學 hɔk^{2}

/iak/叻 liak^{5}

/iɔk/藥 iɔk^{5} 肉ŋiɔk^{2}

/iuk/六 liuk^{2}

/uk/六 luk^{2} 福 fuk^{5}

成音節韻母 2 個，例字如下：

/m̩/毋 $m̩^{11}$ 五 $m̩^{11}$

/ŋ̩/五 $ŋ̩^{11}$ 魚 $ŋ̩^{11}$

在語音方面，胡志明市的客家話受到廣府話、潮州話的影響。在廣府話方面，包括：一、聲母方面：脣齒音 v-的脫落。二、韻母方面：1.出現廣府話的開口呼的ɐ韻母、撮口呼 y 韻母。2.「e」韻讀爲「ia」韻。3.鼻音韻母-ɔn 韻讀爲-an。3.塞音韻母-uk 讀爲-ïk，-iuk 介音-i-脫落，讀爲-uk。4.成音節韻母方面，受廣府話「懶音」影響，舌根音ŋ̩讀爲 m̩。在潮州話方面，出現 uɛ韻母和ɯ韻母。

由於廣府話的影響，使得胡志明市客家話的唇齒音 v-，在當地開始產生脫落的現象，如：「灣」廣府話讀爲「uɐn^{55}」，客家話則讀爲 vɐn^{24}，但當地人讀「台灣」二字時，有些人已讀爲 t'ɔi^{11} 「uɐn^{55}」（同粵語），或 t'ɔi^{11} 「uɐn^{24}」；「王」字客家話爲 vɔŋ^{11}，廣府話爲 uɔŋ^{11}，受訪者讀爲 uɔŋ^{11}，均受到廣府話的影響。讀爲ɐ韻的字，如：三 sɐm^{24}、眼ŋɐn^{33}。讀爲撮口呼 y 韻的字，如：埔 p'y^{31}、苦 k'y^{31}、古 ky^{31}、府 fy^{31}、務 vy^{31}、書ɕy^{11}、廚 tɕ'y^{11}、薯ɕy^{24}、墅ɕy^{11}、無 vy^{11} 主 tʃy^{11} 住 tɕy^{31}，當地部份客家話不但已開始出現撮口呼 y 韻，有些字的韻母廣府話並非讀爲 y 韻的字，客家人也將之讀爲「-y」，如：埔 pau^{33}、苦 fu^{24}、府 fu^{24}、務 mou^{22}、古 ku^{24}、墅 sœi^{13}，這可能是受部分廣府話 u 韻讀爲 y 韻的影響，而將其他 u 韻的字加以類化讀爲 y 韻，因此這些字不僅在讀爲客話聲調時 u 韻讀爲 y 韻，甚至讀爲國語聲調時也連帶影響，如：古廟 k$\underline{y}^{11}$ miau^{31}、辛苦ɕin^{55} k'$\underline{y}^{11}$、天主教 t'iɛn^{55} tʃ$\underline{y}^{11}$ kau^{31}、常住 tʃ'aŋ^{24} tʃ$\underline{y}^{31}$。

另外，當地客話有「e」讀爲「ia」現象，如：「靚」字爲客粵共同詞彙，客家話讀爲「tɕiaŋ^{24}」，廣府話讀爲「leŋ^{33}」，胡志明市客家話則讀爲「liaŋ^{55}」；[311]「叻」字爲借自廣府話的詞彙，廣府話讀爲「lek^{5}」，但發音者讀爲「liak^{5}」，「靚」、「叻」

[311] 大陸內地的「普通話」詞彙，對於「靚」字也不再讀爲 tɕiŋ^{31} 而衍生出讀爲 liaŋ^{31} 的音，稱呼「美女」爲「liaŋ^{31} ny^{11}」。

字廣府話的「e」韻母胡志明市的客家話均讀爲「ia」，可能是過渡至廣府話而衍生出的獨特讀音。鼻音韻尾字中有部分的字讀音產生變異，如：「安」讀爲 an^{24}，而不讀爲ɔn^{24}；「變」讀爲 pin^{24}，廣府話爲 pin^{33}，客家話爲 piɛn^{55}，因此應是受到廣府話影響所致。塞音尾韻收-k 的字當中，「六」的讀音有部分客家人維持「liuk^{2}」的讀音，但部分客家人則出現介音-i-脫落後的「luk^{2}」，而客家話「luk^{2}」的讀法與廣府話相同。成音節韻母中，「五」字客家話讀爲ŋ$_{ˌ}^{11}$，廣府話讀爲ŋ$_{ˌ}^{11}$，受到廣府話「ŋ$_{ˌ}$」讀爲「m̩」的懶音現象所影響，[312]在胡志明市 70 歲以上的部份客家耆老已讀爲 m̩^{11}。如：

sɛ^{55} kɔ^{55} ŋai^{11} a^{31}，ŋai^{11} tɕ’it^{2} sïp^{5} m̩^{31} a^{21}

比我小，我 75

（細過涯，涯 75）

而潮客結盟的關係，也使得潮州話對客家話產生影響，而出現ɯ、uɛ韻母的字，如：去 k’ɯ^{24}、書 sɯ^{55}，話 uɛ^{33}、妹 muɛ^{55}、歸 kuɛ^{55} 等字。

例：

鄧：lɔ^{11} kʻɯ^{24} chìa a^{11} hɔŋ^{24}

鑰匙拿去！阿紅！

（攞去鑰匙阿紅！）

胡志明市客家話有些字在同一個發音人口語裡同時存在兩個讀音，有的爲文白異讀，如：「話」讀爲 fa^{31}（文）、vɔi^{31}（白）；有的可能是因語言接觸的關係，而使用不同腔調的客語來發音，如：「客」讀爲 hak^{2} 或 k’ak^{2}，第三人稱單數的他，

[312] http://www.rthk.org.hk/elearning/bettercantonese/listenpro.htm「粵講粵啱一分鐘」節目，由香港電台與「粵語正音協會」合作的節目，由黃念欣小姐及何文匯教授主持，主要探討香港市民說粵語時容易產生的誤讀問題。

讀爲 ki^{11}（佢）或 i^{33}（伊）。「去」、「起」字筆者採集到的大埔腔二字讀爲送氣音的 k'i^{31}，其餘腔調則發爲 hi^{33}、hi^{55}。另有部分的字或詞彙，當地的客家人會將廣府話讀音「客語化」，如：「開」hɔi^{55}讀爲 hɔi^{24}。「台灣」t'ɔi^{11} uɐn^{55}讀爲 t'ɔi^{11} uan^{24}。「啱」爲借自廣府話詞彙，廣府話原應讀爲ŋam^{55}，但胡志明市客家話讀爲「ŋam^{24}」，當地沒有台灣客話「對」、「錯」－「著」ts'ɔk^{5}、「毋著」m̩^{11} ts'ɔk^{5}的說法，取而代之的反而是「啱」ŋam^{24}、「毋啱」m̩^{11} ŋam^{24}，甚至有時會以「錯」ts'ɔ^{5}來表示不正確、不對。如：

ŋai^{11} ɕia^{31} liɔŋ^{31} pak^{2}，tsɛ^{31} hɛ^{55} ɕia^{31} ts'ɔ^{55} pau^{24} a^{21}

涯寫兩百，這係寫錯包啊！

（我寫兩百，這是寫錯包啊！）

m̩^{11} ti^{24} hɛ^{55} miaŋ^{11}，m̩^{11} ti^{24}，m̩^{11} hɛ^{55} it^{2} tsau^{24} it^{2} ɕit^{5}，ɔi^{55} tsa^{11} tsïn^{31} lɔi^{11} tsaŋ^{55} ŋam^{24}

不知道是否為他的名字，不知道，不是一朝一夕，要查證才對。

（毋知係名，毋知，毋係一朝一夕，愛查證來正啱）

也有一部分的字或詞彙則直接讀爲廣府話，如：「好」hou^{24}、「老」lou^{24}、「冇（無）」mou^{24}；「老公」lou^{24} kuŋ^{55}、「老家」lou^{24} ka^{55}、「醫生」i^{55} sɐŋ^{55}。有關廣府話對胡志明市客家話的影響這個部份，陳曉錦在胡志明市的調查，也和筆者有類似的發現，[313]可見廣府話對客家話已影響了語音的結構。

[313]陳曉錦發現胡志明市當地客家話已出現撮口呼 y 韻母及ɐ韻母，一部分的字用廣府話的讀音，與筆者所調查到的資料有些不同。她觀察到胡志明市當地客家話的 y 韻母主要表現在「具」ky^{42}、「魚」zy^{11} 二字，她發現一般讀鯉魚、鯽魚、魷魚、墨魚時，「魚」字都讀爲「ṇ」，但在讀石斑魚、笋殼魚時，「魚」字卻讀爲「zy」，她推測「y」韻的出現可能是受到廣府話的出現。她也發現到廣府話的重要特徵之一ɐ韻母，在胡志明市的客家話中出現了 9 個，包括ɐi、ɐu、ɐm、ɐn、ɐŋ、ɐp、iɐp、ɐt、ɐk，如：滯 tsɐi^{21}、藕ŋɐu^{21}、針 tsɐm^{33}、寢 ts'ɐm^{21}、沈 sɐm^{21}、汁 tsɐp^{2}、濕 sɐp^{2}、入ŋiɐp^{5}、鎮 tsɐn^{42}、塵 ts'ɐn^{11}、腎 sɐn^{42}、質 tsɐt^{2}、蒸 tsɐŋ^{33}、稱 ts'ɐŋ^{33}、剩 sɐŋ^{42}、藉 ts'ɐk^{5}；此外，胡志明市的客家話因受廣府話的影響，有些字音是用廣府話的讀音，如：大 tai^{33}（tai^{22}）、餓ŋɔ^{33}（ŋɔ^{22}）、甚 sɐm^{21}（sɐm^{22}）、貨 fɔ^{33}（fɔ^{33}）、蚶 hɐm^{33}（hɐm^{55}）、失 sɐt^{5}（sɐt^{5}）、澀 kip^{2}（kip^{2}）、

（三）語法

語法是語言結構中，最不易受其他語言所影響，不過胡志明市的客家話因爲受到廣東話影響甚深，因此在語法結構上也產生改變，如：借入廣府話的句型結構、借用廣府話的語尾助詞。

1. 借用廣府話句型

胡志明市的客家人也將廣府話「聽唔到」表示「聽不懂」之意，以及「聽到」表「聽懂」之意的句型借入句子結構。如：

例一

我聽不懂

ŋɔ^{24} t’eŋ^{55} m̩^{11} tou^{24}（粵）

（我聽唔到）

ŋai^{11} t’aŋ^{24} m̩^{11} tau^{31}（客）

（涯聽毋到）

例二

hi^{55} tɕit^{2} mi^{24} k’iuŋ^{11} ts’u^{55} kian^{55}，t’aŋ^{24} ɛ^{55} tau^{31} mɔ^{24}

「氣節美，窮處見」（你）聽得懂嗎？

（「氣節美，窮處見」，（你）聽欸到麼？）

神晨臣 sɐn^{11}（sɐn^{21}）、陳塵 tsɐn^{11}（ts‘ɐn^{21}）、桃逃陶淘濤萄 t‘ou^{11}（t‘ou^{21}）。

2. 借用借用廣府話的語尾助詞

廣府話有其與客家話截然不同的語尾助詞，受訪者在交談過程中多次使用廣府話的語助詞，顯見其母語受廣府話影響十分深遠。如：

例一

ŋai^{24} kɔn^{55} tau^{31} ŋi^{31} a^{55} sɐm^{24} pak^{2} man^{55} tʃiɛ^{55}

我看到你啊！三百元！

（涯看到你啊！三百蚊啫！）

例二：

ta^{31} lɔk^{5} hi^{55}，nau^{31} sui^{33} sai^{33}

打下去，腦都碎了！

（打落去，腦碎哂！）

例三：

iɛt^{5} nam^{11} ŋ̩^{31} tsɨ^{31} t'iɛt^{2} p'iɛt^{2} liaŋ^{55} kɛ^{55} uɔ^{22}

越南女子特別美的呀！

（越南女子特別靚介喎！）

例四：

sam^{24} pak^{2} ki^{31} niɛn^{11}，ɕi^{55} pak^{2} niɛn^{11}，hak^{2} ŋin^{11} tsui^{55} ɕiɛn^{24} ka^{55} la^{21}。

三百多年、四百年，客人最早的啦！

（三百幾年、四百年，客人最先 口架 啦！）

例五：

ɛn^{24} iɛn^{31} kiɛt^{2} fun^{55} ka^{31} tʃɛ^{55}？

你現在結婚了嗎？

（恩現在結婚 口架 啫？）

從以上這些資料裡，我們發現到胡志明市的客家話無論是在詞彙、語音或語法上都深受廣府話的影響，也因與潮洲幫結盟的關係，出現部分潮州話的韻母。在詞彙方面，書面語或口語裡都大量地借用廣府話的詞彙，有些詞彙出現過渡至廣府話的語音現象，有些則是將廣府詞彙以客話聲調發音，並納爲客話詞彙，取代母語中原有的詞彙，而一部份的字或詞彙甚至讀爲廣府話；語音方面，廣府話甚至滲透到當地客家話的語音結構中，因此出現了聲母唇齒音「v-」的脫落，y韻、ɐ韻等廣府話的特徵，以及潮州話ɯ韻、uɛ韻；至於語法方面除了頻繁地使用廣府話「啫」、「哂」、「喎」、「□架啦」、「□架啫」語尾助詞外，部分句子也採用廣府話的結構，由此可見廣府話、潮州話對於胡志明市客家話的影響。

胡志明市的華人社區，因多語言、多方言語言的複雜環境，致使當地客家人在與他人溝通時，經常出現詞彙借用、語碼轉換、語碼混用及語言轉換的情形。而這些情況的產生，與當事人具備的語言能力、語言態度、說話對象等因素有關，以下將以訪問個案及場域（會館、廟宇）的分析來呈現。

受訪者鄧振令，76 多歲，廣東大埔人，小學教育程度，來越第一代，曾擔

任過僑校的董事長，目前退休在家，有四個兒子、兩個女兒，女兒的配偶均爲越南人，會說國語、客家話、廣府話、越南語，加上客潮兩幫的結盟，也使得受訪者的母語夾帶潮州話詞彙，因此母語受到國語、廣府話、潮州話及越南話四種語言的影響。兩次的訪談地點，一次是在大女兒開設的診所，另一次則在位於胡志明市第 11 郡的家中，透過訪談筆者觀察到受訪者在家中與兒女間所使用的溝通語言，以及受訪者和不同的談話對象所作的語言選擇，與其間語碼混用、詞彙借用及語言轉換的情形。以下將依序討論受訪者的母語受到包括國語、廣府話、潮州話和越南話的影響，以及其語言轉換的情況。

訪談過程中，筆者注意到受訪者的在詞彙方面除了受廣府話的影響外，受訪者也借入普通話的詞彙，如：

國語	普通話	客家話	受訪者
丈夫（tʃ'aŋ^{31} fu^{55}） 老公（lau^{11} kɔŋ^{55}）	愛人（ai^{31} ʒən^{24}）	先生（ɕin^{24} saŋ^{24}） 老公（lɔ^{31} kuŋ^{24}）	愛人（ɔi^{31}ŋin^{24}）

客家話稱「丈夫」爲「先生（ɕin^{24} saŋ^{24}）」或「老公（lɔ^{31} kuŋ^{24}）」；國語則用「丈夫（tʃ'aŋ^{31} fu^{55}）」或「老公（lau^{11} kɔŋ^{55}）」；但此處受訪者捨棄客話詞彙，而採用普通話的「愛人（ai^{31} ʒən^{24}）」。

海外華人社區語言複雜，語言混用是很司空見慣的事。筆者先後於 2007 年 5 月 24 日及 6 月 17 日，前往其大女兒開設的診所及位於第 11 郡的家拜訪，受訪者具備越南語、國語、客家話、廣府話的多語能力，因此在交談過程中，也經常有語言轉碼的情況出現，其語言轉碼的類型十分多元，可分爲：客越轉碼、客粵國轉碼、客越國轉碼、客粵越國轉碼、客粵潮國越轉碼。[314]以下分項進行分析：

[314] 標示——爲粵語，標示□爲客家話，標示------爲潮州話，標示灰底爲國語，標示斜體爲越南話。說話者使用的語言若爲國語，便直接列出不再重複書寫。

(1) 客越轉碼

鄧：ŋai^{55} kɛ^{11} sɛ^{11} lɔŋ^{55} a^{24} ni^{11}

我的女婿、女兒

（涯介細郎、阿妮。）

宜：Xinh Chaò

（你好！）

鄧：Đây là bạn của Phùng , Phùng giới thiệu lại đó.

（這是紅的朋友，紅介紹來的）。

女兒、女婿：à, vậy hả？

（越文）哦！是嗎？

女婿：bà ấy đi bằng cái gì？

（她怎麼來的？）

鄧：Bà ấý đi bộ cơ à. Bà ấy đi bộ một tiếng mấy á

（她走路啊！她走一個半小時啊！）

女婿：đi bộ à！

（走路啊！）

女婿：Mà …đâu, mà đi một tiếng mấy à

（就走一個多小時啊？）

鄧：Đi lạc đường à đâu có biết đâu

（迷路啊！不知道啊！）

女婿：Đi lộn đường. Đây qua đó, đi biết đi, đi gần sụp à

（迷路！從這兒到那兒，如果知道怎麼去就很近了！）

這段對話中，除了筆者向我介紹他的家人用客家話之外，其他時候都是用越南話交談。當天小女兒及女婿在我們談話的中途回到家中，受訪者向他們提及

筆者因迷路而走了一個多小時的路程才到受訪者的家。受訪者的女兒會說越南語以及一些中文和廣府話，但不會說客家話，而其婚配的對象爲越南人，這也使得受訪者必須以越南語和他們溝通，從以上的這段對話可看出受訪者在家庭中最常用的溝通語言是越南語，客家話似乎已完全從家庭場域中退出。

(2) 客粵國轉碼

宜：涯這下住台北擱搭位

鄧：t‘ɔi^{24} pɛ^{11} a^{31}

（台北啊！）

鄧：fuŋ^{24} a^{21}，fuŋ^{24} a^{21}，pit^{2} na^{31} ts‘ut^{2} lɔi^{55}，sɛ^{24} kɛ^{55} ti^{31} tsï^{24} ɕia^{31} tʃ’ut^{5} lɔi^{55}

紅啊！紅啊！筆拿出來！寫個地址。

（紅啊！紅啊！筆拿出來！寫個地址寫出來）

紅：dạ

是！

（越文敬語「是！」）

阮：iau^{31} tʃï^{11} ʃï^{31} ma^{55}？

要紙是嗎？

鄧：sɛ^{24} kɛ^{55} ti^{31} tsï^{11}

寫個地址。

（寫介地址）

通常發話者針對不同的說話對象，會採取不同的語言選擇，但同時與不同語言能力背景的人對話，在語言選擇上有時會產生「混亂」的情形。受訪者當時以客家話和筆者對話，緊接著又與女兒交談，但受訪者未意識到女兒並不太能聽懂

客家話，而一旁亦不具有客家話能力的女兒友人，只能用國語試探性地詢問他是否需要紙張？此外，在對話中也見到語言混用的情形，如：「寫個地址」，「寫」字受訪者用廣府話發音爲 sɛ^{24}，「個」則用客家話 kɛ^{55}，「地址」二字則接近國語的發音 ti^{31} tsï^{11}。

（3）客越國轉碼

例一

宜：毋知幾多代之前徙到台灣，涯是想差不多三、四百年前

鄧：ai^{31} ia^{21} sam^{11} ɕi^{55} pak^{2} niɛn^{24}，m̩^{11} hɛ^{55} sam^{11} ɕi^{55} ʃïp^{2} niɛn^{24} ai^{21}

（哎呀！三、四百年哪！，毋係三、四十年啊！）

宜：毋係啊！三、四百年！

紅：san^{55} sï^{24} niɛn^{24} a^{21}

（三十年啊？）

宜：三、四百年！

鄧：i^{33} fuk^{2} kiɛn^{31} ŋin^{24}，fuk^{2} kiɛn^{31} vɔi^{11}, i^{55} kɔŋ^{31} fuk^{5} kɔŋ^{31} k‘ak^{2} fa^{31} ʃïp^{2} ki^{31} niɛn^{24}，kim^{11} a^{55} tɔ^{55} t’ɔi^{11} van^{24} sam^{11} ɕi^{55} pak^{2} niɛn^{24}，*mấy trăm năm ơ ,mấy chục năm cấp trước ở Phúc Kiến*, hɛ^{55} a^{21}

她福建人，福建話，她說福建、客話十幾年，至今到台灣已三、四百年，是啊！

（伊福建人，福建話，伊講客話十幾年，今阿到台灣三、四百年。幾百年前就在福建，係啊！）

紅：vang！

是！（越文敬語。）

阮：ta^{55} ʃï^{31} min^{11} nam^{11} ʒən^{24}，ta^{55} hue^{31} tɕiaŋ^{11} fu^{24} tɕiɛn^{31} hua^{31}，kuaŋ^{11}

tɔŋ^{55} ha^{31} tɔ^{55} huɛ^{31}

（她是閩南人，她會講福建話，廣東話都會）

鄧：ʃi^{31} a^{21} kr^{11} nŋ^{24} ʃr^{24} mɔ^{21} ha^{31} tɔ^{55} tuŋ^{11}，tʃ'au^{11} tʃ^{55} fu^{24} kiɛn^{31} tsa^{55} pu^{31} tɔ^{55}，kr^{31} kia^{55} hua^{31} iɛ^{11} kr^{11} i^{11} tɕiaŋ^{11} tr^{21} hn^{11} tʃin^{31}，hai^{24} iɔ^{11} pa^{24} hua^{31} pu^{11} t'ɔŋ^{55} hua^{31}，hai^{24} iɔ^{11} iŋ^{55} i^{11}

（是啊！可能什麼話都懂，潮州、福建差不多，客家也可以講得很正，還有白話、普通話，還有英語。）

在上述這段對話當中，受訪者使用了國、客、粵、越語，與包括筆者在內的三位談話對象來對話，因此多次出現語碼混用及語言轉換的情形。如：筆者以客家話告訴受訪者，筆者的祖先可能在三、四百年前自大陸原鄉遷徙至台灣時，中文與客家話的能力都有限的阿紅誤解了筆者的意思，受訪者解釋時卻先以客家話說一遍，再用越文簡短地告訴阿紅和其友人：mấy trăm năm ơ ,mấy chục năm cấp trước ở Phúc Kiến，表明筆者的祖先幾百年前在福建，受訪者語言轉換的原因，應是爲了兼顧讓三位聽者都能了解的關係。而當女兒的友人用國語和受訪者談起筆者的多方言能力時，受訪者也用國語回應，很明顯地是爲了順應談話對象使用的語言。

例二

鄧：iau^{31} im^{31} ʃr^{24} mɔ^{21}

要喝什麼？

（要飲什麼？）

鄧：*uống cái gì đây? kêu đi kêu đi.*

喝什麼？點啊！點啊！

紅：tui^{31} pu^{31} tɕ'i^{11}，uɔ^{11} uaŋ^{31} lr^{21}

對不起！我忘了！

在這段對話當中，受訪者先後用了國語和越語，爲了兼顧身爲訪客的筆者及女兒的友人能理解，但女兒的友人精通中文，在此處其實受訪者只需用國語詢問即可，但或許是因女兒有人爲越南人的身份，加上也考慮到要讓女兒明瞭，因而將語言轉換爲越南語。受訪者先以國語詢問我們要喝什麼飲料，但句子中夾帶了「飲」這個客家詞彙，不過受訪者使用了客家話的聲韻 im，卻用了國語的調。

（4）客粵越國轉碼

鄧：iau^{24} mɛ^{55} ɕi^{33}

有什麼事

（有咩事）

阮：她說我們這裡是否有一個什麼客家人的執會

宜：客家會館

鄧：ts'uɔŋ^{24} tsïn^{31} a^{21}

崇正啊！

宜：我去過了。

紅：*cho con hỏi là hỏi khách uống gì？*

幫我問客人要喝什麼？

鄧：ni^{11} ɕi^{11} huan^{55} im^{31} ʃr^{24} mɔ^{21} tɕ'yan^{24} ʃɔi^{24} hai^{24} ʃɨ^{31} tɕia^{55} fɔi^{55} a^{21}？

你喜歡飲什麼泉水還是咖啡啊？

紅：*Uống gìạ？ba！*

喝什麼？爸！

鄧：sa^{55} ɕi^{24}！*Cà phê uống nhiều quá*！

（沙士！咖啡喝太多了！）

這段對話使用的語言非常豐富，用了客家話、廣府話、國語和越南話，受訪者一開始便以廣府話詢問我們，但回應問題的女兒友人並不會說廣府話，或許是因爲在前一段對話中，他告訴受訪者筆者能說廣東話的關係。然後他以國語進行接續下來的對話，女兒用越文請他代爲詢問我們想喝些什麼？又以國語徵詢我們的意見，而回應女兒時則混合廣府話和越南語。

（5）客粵潮國越

鄧：fuŋ^{11} a^{21}，hɔŋ^{24} a^{21}

紅啊！紅啊！

（紅啊！紅啊！）

紅：*dạ*

（越文敬語「是！」）

鄧：lɔ^{11} kʻɯɪ^{24} *chìa* a^{11} hɔŋ^{24}[315]

鑰匙拿去！阿紅！

（攞去鑰匙阿紅！）

紅：*dạ*

（是！）

鄧：*chìa khoá* nɛ^{33}

（鑰匙呢？）

除了廣府話對胡志明市的客家話有深遠的影響外，潮州話對客家話也有某種程度的影響，這主要與潮客兩幫有過結盟的親近關係有關。在上述對話中，受訪

[315] 「鑰匙」一詞，越文爲 chìa khoá，受訪者說話速度很快，可能與女兒名字連讀，因此僅記錄到 chìa。

者運用了客家話、廣府話、潮州話、國語及越南話等五種語言，受訪者稱呼女兒的名字，先後使用了客家話及國語，但交代女兒拿鑰匙出門時，卻在短短一句話中混用了廣府話、潮州話及國語：「擺去鑰匙阿紅！（lɔ^{11} kʻɯ^{24} chìa a^{11} hɔŋ^{24}）」，客家話以外的漢語方言進入受訪者的日常用語中，這表示它們對於他的母語具有某種程度的影響力，而潮州話的借入更是從語言上顯示客潮兩幫關係密切的明證。

從上述個案的訪談記錄，可發現到受訪者所說的客家話受到廣府話、潮州話、普通話、越南話的影響。廣府話爲當地華人社區中的強勢語言，自然會受到相當程度的影響。另一方面，客潮兩幫親近而友好的關係，也展現在客家話借用潮州話詞彙的語言現象上。至於普通話詞彙的介入，可能與中越兩國近年來解除 1979 年邊境戰爭的緊張關係，受訪者頻繁返鄉旅遊探親有關；而越南話爲僑居國的官方語言，是日常生活中必備的溝通語言，因此也易被借入使用。又由於受訪人具備多語言的能力，因此出現了語言混用，也因在場的談話的語言能力對象背景不同而出現客越、客粵國、客越國、客粵越國、客粵潮國越轉碼等語言轉換的情形。

除了以上的訪談記錄，我們可以觀察到客家話以外的漢語方言及外語對客家話的影響外，會館和喪事會場也是觀察客家人在胡志明市公共場域使用母語情形的重要窗口，以下筆者將依序分析在這兩個場所記錄到的語言資料。

崇正會館是胡志明市客家人重要的信仰中心，也是客家幫內辦理重要公共事務及聯誼的地方，因此要了解當地客家人使用母語的狀況，會館也是個重要的指標場所。客幫內部的組成份子因爲較複雜多元，因此沒有形成所謂的「優勢腔」，客家人基本上是各說各的腔調，但具備多方言、多語言的能力，因此他們之間的使用的溝通用語特別值得關注。同時受到當地華人社區複雜的語言環境所影響，也使得他們在進行交談時，經常出現母語和其他語言混碼及語言轉換的情況。以

下節錄在會館採集的語料，並進行分析：[316]

（1）客粵國轉碼

甲：tɕiŋ^{24} ku^{31} ŋin^{11} ɔ^{31}

整人哦！

（整蠱人哦！）

王：kam^{24}，hai^{33} a^{22}，y^{11} kɔ^{24} ua^{11} tit^{5} ɕi^{11} kɔ^{33} le^{24}，

tsau^{11} hai^{11} iat^{2} tɔ^{33} i^{11} tou^{33} taŋ^{24}

這樣，是啊！如果說計程車過來，就在那邊等。

（咁，係啊！如果話的士過來，就喺嗰度等）

劉：saŋ^{55} tiɛn^{11} pan^{31} tsï^{55} tɕ’iɛn^{24}，i^{11} ka^{55} ts’ut^{5} tsɔ^{33} kau^{33} mɛ^{31} a^{33}

三點半之前，…現在□□搞什麼啊？

（三點半之前，…宜家□□搞咩啊？）

（2）客越轉碼

王：k’iɛt^{5} t’in^{33} lɔ^{22}，k’iɛt^{5} t’in^{33} lɔ^{22}

確定了！確定了！

（確定囉！確定囉！）

王：k’iɛt^{5} tiŋ^{44} lɔ^{22}，ɕi^{22} kan^{33} *trễ* lɔ^{22}（0092）

確定了！時間遲了！

（確定囉！時間遲囉！）

乙：*Tránh ra đi già Năm,…ông biết người ta đi tế mà ông*

còn đi đái làm người ta khổ công！

[316] 標示——爲粵語或借用粵語詞彙，標示-----爲潮州話，標示灰底爲國語，標示斜體爲越文。

五伯伯借過！…你知道別人要去祭拜嗎？為什麼還要去小便？這樣很浪費時間！

五：xuống chưa？

到了嗎？

（3）客粵國轉碼

劉：iɔŋ^{31} ɛ^{11} mɔ^{11} kɔn^{55} tɔ^{55} ŋi^{11} ɛ^{55} tiau^{31} p’ai^{11}？

怎麼沒看到你的吊牌？

（樣欸無看到你欸吊牌？）

甲：mau^{31} tsɔ^{55} la^{55}

沒做啦！

（無做啦！）

劉：t’ue^{31} iu^{55} lr^{21}

退休了？

（退休了？）

甲：mau^{11} tsɔ^{55} lɔ^{31} kap^{2} tɕi^{33} tu^{55} mai^{33} sai^{33} lr

沒做了！□□全都賣了！

（無做囉！□□都賣哂了！）

劉（揭西）：ŋi^{11} ɛ^{55} sɛ^{55} lɔ^{33} kɔ^{55} nr^{55}

你的小孩呢？

（你介細佬哥呢？）

友人：sɛ^{55} lɔ^{33} kɔ^{55} ta^{33} kɔŋ^{24}

小孩打工！

（細佬哥打工！）

（4）客粵潮國越轉碼

鄭：fu^{55} ŋin^{11} ka^{24} a^{24}

女人家啊！

（婦人家啊！）

友人：a^{24}，*Anh đang làm gì đó Cái gì？* ŋ$_{ɪ}^{11}$ ŋin^{24}？

（啊！你正在做什麼？女人？）

鄭：ŋ$_{ɪ}^{11}$ ŋin^{24}

女人

（女人）

友人：a^{24}？

啊？

（啊？）

鄭：fu^{55} ŋ$_{ɪ}^{11}$ a^{21}，mɔi^{55} tsai^{21}

婦女、女人！

（婦女、妹仔！）

友人：tɕ’it^{2} ka^{24} tɕiu^{33} ɔi^{33} pau^{11} u^{55} tɕ’it^{2} ka^{24} ti^{22} uai^{11}…m̩^{55} kau^{11} sɯ^{11}

…iu^{33} kau^{33} sɯ^{55}…he^{55} kau^{11} tɕiau^{31} yi^{31} hɛ^{55} mou^{24}

自己就要保護自己的地位，…不教書…要教書…是搞教育是嗎？

（自家就要保護自家地位，…唔教書…要教書…係搞教育係麼？）

（5）客粵越轉碼

友人：（電話中的對話）ŋai^{11} ɛ^{55} pau^{24} tɕ’iɛn^{24} iu^{24} tʃ’ak^{31} ts’ut^{2} lɔi^{11} k’ɔn^{55}

mau^{11}…in^{24} ui^{33} ia^{24} iu^{33} tɛu^{33} kɔ^{24} tɔ^{33} kau^{55} tʃ’ɔ^{55} a^{55}，ia^{31} iu^{11} tɛu^{24} i^{11} ɕiɛ^{24}

sɐm^{24} pɐk^{2} man^{55} hɔi^{24} tsut^{2} lɔi^{11} tsaŋ^{55} liɔŋ^{24} pɐk^{2} man^{55}，…sɐm^{24} pɐk^{2} man^{55}

ki^{11} ka^{33} piɛn^{24} tʃɔn^{31} hi^{33} it^{2} pɐk^{2} man^{55} a^{55}，ŋai^{11} uɛ^{33} ta^{24} t'iɛn^{11} fa^{11} mun^{55} a^{11} ki^{31} k'iɔŋ^{11}，*rồi ! rồi ! rồi !*

（涯介包錢查出來看麼？因為也有兜嗰度交錯啊！也有兜伊…寫三百蚊，開出來正兩百蚊，三百蚊佢□變轉去一百蚊啊！涯□打電話問阿□強，好了！好了！好了！）

上述這些語碼轉換的類型，可以發現到會館中的客家人在進行交談時，語碼轉換非常頻繁，同時也發現到具備越多語言能力的客家人，其語碼轉換、語言轉換較爲頻繁。此外，對話當中出現以潮州話發音的字，這表示胡志明市的客家人因曾與潮州幫結盟，因此在語言上也受到的影響。

除了會館之外，喪事場所也是客家人另一個聚集的重要場合，這主要是因爲會館基於照顧鄉親的緣故，通常會協助鄉親們處理親人的身後事，因此在這樣的場合往往成爲鄉親們彼此聯繫鄉誼的另類場所，也是觀察客家人使用母語的重要場域。筆者於 2007 年 6 月 11 日至六邑醫院附設的殯儀館，參與了一位邱姓長輩的喪事法會，喪事法會的誦經團當時是以廣府話來誦經，往生的長輩的先生爲廣東揭西人，因此當天有不少揭西同鄉會的鄉親到場，還有會館內其他籍貫的幹事和鄉親來協助喪禮事宜，筆者也在現場進行訪問與參與觀察，以下爲當天採錄的部份語料所歸類的語言轉碼類型：

（1）客粵轉碼

鄭：kɛ^{24} ɕi^{11} san^{55} iai^{33}

何時□□？

（介時□□）

李少良：it^{2} tsau^{24} se^{33} tim^{24}

一大早四點

（一早四點）

（2）客粵國轉碼

李少良：ɕin^{55} kai^{55} ɕi^{33}…kɛ^{55} fuk^{2} kiɛn^{24} lau^{11}…ts'ïn^{11} li^{31} it^{5} kɛ^{55} t'uŋ^{11} ɕiɔŋ^{31}

新街市…的福建佬…成立一個銅像

（新街市…介福建佬…成立一個銅像）

鄭：t'ɔŋ^{11} hap^{5} a^{31} ti^{24} pɔi^{55} kɛ^{55} kiai^{24} ɕi^{33} tu^{11} iu^{24} a^{31}

通合啊！裡面的街市都有啊！

（通合啊！底背街市都有啊！）

李少良：ts'ï^{11} hɔ^{24} t'ɔŋ^{33} hap^{5} miaŋ^{24} hɛ^{55} kɔk^{2} ham^{24} hɛ^{55} mɔ^{24}？

字號通合，名字是郭□嗎？

（字號通合，名係郭□係麼？）

鄭：m̩^{11} ti^{24} hɛ^{55} miaŋ^{11} m̩^{11} ti^{24}，m̩^{11} hɛ^{55} it^{2} tsau^{24} it^{2} ɕit^{5}，ɔi^{55} tsa^{11} tsïn^{31} lɔi^{11} tsaŋ^{55} ŋam^{24}

不知道是否是他的名字，不知道，不是一朝一夕，愛查證才對！

（毋知係名，毋知，毋係一朝一夕，愛查證正啱）

（3）客粵越轉碼

男：iau^{31} tuan^{31} kiɛt^{2} hi^{55} a^{55}

（要□揭西啊！）

王：*ông uống gì*？

（你要喝什麼？）

小孩：*Ngaí* ua^{24}

（涯話）

母：ɔ^{21} *Ngaí* ua^{24} ɔ^{21}

（哦！涯話哦！）

（4）客潮轉碼

甲：t'ɔi^{11} uan^{24} tsuŋ^{55} iɔŋ^{55} t'ai^{11} hɔk^{5} kɛ^{55} hak^{2} ka^{55} kɛ^{55} …

（台灣中央大學介客家介）

李：ŋiɛn^{24} kiu^{31} sïn^{55}

（研究生）

甲：hak^{2} ka^{24} ʒin^{11} ai^{55} vɔi^{11} kɔŋ^{31} ha^{2} ka^{11} uɛ^{33} ɔ^{21}

（客家人愛會講客家話哦！）

宜：涯會講客家話！

上述對話中，發話者借用了國語詞彙「成立」tsïn^{11} li^{31}，而「台灣」t'ɔi^{11} uan^{24}、「街市」kiai^{24} si^{55} 則受廣府話影響，而「愛」ai^{55}、「話」uɛ^{33} 則可能是受到潮州話影響的詞彙。喪事會場裡的客家人，進行交談的語言非常豐富，並不限定於客家話，廣東話、國語、越南話、潮州話都均派上用場。他們一如在會館裡的客家人，他們既說著各自腔調的客家母語，也夾雜使用其他語言，或是頻頻轉換不同的語言來進行交談。

從以上的田野調查紀錄發現，胡志明市的客家話受到漢語方言的廣府話、潮州話、國語及外來語越南話的影響。客家人無論是在私領域的家庭，或是公領域的會館、喪事場合，客家話並非是他們之間溝通的唯一媒介，語碼混用、詞彙的借用及語言轉換，與他們具備多語言、多方言的能力有很大的關係。

胡志明市的客家話無論是書面語或口語都受到多語言、多方言的影響，借入了英語、日語及越南話等外語，以及漢語方言中廣府話、潮州話及普通話的詞彙。

客家人因與廣府幫、潮洲幫結盟，在語言上也受到影響，而出現該以方言讀音的字，特別是廣府話。在強勢語言廣府話的影響下，胡志明市的客家話無論在詞彙、語音或語法上都深受廣府話的影響。客家人慣用廣府話來溝通，不但借用廣府話的詞彙，部分詞語還被吸納爲客話詞彙，取代母語中原有的詞彙，甚至也改變了語音結構，出現了廣府話特徵之一的 y 韻、ɐ韻，在語法方面則借用了廣府話的句型結構及語尾助詞，而出現這些現象的受訪者，有不少是七、八十歲的耆老，這顯示出廣府話對客家話的影響層面很廣，影響的時間也很久遠。而潮州話詞彙的出現，也證明了客潮兩幫密切的結盟關係，也使得語言上產生融合現象。此外，越南話詞彙也被客家人借用，這是由於生活在越南當地，除與各漢語方言族群的華人溝通外，仍需和越南人來往，因此也必須具備說越南話的能力，也使得越南話順理成章地被帶入進來日常生活對話中。

第三節、其他地區的客家話

胡志明市之外，筆者也在越南其他地區包括北越地區的海防市、南越地區同奈省的邊合市和富利社對客籍人士進行採訪，而受訪者的客家話也各其特色，以下就採訪的個案田野資料依序加以進行探討。

一、海防客家話

北部海防市是北越地區華人主要聚集地之一，當地華僑涵蓋福建、廣東、潮州、客家、海南五幫，華人主要集中在李常杰街（舊稱東京街）、潘佩珠街（舊稱中國街，可能即爲「華人街」）、沙華街、橋頭街、陳日聿街等街道，特別是李常杰街、潘佩珠街是海防當地相當熱鬧的商業街，目前仍是海防市重要的商業區。海防市的華人社區是否一如河內或胡志明市，某方言族群集中居住在某些街

道？根據筆當地的華僑表示，並未區分得那麼明顯。1954 年的南北越分立，以及 1979 年中越兩國在北方的邊境戰爭所引發的排華運動，促使越南境內華人再次的遷徙，海防地區的華人自然也受到影響。當地華人有的到台灣，有的遷至南方，也有不少人舉家返回中國大陸，當地華人人口數也大幅銳減，原先的華人社區已不復見。除了戰亂的影響，北越政府在南北越分立後推行的「越化政策」，也使得當地華人加速放棄母語而改用越南話。

筆者在當地尋訪到的客籍鄉親，是個相當特殊的例子，當事人雖然年輕，卻擁有相當不錯的母語能力，母語在其家庭中仍爲重要的溝通工具。據受訪者表示，客家話能在家中仍保有活力，主要與其父母強烈的客家意識有關。（補充鄭馨強家族遷移史）受訪者 ZXQ，籍貫廣東梅縣，30 多歲，在家中排行老么，父親在海寧省出生，後來遷移至海防，曾住過當地主要的華人社區李常杰街，現已搬離該社區，但仍居住在海防市區。受訪者目前從事中越邊境貿易工作，會說相當流利的客家話、國語、廣府話與越南語，在家中仍與父母親、兄弟姐妹說客家話。據受訪者表示，從小父親即用客家話教他讀古書，國語則是跟當地一位曾在僑校任教的耆老學習，因此筆者商請他用客家話背誦文章，受訪者即席背了一段北宋汪洙的神童詩：

t’iɛn^{24} tsu^{31} t’suŋ^{11} t’iɛn^{24} hɔ^{24}，vun^{11} tʃɔŋ^{24} kau^{24} ni^{55} ts’ɔ^{24}，

uan^{11} pan^{24} kai^{24} ha^{24} p’in^{11}，ui^{11} iu^{44} t’ɔk^{5} su^{24} kɔ^{24}，

iu^{55} ɕiau^{31} hi^{55} kim^{11} hɔk^{5}，vun^{11} tʃɔŋ^{24} kɔ^{11} lip^{5} ɕïn^{24}，

man^{24} ts’au^{24} tʃu^{55} tʃu^{24} kui^{31}，ɕim^{55} ɕi^{55} t’ɔk^{5} su^{24} i^{11}

天子重天豪，文章教爾曹；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幼小須勤學，文章可立身；

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317]

從受訪者所朗讀的詩中，筆者觀察到某些字的讀音較爲特別，如：「文」字讀爲 vun[11]，但是「萬」字讀爲 uan[11]，「唯」字讀爲 ui[11]，可能是受到國語的影響，使得客家話特徵之一的 v-聲母已在逐漸消失中。另外受訪者將「紫」字讀爲「tʃu[24]」，聲母讀爲捲舌的「tʃ-」，也不同於台灣四縣客話讀爲「ts-」。

二、同奈省邊和市石山地區客家話

石山地區的客家話特色，包括：一、沒有優勢腔。二、客家話退化爲家庭用語。三、受多語言、多方言的影響，特別是廣府話。四、強勢的廣府話使客家話逐漸趨向「廣府話」化。五、多語言、多方言的語言環境下，客家話吸納不少外來詞，以及語碼、語言的轉換及混用現象相當顯著。

在第二章第三節已提及南方同奈省的邊和市及定館縣，在越南南方華人開發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爲當年明朝遺臣楊彥迪等人開拓南方的重要據點，是南部地區除胡志明市以外，另一個客家人重要的聚落。一般人提及越南南方的客家人，自然會聯想到胡志明市，但根據潘安《越南南部華人文化考究》一書的研究，事實上邊和市及定館縣，開發的時間比胡志明市還早，因此當地的客家話也頗具特色。

客家幫在當地設有崇正會館，是當地客家鄉親重要的集會所，目前也承辦母語教育課程，由會館中的耆老擔任指導老師。耆老表示，該母語課程完全免費，但並不限定只教客家話，學生只要有興趣，也教其他語言，如國語、廣府話。就筆者的採訪觀察，當地能流利地使用母語者，年齡則約在 75 歲以上，60~75 歲

[317] 受訪者背誦的內容與原文有些出入，原文爲：「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少小須勤學，文章可立身，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

的客籍鄉親還能與筆者用母語溝通，40~60 歲能說家鄉話的已不多見，有耆老表示，小學階段在邊和鄉下的學校就讀時，老師是用客家話教他們讀書，上了中學後至胡志明市就讀，當地僑校則改以國語作爲教學媒介。老一輩的華僑告訴筆者：較年輕一輩的客家後裔，在年幼時曾經學過一些客家話，但在就學、就業後，因爲社會交際的需求多爲越南語，所以逐漸將母語丟失了。不過，無論他們的母語能力如何，基本上他們大都具備越南話和廣府話兩種語言能力，而越年長且學歷越高者，他們的語言能力也越多元，訪談過程中語碼的轉換也越頻繁、多樣。

邊和石山地區的客家族群一如胡志明市也是來自不同縣市，訪談時耆老們依舊是「各說各話」的局面，未有優勢腔產生。客家話在石山華人社區的地位與胡志明市的情形大致相同，基本上已無公共發聲場域，也逐漸在家庭中消失。有耆老表示客家話在當地「不好用、講不上」，他說：「很少客家人來（會館），都是講越南話、國語、廣東話，每一次進『廟堂（會館）』就講越南話多了。都講國語、都講廣東話，客家話都沒講，講不上。談笑、談天用越南話。」在會館裡如果有些縣市的客家話無法聽懂，就用「國語話」來溝通，即使去到胡志明市的崇正會館，除非必要才會用客家話交談，否則多用國語或其他語言來交談，但日常生活主要還是以越南話作爲交際語言。至於在家庭中，客家人自身及婚配對象的語言態度，[318]也影響客家話在家中語言的地位，但無可避免的是，在整個語言競爭激烈的大環境下，客家話也慢慢退出家庭這片私領域，特別是當客家籍的父親或母親這一代過世之後，客家話幾乎無法在家庭中繼續延續下去。

邊和市石山地區的客家話，一如胡志明市受到多種語言的影響，包括受漢語方言廣府話、國語以及外來語越南話和日語的影響。漢語方言中，客家話受廣府話影響最深遠，粵語在海外華人社區一向有很深的影響力，誠如當地一位長輩所說：「去胡志明市、去香港、回老家都說廣府話，很方便啊！大家都聽得懂！」

[318] 當地客家人若婚配對象爲非本族群的人，母語在家庭中消失的速度通常很快，但有位受訪者表示其母爲越南人，不太喜歡說客家話，但由於父親從小教他說家鄉話，因此他能以母語和鄉親做些基本的溝通。此外，還有位耆老表示，他的客籍朋友娶了越南籍的太太，其妻卻能說得一口流利的客家話。

在「共同理解」的條件下，華人社區裡的其他漢語方言比起粵語自然遜色許多，廣府話仍維持一貫的優勢，也進而影響其他族群方言，客家話也不例外。其次，國語也對客家話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主要是有一些受訪者曾至胡志明市的僑校就讀中學，而當時的教學媒介語言正是國語。至於，外來語的越南話爲當地官方語言，日常生活使用率高，因而不免被借入使用：日語的外來詞借用，則是因部分受訪者曾歷經日本佔領越南時期，接受過日文教育。除此之外，受訪者的教育背景也影響其語言的選擇、合璧詞的產生，甚至將別的方言轉化爲客家話。以下筆者將先探討廣府話在石山地區客家話在詞彙、語音、語法上的影響，接著再探討受訪者語碼轉換及合璧詞的類型，以呈現廣府話之外的語言對當地客家話的影響。

（一）詞彙

1. 廣府話對客家話詞彙的滲透

廣府話對石山地區客家話的滲透，在詞彙方面，可分爲以下幾種類型：一、完全借用廣府話詞彙及語音。二、借用廣府話詞彙，但語音上部份以客家話發音、部份以廣府話發音。三、借用廣府話詞彙，但以客話聲韻調、聲韻或廣府話聲韻、客話聲調發音，並取代母語裡原有的詞彙。四、客家話和廣府話共有的詞彙，但以廣府話發音。五、非廣府話詞彙，但以近似或純廣府話發音。六、非廣府詞彙，而以部分客話聲韻、部分廣府聲韻發音。以下就筆者所採集的資料加以分析：

(1) 完全借用廣府話詞彙及語音

詞彙	中文詞意	客家話（四縣）	受訪者	廣府話

開	開	k’ɔi^{24}	hɔi^{55}	hɔi^{55}
冇	沒有	mɔ^{11}	mou^{24}	mou^{13}
平	便宜	p’iɛn^{11} ŋi^{11}	p’eŋ^{11}	p’eŋ^{11}
喺	在…地方	ts’ai^{55}	hai^{24}	hai^{24}
宜家	現在	lia^{31} ha^{55}	i^{11} ka^{55}	i^{11} ka^{55}
食雜	吃葷	sït^{5} fun^{24}	sik^{2} tsɐp^{2}	sik^{2} tsɐp^{2}
施捨	佈施	pu^{55} sï^{24}	ɕi^{55} sɛ^{24}	si^{55} sɛ^{35}
雞飯	海南雞飯		kai^{55} fan^{22}	kai^{55} fan^{22}
嗰陣時	那個時候	kɛ^{55} tsak^{2} sï^{11} tɕiɛt^{2}	kɔ^{24} tsan^{22} ɕi^{11}	kɔ^{13} tsan^{22} si^{11}
初中三	初中三年級	ts’u^{24} tsuŋ^{24} sam^{24} niɛn^{11} sɛn^{24}	ts’ɔ^{55} tsuŋ^{55} sɐm^{55}	ts’ɔ^{55} tsuŋ^{55} sɐm^{55}

表(1)中的廣府話詞彙，客家話大都有相對應的詞彙，但受訪者在訪談過程中有時一個詞彙會同時使用廣府及客家方言，如：「沒有」一詞，既用「mau^{11}（無）」也用「mou^{24}（冇）」;「現在」一詞，同時使用「i^{11} ka^{55}（宜家）」及「kim^{11} nai^{55}（今奈）」。但也有些詞彙是直接採用廣府話詞彙的，如：「便宜」說「p’eŋ^{11}（平）」，「在…地方」用「hai^{24}（喺）」，「吃葷」說「sik^{2} tsɐp^{2}（食雜）」。[319]

(2) 借用廣府話詞彙，但語音上部份以客話發音、部份以廣府話發音

詞彙	中文詞意	客家話	受訪者	廣府話
打工	工作	tsɔ^{55} kuŋ^{24}	ta^{31} kuŋ^{55}	ta^{35} kuŋ^{55}

[319] 表示吃葷的廣府話詞彙，在南越地區有「食鹹（sik^{2} hɐm^{11}）」、「食雜（sik^{2} tsɐp^{2}）」二詞，「食雜」除表示「吃葷」之外，還有「吃零食」之意。

嗰車	那輛車	kɛ^{55} tsak^{2} ts'a^{24}	kɔ^{24} ts'a^{31}	kɔ^{13} ka^{33} tʃ'ɛ^{55}
嗰邊	那邊	kɛ^{55} p'iɛn^{31}	kɔ^{55} pɛn^{24}	kɔ^{13} pin^{55}
細佬哥	小孩子	sɛ^{55} ŋin^{11} ɛ^{11}	sɛ^{55} lɔ^{55} kɔ^{24}	sai^{33} lou^{22} kɔ^{55}
細佬仔	小孩子	sɛ^{55} ŋin^{11} ɛ^{11}	sɛ^{55} lɔ^{33} tsai^{31}	sai^{33} lou^{22} tsai^{35}

＊劃線部分與廣府話相同

表(2)中的廣府話詞彙，石山客家人有時會與客家話混用，如「工作」一詞，既用「tsɔ^{55} kuŋ^{24}（作工）」也用「ta^{31} kuŋ^{55}（打工）」；有些則純用廣府話詞彙，如「kɔ^{24} ts'a^{31}（嗰車）」、「kɔ^{55} pɛn^{24}（嗰邊）」，其中「kɔ^{24} ts'a^{31}（嗰車）」一般粵語會在「車」前加單位量詞「架」或「部」，此處有些微不同於粵語一般的用法。至於，「小孩子」一詞，筆者在越南訪問的客家人絕大多數使用廣府話「細佬哥」，石山地區則與香港地區一樣「細佬哥」、「細佬仔」並用。

(3) 借用廣府話詞彙，但以客話聲韻、聲韻調或廣府話聲韻、客話聲調發音，並取代母語裡原有的詞彙

詞彙	中文詞意	客家話	受訪者	廣府話
唔該	謝謝	an^{31} tsï^{31} sɛ^{55}	m̩^{11} kɔi^{24}	m̩^{11} kɔi^{55}
事頭	老闆	t'ɛu^{11} ka^{24}	ɕi^{55} t'ɛu^{11}	ɕi^{22} t'au^{11}
一檔	一次	it^{2} ts'ï^{55}	it^{2} tɔŋ^{55}	iat^{5} t'ɔŋ^{33}

＊劃線部分與廣府話相同

表(3)中廣府話的「唔該（m̩^{11} kɔi^{55}）」除了表示「感謝」之外，也有「麻煩對方做…」之意，如同英文的 excuse me 的用法。受訪者在訪談中卻多次以此詞彙表達「感謝」之意，客家話事實上有自己的說法，如「按仔細」，但受訪者顯然在

該詞發音上有「客語化」的現象，並且將「唔該」納爲母語詞彙。「事頭」這個詞彙，在筆者訪談胡志明市及石山地區 75 歲以上的客家耆老，他們慣常以該詞來表示「老闆」之意，如前所述「事頭」是很早期的粵語詞彙，石山地區使用此詞彙的受訪者已高齡八十，可見「事頭」這個詞彙，很早就被石山客家人借用，並內化爲母語的詞彙。「一檔」，是廣府詞彙，胡志明市客家話用「一次」來表示，受訪者借用廣府話詞彙「一檔」，而以客家話來發音轉爲母語詞彙。

(4) 客家話、廣府話共有詞彙，但以廣府話發音

詞彙	中文詞意	客家話	受訪者	廣府話
添	添（語助詞）	t'iam^{24}	<u>t'im^{55}</u>	<u>t'im^{55}</u>
先生	丈夫	ɕin^{24} saŋ^{24}	sɛn^{55} <u>sɐŋ^{55}</u>	sin^{55} <u>sɐŋ^{55}</u>

＊劃線部分與廣府話相同

「添」字是客家話、廣府話常用的語尾助詞，可能受訪者經常使用廣府話與人交談，因此在訪談時卻以廣府話發音。

例：

王南：t'ɔi^{11} uan^{24}…han^{11} iu^{24} ɔn^{24} nam^{11} p'ɔ^{11} tim^{55}

臺灣…還有越南女人

（台灣…還有安南婆添）

「先生」在客家話指涉「老公」的意思，受訪者同時使用國語詞彙「丈夫」及「先生」表示另一半之意，其中「先生」一詞還以廣府話發音：

例：

阿伯：ŋi^{11} ts'ɔŋ^{31} fu^{55} iu^{24} ki^{31} tɔ^{24} tsï^{31} ŋ^{31}

妳先生有多少個子女？

（妳丈夫有幾多子女？）

阿伯：sɛn^{55} sɐŋ^{55}，sɛn^{55} sɐŋ^{55} k‘ɛ^{33} laŋ^{55}？

（你）先生是哪裡人？

（先生，先生□□？）

(5) 非廣府話詞彙，但以近似或純廣府話發音

詞彙	客家話	受訪者	廣府話
好	hɔ^{31}	hou^{31}	hou^{35}
名	miaŋ^{11}	mɛŋ^{24}	meŋ^{35}
妹	mɔi^{55}	mui^{24}	mui^{22}
醫生	i^{24} sɛn^{24}	i^{55} sɐŋ^{55}	i^{55} sɐŋ^{55}
王良	vɔŋ^{11} liɔŋ^{11}	uɔŋ^{11} lœŋ^{11}	uɔŋ^{11} tʃ’œŋ^{11}
師父	sï^{24} fu^{55}	ɕi^{55} fu^{24}	ɕi^{55} fu^{35}
民族	min^{11} ts’ɔk^{5}	man^{11} tsɔk^{2}	man^{11} tsɔk^{2}
舅父	a^{24} kiu^{24}	k’au^{33} fu^{11}	k’au^{13} fu^{35}
台灣	t’ɔi^{11} van^{11}	t’ɔi^{11} uɐn^{55}	t’ɔi^{11} uɐn^{55}
防城	fɔŋ^{11} saŋ^{11}	fɔŋ^{11} ɕiŋ^{11}	fɔŋ^{11} siŋ^{11}
古芝	ku^{31} tsï^{24}	ku^{24} tɕi^{33}	ku^{35} tɕi^{55}
海防	hɔi^{31} fɔŋ^{11}	hɔi^{24} fɔŋ^{11}	hɔi^{35} fɔŋ^{11}

＊劃線部分表示與廣府話相同

表(5)部分雖非廣府話的詞彙，但受訪者不是以接近廣府話發音，如：「hou^{31}

（好）」、「k'au^{33} fu^{11}（舅父）」不然就是完全複製廣府話發音，如：「meŋ^{35}（名）」、「man^{11} tsɔk^{2}（民族）」、「uɔŋ^{11} lœŋ^{11}（王良）」「ku^{24} tɕi^{33}（古芝）」等，有些詞彙則客、粵語並用，如：地名「海防」、「防城」，受訪者既說「hɔi^{31} fɔŋ^{11}」、「fɔŋ^{11} saŋ^{11}」也用「hɔi^{24} fɔŋ^{11}」、「fɔŋ^{11} ɕiŋ^{11}」很明顯地受到廣府話的影響。

(6) 非廣府詞彙，而以部分客話聲韻、部分廣府聲韻發音

詞彙	客家話	受訪者	廣府話
越南	iɛt^{5} nam^{11}	iɛt^{5} l<u>ɐm</u>^{11}	yt^{2} n<u>ɐm</u>^{11}
台灣	t'ɔi^{11} van^{11}	t'ɔi^{11} <u>uɐn</u>^{24}	t'ɔi^{11} <u>uɐn</u>^{55}
王祥	vɔŋ^{11} ɕiɔŋ^{11}	<u>uɔŋ</u>^{11} ɕiɔŋ^{11}	<u>uɔŋ</u>^{11} tʃ'œŋ^{11}

＊劃線部分表示與廣府話相同

表(6)這類「半客半粵」的詞彙，可算是過渡爲廣府話發音的詞彙，廣府話的音韻已逐漸滲透進客家話。如「越南」的「南」，聲母在原本的客家話、廣府話原爲「n-」，但許多廣府人常讀爲「l-」。受訪者聲母的「n-」、「l-」混淆，很可能受到廣府話「懶音」的影響。「台灣」的「灣」，讀爲客家話時聲母應爲「v-」，但在胡志明市、石山地區聲母部份客家人已丟失，成爲零聲母的字，韻母也由「an」變成「uɐn」；而王祥的「祥」字情形與「灣」字相同，聲母「v-」丟失，韻母「ɔŋ」轉變爲「uɔŋ」。

2. 合璧詞

邊和石山地區華人社區裡由於耆老們，具備有多語言、多方言的能力，因此也產生了一些「合璧詞」，這些「合璧詞」包括客國合璧詞、客粵合璧詞、客越

合璧詞、粵越合璧詞、潮粵合璧詞、「粵國合璧詞」，也有外來語的借用，這樣的「混血」語言，也是海外華人社區的一大語言特徵，以下將依序分析這些詞彙。

(1) 客粵合璧詞

詞彙	中文解釋	客家話	受訪者發音	廣府話
七十五	七十五	tɕ'it^{2} sïp^{5} ŋ̩^{31}	tɕ'it^{2} sïp^{5} m̩^{31}	ts'at^{5} sat^{2} ŋ̩^{13}
冇病	沒病	mɔ^{11} p'iaŋ^{55}	mou^{24} p'iaŋ^{55}	mou^{13} peŋ^{22}
好平	很便宜	tɔŋ^{24} p'iɛn^{11} ŋi^{11}	hau^{31} p'eŋ^{11}	hou^{35} p'eŋ^{11}
喺台灣	在台灣	ts'ai^{55} t'ɔi^{11} van^{11}	hai^{24} t'ɔi^{11} uɐn^{24}	hai^{35} t'ɔi^{11} uɐn^{55}
好多錢	很多錢	tɔŋ^{24} tɔ^{24} ɕ'iɛn^{11}	hou^{31} tɔ^{24} tɕ'iɛn^{11}	hou^{35} tɔ^{55} tɕ'in^{11}
毋識講	不會說	m̩^{11} hiau^{31} kɔŋ^{31}	m̩^{31} sik^{5} kɔŋ^{31}	m̩^{11} sik^{5} kɔŋ^{35}

＊劃線部分表示與廣府話相同

表(1)中的詞彙，部分的字受訪者在客家話中夾帶廣府話詞彙，如：「沒病」的「沒」讀爲廣府話的「冇（mou^{13}）」，「在台灣」的「在」讀爲廣府話的「喺（hai^{35}）」，「便宜」一詞也用廣府詞彙「平（p'eŋ^{11}）」；有些字則雖非廣府詞彙卻以廣府話發音，如：「七十五」的「五」字，受廣府話的「懶音」影響讀爲「m̩^{31}」，「好多錢」的「好」讀爲「hou^{31}」，「毋識講」的「識」讀爲「sik^{5}」。這些現象也說明了廣府話對石山地區客家話有某種程度的影響。

(2) 客越合璧句

中文詞意	客家話（台灣四縣）	受訪者
這位小姐是紫金人？	lia^{31} vi^{55} sɛu^{31} tɕ^{31} tsï^{31}	*Cô này là* tsï^{31} kim^{24}

	kim^{24} ŋin^{11} hɛ^{55} mɔ^{11}	

＊斜線部分爲越文

越南話是所有越南華人日常生活必須具備的基本語言能力，但有些客家人因爲客話能力有限，必須透過越南話來做溝通，因此出現句子的前半段用越南話「*Cô này là*」（這位小姐是），後半段則用「tsï^{31} kim^{24}（紫金）」的「客越合璧」現象。

(3) 客越粵合璧詞

詞彙	中文詞意	客家話	受訪者	廣府話
飲茶啫	喝茶	lim^{24} ts'a^{11}	im^{31} tʃa^{21}（*trà*）tʃɛ^{55}	iam^{35} tʃ'a^{11}

＊標示□爲客家話，橫線爲廣府話，斜線爲越文。

上表中的詞彙很特殊，三個字包含客家、廣府、越南話三個不同語言。胡志明市、邊和石山地區及同奈省富利社的客家話「喝茶」的「喝」均用「飲（im^{31}）」，越南話的「茶」字，是從漢語輸入的詞彙，[320]在語音上有相關性，可能因此在口語上容易產生混用的現象，而此處無論客家話或廣東話用「飲茶」二字即清楚表達意思，不需要語助詞「啫」，可能是發音人經常使用廣府話，因此帶入廣府話慣用的語尾助詞，不過，由此也可看出廣府話已滲入石山客家話的語法結構，對於當地的客家話產生深層的影響。

(4) 粵國合璧詞

[320] 周 云：〈試論漢語與越南語的接觸關係〉《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第 28 卷第 5 期，2005 年 9 月，頁 35。周云在該文中「茶」字的越文爲北越詞彙「chè」，本文採錄爲南方越文的詞彙。
所以寫爲「trà」。

詞彙	中文詞意	客家話	受訪者發音	廣府話
喺祖師廟	在祖師廟	ts'ai^{55} tsu^{31} sï^{24} mɛu^{55}	hai^{24} tsu^{11} tʃi^{55} miau^{31}	hai^{35} tsou^{35} si^{55} miu^{22}

石山地區的受訪耆老多數在就學時期曾受過「國語」的教育，而廣府話是慣用的華人社共通語，因此在受訪時，出現了粵語與國語結合的合璧詞。

3. 特殊用法的詞彙

除了上述類型的合璧詞外，石山地區的客家話還有些較爲特殊的詞彙，如外來語、人稱代詞、動詞、名詞、地方副詞等等。

(1) 外來語

借用外來語幾乎是每種語言都會有的現象，石山地區的客家話也不例外，不但借用同時也將之吸收爲客家話詞彙，例如：

詞彙	受訪者發音	說明
服務	sa^{55} fui^{55} su^{55}	借自日文「サービス」
遊歷	iu^{11} lit^{5}	借自越文「du lịch」
博士	p'ɔk^{5} sï^{55}	借自越文「bác sĩ」
東醫	tɔŋ^{55} i^{55}	借自越文「đông y」

表(1)中的日語詞彙サービス，是轉譯自英文的 service，日本曾經佔領越南，並且派遣相關人員到越南教授日語課程，因此曾歷經該時期的客家耆老多少具備了

日語能力，而此處受訪者已將該詞彙的日語發音轉爲客家話發音，成爲石山當地的客家話詞彙。「遊歷」一詞是越文 du lịch 的直譯音，該詞中文採用「旅遊」、「旅行」來表達，因此很明顯地客話詞彙的「iu^{11} lit^{5}」是轉譯自越文。而「博士」一般指的是學位，越文爲 tiến sĩ，漢字書面語寫爲「進士」，仍保留使用古漢語的詞彙。但指涉「醫生」之意的詞彙，越文爲 bác sĩ，受訪者將該詞以客家話發音時，可能直接連結至越文 bác sĩ 直譯後的漢字書面語「博士」，而將學位的「博士」解讀爲「醫生」。而「東醫」亦是直譯自越文 đông y 的詞彙，中文應稱爲「中醫」，雖然越南本地施行與中醫相同的醫療方式，但爲了有所區別所以詞彙上不採用「中醫」一詞，又爲了表示與西方的醫療方式（西醫 tây y）不同，因此使用「東醫」這個詞彙，受訪者在與筆者交談時，將此詞借入他所說的國語詞彙裡。

(2) 人稱代詞

在人稱代詞方面，石山客家話第一人稱複數與台灣四縣客話有些微差異，如：

詞彙	中文詞意	客家話（台灣四縣）	受訪者
吾兜	我們	ŋai^{11} tɛu^{24}	ŋa^{11} tɛu^{24}

石山、香港及台灣客家話第一人稱均爲「ŋai」，但石山、香港客家話的第一人稱複數爲「ŋa^{11} tɛu^{24}」、「ŋa^{33} tɛu^{33}」，而台灣四縣客話則爲「ŋai^{11} tɛu^{24}」，不過「ŋa^{24}」在台灣四縣客家話中，卻表示第一人稱所有格「我的」之意。

(3) 生育動詞

動詞方面，表示婦女分娩的動作，石山地區所用的詞彙與台灣四縣客家話也有不同：

方言點 詞彙	邊和石山	台灣四縣
生（婦女分娩）	saŋ^{24}	kiɔŋ^{55}
生（動物生育）		saŋ^{24}

例如：

阿伯：ŋai^{11} luk^{2} hiɔŋ^{24} t'i^{55}，ŋa^{11} ma^{24} saŋ^{24} ŋai^{11} t'i^{55} ŋi^{55}

我有六個兄弟，我是排行第二

（涯六兄弟，吾媽生涯第二）

台灣四縣客家話，有關「生育」下一代的動作詞彙，人類與其他動物是有所分別的，婦女分娩用「恭（kiɔŋ^{55}）」，如：「恭細人仔」，動物則用「生（saŋ^{24}）」，如：「生卵」，石山地區客家話婦女分娩則用「生（saŋ^{24}）」，動物的生育詞彙則未採集到。

(4) 名詞

名詞方面，指涉配偶的「先生」、對「越南」的稱呼，也有當地的特別用詞，如：

方言點 詞彙	石山客話	四縣客話
配偶	ts'ɔŋ^{31} fu^{55}（丈夫）	ɕin^{24} saŋ^{24}（先生）

越南	an^{24} lam^{11}（安南）	iɛt^{5} nam^{11}（越南）

石山地區用來表示配偶「先生」之意的客家詞彙爲「丈夫（ts'ɔŋ^{31} fu^{55}）」，稱呼「越南」則用「安南（an^{24} lam^{11}）」，「安南」一詞的出現，主要是清朝時期越南君主要求冊封名號，清朝政府賜名「安南」，當地華僑至今仍沿用此稱呼，而與「越南」二字相結合的詞彙也都用「安南」，如：「安南話」、「安南婆」、「安南人」。

(5) 地方副詞

地方副詞方面，naŋ^{55}、k'ɛ^{33} laŋ^{55}是石山地區兩個較特殊的詞彙，用法上與台灣有些微不同：

詞彙	中文詞意	說明
naŋ^{55}	那兒	指處所
k'ɛ^{33} laŋ^{55}	（在）那兒	指籍貫

例一：

阿伯：ŋ$_{ɪ}^{11}$ ɕiau^{31} tɕia^{31} kim^{11} nai^{55} ŋi^{11} tsɔn^{31} naŋ^{55}？ni^{11} tɕ'i^{31} na^{24} li^{11} ɕiɛn^{31} tsai^{31}

吳小姐現在你回去哪裡？你現在要去哪裡？

（吳小姐今奈你轉□？你去哪裡現在？）

例二：

阿伯：a^{55} ni^{11} ka^{55} t'in^{11} lɛ^{55}？ka^{24} t'in^{11} k'ɛ^{33} laŋ^{55}？ka^{24} t'in^{11}？

啊！你家呢？府上哪裡？府上？

（啊！你介家庭咧？家庭□□？家庭？）

宜：家庭？

阿伯：ka^{24} t‘in^{11}？ka^{24} t‘in^{11} *là cái nhà đó，nhà ở đâu*？

（家庭？家庭就是「nhà」啊！家在哪兒？）

宜：nhà ở đâu ạ？

家在哪兒啊？

阿伯：k‘ɛ^{33} laŋ^{55}？ŋi^{11} a^{55} ŋui^{24} ŋi^{11} hɛ^{55} a^{33}！

在哪兒啊？你啊！□□□啊！

（□□？你啊！□□□啊！）

阿伯：mɔi^{11} iɛn^{55}！mɔi^{11} iɛn^{55}！ŋi^{24} min^{11} *đâu*？

梅縣！梅縣！□□哪兒？

（梅縣！梅縣！□□哪兒？）

阿伯：t‘ai^{55} p‘u^{31}！t‘ai^{55} p‘u^{31}！

大埔！大埔！

（大埔！大埔！）

從上述的句子可推知句中的「naŋ^{55}」應是指地方副詞「那兒」，而「k‘ɛ^{33} laŋ^{55}」則是詢問筆者的「籍貫」。但在台灣詢問對方籍貫時，常說「ŋi^{11} hɛ^{55} nai^{55} vi^{55} ŋin^{11}？」（你係奈位人？），指稱地方副詞「那兒」則是用「nai^{55} vi^{55}」（奈位）。

(6) 合音字

合音字方面，客閩粵方言裡都有數字的合音字，在石山地區筆者也採錄到當地客家話的合音字「廿」：

阿伯：tɕʻit^{5} ŋiɛt^{5} ŋip^{5} sam^{24} ŋi^{55} tɕʻiɛn^{24} laŋ^{11} tɕʻit^{5} niɛn^{11} a^{55}，

ta^{31} tʻai^{55} tsai^{24}，sam^{24} niɛn^{11} it^{2} kʼɔ^{11} tɕiau^{55}

（七月廿三，二千零七年啊！打大齋，三年一科醮）

「廿」爲「二」、「十」的合音字，當地讀爲入聲的塞音尾韻母「ŋip^{5}」，台灣四縣客話則讀爲鼻音尾韻母「ŋiam^{55}」二者有很大的差別。

方言點 / 詞彙	石山客話	四縣客話
二十（合音字）	ŋip^{5}	ŋiam^{55}

（二）語音

在語音方面，邊和石山地區的客家話語音結構同樣也受到廣府話影響產生了改變，包括：一、聲母方面：1.脣齒音 v-的消失；2.泥來母字聲母 n-、l-的混用。二、韻母方面：1.出現廣府話的œ、ɐn、ɐi 韻。2.「e」韻讀爲「ia」韻，「ɔi」韻讀爲「ui」韻。3.塞音韻母 uk 讀爲ïk，iuk 介音-i-脫落，讀爲 uk。4.成音節韻母方面，受廣府話「懶音」影響，舌根音ŋ̩讀爲 m̩。

以下爲筆者從田野調查中蒐集當地來自不同縣份的客家話，整理出邊和石山地區客家話聲母及韻母表，並分析當地客家話所產生的變異：

聲母表[321]

發音部位 發音方法			雙唇	唇齒	舌尖	舌尖前	舌尖面	舌根
塞音	清	不送氣	p		t			k
		送氣	p’		t’			k’
	濁	不送氣						
塞擦	清	不送氣				ts	tʃ	
		送氣				ts’	tʃ’	
鼻音			m		n	（ɳ）		ŋ
邊音					l			
擦音	清			f			ʃ	h
	濁			v			ʒ	
零聲母			ø					

聲母共有 23 個：

/ø/飲 im[31]

/p/包 pau[55]

/p’/埔 p’u[11] 炮 p’au[55]

/m/梅 mɔi[11]

/f/惠 fui[55]

/v/會 vɔi[55] 文 vun[11]

/t/打 ta[31]

[321] 以下所列的聲韻母表，主要是根據筆者對受訪者進行訪談時的語音資料加以整理，因客觀環境因素所限，無法以字表一一請受訪者發音。故發音者當時若未發音的字，筆者均未列入，因此可能有部分的聲、韻母有所缺漏。

/t’/庭 t’iŋ[11] 大 t’ai[55] 台 t’ɔi[11]

/n/年 niɛn[11]

/l/南 lam[11]

/k/建 kiɛn[55] 家 ka[24]

/k’/開 k‘ɔi[24] 區 k’i[24]

/ŋ/涯ŋai[11]

/h/客 hak[5] 喊 ham[55]

/tɕ/醮 tɕiau[55] 姐 tɕia[31]

/tɕ’/齒 tɕ’i[31]

/ɕ/寫ɕia[31] 姓ɕiaŋ[55]

/tʃ/轉 tʃɔn[11]

/tʃ’/潮 tʃ’au[11] 中 tsuŋ[55]

/ʃ/山ʃan[24]

/ts/轉 tsɔn[31] 齋 tsai[24]

/ts’/在 ts’ɔi[24] 車 ts’a[31]

/s/書 su[24] 三 sam[24]

韻母表（舒聲）

韻 / 呼	開尾韻母	鼻音尾韻母		
	a.ɛ.i.ɔ.u	-m	-n	-ŋ
開口	ï.a.ɔ.ɛ.ai.ɔi.au.ɛu	am.	an.ɔn.	ɔn.ɔŋ.aŋ.ïn
齊齒	i.ia.iu.iau	iam. im.	ian.	in.iaŋ.iɔŋ
合口	u.uai.ui		uan.uɐn.	un

撮口				œŋ

開尾韻母共有 15 個，例字如下：

/ɨ/士 sɨ^{55} 紫 tsɨ^{31}

/i/幾 ki^{31} 句 ki^{55}

/a/牙ŋa^{11} 吾ŋa^{11}

/ɔ/落 lɔk^{5}

/ɛ/係 hɛ^{55}

/ai/大 t'ai^{55} 奈 nai^{55} 涯ŋai^{33}

/ɔi/來 lɔi^{11} 話 vɔi^{55}

/au/無 mau^{11}

/ɛu/后 hɛu^{55} 兜 tɛu^{24}

/ia/寫ɕia^{31} 這 lia^{24}

/iau/吊 tiau^{11} 料 liau^{55}

/iu/遊 iu^{11} 走 tɕiu^{31} 舅 k'iu^{24}

/u/務 mu^{55}

/ui/飛 fui^{11} 費 fui^{55} 妹 mui^{24}

/uai/外ŋuai^{55}

鼻音尾韻母共 19 個，例字如下：

/am/壇 tʻam^{11}

/im/飲 im^{31} 今 kim^{24}

/iam/店 tiam^{55}

/ɨn/正 tsɨn^{55} 生 sɨn^{24} 燈 tɨn^{24}

/in/人ŋin^{11}

/an/安 an^{24} 還 han^{11} 揀 kɛn^{31}

/ɔn/看 k’ɔn[55] 亂 lɔn[55]

/ɛn/省 sɛn[11]

/iɛn/縣 iɛn[55] 全 tɕ’iɛn[11]

/ian/見 kian[55]

/un/文 vun[11] 准 tsun[31]

/uan/莞 kuan[31]

/uɐn/灣 uɐn[24]

/aŋ/零 laŋ[11] 病 p‘iaŋ[55]

/ɔŋ/籠 lɔŋ[11] 礦 k’ɔŋ[11]

/iaŋ/靚 liaŋ[55] 名 miaŋ[11]

/iɔŋ/鄉 hiɔŋ[24] 共 k’iɔŋ[55]

/œŋ/良 lœŋ[11] 兩 lœŋ[31]

/uŋ/崇 ts’uŋ[11] 中 tsuŋ[24]

韻母表（入聲、成音節鼻音）

韻 呼	-p	-t	-k	成音節鼻音
開口	ïp	ït.at.ɛt	ak.ɔk	m̩
齊齒	ip.iap	it.iɛt	ïk.iak.iɔk	ŋ̩
合口			uk	

塞音尾韻母共 14 個，例字如下：

/ip/十ɕip[5]

/iap/業ŋiap[5]

/ïp/十 sïp[5]

/ït/食 sït[5]

/at/八 pat[2] 活 fat[5]

/ɛt/國 kɛt[2]

/it/歷 lit[5] 實ɕit[5]

/iɛt/刻 k'iɛt[2] 越 iɛt[5]

/ak/石 sak[5]

/ɔk/戳 ts'ɔk[5]

/ïk/叔 sïk[2]

/iɔk/屬ɕiɔk[2]

/iak/叻 liak[5]

/uk/六 luk[2]

成音節韻母 2 個，例字如下：

/m̩/毋 m̩[11] 五 m̩[11]

/ŋ̩/吳ŋ̩[11] 五ŋ̩[31]

1. 廣府話在語音方面對客家話的影響

在語音方面，邊和石山地區的客家話受到廣府話的影響。包括：一、聲母方面：1.部分的字唇齒音 v-產生脫落現象，或改以「m-」發音。2.泥、來母則產生混淆，「n-」讀爲「l-」二、韻母方面：1.出現廣府話的ɐ韻母及œ韻母。2.「e」韻讀爲「ia」韻。3.「ɔi」韻母讀爲「ui」韻母。4.鼻音韻母-ɔn 韻讀爲-an。3.塞音韻母-uk 讀爲-ïk，-iuk 介音-i-脫落，讀爲-uk。5.成音節韻母方面，受廣府話「懶

音」影響，舌根音ŋ̩讀爲 m̩。

(1) 聲母方面

聲母方面，客家話受廣府話影響，母語中原有的聲母「v-」，在當地部分客家人已消失，如：「王」、「灣」、「務」等字，已讀爲廣府話的音「uɔŋ[11]」及近似廣府話聲、韻的「uɐn[24]」、「mu[55]」；而泥母字的「南」、「難」字，無論客家話、廣府話聲母均爲「n-」，但當地客家話受到廣府話「懶音」現象的影響，已將其聲母讀爲「l-」。

a. 受廣府話懶音影響，泥來母混讀，「n-」讀爲「l-」

例：

宜：阿伯你安到麼介名？

王南：ŋai[11] a[55] uɔŋ[11] lam[11] a[31]，iɛt[5] lam[11] ɛ[55] lam[11]

（涯啊！王南啊！）

我啊！王南啊！越南的「南」

「南」、「難」爲泥母字，無論客家話或廣府話聲母均爲「n-」，但此處受廣府話懶音影響，已讀爲來母字「n-」。

b. 受廣府話影響，「v-」聲母脫落

例一：

王南：hai[24] t'ɔi[11] uɐn[24] kɔŋ[31] tuŋ[24] ŋin[11] tɔ[24] mɔ[11]？

在台灣的廣東人多嗎？

（喺台灣廣東人多麼？）

例二：

阿伯：ŋi^{11} ɕiɔŋ^{31} kɔŋ^{31} kɔŋ^{31} fu^{31} fa^{55} ŋai^{11} kau^{24} ŋi^{11}，ŋi^{11} ɕiɔŋ^{31} kɔŋ^{31} kak^{5} ka^{24} fa^{55} ŋai^{11} kau^{24} ŋi^{11}，ŋi^{11} mu^{55}，mau^{11} tɕ'iɛn^{11} kɛ^{55}

（你想講廣府話，涯教你，你想講客家話，涯教你，義務，無錢介！）

你想學廣府話，我教你，你想學客家話，我教你，義務，不收錢的！

「灣」、「務」客家話聲母讀爲「v-」，但受到廣府話影響，「灣」讀爲廣府話的零聲母「uɐn^{24}」，「務」字的聲母從唇齒音「v-」讀爲廣府話的雙唇音聲母「m-」。越南華人社區裡廣府話的勢力向來是立於不敗之地，華僑們也慣常使用廣府話來溝通，因此可能將廣府話發音的習慣帶入母語中，特別是與廣府話發音相近的字。

(2) 韻母方面

在韻母方面，當地客家話也出現與廣府話元音「œ」、「ɐ」結合的韻母「œŋ」、「ɐn」、「ɐi」，如：「兩（lœŋ^{31}）」、「良（lœŋ^{11}）」、「揀（kɐn^{31}）」、「灣（uɐn^{24}）」、「界（kɐi^{55}）」等字。

例一：

宜：涯寫兩張

王南：lœŋ^{31} tʃɔŋ^{24} a^{55}

兩張啊！

（兩張啊！）

王南：uoŋ^{11} ɕiɔŋ^{11} hɛ^{55} uoŋ^{11} lœŋ^{11}？

王祥還是王良？

（王祥係王良？）

例二：

王南：hai^{24} t'ɔi^{11} <u>uɐn^{24}</u> kɔŋ^{31} tɔŋ^{24} ŋin^{11} tɔ^{24} mɔ^{11}？

在台灣廣東人多嗎？

（喺台灣廣東人多麼？）

例三：

阿伯：kim^{24} ha^{55} tɕin^{55} fu^{31} m̩^{11} tsun^{31} a^{55}，mak^{2} kai^{55} li^{24} iu^{11} nɛ^{55}，in^{24} vi^{55} iu^{11} lit^{5} kʻi^{33}，k'ɔi^{24} sak^{5}，p'au^{55} a^{55}，ta^{31} p'au^{55} a^{55}，tɰ̃^{31}，t'iau^{24} t'iau^{24} t'iau^{24} t'iau^{24} t'iau^{24} <u>kɐn^{31}</u> lɔi^{11} tsɔ^{55}

現在政府不准啊！什麼理由呢？因為是旅遊區，開採石礦要用砲打，打炮啊！咚！挑、挑、挑、挑、挑，挑選（石頭）來做。

（今下政府唔准啊！麼介理由呢？因為遊歷區，開石，炮啊！打炮啊！咚！挑、挑、挑、挑、挑，揀來做）。

例四：

宜：涯欽先生這下讀博士班，讀博士

阿伯：pʻɔk^{5} sï^{55}？a^{21} pʻɔk^{5} sï^{55}，i^{24} <u>kɐi^{55}</u>，i^{24} <u>kɐi^{55}</u>，i^{55} <u>sɐŋ^{55}</u>，i^{55} <u>sɐŋ^{55}</u>

博士？博士，醫學界，醫學界，醫生，醫生

（博士？博士，醫界，醫界，醫生，醫生）

「兩」、「揀」、「界」客家話讀爲「liɔŋ^{31}」、「kiɛn^{31}」、「kiɛ^{55}」，廣府話則讀爲「lœŋ^{13}」、「kɐn^{24}」、「kɐi^{33}」，邊和客話讀爲「lœŋ^{31}」、「kɐn^{31}」、「kɐi^{55}」，很明顯

地受到廣府話的影響。「妹」字客家話讀爲「mɔi^{55}」，廣府話讀爲「mui^{22}」，石山地區客家話「mɔi^{55}」、「mui^{24}」並存，「mui^{24}」的讀音可能是受到廣府話的影響。在鼻音韻尾方面，「靚」廣府話讀爲「leŋ^{33}」客家話讀爲「liaŋ^{55}」，而不讀爲「tɕiaŋ^{24}」，這點與胡志明市的客家話一樣。塞音韻尾的入聲字，邊和地區「六」讀爲「luk^{2}」，i 介音已消失，胡志明市則「liuk^{2}」、「luk^{2}」並存；「叔」字讀爲「sïk^{2}」韻腹爲空韻，不同於台灣四縣客話讀爲「suk^{2}」。成音節韻母方面，「五」字有兩個發音，一爲「m̩^{11}」，一爲「ŋ̩^{31}」，「五」爲舌根音，客家話、廣府話均發爲「ŋ̩」，但受廣府話「懶音」影響，客家話「五」也出現雙唇音「m̩^{11}」。另外，「走」字讀音「tɕiu^{31}」、「tsɛu^{31}」並存；「全」讀爲「tɕ'iɛn^{11}」，與香港客家話相同，而不同於台灣四縣客話發音「tɕ'iɔn^{11}」。

（三）語法方面

語法方面，邊和客家話也出現粵語的語助詞，如「啫」、「哂」：

例一：

阿伯：ɕip^{5} ki^{31} ʃɔi^{55} ma^{33}，kim^{24} nai^{55} pat^{2} ɕïp^{5} ʃɔi^{55} nai^{55} iu^{24} kɔŋ^{31} ka^{24} ɕiɔŋ^{24} fa^{55} tʃɛ^{33}

（十幾歲嘛！今奈八十歲奈有講家鄉話啫？）

十幾歲嘛！現在八十歲哪裡還講家鄉話啊？

阿伯：kim^{24} nai^{55} i^{24} kɐi^{55} iu^{55} m̩^{11} t'uŋ^{11}，iu^{24} fa^{11} vun^{11}，ki^{11} tɛu^{24} mɔ^{11} t'ɔk^{5}，mɔ^{11} t'ɔk^{5} kɔ^{55}，i^{24} tɕiɛn^{11} t'ɔk^{5} kɔ^{55}，sɛ^{55} lɔ^{33} tsai^{31} m̩^{11} ki^{55} tɛt^{5}，tsɔ^{55} sïn^{24} li^{24} sïn^{11} fat^{5} vun^{55} t'i^{11}，sa^{24} fui^{55} kau^{24} tɕi^{55} tɔ^{24} su^{55} iɔŋ^{55} iɛt^{5} ŋi^{24}，an^{24} lam^{11} hua^{31}，kau^{55} kɛ^{33} laŋ^{55} nɛ^{31} kɔŋ^{31} hak^{5} fa^{55} kɔŋ^{31} kɔŋ^{31} fu^{31} fa^{55} tɔ^{55} tɛu^{24} m̩^{24} sik^{5} sai^{55}。

（今奈醫界又唔同，有華文，佢兜無讀，無讀過，以前讀過，細佬仔毋記得，做生理生活問題，社會交際多數用越語，安南話。□□□□講客話、講廣府話多兜唔識哂！）

現在醫學界又不一樣了，有華文，他們沒讀過，沒讀過，以前讀過，小孩子不記得，做生意生活問題，社會交際大多用越南話，安南話。□□□□講客話、講廣府話，講多了就不懂了！

從上述內容可看出，在邊和地區客家話同樣受到多語言多方言的影響，這些語言包括越南話、日語、國語及廣府話，而且無論是在詞彙、語音、語法上都深受廣府話影響。詞彙方面，大量借用廣府話的詞彙，甚至將部份廣府話、日語及越文語彙轉化爲母語詞彙。語音上受廣府話影響，產生結構上的改變，聲母方面出現泥來母混讀的現象；韻母方面出現廣府話特徵的元音韻母ɐ、ɐi、œ，以及產生「ɔi」韻讀爲「ui」韻，「ɔŋ」韻讀爲「uɔŋ」韻，「œ」韻讀爲「ia」韻，入聲「iuk」讀爲「uk」，「uk」讀爲「ïk」；成音節也出現懶音現象，「ŋ̩」讀爲「m̩」。語法上則使用廣府話的語助詞「啫」、「哂」。這些語言上的改變，都顯現出廣府話在華人社區裡對客家話的深層滲透。

邊和石山一如胡志明市是個多族群多語言的社區，包括漢語方言的廣府話、潮州話、福建話、客家話、海南話，以及僑居國的越南語和外來語日語等，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混用語言及轉碼轉換的情形非常頻繁，混用語言的種類也端看受訪者的教育程度及年齡而定。以下筆者就個案分析如下：

個案一

王南，72 歲，五華客家人，在石山天后廟任職，訪談地點爲該廟宇。會說越南話、國語、廣府話、客家話。受訪者在語碼的轉換上，大致可分爲三種類型：客粵轉碼、客國轉碼及客粵越轉碼。

（1）客粵轉碼

例：

王南：ŋai^{11} a^{55} uɔŋ^{11} lam^{11} a^{31} iɛt^{5} lam^{11} ɛ^{55} lam^{11}

我啊！王南啊！

（涯啊！王南啊！）

（2）客國轉碼

例：

王南：ɔ^{21} uoŋ^{11} ɕiɔŋ^{11}，

哦！王祥

（哦！王祥）

鄭：hai^{33} la^{33}

是啦！

（係啦！）

王南：hai^{24} tsu^{11} tʃi^{55} miau^{31} a^{55}

在祖師廟啊！

（喺祖師廟啊！）

（3）客粵越轉碼

例：

（會館裡的工作人員為我們倒茶）

王南：m̩^{11} kɔi^{24} a^{31}

謝謝啊！

（唔該啊！）

宜：按仔細！

王南：rồi việt rồi

（好了！知道了！）

除了上述這些語碼轉換的情形之外，受訪者也用越南話與會館中另一名客家耆老談論事情，或許是因不想讓第三者知悉其交談的內容，而使用越南話交談。如：

王南：…không còn, không quá được…tại vì hồi đó ông già mất sớm á,

anh tôi thì dặt lắm, thì lúc đó là học tiếng việt đó.

..沒有、不能拖了..因為那時候，我父親很早過世，我哥哥很弱啊！

就在那時候學越文啊！

王南：dạ, làm nghề ha?

是！做什麼工作嗎？

鄭：đâu hỏi mày có phải là người Hẹ không?

不是啦！問你是不是客家人？

在上述的訪談中，受訪者在客家話中混用了廣府話、國語，或以越南話直接回應或交談。若將其使用的國語詞彙和以廣府話發音純廣府話詞彙的數量比較起來的話，廣府話詞彙的比例是相當高的：

國語詞彙	廣府話詞彙	廣府話發音的國語詞彙
祖師廟（tsu^{11} $tʃi^{55}$ $miau^{31}$）	添（$t'im^{55}$）	名（$meŋ^{24}$）

	喺（hai^{24}）	好（hou^{31}）
	冇（mou^{24}）	王祥（uɔŋ^{11} ɕiɔŋ^{11}）
	平（p'eŋ^{11}）	王南（uɔŋ^{11} lam^{11}）
	唔該（m̩^{11} kɔi^{24}）	王良（uoŋ^{11} lœŋ^{11}）
	嗰車（kɔ^{24} ts'a^{11}）	師傅（ɕi^{55} fu^{24}）
		兩張（lœŋ^{31} tʃɔŋ^{24}）
		台灣（t'ɔi^{11} uɐn^{24}）
		七十五（tɕ'it^{2} sïp^{5} m̩^{31}）

詞彙數量	國語詞彙	廣府話詞彙	廣府話發音的國語詞彙
總計	1	6	9

上表中國語詞彙僅有 1 個，純廣府話詞彙有 5 個，而以廣府話發音的國語詞彙有 9 個。國語詞彙的數量，僅佔總數約 6%，而純廣府話詞彙及以廣府話發音的詞彙，則佔全數約 94%，可看出廣府話對受訪者母語的滲透很深。

個案二：

蕭育初先生，八十歲，廣東惠陽客家人，在香港出生，九歲隨母親來到越南同奈省邊和市，祖父曾住過西寧省，爲來越第三代，祖父、父親及受訪者三代均從事中醫行業。童年曾在邊和鄉下受過以母語爲教學媒介的學校教育，中學至胡志明市僑校就讀，學校改用國語授課，具備越南話、日語、國語、廣府話、客家話等語言能力。

筆者採訪當時是在蕭先生的友人家中，因此訪談內容也包含其他客家人使用語言的情形，筆者在進行語言轉換分析時，主要以焦先生爲焦點，並兼論其他在

場客籍人士語碼混用的型態。個案的語碼轉換類型可分爲七種：客粵轉碼、客國轉碼、客越轉碼、客日轉碼、粵國轉碼、客粵國轉碼、客國越囀碼。

（1）客粵轉碼

例：

阿伯：sɛn^{55} sɐŋ^{55}，sɛn^{55} sɐŋ^{55} kʻɛ^{33} laŋ^{55}？

老公，老公是哪裡人？

（先生，先生□□？）

宜：先生這下佬涯共樣，這下讀係碩士班，涯欸先生這下讀博士班，讀博士。

阿伯：pʻɔk^{5} sï^{55}？a^{31} pʻɔk^{5} sï^{55}，i^{24} kɐi^{55}，i^{24} kɐi^{55}，pʻɔk^{5} sï^{55} i^{24} kɐi^{55}，i^{55} sɐŋ^{55}，i^{55} sɐŋ^{55}，pɔk^{2} ɕi^{33} hɛ^{33} mɔ^{11}？

博士？啊！博士，醫學界，醫學界，博士就是醫學界，醫生，醫生，「博士」是嗎？

（博士？啊！博士，醫界，醫界，博士醫界，醫生，醫生，「博士」係麼？）

宜：唔係！佢學電腦。

（2）客國轉碼

例：

阿伯：ɕiaŋ^{55} mak^{5} kai^{55}

（姓麼介？）

姓什麼？

宜：姓吳，口天「吳」

阿伯：ɕiaŋ^{55} ŋ$_{ɪ}^{11}$ ha^{24}

姓吳啊！

（姓吳啊！）

宜：安靜介「靜」

阿伯：u^{24} tɕin^{31}

（吳靜）

宜：宜蘭介「宜」

阿伯：u^{24} tɕin^{31} i^{24}

（吳靜宜）

（3）客越轉碼

例一：

阿伯：a^{55} ni^{11} ka^{55} tʻin^{11} lɛ^{55} ʔ ka^{24} tʻin^{11} kʻɛ^{33} laŋ^{55} ʔ ka^{24} tʻin^{11} ʔ

（啊！你介家庭咧？家庭□□？家庭？）

啊！你家呢？府上哪裡？府上？

宜：家庭？

阿伯：ka^{24} tʻin^{11} ʔ ka^{24} tʻin^{11} *là cái nhà đó，nhà ở đâu*？

家庭？家庭就是「nhà」啊！府上哪裡？

（家庭？家庭就是「nhà」啊！家在哪兒？）

例二：

宜：是！然後你們就直接坐船到西貢！在西貢的什麼地方上岸？在哪個碼頭？

阿伯：tsai^{31} na^{11} kr^{21} ma^{11} t'ou^{24} a^{21} ʔ tsai^{31} na^{31} kr^{21}…

（在哪個碼頭啊？在那個…）

宜：客家話樣欸講？

阿伯：*kêu bằng　bến gì…bến gì……..không phải, không phải..tàu kêu ằng…*

（叫做…什麼碼頭…什麼碼頭？…不是，不是，…船叫做…）

阿伯：…ma^{11} t'ou^{24}…

（碼頭）

友人：*Bạch Đằng hả?*

（白藤嗎？）

阿伯：*o, o, Bạch Đằng, Bạch Đằng*

（是！是！白藤！白藤！）

（4）粵國轉碼

例：

宜：啊！你係醫生哦！

阿伯：i^{55} sɐŋ^{55}，i^{55} sɐŋ^{55}，tɔŋ^{55} i^{55}，tɔŋ^{55} i^{55}

醫生、醫生，東醫、東醫

（醫生、醫生，東醫、東醫）

（5）客日轉碼

例：

阿伯：kau^{24} ki^{11} t'ɔk^{5}，kau^{24} ki^{11} kɔŋ^{31}，kau^{24} ki^{11} ɕia^{31}，miɛn^{11} fi^{31} a^{33}，mau^{11} fu^{55} hɔk^{5} fi^{31} a^{55}，im^{31} ka^{33} fui^{24}，ŋi^{31} mu^{31}，ŋi^{11} mu^{11}，sa^{24} fi^{55} su^{55}，ŋi^{11} mu^{55}，mau^{11} tɕ'iɛn^{11}。

教他讀，教他講，教他寫，免費啊！沒有付學費啊！喝咖啡，義務，義務，サービス，義務，沒有錢。

（教佢讀，教佢講，教佢寫，免費啊！無付學費啊！飲咖啡，義務，義務，サービス，義務，無錢）

（6）客粵國轉碼

例：

阿伯：luk^{5} ŋiɛt^{5} tsʻɔ^{24} ɕip^{5} kʻɔi^{24} tʻam^{11}，ɕip^{5} it^{2} ɕip^{5} ŋi^{55} lɔi^{11}

六月初十開壇，（你）六月十一、十二日過來。

（六月初十開壇，十一、十二來）

阿伯：liu^{31} iɛ^{31} sï^{24} san^{55}，tsʼï^{55} huən^{55}，tsʼï^{55} tsa^{24}，sik^{2} tsap^{2} a^{55}，pai^{55} sï^{11} fu^{55}，sik^{2} tsʼap^{2}，tsʼɔ^{24} ɕip^{5} ɕip^{5} it^{2} ɕip^{5} ŋi^{55} sït^{5} tsai^{24}

六月十三，吃葷，吃葷，吃葷啊！拜師傅，吃葷，初十、十一、十二吃齋

（六月十三，吃葷，吃雜，食雜啊！拜師傅，食雜，初十、十一、十二食齋）

阿伯：sam^{24} niɛn^{11} it^{2} tɔŋ^{55}，ɕi^{55} sɛ^{24}

（三年一檔，施捨）

三年一次，佈施

（7）客國越轉碼

例：

宜：你講觀音廟擱搭位打醮咩？

阿伯：sam^{24} niɛn^{11} it^{2} k'ɔ^{11} tɕiau^{55}，sam^{24} niɛn^{11} it^{2} k'ɔ^{55} tɕiau^{55}，kia^{11} iɛt^{5} nam^{24} tɕiau^{31} *lễ hội，lớn hơn lễ hội*，sam^{24} niɛn^{11}，ŋi^{55} tɕ'iɛn^{24} laŋ^{11} ɕi^{55}, ŋ$_{l}^{31}$,luk^{5} ,tɕ'it^{5} ki^{24} niɛn^{11}

三年一次啊！三年一次啊！三年一次做醮！三年，他們越南叫，*lễ hội，lớn hơn lễ hội*，三年，二千零四、五、六、七這幾年。

（三年一科啊！三年一科啊！三年一科醮！三年，厥越南叫，*lễ hội，lớn hơn lễ hội*，三年，二千零四、五、六、七幾年。）

個案二所使用的語言種類相較於個案一更爲豐富，語碼轉換的情形更頻繁更快速，幾乎是一種語言緊接著另一種語言，不同於其他受訪者的地方是，相同的詞彙他會使用不同的語言重複說明，如：受訪者告訴筆者天后廟做醮那段期間得吃素，六月十三日開始可以「吃葷」，「吃葷」這個詞彙，受訪者先以國語說明「吃葷」、「吃雜」，再以廣府話說了兩次「食雜」，「吃雜」的說法其實混用了廣府話和國語的詞彙，受訪者應是有意以重複說明的方式讓筆者明白他所傳達的意思。不過，從對談中筆者觀察到受訪者生活中最慣常使用的溝通語言似乎是廣府話和越南話，因爲對方僅知筆者來自台灣，所以能用國語溝通，筆者就讀的是客家語文的相關系所，所以客家話也是彼此間溝通的媒介，然而受訪者並不知道筆者能說廣府話，也學過越南話，但這兩種語言卻在交談中不斷地出現。此外，受訪者的多元語言能力，使他的語言借入不少外來語的詞彙，包括越文的「bác sĩ」、「đông y」、「du lịch」及轉譯自英文的日語「サービス」，這也說明了擁有越多的語言能力，更容易在與他人交談時轉換不同的語碼。

第五章　華人社區裡的語言競爭

越南華人區裡的語言競爭包括共同語和母語，共同語包括向來在海外華人社區裡佔有優勢地位的粵語，以及在台商進駐越南與中國經濟起飛後帶動的中文熱，使得國語在華人社區語言中成爲粵語的新對手；此外，粵語在華人社區的漢語方言群中未核能獨占鰲頭，而粵語外其他的漢語方言如潮州話、福建話、客家話、海南話他們的競爭態勢又如何，將在本章一一探討。

第一節　華人社區裡共同語的競爭

作爲移民國越南 54 民族中少數民族之一的華族，越南話是所有華人必須具備的共通語能力。但除此之外，華人社區裡的共通語言，也因自原鄉移民至越南的人數多寡，而決定了其母語競爭力的強弱態勢。根據文獻及田野採訪的資料顯示，來自廣東地區操粵語的廣府人佔胡志明市的華人最多數，所以粵語作爲華人社區裡的共通語是有其基礎的，因此無論在市集、會館、華人教會都是廣東話使用的公共領域，再加上粵語的相關傳播媒介包括電影、音樂、傳統戲劇、廣播節目均很發達的情況下，自然而然也成爲當地華人族群間主要的溝通語言。但近年來中國經濟迅速起飛，世界各國想要搶攻中國這個龐大的市場，以及台灣在東南亞地區（特別是越南地區）的貿易版圖擴張下，中文人才的需求孔急，引爆了全球的華文熱風潮。這股來勢洶洶的華文熱，使得越南華人社區裡的共通語言—「粵語」也出現了「華語」（國語、普通話）這個強勁的競爭對手。華語熱延燒全球的情況，筆者就各地區的情況做一番描述：

一、歐美地區

歐美地區對於學習中文的重視程度，我們可以從北歐的挪威、美國紐約市及美國投資大師吉姆・羅傑斯他們的作法一窺究竟。挪威的卑爾根商業高中於2008 年 8 月 27 日正式開辦漢語課程，爲挪威全境第一間開設漢語課的中學。報導中提到該校校長斯韋恩提及中文課程在當地受到青少年喜愛的原因包括：對於中國古老的歷史文化的探索；尤其是中國經濟快速的發展，創造了更多的商機。[322]從其對段談話中可看出，學會中文能具備更多的競爭能力。

至於美國官方政府，也中文列入重要的學習語言之一。據《自由僑聲》2008 年 10 月上半月的半月刊，刊登了紐約市長於 2008 年 8 月 22 日首次針對所屬機構作出一致性及正式性的命令，下令將西班牙語、中文、俄羅斯語、韓語、義大利語、法語等六種語言納入官方機構的服務語言，這也顯示中文的語言地位在當地日漸提升。此外，吉姆羅・傑斯在其著作「投資大師給女兒的箴言」一文中，強調未來是個中文的世紀，[323]突顯學習中文的重要性。

二、亞洲地區

（一）南韓、印度與泰國

在亞洲地區的南韓、印度，也掀起學習中文的熱潮，因爲學習中文能獲得相當大的利益。根據中央廣電台 2009 年 1 月 31 日電子報的轉載，南韓《朝鮮日報》報導，學習漢字已成爲南韓的流行風潮，南韓當地有關漢字的學習教材也成爲熱門銷售的書籍，甚至連監獄中的受刑人也掀起了學習漢字熱潮，因爲漢語考試成績優秀還能減刑。[324]中國大陸的新華網於 2006 年 8 月 20 日也轉載《環球日報》

322 《自由僑聲》半月刊 2008 年 10 月(下半月)第三版。
323 吉姆・羅傑斯著，洪　蘭譯，《投資大師羅傑斯給寶貝女兒的 12 封信》，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頁 104。
324 資料來源：中央廣播電台 2009 年 1 月 31 日電子報。

摘選自 8 月 16 日印度《商業標準報》一篇名爲〈印度人緣何學起漢語來〉[325]的文章，提及與中國毗鄰的印度也在中國經濟發展未來看好前景之下，努力地急起直追學習中文。此外，台海兩岸的官方政府也積極在泰國推動華語教育，當地華僑子弟也熱衷於學中文。這些相關的新聞報導都告訴我們，中文勢必在未來全球經濟競技場上攀升它的地位。

（二）香港

至於香港的華語熱，也在 1997 年香港回歸中國之後被燃起，因爲推行普通話一直是中國官方很重要的語言政策。在香港回歸之前，英國政府明令「兩文（中、英文）三語（華語、英語及粵語）」的政策，結束香港原先各漢語方言族群「各說各話」的時代，粵語在日常生活中仍是一般民眾首選的溝通語言。香港回歸後，許多香港地區的民眾基於經濟（要做大陸客的生意）或其他因素的考量，也開始如火如荼地學習普通話。[326]這股熱潮可從當地書局販售的普通話教材及普通話水平測驗等相關書籍銷售量驚人得一窺究竟。

（三）越南地區

至於越南方面，由於台商的進駐，以及越來越多來自其他地區的華人信徒湧入胡志明市，因此在當地無論是官方政府或是民間也都積極投入中學的學習行列。1990 年之後，台商在政府「南向政策」的推波助瀾之下，以及近年來香港、新加坡等各地華人到胡志明市投資，需要通中越文的雙語翻譯人才，再加上「越南新娘」與越南勞工輸入台灣的風潮，這些勞工與準台灣媳婦，爲了讓自己能盡

[325] 資料來源：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08/20/content_4982864.htm

[326] 2006 年筆者前往香港做田野調查，在當地旅館住宿期間，有一位服務生得知筆者來自台灣，還特地要求筆者教他一些中文詞彙的正確發音。另外，有一位在台灣出生長大後來至香港科技大學任教的教授，也曾在筆者停留香港期間，告訴筆者，由於他不太會說粵語，之前要與當地人溝通覺得很辛苦，後來中國官方開始推行普通話時，反到有些同事會刻意找他練習。

快地適應異國生活而學習中文，使得華文熱迅速地在越南全境蔓延起來。

在越南政府方面，一些官方措施也積極在推動華文教育，如 1989 年 12 月 3 日在胡志明市成立華文教育輔助會，出版小學華語教科書、越華雙語的兒少叢書、贊助華語師範造就班經費、贊助華語教師俱樂部的活動經費以及設立華語優秀學生獎學金等等。又於 1989 年設立了第一所華語夜校「中庸華語普及中心」，此後又陸續又設立了正規的全日制「華語班」，以及在許多越文中小學設置夜間部的「華語普及中心」，而這些華語班、華語普及中心就讀的學生中，越南學生就佔了 50%，[327]甚至在大學裡增設中文系，在大學院校附設的外語中心加設華語會話班，並且設置華語認證考試，給予 ABC 不同等級的證書，方便其日後到外商公司求職。[328]越南學術界對於中文學習也趨之若鶩，[329]許多人甚至選擇到中國留學。[330]許多當地的大學生甚至教師也來台灣就讀，希望自己在擁有中文這項外語能力之後，能在職場上更具競爭力。[331]

在教會方面，胡志明市當地的華人教會爲了因應台商及亞洲地區來越發展的華商信徒的加入，從原先時段的粵語崇拜，改爲粵語主講、國語翻譯崇拜，後來則又增設華語崇拜時段。此外，越南華人教會在當地華人中文教育也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筆者曾實地訪問教會執事，他表示有一些教友的年幼子女不曾學過中文，因此他們也會在教會開設中文課程來教導他們。

中國大陸華文教育會理事長張偉超，在 2007 年 4 月 10 日曾在人民政協報發

---

327 張　俞，〈越南見聞－今天的胡志明市華人〉《海內與海外（四海采風）》，1994 年第 2 期，頁 41。

328 張世豪，《越南胡志明市華人教育簡介》，（胡志明市：自版，1994 年 5 月），頁 14。

329 筆者一位在河內社科院中國研究所任職的越南籍友人 Trần Ngọc Hoan 小姐，告訴筆者他們全家都熱愛中文，父親是中文的文學博士，她的兩個妹妹也在廣州唸書，至於她本人則在筆者仍住河內期間，也正好申請到廣州中山大學博士班的獎學金正準備前往就讀。她曾向筆者表示，雖然在中國留學的所費不貲，對父親來說是個沉重的負擔，但父親仍全力支持與鼓勵她們。

330 2007 年 4 月底筆者到廣西師範大學向該校教授詢問有關越南客家人研究一事，該校教授告訴筆者該校有許多越南籍的留學生，在越南人心目中廣西師範大學有如美國的哈佛大學一般，是他們來中國留學第一考量的學府。

331 胡志明市東方系的教授也曾對筆者說，該系中文組的同學，若中文學得夠好的話，在當地要找一份理想的高薪工作並不難。甚至有些原先在越南北部地區擔任大學教職，而在筆者就讀的中央大學攻讀博士課程的越籍教師，也向筆者表示，希望在台灣就學的這段期間能把中文學好，這樣退休後可以到臺灣人開設的公司工作而賺取高薪。

表他對全球掀起華文熱這個議題的看法，他表示「改革開放」後中國移居海外的僑民數量增加，以及中國近年來經濟的快速發展，都是促使西方強國以及東南亞國家重視華文教學的主要因素，尤其是後者影響尤鉅。學會中文除了是西方國家就業青年的優勢競爭力之外，也是想進入中國經濟市場的必備入場券。[332]英國的語言學家大衛•葛拉多爾發現到中文在國際語言的地位逐漸提升，甚至預言中文將在 2050 年搶下英文作爲多年來國際共通語的龍頭寶座。[333]從他們的敘述中，可預期華語文在未來的幾年內會是最炙手可熱的語文課程，也將影響海外華人社區中共同語言的競爭。

從以上這些資料都可以看出中文在國際上日趨重要，經濟因素是最大的驅力。而在這波「華文熱」的風潮之下，粵語是否還能在越南華人圈裡繼續保持的優勢地位？華語是否有可能後來居上、搶下共同語龍頭地位？將看後續發展的情形如何。

第二節　華人社區裡母語的競爭

越南當地的五幫華人大都具備了多語言的能力，除了官方語言越南話、國際共同語英語、母國共同語華語（國語、普通話）及祖籍地的母語外，也會其他族群的漢語方言。而各幫的漢語方言，在這樣多語、多方言的環境之下，自然會呈現出語言消長及強弱的態勢。

一、社區共通語的競爭

根據 2003 年劉麗川在胡志明市作調查時，各幫華僑的人數爲廣肇幫 25 萬，潮州幫 15 萬，福建幫 5 萬，海南幫 3 萬，客家幫 2 萬，[334]其中以廣肇幫的人數

[332] 資料來源：轉載自北京市歸國華僑聯合會網站 http//www.bjql.org.cn。張偉超於 2007 年 4 月 10 日發表於《人民政協報》的文章。

[333] 資料來源：轉載《自由僑聲》2008 年 3 月(下半月)第 4 版。

[334] 劉麗川，〈越南胡志明市華人五大幫歷史與會館文化〉《漢字傳播與中越文化交流》，（北京：

最多。周勝皋在《越南華僑教育》一書中曾提及，越南當地的華僑社區均是以「廣州話」作爲溝通語言，[335]而根據筆者實際在北越海防及南越胡志明市的田野調查也確實如此。此外，華人社區慶典活動時演出的傳統戲劇時，廣府人以廣府話演出粵劇，潮州人以潮語演出潮州戲，福建人以福建話演出福建戲，海南人以海南話演出海南戲，而客家幫卻以廣府話演出粵劇。1975 年越南統一後，當地政府於 1976 年成立了「胡志明市統一粵劇團」、「胡志明市統一潮劇團」。[336]因此在傳統戲劇演出的場合，廣府話略勝一籌，而潮語的競競爭實力也相當雄厚。而華人會館中的溝通用語，隨著耆老一一謝世以及粵語的滲入，各個華人會館裡的溝通用語也從說母語逐漸轉換爲廣府話。另外，據陳曉錦在胡志明市的研究，華校目前的教學語言雖然改用華語，但在華人所開設的技能進修班教授電腦時仍舊使用廣府話。[337]因此，廣府人在華人社區所佔的優勢人數，再加上其他漢語方言（如客家話）漸漸向它靠攏，所以他們所說的廣府話也成爲華人社區裡的主要溝通語言。

二、家庭溝通語的競爭

2007 年陳曉錦曾至胡志明市作華人社區的語言調查，粵語在華人家庭中的地位如何，我們也許可從陳曉錦的研究去一探究竟，她曾訪問當地華人有關他們會說的語言以及他們在家中的語言使用狀況，總共有 16 位受訪者，而能清楚地從資料中看出其祖籍者，包括 3 位福建籍，5 位潮洲籍，4 位客家籍（其中一位雖未標示籍貫，但筆者曾訪問過崇正會館，因此知道他是客家人），2 位廣府籍，2 位未說明籍貫。其中兩位廣府籍人士爲：

國際文化出版社，2004），頁 373。

335 周勝皋，《越南華僑教育》，（台北：華僑出版社，1961），頁 163。

336 沈湘渠，〈越南一週散記〉《廣東藝術》，1996 年第 4 期，頁 38。

337 陳曉錦，〈越南胡志明市華人社區客家方言現狀〉《第八屆客方言研討會會前論文集》，（中壢：2008.11.22-23），頁 285。

李家慶，男，67 歲，第二代華人，祖籍廣東高要，會說越南語、華語、廣府話。本人及子女的祖籍地方言廣府話都很流利。

黃耀榮，49 歲，第三代華人，祖籍廣東花都，會說越南語、英語、華語、廣府話、潮州話。全家包括母親和年幼子女都能熟練地使用祖籍地的方言廣府話，在家裡以講廣府話為主。

這兩位受訪者都表示，家中的兩代或三代都能用流利的廣府話作爲家庭溝通語。

至於其他方言族群的華人的情況則如下：

甲、潮州籍

韓楓，男，60 歲，第二代華人，祖籍廣東澄海，會說越南語、華語、潮州話、廣府話。家庭用語包括這幾種話，子女也講祖籍地的方言潮州話，但沒有廣府話說得好。

陳綠芝，女，55 歲，第二代華人，祖籍廣東饒平，越南語、華語、潮州話、廣府話。家庭用語包括這幾種話，子女也講祖籍地的方言潮州話，但沒有廣府話說得好。

連珠，女，40 歲，第三代華人，祖籍廣東潮州，修女，會說越南語、英語、華語、廣府話、潮州話。父母在家中主要說祖籍地方言潮州話，但本人潮州話說得不及廣府話好。

乙、客家籍

葉執才，男，65 歲，第二代華人，祖籍廣東紫金，會說越南語、華語、廣府話、客家話。本人祖籍地方言客家話說得不好，太太也是廣東紫金，但只會聽客話不會講，家中其他成員也不講客話，家庭主要用語為廣府話。

郭節香，女，62 歲，第二代華人，祖籍廣東大埔，會說越南語、華語、客家話、廣府話、潮州話。本人能說祖籍地方言客家話，但家中無其他人講客家話。

李思達，男，53 歲，第二代華人，祖籍廣東梅縣，會說越南語、英語、華語、廣府話、客家話、潮州話。本人祖籍地方言客家話已說不完全，家中亦無人講客家話。

王國財，男，49 歲，第二代華人，祖籍廣東揭西，會說越南語、華語、廣府話、潮州話、客家話。

丙、福建籍

楊其純，男，76 歲，第二代華人，祖籍福建廈門，會說越南語、華語、福建閩南話、廣府話、潮州話。本人還能說祖籍地的方言，但家中無人講福建閩南話。

彭偉強，男，56 歲，第二代華人，祖籍福建泉州，會說越南語、華語、廣府話、福建閩南話、潮州話。本人還能說祖籍地福建閩南話，七個子女只有兩個大的會說一些，家庭用語主要是廣府話，也摻入其他語言和方言。

沈泗強，男，61 歲，第三代華人，祖籍福建詔安，會說越南語、華語、潮

州話、廣府話。本人祖籍地的福建閩南話已講不全，家中用其他成員也無人講閩南話。[338]

從以上的受訪資料裡，我們發現潮州籍 40~60 歲的第二、三代華人，都還有說母語的能力，但至第三代則退化至說得不流利；至於客家籍 49~62 歲的第二代華人，基本上仍維持母語的能力，但已退化至說不完全、甚至只會聽不會說的情況，50 歲以下的受訪者只知其仍保有說客語的能力；福建籍 67~56 歲第二、三代基本上都還擁有說母語的能力，但第三代已退化至說不完全的情況。

就這三幫的母語保持情形來看，潮洲話在家庭中的活力較佳，福建話其次，客家話是最差的。另外，我們也可以發現到客家籍和福建籍的華人有些已將家庭用語改爲廣府話；但是潮州籍華人的家庭雖也用廣府話，不過他們是和其他語言一起混用的。這三幫中無論是哪一幫的華人均會說潮州話及廣府話，但潮州籍華人卻沒有受訪者會說福建話或客家話。因此，看來華人五幫在家庭用語的強弱態勢已很明顯，居龍頭地位的是廣府話，其次爲潮州話，再次爲福建話，再次爲客家話，而海南話雖未在此次的受訪紀錄裡，不過海南人在胡志明市人數不多，僅略勝客家人，因此在家庭用語有可能被其他漢語方言所淹沒而敬陪末座。

三、教會佈道語的競爭

除了家庭及市集，華人教會也是觀察母語競爭的重要場所。華人教會中，「光中堂」歷史最爲悠久至今（2009）已有 87 年的歷史，是華人教會中的「母教堂」，因爲後來有信徒自神學院畢業後，另外成立了救恩堂、宣道會、平西堂、新和東堂、仁惠堂、平泰堂及潮語生命堂等華人教會，所以這些教會之間有很密切的關係。

[338] 陳曉錦，〈越南胡志明市華人社區的語言環境與華人的語碼轉換〉《語言微觀分布國際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2007 年 9 月 28-29 日），頁 143-145。

當時來自不同原鄉的華人也因聚落分佈的區域不同，而就近崇拜的教堂也有所不同。根據筆者在胡志明市當地的調查，南方解放前至光中堂崇拜的華人以「廣東人」較多，有 54 年歷史僅次於光中堂的宣道會則以「客家人」居多，平西堂則以「福建人」和「潮州人」佔多數，因此之前平西堂又叫「潮福堂」，而由平西堂教友另外成立的生命堂，則是以「潮州人」的數量較多，又稱爲「潮語生命堂」。[339]

根據筆者走訪這三個華人教會，發現在作崇拜時，語言的使用方式很特別。他們以國語唱詩歌，但講解聖經、宣布重要事項時則多用粵語，[340]但是如果該堂仍有年長而不太懂粵語的教友，他們則會搭配母語的翻譯講員。筆者曾向一位在平西堂服務的執事 CSY 先生請教，爲何以國語而不用粵語來唱詩歌，他表示若用廣府話來唱詩歌，並不合乎韻腳，唱起來感覺怪怪的，不過現在已考慮用粵語寫一些詩歌給教友來唱。有時候他們也會聘請越南籍的講道員來講經，但就只翻譯成廣府話，不再翻譯成其他漢語方言。

目前光中堂、宣道會、平西堂基本上都是用粵語來講道，但「生命堂」仍有潮州話的翻譯，「平西堂」仍偶有福建話的翻譯，至於客家籍信徒佔大多數的「宣道會」在八 O 年代還有客語翻譯，[341]當時的客話翻譯爲李可征先生、張月珍小姐，但約在 1990 年左右就沒有了，後來改爲國語翻譯，那是爲了因應當時有越來越多的台商信徒來此作崇拜的緣故，到了 2005 年才開始有國語崇拜出現，[342]那是爲了因應當時開始有台商、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中國大陸的信徒晚上至宣道會聚會。

宣道會自 1995 年至筆者訪問時（2007 年）晚堂主日崇拜改爲英、粵語雙語

[339] HF 先生表示，平西堂的成立，潮州人出力最多，當時該堂的信徒以福建人和潮州人較多因此又稱爲「潮福堂」。該堂的創辦人爲許文隆，但後來與一些信徒理念不同，因此又另創生命堂，信徒以潮州人居多，因此又稱「潮語生命堂」。

[340] 當天若有廣府話以外的漢語方言翻譯，通常會在宣佈事項時，會再將廣府話翻譯成該漢語方言。

[341] 受訪者 D 女士，表示之前有一位弟兄 LKC 和一位姐妹 CYC 擔任該堂的客語翻譯，後來兩人移民到美國，兩人年齡約五十幾歲近六十歲，前者罹患胃癌前幾年在美國病逝。

[342] 宣道會的主日崇拜，通常是粵語崇拜時間在前，國語崇拜在後。

翻譯，當初開辦此主日崇拜，原先是爲了服務自新加坡來越南打工或做生意的信徒，後來許多人陸續返國，但晚堂雙語主日崇拜已開辦，加上教會裡的年輕信徒希望有機會練習英語，因而要求持續辦理。講道時的佈道翻譯語言種類，端看翻譯者而定，若講道員用的語言爲粵語，就翻譯成潮州話或福建話，若講道員用潮州話，則翻譯成粵語。福建籍華僑 HF 先生在 1978 年信主之後，開始在平西堂擔任福建話翻譯，弟弟約在 1980 年信主，也擔任相同的工作。CSY 先生說，一直到 2006 年平西堂都還有福建話的的佈道翻譯，2007 年開始就沒有了，可能也是因爲老人家都去世的關係。至於與第五郡僅一水之隔的生命堂，以潮州人爲主，也是除了粵語以外，目前唯一還用母語佈道的禮拜堂，每週日的主日崇拜仍有潮語翻譯。

從上述中，我們發現到粵語在華人教會裡仍是主要通行的語言，使用其他漢語方言的信徒，也逐漸向粵語靠攏。在潮洲話、福建話、客家話這三種漢語方言中，客家話在華人教會裡是最早退場的，福建話則正在消失中，而潮洲話則繼續維持。此外，海南話則根本在教會中無發聲餘地。但教會裡的漢語方言使用，向來都是爲了能向教徒傳播福音爲前提，因此並未考慮到母語傳承的嚴肅課題。因此，潮洲話或許在不久的將來也會步上福建話、客家話的後塵。教會裡五幫華人中唯一沒有進入教會系統的語言爲海南話，因此在這個場域裡是最弱勢的語言。

四、傳媒優勢語的競爭

一個生命力活躍的語言，背後必須有強力的社會支援系統，而其中傳播媒體的影響力量尤其深遠。因此，我們可以透過媒體傳播語言、視聽影音產品及戲曲演唱的語言，來觀察胡志明市華人社區中漢與方言之間的強弱態勢。

在廣播方面，1950 年法越簽訂法越協定後，將之前設立的廣播機構交給越南政府，西貢廣播電台（越南國家播電台前身），法國政府後來又於西貢另設法亞電台。西貢電台播放的華語節目中，包括粵語、國語時事新聞，粵曲及時代曲；

法亞電台的華語節目則爲國語、粵語新聞，粵曲、時代曲等。1955 年越南政府下令將越南無線電廣播收歸國家獨營，1956 年法亞電台停止播出節目，西貢電台分 A、B、C 三組播放節目：A 組爲全越語節目；B 組則偏重軍隊節目；C 組則爲外語節目，包括華語、法語、英語、泰語節目，並轉播美國之音及英國 BBC 廣播節目。其中華語節目包括粵語國際消息、粵語越南消息、粵曲、粵劇、潮語評論、國語新聞、粵語新聞、閩南語節目、時代曲，並轉播自由中國之聲時事評論。除此之外，台灣地區的中廣電台「祖國與華僑」、正聲電台「華僑之家」、復興電台「華僑之聲」的節目也對越南西貢每天廣播一小時。1956 年越南政府爲華人開播了一些無線電廣播節目，這些節目所採用的語言包括「廣東話、潮州話、普通話」。[343]因此，在 1960 年代的越南傳播媒體上，客家話與海南話早已成爲最弱勢的語言。

至於各方言群在影音產品和公共場所戲劇公演的舞台競爭力，據周勝皋的《越南華僑教育》醫書中的記載，當時在胡志明市的電影院，堤岸地區有大光明、娛樂、三多、平安、太平、皇宮、樂宮、金像、新越、麗都、大光、豪華、璇宮、皇后等；西貢地區有國泰、中國等。這些戲院除了有五、六家常播放西洋影片之外，其他三分之二的戲院則多播放國語和粵語片。[344]而胡志明市華人社區的唱片行販售有國語、粵語、潮語、福建話等相關影音產品。客家話與海南話依然在這個場域中居於相當不利的地位。

從西貢電台播放多語（越語、英語、法語、泰語、華語）及多方言（粵語、潮語、閩南語）的廣播節目，以及娛樂場所戲院所播出的傳播語言（英語、華語、粵語）看來，語言競爭十分激烈，而在這競賽場上粵語是遙遙領先，潮語和福建閩南語則平分秋色，客家話和海南話則是缺席的。

綜合以上所述，華人社區裡的母語競爭，粵語顯然是拔得頭籌，而潮州話、福建話雖然相對於粵語較爲弱勢，但離開教會這個發聲場域，潮洲話和福建話仍

[343] 莫棠著、漢寶摘譯、金雲校對，〈胡志市的華人〉《八桂僑史》，1994 年第 4 期，頁 28。
[344] 周勝皋，《越南華僑教育》，（台北：華僑出版社，1961），頁 198-200。

有其社會支援系統，除了傳統戲劇仍舊使用母語之外，相關的影音媒體，因此它們仍有其發揮的空間，不過就家庭中的溝通語使用情形看來，潮州話似乎略勝福建話一籌，而客家話在粵語、潮洲話和福建話的圍攻之下，更顯得不堪一擊，但相較於客家話，海南話能夠發揮的場域更爲狹小，是五幫華人母語中勢力最弱的。

第三節　母語傳承與母語教學

曾任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主任委員的尤哈尼 • 伊斯卡卡夫特曾說：「母語是族群認同的身份証」，[345]孫大川教授也提到台灣平埔族正因爲受到漢化的關係，語言因此迅速死亡，[346]這也造成後來平埔族人隱藏、遺忘甚至放棄自己族群身分的嚴重後遺症，現今要再度恢復族群母語顯得困難重重。事實上，越南客家話所面臨的傳承危機也不下於台灣原住民語，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客家人有一句老古人言：「寧賣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寧賣祖宗囥，莫忘祖宗聲。」但我們也不難在歷史的演變過程中，發現到一個殘酷的事實：外在環境複雜的因素，常會讓客家人不知不覺中遺失或拋棄母語。在越南地區，這幾年來越南境內的漢語最受注目的當屬「華語」（國語、普通話），而漢語方言裡勢力最龐大的莫過於廣東話，相對的在全越或北、中、南各區人數僅佔華人人口 10% 的客家人，要延續其族群的語言生命是有相當的困難。

在北越地區的華人由於受到 1954 年南北越分立、1979 年中越戰爭後所引發的排華風潮及「越化」政策的影響，使得當地的華人因南撤、返回大陸原鄉及遷往第三國而人數大幅銳減，華人在公共場所不再說華語或家鄉話，行事非常低調。因此對於在北越地區的客家人使用客家話的情況無法切確掌握，只能從零星的個案當中了解到，客家話也瀕臨消失的危機，家庭裡使用母語的情況下越來越

[345] 尤哈尼 • 伊斯卡卡夫特，〈語言的死亡是族群的大浩劫〉《語言的死亡》，（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1），頁 15。
[346] 孫大川，〈母語是通往祖靈的護照〉《語言的死亡》，（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1），頁 19-20。

少，一旦支撐使用母語的關鍵人物（父、祖輩）消失，母語將很快地死亡。在海防客籍的鄭馨強告訴筆者，從小父母親就與他們用客家話交談，筆者走訪他的家庭時，也觀察到他與七十多歲的父母親及姐妹們仍舊使用客家話交談，但受訪者的妻子爲越南人，雖然學過一小段時間的中文，但夫妻間甚至與學齡前的孩子使用的還是越南話，因此婚配的對象也常是影響母語傳承的重要因素之一。

至於中越地區，如前面第四章所述，當地的客家人因與廣肇幫結盟或許在當時就以廣東話作爲重要的溝通工具，甚至內化成家庭語言。在南越地區的胡志明市是華人集中的大本營，各幫在當地的發展也較越南其他地區更爲蓬勃，客家文化在此地的呈現也最爲顯著，然而因與朝洲幫、廣肇幫結盟的關係，加上已從公共場域及家庭中退出溝通語的弱勢地位，族群語言的傳承卻出現了危機，而造成這個危機的因素，我們可從幾方面來探討：

一、內部語言溝通的問題

客家幫的組成份子是胡志明市華幫中最複雜的，除了包括來自粵東地區梅縣、五華、大埔、興寧、饒平、豐順、花縣、紫金、惠東寶、清遠、欽廉、揭西等縣的客家人之外，還有來自江蘇、浙江、湖北等其他省份的華僑，因此內部溝通包括「客幫」及「客家族群」兩個層次。首先客幫內部因包含「客家」及「非客家」族群，他們所使用的母語有較大的差異，因此客家話較不可能是他們彼此之間的溝通用語；至於客家族群內部，雖在語言上有共同的特徵，但並不表示彼此就能聽懂對方說的腔調，就如同台灣早期客家族群裡，說四縣腔和海陸腔客話的客家人彼此無法溝通，甚至不知道彼此都是客家人。

筆者曾詢問過崇正會館的客家籍長輩，他們在會館都用什麼語言來溝通？起先他告訴筆者均用客家話作爲溝通用語，筆者又進一步問，是否都能聽懂所有腔調的客家話，此時他才又告訴筆者興寧人說的客家話聽不懂。此外，因此無論是客幫或家族群內部的語言溝通都很難純粹用客家話來作媒介，他們彼此的語言融

合演變可能經歷以下這樣的階段：（一）彼此完全不能溝通，如同早期台灣說不同腔調的客家族群。（二）能聽懂卻不會使用對方的母語，因此各說各話。（三）能部分使用對方的母語，溝通時夾雜著彼此的母語。（四）能流利地使用對方的母語做溝通。（五）屏棄客家母語尋求另一種大家都能說、能懂得的語言來做溝通的橋樑。而就筆者的觀察，會館裡的客家人大部分的時候都是用廣府話做溝通，除非遇到較年長而且粵語說得不太流利的長者，他們會用客家話來溝通。在會館裡，除了經常使用廣府話之外，事實上也會用越南語作溝通，不過多半是一句話中夾雜粵、越語雙語碼轉換或客、粵、越語的三語碼轉換，客家話幾乎被廣府話與越南話取代。

二、公共場域發聲的舞台消失

（一）傳統戲劇

傳統戲劇代表一個方言族群語言的生命，他們演出時所用的語言，也正清楚地顯現出，這些族群他們母語是否仍有延續的可能性。根據經常往來於台越兩地的梁漢沾指出，在越南各幫均會在特殊的節日裡，演出各幫的傳統戲劇，直至現今都還維持這樣的傳統，但是比較特殊的是客家幫演出的並非客家採茶戲而是廣東大戲（粵劇），因此即使在重要節慶裡，他們仍捨棄客家話而以廣東話來演出戲劇。

（二）華人教會

華人教會中所使用的語言，也可窺見各方言族群在華人社區的的地位。在華人的基督教會裡，越南宣道會是早期聚集客家籍教友最多的地方，不過現在國語和廣東話是各華人教會中的強勢語言，他們用國語唱詩歌，但用廣東話溝通、講

道。根據筆者實地至教會考察以及訪談教會執事和教友，目前華人教會中的方言使用，廣東話仍維持一貫的優勢，此外潮州話和福建話仍在教會中使用，而客家話約在 1990 年那些只懂客家話的老教友過世之後，客家話就在宣道會裡銷聲匿跡，而潮州話、福建話也面臨相同的命運，有日趨粵語的現象，教會裡的執事還告訴筆者已有人打算用廣東話創作一些詩歌給教友演唱。但潮洲話、福建話目前在公共場域仍有運用的空間，一是傳統戲劇的演出，一是影音媒體。筆者曾走訪第五郡華人區的唱片行，發現該店有出售潮州話的相關媒體產品，至於福建話則有華僑告訴筆者因台商的進駐，所以有不少來自台灣的閩南語歌曲的 CD，她的孩子因爲喜歡那些歌，因此仍保持說福建話的語言能力。

客家話之所以在越南華人教會裡消失，這和粵語的強勢有極密切的關係。就如同香港新界地區超過百年歷史的崇謙堂，雖然它是在百年前即位於一個純客家人聚落的純客家教堂，但仍抵不過強勢的粵語，[347]目前的客語佈道僅只是點綴性質，[348]客語在該教會也面臨即將消失的命運。此外，宗教信仰似乎也影響著越南客家人對於族群語言文化的傳承，宣道會的牧師 CLD 先生就曾跟筆者表示，客家籍父親過世之後，他就很少和客家人來往，也由於他的宗教信仰與客家傳統文化不同，因此原先父親過世後可以埋葬在客家義莊，但最後他把父親安葬在教會專屬的墳場。[349]筆者另外也發現到華人教會裡的漢語方言的使用，幾乎是因傳播福音而存在的，除了強勢的粵語之外，潮州話、福建話與客家話在教會這個公領域的競爭強弱態勢是很明顯的，人數相對較少的客家人，隨著耆老的凋謝客家話

[347] 當年香港的英國政府採行「兩文三語」的政策，即正式的書面文字採行中文和英文，語言方面則爲國語、英語及粵語，電視台、廣播電台等傳播媒體都不准播出粵語以外的漢語方言，甚至連原先在學校裡作爲教學媒介的母語，也一律改爲粵語，因此使得其他包括客家話等的漢語方言使用場域急速萎縮甚至瀕臨滅絕。而南越在解放前各幫會均有各自成立的學校，也還有用母語作爲教學的媒介，但 1975 年解放後有一段時間，華人被禁止學習中文，禁止設立中文學校，母語也可能連帶地受到衝擊。

[348] 2004 年到 2006 年間，筆者曾多次至崇謙堂做田野調查，目前該堂僅剩湯兆靈牧師做客語佈道，並非每週，而是每兩個月一次。那段時間主持該堂的周積慶牧師表示，因爲大多數的人都能聽能說粵語，而不懂粵語的客籍長輩也逐漸凋零，因此多數時候，仍以粵語爲該堂做崇拜時的語言。

[349] CLD 先生他覺得客家的義莊裡墳頭擺放凌亂，而且從墳頭的建置也看得出明顯的貧富差距，這些都是他很不喜歡的，因此最後決定將父親葬在整齊劃一且無貧富階級分別的教會墳場。

很快地便退出華人教會的場域。

（三）教學語言

學校是個人重要的學習場所，學校內的教學語言，也往往對於母語的發展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越南華人對於下一代的教育一直是十分重視的，因此無論在越南境內北、中南區都可見到華人設立的僑校，而這些僑校裡的教學語言，隨著時代環境與政權的轉移，也產生了一些改變，這個轉變的歷程，一般說來大多依循早期母語、中期國語（華語）、後期越南語的模式。如北越河內的福建小學在 1960 年以前均是使用母語，1970 年後開始使用普通話（國語、華語），在 1954 年後北越地區逐漸實施「越化政策」後，學校語言也改爲越南語。中越地區的會安僑校約在 1950 年以前也是使用母語進行教學，[350]

重視教育的客家人，他們在南方成立了不少幫會僑校，包括：1924 年由張博齋等人設於永隆省永隆市的「崇正學校」，至 1959 年改稱爲永聯小學。1925 年設於於美拖省的「崇正學校」。1947 年廣肇幫、客家幫於鵝貢省共同成立的「建國學校」。1927 年設於嘉定省舊邑郡的「崇正學校」。1936 年客、福、潮、瓊幫於茶榮省茶榮市合辦「中華學校」，客幫還另外設立的「崇正學校」。1945 年潮、瓊、客幫於河仙省河仙市設立的「華僑學校」。1946 年於朱篤省朱篤市設立的「華僑學校」，1959 年「華僑學校」改名爲「啓明小學」。1947 年於土龍木省土龍木市合併廣肇學校及崇正學校成立的四幫「華僑學校」，1959 年又改爲「中庸小學」。檳椥省的檳椥市成立的「知行學校」，1957 年與廣肇幫的「中華學校」、潮幫的「光華學校」合併爲「建和小學」。東川省東川市也設立「中國學校」，1959 年改稱爲「博愛小學」。

從以上這些資料，我們看得出客幫對於教育事業的確十分積極，但可惜的是

[350] 葉傳華，〈會安今昔〉《越南會安華僑抗日與十三烈士紀念畫冊》，2005，頁 6。葉傳華在此篇遺作「提到這些會館 20 年前各辦學校，教授鄉音」葉傳華於 1970 年逝世，因此比這推估當地僑校以母語授課可能在 1950 年以前。

卻忽略了母語傳承的重要性。胡志明市各華幫在早期原本也是使用母語進行教學的，[351]客家幫於 1922 年（民國十一年）在胡志明市創立了崇正學校，但 1934 年（民國二十三年）卻開始以國語作爲教學語言，邱廣華在〈越南崇正學校序〉還特別強調崇正學校此舉是「開創越南華僑學校以國語作爲教學語言的風氣」。[352]因此在二次大戰前，當各幫還以母語作爲學校裡的教學語言時，客幫學校成爲最早放棄母語而改用國語作爲教學語言的僑校。後來南越政府爲了實行其「越化政策」於 1961 年至 1962 年起，又下令規定僑校必須以越南語作爲教學語言，客家話在學校中完全沒有生存的空間。

（四）社區溝通語言

社區溝通語言是各方言族群生活中重要的語言媒介，因此在該場域中被使用的頻率高低，也可看出它們在社區中的語言地位。華人社區裡主要共通語是廣府話，周勝皋在《越南華僑教育》一書中如此描述：「越南僑社具使用其家鄉方言，而廣州話最爲流行。堤岸商場，據以廣州話爲媒介，初到該地，不啻置身羊城。」[353]這個現象不僅是出現在該幫僑日常溝通用語中，也已滲透入其他非廣肇幫的會館裡。

2006 年筆者初次訪問胡志明市當地的會館時，曾至福建幫的二府會館，筆者向會館的的執事表明自己也是福建人，希望與他用家鄉話交談，並聽聽他說的腔調。但受訪者在與筆者交談一段時間之後，便轉換爲廣東話，筆者因此也改用廣東話與之對談。沒多久，受訪者卻突然提醒筆者要說福建話，於是又以福建話閒聊，但受訪者說著說著又轉換成廣府話。在訪問福建會館後，又去了崇正會館，會館裡的工作人員則一開頭便用廣東話詢問筆者有何事情？在筆者表明自己是

[351] 周勝皋，《越南華僑教育》，（台北：華僑出版社，1961），頁 163。
[352] 陳振倫，〈崇校史略〉，《越南崇正總會會刊》，（西貢：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1958），頁 120。
[353] 周勝皋，《越南華僑教育》，（台北：華僑出版社，1961），頁 163。

來自台灣客家語言所的研究生身份後，才與我用客家話交談，然而在會談的過程中，客、粵語語碼卻不斷地在轉換。筆者也觀察到客家人在公共場域裡幾乎不用客家話，除了少數幾位粵語說得不是那麼流利的耆老，大半時間仍使用客家話，其他人不是用廣府話交談便是用越南話溝通。

三、不利客語發展的傳播媒體環境

（一）華僑在胡志明市經營的電影院，大部分都播放國語片及粵語片，華僑們尤其喜愛粵語片，因此粵語在華人社區裡是個接觸相當頻繁又深入生活的語言。

（二）如前一節所述，自法國殖民政府退出而由越南政府接手後，胡志明市的僑胞無論收聽越南當地的電台或海外台灣的電台，他們能接觸到的語言包括國語、粵語、潮語、閩南語，卻沒有自己的家鄉話－客語。

根據中央廣播電台的〈戰爭與媒體—日治時期台灣國際廣播媒體「台北放送局」角色之變遷〉，文中論及日治時期日本政府如何運用廣播電臺媒體做爲其宣傳軍國主義，日本學者北山節郎提到，當時台灣總督府在台灣先後設立了設立五個廣播電台，包括台北放送局（JFAK，廣播時使用的台號），台南放送局（JFBK）)、台中放送局（JFCK）、嘉義放送局（JFDK）、花蓮港放送局（JFEK），並且透過短波對進海外宣傳，當時使用的語言有北京話、廣東話、福建話、越南話、英語、馬來語等，播送範圍則包括中國西南方、東南亞及印度。[354]

中央廣播電台客語節目導播江光大也提到，國民政府於 1939 年在中國大陸執政時期即已開播客家話節目，播遷來台後於 1949 年才開播客語節目，海外客語節目則遲至 1956 年才開播，而越南的客幫學校在 1934 年時

[354] 資料來源：中央廣播電台轉載自 e-Radio 國際廣播雜誌。
tp://www.rti.org.tw/RTIFM/RtiFMContent.aspx?bid=21&cid=63020

即已使用國語作爲教學語言。也就是中間已相隔 22 年，遲至 1950 年代越南客僑才能收聽來自台灣的母語節目，此時收聽的節目的聽眾，都已是中高年齡層的人了，年輕人會收聽客語節目的幾乎是不可能，如果說想藉由母與廣播節目來作事後彌補母語學習空窗期，恐怕都難以收效。因此在無孔不入的傳播媒體世界裡，越南的客家話是相當弱勢的。

四、家庭中的溝通語言逐漸被其他語言取代

客家話無法在胡志明市得以彰顯，除了使用的場域受限之外，家庭裡的教育方式也是重要的關鍵因素之一。筆者曾訪問一些當地的華僑，有關於他們在家庭中是否使用客家話的情況？有一部份的人告訴筆者由於本身或子女婚配的對象爲越南人，爲了適應另一半的語言使用習慣，他們大都是使用越南語，他們的子女或孫子輩多半已不會說客家話了。有位受訪者 CLD 先生就表示，由於父親是學校校長，他認爲學好國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此從小父親就教他們講國語，在家裡是不講客家話的。父親在外與其他華人是用粵語來溝通，與客家鄉親碰面時才會講客家話，他因爲曾幾次隨同父親外出，因此聽了不少客家話，但因爲未曾有系統的學習，因此客家話說得不是很流利。另外，有位惠州客僑麥鳳鳴告訴筆者，爺爺是來越的第一代，父親與她均在越南出生長大，但身爲家族中來越第三代、年近七旬的她，已經不會說惠州客家話了。母語之所以無法順利傳承，除了客觀環境上粵語的強勢壓境，[355]語言的斷層也是關鍵的因素。因此，在語言傳承重要的場域－家庭，也逐漸喪失這樣的功能之下，越南客家話要維持已相當不易，要薪火相傳更加困難。

誠如羅肇錦所說：「語言從危機到消失只有三代：這一代是我們的話，下一代是阿爸的話，第三代是阿公的話，再下去就變鬼話。」又如余滿華所說的：「語

[355] CLD 先生向筆者表示，父親和他原先都不會講粵語，父親的粵語是來越南之後才學的，而自己則是十四歲到教會後才開始學粵語，雖然當時他的同學們也會說國語，但是說得不太流利，大多時候都還是講粵語，此外教會裡的弟兄姐妹也都講粵語，因此必須學習粵語。

言是保存文化，或進入一個新文化，至爲重要的第一關口。失去語言能力，等於關門大開，城池不會守得很久。…」失去了語言，族群身分認同的根基也形同崩解，台灣的「福佬客」便是活生生的例子。

五、最早以國語取代母語作教學語言

南越各個僑幫最初都是以各幫的母語來作教學語言，二次大戰以後僑校才開始用國語來進行教學，然而客幫卻是第一個在二次大戰前的 1934 年（民國二十三年）即開始以國語在胡志明市的「崇正學校」進行教學，[356]使得母語很早就在從學校教育退出，對於母語的傳承有重大的影響。1975 年越南統一後，約有十幾年的時間華人被禁止學習中文，2001 年越南政府才准許各幫會會館教導年輕學子學習母語，但這中間的母語斷層，也讓客家話在發展上受到某些程度的限制。崇正會館自 2002 年起的暑假開始教授客家話，教材是由會館裡梅縣籍的耆老鄭環生先生編寫，並由鄭環生及李秀容擔任客語教師。但由於缺乏正式的而有系統的教材，以及授課時依授課教師的母語腔調進行教學，在這樣的情況下，學子們在教師有所更動時，又得因應不同教師的腔調，在學習無法連貫時，恐怕也難有成效。客家母語自 1934 年從校園退出，直至 2002 年才又在崇正會館中的暑期研習班重現，這中間相隔了 68 年，母語傳承中斷的時間至少影響了三的世代，因此目前會館裡的母語教學能否挽救這樣的頹勢，可能還有待觀察。

根據筆者的採訪與觀察，越南客家人對於傳承母語這件事情，住北越的 ZQX 客家意識強烈，或許從小在父親帶領下學習以客家話讀古書，而且至今在家中仍以客家話交談有關。相較於南越華人大本營胡志明市裡的客家人似乎更爲積極。南越的客家人，雖然對於自己的族群文化頗爲投入，但對於母語能否傳承這個問題，似乎並不是那麼在意與關注，雖然有部分耆老對於母語有危機感，向筆者抱

[356] 周勝皋，《越南華僑教育》，（台北：華僑出版社，1961），頁 163。

怨兒子娶了「安南妹」之後，連孫子都成了「安南人」，[357]一句客家話都不會說了。但是，他們卻沒意識到鄉親們之間溝通的語言，即使不用越南話用的也是另一種漢語方言－「廣府話」，客家話的使用機率仍是偏低。至於某些信奉基督教的客籍信徒，由於生活與信仰的型態與客家人的傳統大相逕庭，因此在文化上與客家是很疏離的。至於母語的傳承方面，他們在家庭中很早就不使用客家話，再加上教會裡的主要通行語言是國語和廣府話，客家話的使用多半用於服務不會聽、說粵語的教友，以及宣傳福音，也離「傳承」的任務十分遙遠。

事實上，無論是在台灣、香港或中國大陸，客家話在同文同種的環境之下，都面臨了語言保存的危機，而身在海外的越南客家人，他們所面對的語言環境、當地政府的政策更形複雜，要將自己的母語順利地傳承下來，更是件艱難的任務。

[357] 老一輩的客家人仍慣稱越南爲「安南」。

第六章　結論

身爲越南華族（Hoa）中的客家族群（Người Hẹ）自母國移居異邦，與整個華人族群的遷移史息息相關，而影響移民的原因十分複雜，包含了地理、經濟、政治、社會等因素。這些因素自然也對於客家人在越南境內的遷移產生作用，而遷移的路線與分布的區域，又牽動到客家人與週遭族群的關係，這些族群所使用的語言也連帶地對客家話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

在地理上，中國南方的幾個省份因地利之便或海運發達，因此有相當多的居民透過海路、陸路的方式分別移民至越南北、中、南三個區域。其中廣東、廣西、雲南與越南北部接壤，懸於南海上的海南島則鄰近越南中部，而福建省雖非與越南北部直接相鄰，但因海上貿易發展得很早，因此他們或穿越中越邊界直接到達越南北部，或由海路方式往南到達越南的中、南部，其中瓊僑在中越地區，建立了不少據點，堪稱爲越南瓊僑的大本營。就越南全境華人原鄉省籍來看，從廣東與福建兩省來的華人居多，而就北、中、南各區華人統計數字來看，南部地區的華人人口數仍高居榜首，特別是胡志明市佔了將近 60%，稱之爲全越最大的華人城市是當之無愧的。

從經濟方面來看，中國海禁的開放及廿世紀初期法國爲了加速殖民地越、柬、寮的開發，爲中國南方沿海省份的居民向海外發展提供了一個最佳良機，因此海上貿易與移墾南洋也帶動了這些區域一波波的移民潮，其中至越南的閩、粵居民人數最多，然而福建與廣東發展的情形各有不同。福建省的漳州港和泉州港在宋代時期便逐漸發展起來，到了明、清時期福建的海上貿易更是蒸蒸日上，廈門港也成爲重要的南洋貿易商船中心；至於廣東省的廣州則在唐朝時被作爲接待外國使節的港口，在宋代時期又設立了市舶司，而鴉片戰爭之後，汕頭港也逐漸興起。廣州由於兼具外交和經濟的雙重功能，與各國之間的往來更形熱絡，一方面促使商人們經由廣州到南洋經商，一方面也掀起民眾遷徙南洋的風潮，而汕頭

也成爲清朝時期南方華人移民南越的重要據點。

在政治方面，中越近代史上的幾次戰爭，既左右了兩國百姓的命運，也誘發了華人幾次大規模的移民浪潮，對於華人的遷移有重大的影響。如太平天國之役，太平軍兵敗之後，有一部分的餘黨越過中越邊界進入北越地區；中法戰後兩國所簽訂的《天津條約》，使中國一方面將越南宗主國的權力轉移給法國，並將北侖江以南的中國領土劃歸越南；國共內戰時期大陸各地百姓以海路、陸路等方式，進入南、北越地區躲避戰火，而黃杰及彭佐熙的部隊，因戰況不佳、節節失利，最後越過中越邊境關口鎮南關進入北越地區，後來又被法軍移送至中越金蘭灣，再至富國島，1953 年才經由政府交涉成功而返台；而 1954 法越奠邊府戰役，越南內戰及 1979 年的中越戰爭，造成社會動蕩不安，也引發越南境內華人大規模地南撤、回歸中國大陸及遷往第三國。

就社會因素而言，不穩定的社會環境也是引發移民潮的重要誘因。先天地理環境條件的惡劣，可耕面積稀少，加上天災不斷，人口壓力不可謂不大，促使廣東與福建兩省居民另謀出路，成爲不可抵擋的潮流，他們有些人透過海路方式到達台灣，有些人則搭船南下南洋地區，重新開創天地，還有一部分的人則以陸路方式越過中越邊境進入越南。此外，在海禁開放之前，福建、廣東兩省地方吏治腐敗、境內族群之間的衝突等因素避難南洋。戰亂所帶來的動盪不安、民生蕭條，也是逼使居民不得不出走，如十九世紀鴉片戰爭之後，許多人爲了餬口而成爲列強覬覦的廉價勞工，被人口販子當成「豬仔」誘騙至南洋等地開荒，也促成了閩粵兩地大規模的移民潮。

客家族群在華人遷移的背景下，基本上的遷移情況大致相同，但也有其特色，包括原居地祖籍、移民原因、移民的年代及移民路線、方式。就筆者的訪談紀錄與蒐集的文獻，越南客家族群多來自粵東地區，移民年代最早自太平天國時期，最遲則於 1949 年前後移民至越南，而其移民原因最主要爲謀生與避禍。移民路線及方式：北越地區的客家人多是經由陸路從廣西的東興進入越南硃街，或由廣西越過中越邊界進入越南諒山。中越地區的客家人則多透過海路方式抵達中

越古城會安。南部客家人則移民的路線與方式則最爲多元，陸路方面有的是從大陸原鄉經由第三國、第三地來到南方，有的則是一路由北方南來；海路方面則從廣東汕頭、廣州搭乘不同船號的船隻直抵西貢。

中越近代幾次戰役中，對於客家族群的遷徙有很大的影響，他們在這些戰役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他們既是影響者同時也是受影響者，這些戰役有的是由他們所主導，有些則是他們參與甚深。如的太平天國之役，起義者絕大部分爲客家籍人士，如領軍的洪秀全以及爲洪秀全所冊封的楊秀清、馮雲山、韋昌輝、石達開；又如，中法戰爭由劉永福領軍的黑旗軍、曾國藩領軍的湘軍及馮子材領軍的士兵軍也多爲客家子弟；1954 年的法越奠邊府戰役，也有相當比例的客家人參與其中。

越南客家人在當地與其他漢語方言族群相較起來，是個相當具有特色的族群，包括和當地的少數民族、華族中的廣府人及潮州人的關係，以及族群內部的組織型態。在越南 54 個民族中，客家族群與 Ngái 族、Ngùng 族的關係一直是十分密切的。1954 年中法簽訂《天津條約》後，北崙江以南的中國領土歸殖民越南的法國政府管轄，法國政府在海寧省作族群調查後，命名了一個新的族群名稱「Ngùng」族，而當地原居民中有相當人數的客家人，因此與「Ngùng」族關係匪淺；另一方面 1979 年越南官方公佈的 54 個民族中的「Ngái」族，在河內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Đại Gia Định Các Dân Tộc ơ Việt Nam* 一書中提及，「Ngái」族在官方名稱之外的別名，有「Ngái Hắc Cá」、「Ngái Lầu Mần」、「Hẹ」等稱呼，而這些稱呼對應漢字爲「客家 Ngái」、「流民 Ngái」，而越南南方人則稱客家人爲「người Hẹ」，；另根據越南學者 Phạm Đăng Hiến 的研究，北江省華人最集中的陸南、陸雁、和山洞這三個縣的一些華人表示，佔北江省華人比例最高的陸雁縣，當地華人說的母語包括 Ngái 話、客家話及 Pạvà 話。因此從這些文獻似乎都顯示著之間可看出「Ngái」族與客家族群的緊密的關係。

法國殖民、日本佔領及美軍駐紮越南，華人社區中多元的漢語方言族群，使得客家族群深處於多語言、多方言的複雜環境中，因此在南越地區的胡志明市的

客家族群，在語言上也吸收了不少其他外語及漢語方言族群的詞彙。越南五大華人幫會中，客家幫與廣肇幫、潮州幫的關係較爲密切，因此在語言上也出現與這兩個方言接觸後相融的痕跡。越南客家族群多來自粵東地區與廣府人均源自廣東省，因此在北越地區河內市或海防地區僅有的福建會館和廣東會館之下，極可能加入當地的「粵東會館」或「廣東會館」；在中越地區的會安以及南越地區鵝貢省，客家人未成立自己幫會的會館之前，客家族群亦加入廣肇會館，後來在廣肇幫另建會館後，仍沿用廣肇會館舊址做爲客家會館。也由於這層關係，客家話與廣府話因接觸日深，而產生對母語的影響。而客家幫與潮州幫的「潮客一家」的關係在胡志明市特別顯著，這可從三個面向看出他們之間水乳交融的原因：一是客家幫、與潮州幫在原鄉均曾以汕頭作爲遷移胡志明市的據點；二是客家幫、與潮州幫曾合建義安會館，在會務上共同參與、生活瑣事上互相扶持；三是在語言方面，潮州話也是客家人對外溝通的重要語言能力之一，這些都顯示出潮、客幫會之間深厚的關係，也是客家話受潮州話影響的主要原因。

胡志明市客家幫的另一個特色是幫會內部成員的組織，客家幫的成員組織，在華人幫會中最複雜，對於客家人的定義也最爲寬鬆。在法國殖民政府時期規定，華人登岸入越必須加入所屬籍貫的幫會，若無所屬幫會者則歸入客家幫，因此客家幫內除客家族群之外，還包括浙江、江蘇、湖北等非客籍的華人，再加上客家族群內部雖大多來自粵東地區，但彼此之間的腔調仍有頗大的些差異，沒有優勢腔的現象，因此無論客家幫或客家族群內部無法完全使用客家話來溝通，必須選擇另一個大家都能通曉的語言作爲彼此的溝通工具。從另一方面來看，這也是胡志明市客家話在傳承上所面臨到的其中難題之一。

又根據筆者對 1958 年崇正總會出版的《越南崇正總會》的廣告文案的研究，以及 2007 年筆者在胡志明市的田野調查，都顯示廣府話已深入客家話的語言結構與客家人的日常生活。客家人的母語能力不管如何，幾乎人人會說廣府話，當地客家人的重要溝通語言，甚至有部份客籍人士也能通潮州話，加上因應非客籍配偶的語言溝通需求，使得母語在家庭中使用的頻率降低；而不論媒體、學校、

教會及戲劇演出，客家話也無公共發生場域，也使得客家話在當地華人社區中的地位更顯得更爲弱勢，薪傳的工作更爲艱鉅。此外，越南政府在越南統一前後，對於華人的語言政策，也使得客家話產生斷層及面臨薪傳的危機。

參考文獻

一、專書

大衛 • 克里斯托（David Crystal）著，周蔚譯，《語言的死亡》。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1。

世界出版社，《越南全景》。河內：世界出版社，2003。

吉米 • 羅傑斯（Jim Roers）著，洪蘭譯，《投資大師羅傑斯給寶貝女兒的 12 封信》。遠流出版社，2008。

余滿華，《多元文化認同》。台北：遠流出版社，2003。

吳　鈞，《越南歷史》。台北：自由僑聲社，1998。

李文雄，《越南雜記》。堤岸：萬國公司，1948。

李恩涵，《東南亞華人史》。台北：五南出版社，2003。

周勝皋，《越南華僑教育》。台北：華僑出版社，1961。

邱權政，《客家與近代中國》。台北：武陵出版社，2001。

侯人鳳，《浮生見聞》。中和：清華彩色印刷有限公司，1994。

胡　璉，《出使越南記》。台北：中央日報社 4 版，1979。

秦志森，《萬里萍蹤》。台北：不詳，2000。

張文和，《越南華僑史話》。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5。

張世豪，《越南胡志明市華人文化教育簡介》。胡志明市：自編，1994。

張志江，《活水南流》。香港：宣道會，2006。

陳祖耀，《西貢往事知多少》。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

陳慶利，《回首來時路》。不詳：不詳，不詳。

華僑協會總會華僑大辭典編輯委員會，《華僑大辭典》。臺北市：華僑協會總會，2000。

黃翔瑜，《留越軍民訪談錄（一）》。新店：國史館，2007。

楊政男、徐清明、龔萬灶、宋聰正編，《客語字音詞典》。台北：台灣書店，2002，

初版三刷。

廖　源，《春風秋雨》。不詳：天美設計印刷公司承印，2006。

劉佐泉，《太平天國與客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

劉鎮發，《香港原居民客語----一個消失中的聲音》。香港：香港中國語文協會，2004。

潘　安，《越南南部華人文化考究》。胡志明市：文化新聞出版社，2006。

羅英祥，《飄洋過海的「客家人」》。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3。

羅肇錦，《台灣客家族群史【語言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0。

Hội Quân Cán Chính Hải-Ninh, *"Người Nùng & Khu Tự-Trị Hải-Ninh Việt Nam"*,Los Angeles: Hội Quân Cán Chính Hải-Ninh, 2007。

Khoa Học Xã Hội Hà Nội,*"Từ Điển Trung－Việt"*,Hà Nội:Nhà Xuất Bản Khoa Học Xã Hội Hà Nội, 1922。

Mạc Đường, "Xã Hổi Người Hoa ở TP. Hồ Chí Minh Sau Năm 1975",TP. Hồ Chí Minh:Nhà Xuất Bản Khoa Học Xã Hôi, 1994。

Ngô Văn Lệ, Nguyễn Duy Bính "Người Hoa ơ Nam Bộ",TP. Hồ Chí Minh:Nhà Xuất Bản Đại Học Quốc Gia TP Hồ Chí Minh, 2005。

Nguyễn Văn Huy, Nguyễn Quý Thao, Lê Duy Đại, Vù Xu ân Thảo：*"Đại Gia Định Các Dân Tộc ơ Việt Nam"*,Hà Nội:Nhà Xuất Bản Gíao Dục Hà Nội, 2006。

二、論文

卜國志，〈憶海防華僑中學〉，《八桂僑史》，1998 年第 2 期，頁 12-14。

于向東，〈河內歷史上的唐人街〉，《東南亞縱橫》，2004 年第 7 期，頁 52-56。

王光榮，〈中越兩國人民文化交融歷史思索〉，《廣西右江民族師專學報》，2002 年第 15 卷第 4 期，頁 10-14。

古　俠，〈鵝貢客幫中華理事會〉，《越南崇正總會》，西貢：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

委員會，1958，頁 145-146。

向大有，〈儂族考〉，《廣西客家研究綜論》，2005，頁 342-351。

何　鴻，〈河內華埠話今昔〉，《八桂僑刊》，2004 年第 1 期，頁 52。

吳望堯，〈陷共地區華僑的心聲〉，《越南淪亡瑣記》。台北：中華日報社，1979 年，頁 201-207。

吳寶承，〈海防華僑中學沿革〉，《海防中學立校特刊》，不詳，頁 1-3。

李　耳，〈茶榮崇正學校沿革使〉，《越南崇正總會》，西貢：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1958，頁 147。

李　海，〈越南探親見聞〉，《文史春秋（異國見聞）》，1995 年第 3 期，頁 34-38。

李未醉、余羅玉，〈略論古代中越文學作品交流及其影響〉，《鞍山師範學院學報（文學）》，2004 年第 6 卷第 3 期，頁 61-64。

李慶新，〈海上明朝－鄭氏河仙政權的中華特色〉《學術月刊》，卷 40 月號 10，2008 年 10 月，頁 133-138。

沈湘渠，〈越南一週散記〉，《廣東藝術》1996 年 1996 年第 4 期，頁 37-38。

阮孟強、阮明玉著，陳金雲、黃漢寶譯，〈越南堅江省迪石市的華人經濟〉，《八桂僑刊（僑史研究）》，2004 年第 2 期，頁 46-49。

林　洋，《會安港的興衰及其歷史地位》，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1。

林明江，〈古城親情－訪問越南會安等地雜記〉，《海內與海外（域外見聞）》，2001 年第 14 卷第 1 期，頁 23-27。

邱文福，〈越南：華僑華人政策調整及其影響〉，《東南亞研究》，1995 年第 1 期，頁 49-51。

范宏貴，〈中越兩國跨境民族概述〉，《民族研究》，1996 年第 6 期，頁 14-21。

范宏貴，〈現代越語中的古漢語借詞〉，《東南亞縱橫》，1998 年第 4 期，頁 13-16。

范宏貴，〈越南民族的識別與實踐〉，《世界民族》，1997 年第 2 期，頁 72-77。

凌　冰，〈河內情重〉《八桂僑刊（桑梓情愫）》，2005 年第 1 期，頁 33-37。

凌火金，〈廣西客家人〉，《廣西地方志》，1988 年第 5 期，頁 42-48。

徐芳亞，〈17－19 世紀華人鄭氏家族對越南河仙地區的開發〉《蘭臺世界（名人檔案）》，2009 年第 11 期，頁 41-42。

馬　達，〈論漢字在越南的傳播及其影響〉《河南社會科學》，2008 年 5 月第 16 卷第 3 期，頁 313-133。

張　俞，〈越南見聞－今天胡志明市的華人〉，《海內與海外（四海采風）》，1994 第 2 期，頁 40-42。

張山民，〈西堤歷任幫長簡介（並附錄幫制沿革史）〉，《越南崇正總會》，西貢：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1958，頁 103-106。

張山民，〈舊邑群賓會館沿革史〉，《越南崇正總會》，1958，西貢：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頁 138。

張吉人，〈西題客幫群旅社沿革史〉，《越南崇正總會》，1958，西貢：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頁 138。

梁心俞，《印尼西加地區海陸客語接觸研究》，輔仁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梁茂華，〈越南華僑華人碾米業和谷米貿易興衰探析〉《東南亞縱橫》，2009 年第 5 期，頁 77-80。

莫棠著、漢寶摘譯、金雲校對，〈胡志市的華人〉《八桂僑史》，1994 年第 4 期，頁 26-28。

許文堂，〈關於越南華人人口數量的歷史考察〉《東南亞季刊（夏季號）》，卷 3 期 3，1998 年 7 月，頁 67-82。

陳　善，〈追憶母校－越南河內中華中學〉《八桂僑刊（史海鈎沉）》，2004 年第 5 期，頁 56-59。

陳玉麟，〈森蕉崇正學校籌建經過〉，《越南崇正總會》，1958，西貢：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頁 133。

陳振倫，〈崇校史略〉，《越南崇正總會》，1958，西貢：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頁 120-121。

陳遠東，〈崇正醫院史略〉，《越南崇正總會》，1958，西貢：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頁 117-118。

陳曉錦，〈越南胡志明市華人社區的語言環境與華人的語碼轉換〉，收入《語言微觀分布國際研討會》，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台灣語言學學會，2007.9.28-29，頁 141-152。

陳曉錦，〈越南胡志明市華人社區客家方言現狀〉，收入《第八屆國際客方言學術研討會會前論文集》。桃園：中央大學，2008.11.22~2，頁 285-289。

閆彩琴，《17 世紀中期至 19 世紀初越南華商研究－1640~1802》，廈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

曾　林，〈邊和省的輪廓〉，《越南崇正總會》，1958，西貢：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頁 143-144。

曾廣嗣，〈土龍木客僑素描〉，《越南崇正總會》，1958，西貢：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頁 142。

舒雅麗、阮福祿，〈略論雙音節漢越詞與漢語雙音節詞的異同〉，《漢語學習》，2003 年第 6 期，頁 42-50。

越南會安華僑抗日與十三烈士紀念畫冊》策劃小組，《越南會安華僑抗日與十三烈士紀念畫冊》，北京：天順鴻彩印有限公司，2005。

黃世棉，〈冷戰及南北對峙時期越南的對華政策演變探討－以其國內的華僑華人爲視角〉《傳承》，2009 年第 5 期，頁 102-13。

黃仲才，〈旅越紫金同鄉會史略〉，《越南崇正總會》，西貢：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1958，頁 151。

黃振岳，〈旅越興寧同鄉會史略〉，《越南崇正總會》，西貢：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1958，頁 151。

黃瑾瑜，〈難民緣－難民結緣卅年〉，《自由僑聲》，台北：自由僑聲雜誌社，2009，頁 63-65。

楊哲民，〈本會會史〉，《越南崇正總會》，西貢：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1958，

頁 73-97。

楊聰榮，〈以兩個越南客家家族談越南華人的記憶與遺忘〉，2006 年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2006.4.28。

廖致苡，〈他們叫 Ngai Ngai〉，《中央大學客家學院電子報》，2007 年第 60 期。

劉官清，〈群旅社動態〉，《越南崇正總會》，1958，西貢：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頁 140。

劉衛萍，〈孫中山與越南華僑〉，《貴州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 年第 3 期，45-50。

劉鎮發，〈香港的客方言地名〉，《香港客粵方言比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1，頁 16-24。

劉鎮發，〈香港的客家人和客家話〉，《香港客粵方言比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1，頁 1-15。

劉麗川，〈越南胡志明市華人五大幫歷史與會館文化〉，《漢字傳播與中越文化交流》。北京：國際文化出版社，2004，頁 302-386。

鄭金田，〈崇正體育會史〉，《越南崇正總會》，西貢：崇正總會第四屆編輯委員會，1958，頁 134。

蕭新煌、張維安、范振乾、林開忠、李美賢、張翰璧，〈東南亞的客家會館：歷史與功能的探討〉，《亞太研究論壇》，2005 年第 28 期，頁 185-219。

戴可來、于向東，〈蔡廷蘭《海南雜著》中所記越南華僑華人〉，《華僑華人歷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頁 40-50。

顏　星、張卓梅，〈越南華人歷史與貢獻〉，《文山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卷 14 期 1，2002 年 5 月，頁 43-46。

鄺少真，〈回首來時路－當年越生華僑堅持做中國人〉《中華民國越南歸僑協會第七屆會務特刊》，台北：自由僑聲雜誌社，2007 年，頁 55-66。

譚志詞，〈越南河內歷史上的關公廟與華僑華人〉《南洋問題研究》，2005 年第 2 期，頁 44-94。

譚志詞，〈越南會安"唐人街"與關公廟〉《八桂僑刊》，期 5，2005 年 12 月，頁 44-47。

饒任坤，〈劉永福〉，《廣西客家研究綜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 314-318。

戴可來、于向東，〈蔡蘭廷《海南雜著》中所記越南華僑華人〉，《華僑華人歷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頁 40-50。

Douglas P. Murray：'*Chinese Education in South-East Aisa*',"*The China Quarterly* " No.20,(Oct-Dec,1964) p.67-75。

E. S. Ungar：'*The Struggle Over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Vietnam 1946-1986*' *Pacific Affair*, Vol.60, No.4 (Winter, 1987-1988), p.596-614。

Phạm Đăng Hiến：*"Lược Về Người Hoa ở Huyện Lục Ngạn Tỉnh Bắc Giang"（Báo cáo điền đã tháng 12.2000）*,Hà Nội, 2001。

Sỳ Tuấn Hàn：*"Tìm Hiểu Người Hoa ở Định Quán"* TP. Hồ ChíMinh, Trường Đại Học Mở Bán Công TP Hồ Chí Minh, Khoa Đông Nam Á Học, 2000。

附錄一

1.1 越南境內 54 個民族

1.1.1

南亞語系

（1）越芒語族：

京（越）族（Kinh、Việt）、芒族（Mường）、土族（Thổ）、哲族（Chứt）。

（2）孟高棉語族：

高棉族（Khmer）、巴那族（Ba Na）、色當族（Xơ-đăng）、赫耶族（Hrê）、戈豪族（Cơ-ho）、莫儂族（M'Nông）、斯汀族（Xtiêng）、克姆族（Khơ-mú）、布魯－雲喬族（Bru – Vân Kiều）、戈都族（Cơ-tu）、耶特陽族（Giẻ-triêng）、達渥族（Tà-Ôi）、麻族（Mạ）、哥族（Co）、遮羅族（Chơ-ro）、欣門族（Xinh-mun）、抗族（Kháng）、莽族（Mảng）、布類族（Brâu）、勒曼族（Rơ-măm）、俄都族（Ơ-đu）。

（3）泰岱語族：

岱依族（Tày）、泰族（Thái）、儂族（Nùng）、山澤族（Sán Chay）、熱依族（Giáy）、寮（佬）族（Lào）、盧族（Lự）、布依族（Bố Y）。

（4）卡代語族：

拉基族（La-chí）、仡佬（Cờ lao）、拉哈族（La ha）、布標族（Pu péo）。

（5）赫蒙－瑤語族：

赫蒙族（H'Mông）、瑤族（Dao）、巴天族（Pà Thẻn）。

（6）南島語族－馬來－南島語族：

嘉萊族（Gia-rai）、埃德族（Ê Đê）、占族（Chăm）、拉格萊族（Ra-glai）、朱儒族（Chu-ru）。

1.1.2 漢藏語系

（1）漢語族：

華族（Hoa）、山瑤族（Sán dìu）、艾族（Ngái）。

（2）藏緬語族：

哈尼族（Hà Nhì）、扶拉族（Phù Lá）、拉祜族（La Hủ）、倮倮族（Lô Lô）、貢族（Cống）、西拉族（Si La）。[358]

1.2《青年與春天》原創作品及 Thế Lừ 重新填詞之作品

《青年與春天》（原創）

羅允正作曲[359]

葉傳華填詞

青春澆灌你身中，希望閃爍你眼中，

那怕苦惱和病痛，那怕困難多重重，

青春澆灌你身中，希望閃爍你眼中，

青年戀愛著理想，青年永遠走向前！

看春風輕輕吹過大地，

多少花在枝頭一齊放，

朋友你難道還不快樂？

聽小鳥爭著唱春之歌。

少女們來吧！舞蹈，

男子們來吧！賽跑，

蹦蹦跳，我們跑鬧，

[358] 世界出版社 2003《越南全景》p73~79。
[359] 羅允正即羅開（La Hối）。

哈哈笑，我們喊叫。

春天帶來了歡笑與歌唱，帶來了夢想與希望，

也許有時候煩惱渺茫，讓我們來歌頌春天，

讓我們歡笑與歌唱，把握住現實與理想，衝破困難迎接萬丈光芒。

Xuân và Tuổi Trẻ

Nhạc: La Hối

Lời：Thế Lừ

Ngày thắm tươi bên đời xuân mới,

Lòng đắm say bao nguồn vui sống.

Xuân về với ngàn hoa tươi sáng,

Ta muốn hái muôn ngàn đóa hồng.

Ngày thắm tươi bên đời xuân mới,

Lòng đắm say bao nguồn vui sống.

Xuân về với ngàn hoa tươi sáng,

Ta muốn luôn luôn cười với hoa .

Xuân thắm tươi, én tung bay cao tít trời,

Vui sướng đi, cao tiếng ca mừng vui reo

Đừng để lòng thổn thức tình mê đắm

Ta trẻ vui, ta trẻ vui đời xuân thắm tươi

Xuân thắm tươi, én tung bay cao tít trời,

Vui sướng đi, cao tiếng ca mừng reo

Đừng để lòng thổn thức tình mê đắm

Ta trẻ vui, ta trẻ vui đời xuân thắm tươi

Vui sướng đi cho đời tươi sáng,

Vui sướng đi cho lòng thêm tươi,

Ta hát ca đón mừng xuân mới,

Ta hát ca cho lòng thêm hăng hái

Hát vang lên đời ta thắm tươi,

Tiết xuân huy hoàng muôn sắc hoa

Tiết xuân êm đềm muôn tiếng ca

Hát vang hoà lòng thêm hăng hái

Hát vang lên đời ta thắm tươi,

Tiết xuân huy hoàng muôn sắc hoa

Tiết xuân êm đềm muôn tiếng ca,

Xuân tưng bừng

吳庭葳[360]（中文譯詞）

[360] 吳庭葳女士，廣東文昌縣人，越南瓊府幫華僑，越南胡志明市師範大學語文系畢業。父親吳鈞爲中央軍官學校第十七期畢業，1960 年曾擔任我國派駐越南的「中華民國軍事顧問團」越文翻譯員，中越文造詣甚佳，曾以中越文在台灣、越南及美國發表多篇文章。

美好的新春時光裡，

我沉醉在快樂非常的生活中，

春天伴隨著綻放明豔的百花歸來，

我想摘下千萬朵的玫瑰。

美好的新春時光裡，

我沉醉在快樂非常的生活中，

春天伴隨著綻放明豔的百花歸來，

我想永遠對著花朵微笑。

美麗的春天，燕子飛逝在遙遠的天邊，

歡樂吧！高聲歌唱，迎接歡呼聲，

別讓醉人的愛情染上憂鬱，

我們的青春，我們的青春，歡樂地活在美好的春天。

美麗的春天，燕子飛逝在遙遠的天邊，

歡樂吧！高聲歌唱，迎接歡呼聲，

別讓醉人的愛情染上憂鬱，

我們的青春，我們的青春，歡樂地活在美好的春天。

歡樂吧！讓生活更光明，

歡樂吧！讓心境更甜美，

我們來歌唱，迎接新春的來臨，

我們來歌唱，讓心靈更加活躍。

歌聲響起吧！讓我們的生活更美麗，

春節裡充滿萬花燦爛的色彩，

春節裡帶來許多幽靜的歌聲，

嘹亮的歌聲融入我們的心坎裡，讓我們更有活力。

歌聲響起吧！讓我們的生活更美麗，

春節裡充滿萬花燦爛的色彩，

春節裡帶來許多幽靜的歌聲，

熱情的春天。

3.越南崇正總會暑期母語課程教材一客家童謠兩首

〈大自然奏鳴曲〉

誰來彈，誰來唱，蜻蜓彈，青蛙唱；誰來彈，誰來唱，溪蝦彈，蟋蟀唱；

誰來彈，誰來唱，風來彈，蜂來唱；小合唱，大合唱，唱到樹葉都鼓掌。

〈搖搖雜雜〉

搖搖雜雜，檳榔芋葉，

騎馬過橋，刀仔析錫，

搖搖雜雜，檳榔芋葉，

蛤蟆過橋，嗶靂擗掠。[361]

[361] 崇正會館勵學會：《崇正會館勵學與慈善活動》，第 29 頁。

附錄二

2.1 論文研究內容訪談者芳名錄

2.1.1 越南

2.1.1.1 海防地區：

SEF，廣東北海人

ZJX，廣東北海人

ZXQ，廣東梅縣人

2.1.1.2 河內地區：

KZP，福建同安人

2.1.1.3 同奈邊和市及石山地區

王　南，廣東五華人

張　源，廣東惠陽人

蕭育初，廣東惠陽人

FGW，廣東（Ngaí 人）

2.1.1.4 同奈省富利鄉：

何世芳，廣東防城人（Ngái 人）

阮李妹，五垌 Ngái 人

林斯生，廣東人

張　偉，五垌 Ngái 人

麻世城，廣西防城人

黃秀新，廣東防城人（Ngái 人）

黃祖權，廣東防城人（Ngái 人）

楊麗華，山瑤人

廖洲強，廣東東莞人（已故）

劉在英，廣西防城那良人（Nùng 人）

劉秀興，山瑤人

CFD，廣東梅縣人

CJQ，廣東防城人

WML，廣東 Ngái 人

WLP，廣東 Ngái 人

ZSM，廣東防城人

SJS，廣東防城人（Ngái 人）

YDI，廣東防城人（Ngái 人）

YZM，北圻 Ngái 人

XSZ，廣東潮州人

FKW，廣東 Ngái 人

2.1.1.5 胡志明市：

王梅高，廣東興寧人

何文明，廣西來賓人

何金生，廣東梅縣松口鎮人

李少良，廣東揭西人

李思達，廣東梅縣人

張世豪，廣東大埔人

陳惠興，廣東揭西人

陳耀祖，廣東防城人（Ngái 人）

麥鳳鳴，廣東惠州人

葉九妹，廣東防城人（Ngái 人）

鄭環生，廣東梅縣石扇堡人

鄧振令，廣東大埔桃源鄉人

鄧惠紅，廣東大埔桃源鄉人

CLD，廣東大埔人

H F，福建人

H U，廣東人

LHC，福建廈門人

L M，福建同安人

T Y，廣東潮州人

XSF，廣東潮州人

ZLD，廣東大埔人

ZSR，廣東廣府人

ZSY，廣東潮州人

2.1.1.6 隆安省

張世英，廣東大埔人

2.1.1.7 前江省

羅啓發，廣東大埔人

2.1.2 台灣

2.1.2.1 台北市：

何世坤，廣東番禺人

吳庭葳，廣東文昌人

李文慶，廣東花縣人

李雅梅，廣東鶴山人

沈　發，廣東南海人

洪　鼎，福建同安人

梁一立，廣東合浦人

梁定華，廣西南寧人

梁漢沾，廣東番禺人

梁鴻德，廣東潮州人

劉義旺，廣西防城那良人

鄺少真，廣東台山人

2.1.2.2 台北縣：

林秀壯，台東排灣族人

洪慧敏，福建廈門人

張美華，花蓮布農族人

陳世文，花蓮太魯閣族人

2.1.2.3 桃園：

林香蘭，台東泰源阿美族人

秦富業，廣西博白人

2.1.2.4 台南：

王玉亭，河南方城縣人（2009 年 4 月已故）

2.1.3 中國

2.1.3.1 香港：

湯兆靈，廣東五華人

劉鎮發，廣東惠陽人

2.1.3.2 廣西桂林：

王建周，廣西賀縣人

熊守清，廣東梅縣人

鐘文典，廣西蒙山縣人

2.1.4 美國

何玉華，廣東防城人

李少光，廣東防城人

李冠白，廣東合浦人

2.1.5 加拿大

項有坤，廣西博白人

2.2 客籍人士訪談芳名錄－母語能力（吳靜宜採訪整理）

2.2.1 胡志明市

王梅高，男，70 歲，廣東興寧人，第一代華人，會說越南話、廣府話、客家話。

鄭環生，男，75 歲，第一代華人，廣東梅縣人，中學畢業，會說越南話、廣府

話、客家話，配偶爲廣府人。在家鄉就讀梅北中學，教學語言爲客家話。但來越後因生計問題，未再繼續升學，全靠自修。雖會說越南話，但因未接受過學校正式的越文教育，因此無法識讀越文書面語。

鄧振令，男，76 歲，第一代華人，廣東大埔人，會說越南話、日語、國語、廣府話、客家話。小學畢業，來越前曾就讀家鄉廣東省大埔縣桃源鄉由鄧、陳、鍾三姓氏成立的「三立學校」，學校教學語言爲客家話。曾任前江省丐皮縣「民智學校」的董事長，當時該校已用國語作爲教學媒介。

CLD，男，44 歲，第二代華人，廣東大埔人，母親爲越南人，會說越南話、國語、廣府話及少許客家話。個案父親從他小時候在家就教他說國語，不曾教過他客家話，客家話是聽父親跟客籍長輩交談時零零星星學來的。後來信仰基督教後，有朋友的岳父是客家人，希望他能信仰耶穌，因此請他幫忙，才有機會說客家話。1996 年回廣東大埔老家，與長輩用客家話閒聊是講客家話最多的時候，父親過世後，很少與客家人來往，所以沒有很多機會說客家話。

麥鳳鳴，女，67 歲，第三代華人，廣東惠州人，會說越南話、國語、廣府話，只會聽但不會說客家話。曾在僑校接受「國語」教育，但僅在校內說，離開學校還是慣用廣府話交談。父親在世時已不跟子女說客家話，但仍會與客家籍的耆老以客家話交談。

阿芙姐，女，48 歲，第三代華人，廣東大埔人，母親爲越南人，會說越南話、國語，完全不會說客家話。個案提及，父親在世時還有機會聽到客家話，但父親過世後，家中已沒有人說了。據筆者觀察，個案與母親及手足平時均以越南話溝通。

李思達，男，53 歲，第二代華人，廣東梅縣人，配偶爲廣府人，會說越南話、英語、國語、廣府話、潮州話，但客家話不太會說。

張世豪，男，第二代華人，廣東大埔人，會說越南話、英語、國語、廣府話，但客家話不太會說。

陳惠興，男，77 歲，第二代華人，廣東揭西人，會說越南話、國語、廣府話、客家話。曾向筆者抱怨孩子們與越南人通婚後，孫子全部成了「安南人」，很憂心客家話流失的問題。

李少良，男，65 歲，第二代華人，廣東揭西人，會說越南話、國語、廣府話、客家話。

何文明，男，約 70 歲，第二代華人，廣西來賓人，會說越南話、廣府話，但幾乎不會說客家話了。

何金生，男，68 歲，第二代華人，廣東梅縣松口鎮人，會說越南話、國語、廣府話、客家話及略懂潮州話和海南話，因擔任地方領導，所以結識不同方言族群的人，因此多少能用他們的方言溝通。配偶爲廣東揭西客家人，但已不會說客家話，在家與子女用越南話、「國語話」溝通，很少講廣府話。

2.2.2 邊和石山地區客家人

蕭育初先生，男，80 歲，第三代華人，廣東惠陽人，會說越南話、國語、廣府話、客家話。中學肄業，小學在邊和地區的僑校就讀，學校教學語言爲客家話，

中學至胡志明市僑校就讀，當時學校教學語言已改爲國語。

王南，男，72 歲，廣東五華人，會說會說越南話、國語、廣府話、客家話。

張源，男，41 歲，第二代華人，廣東惠陽人，母親爲越南人，會說會說越南話、廣府話、客家話。客家話是從小跟隨父親學習而來的。

2.2.3 隆安省

張世英，75 歲，第二代華人，廣東大埔人，會說越南話、國語、廣府話、客家話。在家中不講客家話，與子女及兄弟姐妹用越南話溝通。

2.2.4 前江省

羅啓發，59 歲，第二代華人，廣東大埔人，會說越南話、國語、廣府話、客家話。父母都是廣東大埔的客家人，個案的子女已經不會說客家話了。

2.3 客籍人士訪談芳名錄（引自陳曉錦〈越南胡志明市華人社區的語言環境與華人的語碼轉換〉）

葉執才，男，65 歲，第二代華人，廣東紫金人，會說越南語、廣府話，客家話說得不太好。太太也是祖籍紫金的第二代華人，但只會聽客家話不會講，子女都不講客家話，家中經營雜貨，做生意時講的都是廣府話。

郭節香，女，62 歲，第二代華人，廣東大埔人，會講越南語、華語、廣府

話、潮州話、客家話，但家中無人講客家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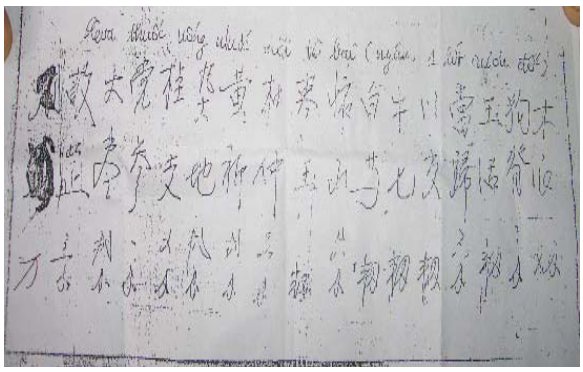
李思達，男，53 歲，第二代華人，廣東梅縣人，會講越南語、英語、華語、廣府話，會說些潮州話，客家話講不完全。太太是廣東番禺廣府人，不會講客家話，子女也不會講，父母在時會講一些客家話。

王國才，男，49 歲，第二代華人，廣東揭西人，會講越南語、華語、廣府話、潮州話，客家只會一點。自述父母在家裡會講一些客家話，下一代完全不講，現在一般七八十歲的，或者第一代華人才講客話，如遇到這樣的老者，一般用廣府話應對老人家的客家話。認爲客家人不講客家話的原因是客家話在當地不適用。

林玉華，男，62 歲，第三代華人，廣東清遠人，會說越南語、廣府話，不會說客家話。

黃永興，男，44 歲，第三代華人，廣東大埔人，會說越南語、廣府話，也說一些客家話，太太是越南人，自己正在努力教三個子女講客家話。

附錄三



（左）圖附錄 3-1 前江省丐皮縣丐皮市華人中藥行的藥單，上排爲越文下排則仍書寫中文。

（右）圖附錄 3-2 圖中左方傳統建築爲前江省丐皮縣丐皮市天后廟，亦爲當地五幫的會館所在，右方建築原爲五幫設立的華僑公立民智學校，現已改爲當地的議會。

圖附錄 3-3 同奈省定館縣富利社現存的林氏宗祠

圖附錄 3-4 越南全圖（中文版）

資料來源：http://www.backpackers.com.tw/forum/showthread.php?t=10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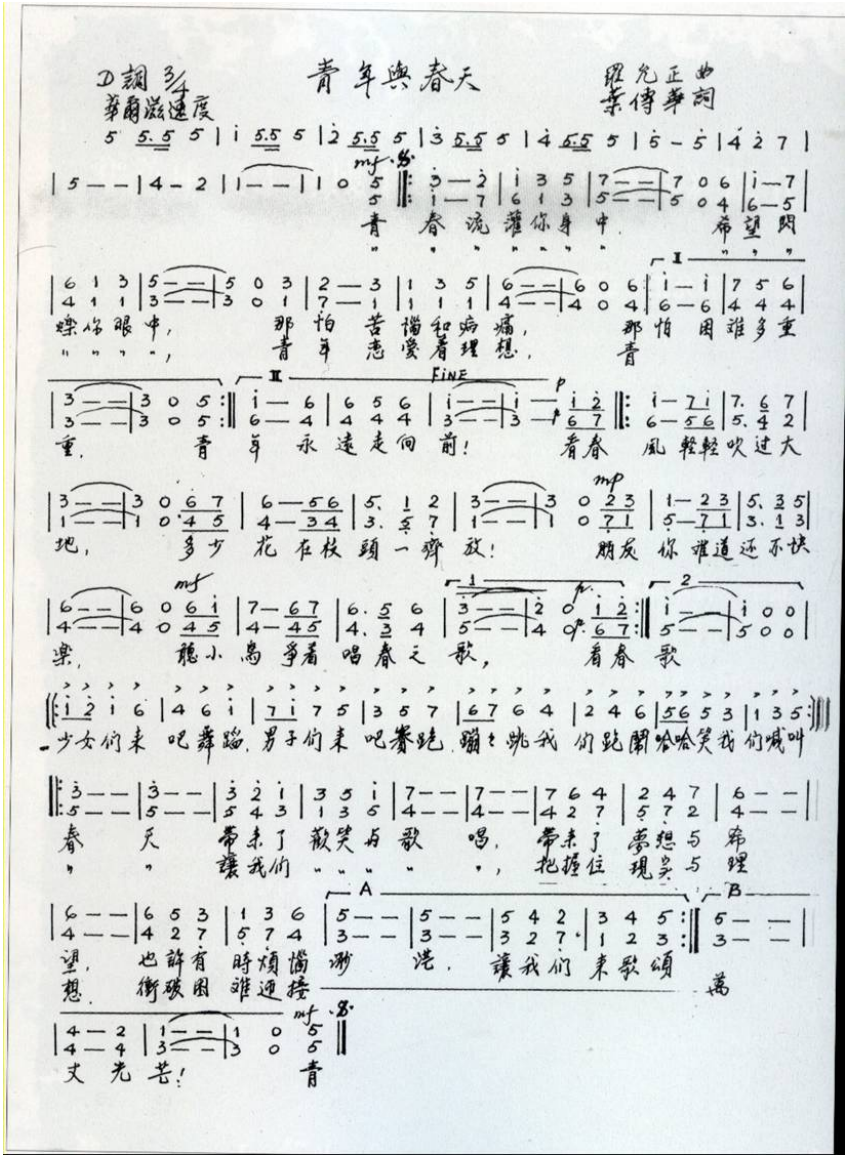
圖附錄 3-5 中華民國軍事顧問團

圖中右邊第三位爲吳鈞先生，曾擔任「中華民國軍事顧問團」越文翻譯官。（吳庭葳女士提供）

圖附錄 3-6 河內玉山祠的敬字亭

圖附錄 3-7 會安客籍抗日烈士葉傳英先生及其妻女

資料來源：《越南會安華僑抗日與十三烈士紀念畫冊》



圖附錄 3-8 會安客籍音樂家羅允正（羅開）遺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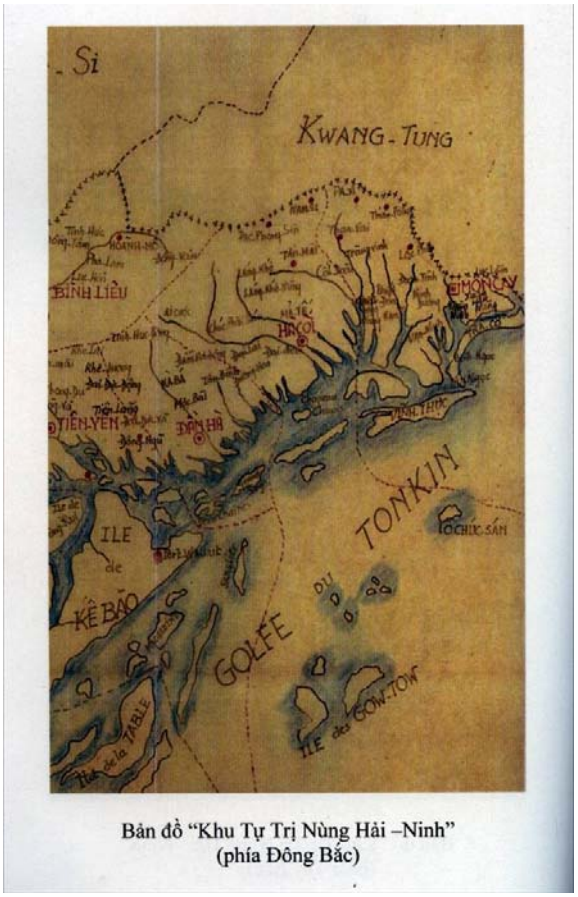
圖附錄 3-9 會安客籍音樂家羅允正（羅開）

資料來源：《越南會安華僑抗日與十三烈士紀念畫冊》

圖附錄 3-10 同奈省邊合市華人社區中的護國廟

圖附錄 3-11 海寧省儂族（Nùng ）自治區區長黃亞生將軍

圖附錄 3-12 海寧儂族自治區徽號



圖附錄 3-13 海寧儂族自治區地圖

資料來源：*"Người Nùng & Khu Tự-Trị Hải-Ninh Việt Nam"*

崇正勵學會暑期客語書法班，普通答應語

國語	客語	國語	客語
什麼	脈個	曾祖母	太婆
什麼東西	脈個東西	男兒	賴子
爲什麼	做脈個	女兒	妹子
怎樣	仰般	婦女	通稱婦人家
爲什麼不來	做脈個唔來	夫稱妻	老婆
爲什麼不去	做脈個唔氣	妻稱夫	老公，丈夫
什麼時間	脈個時候	妻之父	丈人老 岳父
什麼地方	脈個地方	妻之母	丈人哀，丈衣婆，岳母
在那裡	?奈裡	娶妻	討老婆
要什麼	愛脈個	夫之父	家官
做什麼	做脈個	夫之母	家娘
沒什麼	麼脈個	夫之姊妹	通稱阿姑
攪什麼	攪脈個	媳之父母	通稱親家，且爺，且母
你玩麼	唔攪麼	夫之兄	大郎伯
一同去	一吓氣	夫之弟	小郎叔
一張蓆	一欹蓆	我	佢
一張被	一欹被	你	疑唔
眼睛	目珠	他	箕
眼淚	目汁	他們(多人)	箕登人
耳朵	耳公	有錢	富
鼻	鼻公	無錢	窮
口	戟	奢侈	好爽
口唇	戟唇	智	好精
口沫	口瀨	愚	蠢， 古板
舌	舌嫲	忿怒	好啃
手指	手指公	嬾怠	嬾司
腳指	腳指公	男嬾怠	嬾司牯
頭	頭揶	女嬾怠	嬾司嫲
頭髮	頭揶毛	說是非	學是非
你去那裡	唔氣奈裡	分東西	奔東西
父親	阿爸	我知道	佢抵得
母親	阿姆，哀抵	我不知道	佢唔抵得
父母	統稱爺哀	你知道	疑抵個
祖父	阿公	你不知道	疑唔抵個
祖母	阿婆	你不要去	疑唔好氣
曾祖父	太公	他不聽	箕唔應

圖附錄 3-14 越南崇正總會客家母語教材

圖附錄 3-15 海防市廣東會館（洪慧敏女士提供）

圖附錄 3-16 河內粵東會館

圖附錄 3-17 河內福建會館

表附錄 3-1　1950 年東南亞各國（地）華人中不同方言族群之比率

國名（華人總人口數）	潮洲群（占華人總數比率）	福建群	廣東群	客家群	海南群
緬甸（231,000 人）	3,000（1%）⑤	120,000（40%）①	75,000（25%）②	24,000（8%）③	9,000（3%）④
泰國（2,910,000 人）	1,800,000（60%）①	90,000（3%）⑤	300,000（10%）④	360,000（12%）②	360,000（12%）②
越南（717,000 人）	225,000（30%）②	60,000（8%）④	337,000（45%）①	75,000（10%）③	30,000（4%）⑤
柬埔寨/老撾（235,000 人）	150,000（60%）①	15,000（7%）③	50,000（20%）②	10,000（4%）④	10,000（4%）④
馬來亞聯合邦（1,845,000 人）	219,000（10.9%）④	574,000（28.6%）①	516,000（25.1%）②	424,000（21%）③	112,000（5.6%）⑤
砂勞越	（8.7%）④	（15.2%）②	（10.6%）③	（31.4%）①	（3.0%）⑤
北婆羅洲	（5%）④	（7%）③	（26%）②	（56%）①	（3%）⑤
新加坡（754,000 人）	170,000（21.5%）③	313,000（39.6%）①	171,000（21.6%）②	45,000（5.5%）⑤	57,000（7.2%）④
印尼（1,911,000 人）	168,000（8%）④	987,000（47%）①	252,000（12%）③	441,000（21%）②	63,000（3%）⑤
菲律賓（223,100 人）	4,600（2%）④	161,000（70%）①	46,000（20%）②	4,600（2%）④	6,900（3%）③

全東南亞統計	28.5%①	24.3%②	18.2%③	15.2%④	6.8%⑤

資料來源：

轉引自李恩涵《東南亞華人史》，台北，五南出版社，2003，頁 9。G. William Skinner, *Report on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Dec. 1950*(Data Paper no.1, Southeast Asia Project, Cornell University, 1951)

＊①、②、③、④、⑤表示該方言群在該國（地區）華人社群人數中佔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之位次。

表附錄 3-2　1978 年華人（裔）在東南亞主要國家之人口估計

國名	華裔人口數	所佔總人口比率	備註
泰國	3,000,000+（全人口 45,000,000）	6.6%	其中潮州人占 50%，客家人占 15%，海南人占 12%
北越	100,000		
南越	1,000,000		
柬埔寨	500,000		
老撾	60,000		
馬來西亞（包括西馬、東馬）（1975）	4,180,000	34%	其中 10%爲出生於中國者，220,000 人爲無國籍（1978）
印尼	3,800,000（全印尼人口 135,000,000）		其中 972,000 爲中國籍，79,656 人爲無國籍（1978）
菲律賓	650,000		其中 300,000 人爲混血者

資料來源：轉引自李恩涵《東南亞華人史》，台北，五南出版社，2003，頁 8。